武俠世界

盜令驚魂（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乘風・著

雪刀浪子神秘失踪，三載後重現江湖，却成爲地殺殺手羣起追殺對象，畢竟所爲何事？

武樂王府，本是武林聖地，却因龍城璧而弄得天翻地覆，內裏因由，請閱本文，保証令你嘆爲觀止，步步驚心！



$4.00

第24年
19
革新號

編者話

龍乘風的雪刀浪子故事，自從在本刊發表以來，集數已爲不少，一部比一部更見精彩，深爲讀者讚許，他不論在本刊故事中的人物造型和性格，都描寫得很具手法，栩栩如生，而且每一個故事中的題材也屬獨立性，內容情節結構均臻一流水準，務能使讀者閱讀之下愛不釋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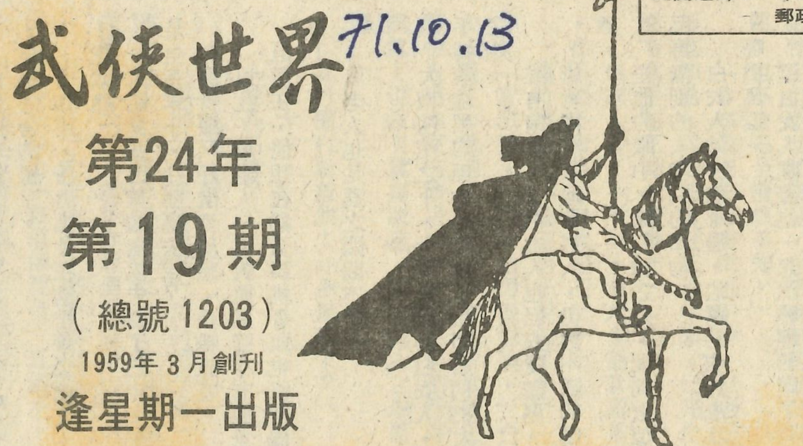
今期刊出的「盜令驚魂」也不例外，更見精采百出，叙述浪子龍城璧在江湖上突然神秘失踪了三年之後，崔護重來，成爲地殺殺手們的追殺對象，後來更使本是武林聖地的武樂王府弄得天翻地覆，要知內裡因由，不容錯過今期的刊出。

**　**　**

高皐下期有新作發表，「萬里飛虹」是他繼「虎林飄香」後的精彩創作，高君素以擅寫俠情故事見稱於東南亞各地，尤以描寫兒女私情、倫理恩仇更爲刻劃入微，愛好他作品的讀者下期敬請留意。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余破浪的海鷗奇案錄「圓塲浩劫」。這個故事是以一羣有勇有爲的年青人爲主題，他們專向罪惡淵藪深入揭秘和搗毀，精采百出。



71.10.13

第24年
第19期
（總號 1203）
1959年 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09.00
一年港幣	$21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28.00
一年港幣	$25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 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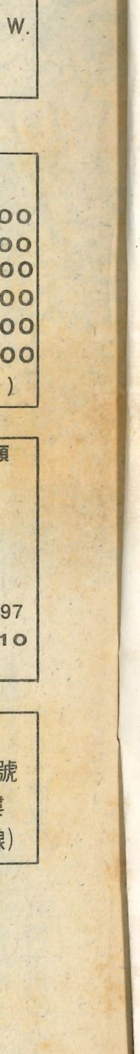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400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武林王朝木令

盜令驚魂

雪刀浪子傳奇故事

龍乘風·文
黃耀基·圖

（一）

久違了，浪子。

江湖上，已整整三年，沒有人見過雪刀浪子龍城璧。

他去了甚麼地方？躲藏在那一個角落裏？

沒有人知道。

他似乎再也不會在中原武林出現，那就像是一顆流星，雖然曾經光芒燦爛，但却又已遠遠離去。

江山代有人材出，長江後浪推前浪。自從龍城璧在江湖上銷聲匿跡後，又有誰的鋒芒，可與他比擬？

殺手之王司馬血？

風流殺手李藏珍？

偷腦袋大俠衛空空？還是醫谷谷主許竅之？

答案都不是。

那是一個叫卓公子的年輕人。

他姓卓名玉星，用的武器也是刀，刀名曰「滅邪」。

以「滅邪」為名的刀，所殺的當然是邪惡之徒了，否則，這兩個字未免是白叫了。

在三年前，卓公子也好，卓玉星也好，這名號對江湖人來說，都很陌生。

但現在，武林中最傑出的年青刀客，就是這位卓公子。

他究竟是甚麼來歷？他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人？

（二）

五月初八，杭州大雨。

有「天下第一號大醉鬼」之稱的唐竹權，就在唐家的屋簷下，喝得天昏地暗。

他胆量和酒量都同樣驚人，一身武功又是非同小可，休說在杭州，就算是置身任何地方，敢招惹他的人也絕不會多。

這兩三年來，甚至連杭州老祖宗唐老人，也不再管這個寶貝兒子，縱使他整天泡在酒缸裏，唐老人也是視如不見。

以往，唐老人禁止唐竹權大量喝酒，理由是基於「酒乃穿腸毒藥」這六個字。

唐老人是個老頑固，他性情倔強，看來相當冷酷無情。

但他也和天下間每個父親一樣，疼愛自己的骨肉。

他不想唐竹權終日大醉而荒廢武功，甚至拖壞身子。

但他更不想看見唐竹權終日失魂落魄，神不守舍的樣子。

他知道，唐竹權是在惦掛着老朋友——龍城璧。

但龍城璧已無緣無故失踪了三年，正是生死未卜，往哪裏去找？

唐竹權只好借酒澆愁，長嗟短嘆。

以往，唐老人一直對龍城璧存有偏見，但現在，他想在鷄蛋裏挑骨頭也沒有機會了。

唐老人也是為之悶悶不樂。

× × ×

大雨滂沱之下，一個孤獨的白衣人，手持着漆黑的雨傘，來到了杭州唐門的大院外。

雖有雨傘，這白衣人也已衣履盡濕。

唐竹權沒有理會這人，仍然不斷的喝酒。

在他的眼中，除了酒之外，世間上似已再無別的人和別的事物。

白衣人站在他身邊，他還是依然故我，喝酒萬歲。

這白衣人瞧着他，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估道浪子的朋友是英雄，原來只是一堆爛泥，可惜！可惜！」

他的話沒有說完，酒罈已被唐竹權丟下。

「你是從哪裏來的混蛋？」他怒喝。

「江北武樂王府、」白衣人回答。

「武樂王府？」唐竹權臉色一變，但隨即又冷笑起來，「小子，你若是武樂王府的人，那麼老子就是玉皇大帝。」

白衣人瞧着他：「武樂王府的人，你

全都見過？全都認識嗎？」

「不！老子雖然廣結天下英豪，但武樂王府的人，却連一個也沒有遇見過，更談不上說認識。」

「唐大少爺既然不認識武樂王府中人，又怎能一口斷定，在下並非來自武樂王府？」

「你倒知道老子姓唐！」

「唐大少爺酒量天下第一，而身材之肥胖，也是世間罕見，在下就算再孤陋寡聞，也不會完全懵然不知。」

「你知道老子的事倒也不少，但老子却也知道，武樂王府近五十年來，已完全沒有高手在江湖上走動。」

白衣人道：「所以，唐大少爺就認為，在下絕不會是來自武樂王府。」

唐竹權道：「難道老子說錯了？」

「當然錯了，而且錯得很糊塗，」白衣人嘆了口氣道：「這五十年來，武樂王府中人絕非沒有涉足江湖，只是他們行踪飄忽，也沒有囂揚跋扈，故作驚人之舉而已。」

唐竹權打量着他：「你幾歲了？」

「二十六。」

「姓甚名誰？」

「卓玉星。」

「滅邪公子卓玉星？」唐竹權又是一陣意外：「近兩三年來，在中原武林屢挫強敵的卓公子，就是你這個混蛋？」

他說了一大堆說話，都不怎樣難聽，但最後却又加上「你這個混蛋」五個字。

但卓玉星沒有生氣，只是淡淡的點頭說道：「我就是滅邪刀的主人。」

唔竹權濃眉一皺，說：「你那一柄滅邪刀，是從那裏弄回來的？」

卓玉星道：「乃家師所贈。」

唐竹權道：「你師父是誰？」

卓玉星道：「白目祖師。」

「白目？是不是瞎掉眼睛的意思？」

「你還沒有眞的爛醉如泥，家師確已失明二十餘年。」

唐竹權道：「但武功之道，並不一定有眼勝無眼，有些瞎子雖然雙目不能視物，但殺人却比蚊子叮血還更容易。」

卓玉星沉默了一會，才道：「我的事，你現在已知道得够多了，但浪子的事，你又知道多少？」

「浪子？雪刀浪子？」唐竹權放下酒罎，瞪大眼睛道：「你知道他的下落？」

卓玉星搖搖頭：「現在不知道。」

唐竹權詎露失望的神色：「罷了，別再提他了，老子早就已決定不再想起這個人。」

卓玉星道：「你們以前不是很好的朋友嗎？」

唐竹權嘿嘿一笑：「以前的事，休再說了，從前，老子喜歡喝酒，他捨命奉陪，老子喜歡到處闖禍，他却比老子更兇，闖的禍比老子大千百倍，老子喜歡吃肥肉，他居然也不怕膩，照吃可也……」

他一開口就說「別再提他」、「休再說了」，但却還是忍不住口若懸河，說個不停。

說到這裏，他忽然牢牢地盯着卓玉星：「你現在不知道他在哪裏，將來又怎樣？是不是你已有了綫索？」

卓玉星緩緩道：「綫索，在下是有一點點的，但却沒有把握可以找到他。」

唐竹權一拍肚子：「你沒有把握，老子有，只要你把綫索說出來，老子保證能找到那個混蛋龍城璧。」

卓玉星奇道：「你爲甚麼老是喜歡罵人『混蛋』？」

唐竹權哈哈一笑：「這怎能算是罵人？這只是親切的表示而已。」

卓玉星不由一陣苦笑。

「別再賣關子，」唐竹權又在催促，「咱們有甚麼綫索，可以找到雪刀浪子龍城璧那個混蛋？」

卓玉星的神色漸漸嚴肅起來。

他沉默了很久，才說：「三年前，他曾經到過武樂王府，而且還在王府中居住了兩個月。」

唐竹權的眼睛發出了光：「他曾經在武樂王府居住過二個月？」

卓玉星點點頭，道：「不錯，兩個月之後，他走了，但他剛離開王府，我們就發現府中失掉了一件很重要的事物。」

唐竹權一怔：「這是甚麼意思？」

卓玉星道：「武樂王府中，有人懷疑是浪子所爲。」

唐竹權冷冷一笑：「老子認識他差不多十年了，他甚麼都像，就是不怎樣像個賊。」

卓玉星道：「在下也相信這一點，只可惜別人並不是這樣想。」

唐竹權冷冷的盯着他：「你們王府裏，也許有不少奇珍古玩，金銀珠寶，但龍城璧是濟南府龍氏世家中人，他若稀罕這些財帛，也不會離家出走，在江湖上到處流浪。」

卓玉星嘆了口氣，道：「王府失掉的，並不是奇珍古玩，也不是金銀財帛，而是一塊木頭。」

「木頭？」唐竹權傻住了，「那是一塊甚麼木頭？它是不是可以每天生八隻金蛋下來？」

卓玉星道：「它不會生金蛋，但却可以娶妻。」

唐竹權一怔：「木頭娶妻？難道木頭也分雌雄，可以討個老婆回來過一過丈夫之癮？」

卓玉星不由一笑道：「你誤解了，不是木頭娶妻，而是擁有這木頭的人，憑着它就可以娶到一個美麗而且高貴的公主爲妻。」

「公主？」唐竹權的鼻子皺了起來，「憑一塊木頭就可以娶到一位公主？這是甚麼公主？」

卓玉星道：「你有沒有聽過『武林王朝』這四個字？」

「當然聽過，」唐竹權說：「老子出世太晚，沒有機會看見這王朝鼎盛時期是怎樣的，據說，這王朝大概成立於二百年前，第一位武林皇帝，就是風雪老祖的師伯公公孫太乙。」

卓玉星點點頭：「你說得很清楚，風雪老祖武功蓋世，他把風雪之刀贈給龍城璧，使雪刀浪子之名，揚於天下，而這一柄風雪之刀，相傳乃是公孫太乙之物，數代傳下來，才到了風雪老祖之手。」

唐竹權道：「據老子的老子說，風雪老祖本可成爲武林王朝的第三位皇帝，但他却不肯幹，寧願流浪天涯，過着逍遙自在的生活。」

卓玉星道：「風雪老祖驚才絕艷，性喜無拘無束，正是熊窩可居，紫禁城內也可大鼾而睡，有一次，他夜訪當朝天子，天子已在夢中，他也在龍床側同入夢鄉，天子醒來正要大叫，他却又已一縷輕烟似的，遠颺而去。」

唐竹權道：「像這等性情之人，自然不會稀罕甚麼武林皇帝的寶座。」

卓玉星道：「風雪老祖無心於此，結果成爲第三位武林皇帝，是公孫太乙的徒孫趙南亭。」

唐竹權道：「這又跟龍城璧盜走木頭之事，有甚麼關係？」

卓玉星道：「趙南亭成爲武林皇帝後，武林王朝就開始衰落了。」

唐竹權道：「却是何故？」

卓玉星道：「趙南亭武功雖然不俗，但跟公孫太乙相比，却是差得遠了，這還不算，這位武林趙皇帝，對文學方面，興趣尤濃於武學，他把大部份時間和精神，花於詩詞歌賦，棋琴字畫之上，以致非但本身武功毫無寸進，而且也影响到武林王朝中人的武藝，每下愈況。」

唐竹權目光一閃：「這可不妙，若有強敵來犯，如何是好？」

卓玉星道：「唐大少爺此言，正是一針見血，果然，在趙南亭成爲武林皇帝後不到十年，西域神魔教，就大舉來犯，要與武林王朝，在中原武林之內爭一日之長雄。」

唐竹權冷冷一笑：「神魔教有如討厭的蚊子，每百年中總有三幾次到中原武林興風作浪。」

卓玉星道：「蚊子雖然討厭，却不會咬死人，但神魔教却有如毒蝎子，給它叮上一口，那可眞要命。」

唐竹權道：「武林王朝能抗拒得了這一次侵犯嗎？」

卓玉星道：「神魔教中人，雖然多半乃異族人士，但也有一部份是中原高手，他們既敢發動龐大攻擊行動，自然也已胸有成竹。」

唐竹權道：「這樣說來，武林王朝豈非是危如纍卵？」

卓玉星道：「當時的形勢，確是相當危急，但神魔教最後却還是損兵折將，無功而退。」

唐竹權皺了皺眉：「既說危如纍卵，忽然又平安大吉，這又是甚麼道理？」

卓玉星道：「因爲在最後關頭，武林王朝的強援及時趕至。」

「強援趕至？你說的莫非就是武樂王府？」

「正是。」

「武樂王府與武林王朝有何淵源？」

「當時沒有。」

「既無淵源，何以願仗義相助？」

「不爲甚麼，就只因爲『仗義』而已，」卓玉星道：「再說，唇亡齒寒，武林王朝一旦潰敗，對武樂王府來說，也絕不是一件妙事。」

唐竹權不由輕輕吐出口氣：「幹得好，名門正派，往往各家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以致羣邪目無法紀，明目張胆地胡作非爲，倘若都像武樂王府，能够互相照應，同舟共濟，又何懼邪魔外道之輩！」

跟卓玉星談了半天，唐竹權似已從醉漢變成了另一個人。

他原來也有嚴肅、正經的一面。

卓玉星默然半晌，接道：「經此一役，神魔教氣焰大挫，而武林王朝與武樂王府，也成爲了關係密切異常的盟友。」

唐竹權道：「那塊木頭，又是甚麼來歷？」

卓玉星道：「在擊敗神魔教後，趙南亭就把一塊木頭，送給武樂王府當代主人，那是武林王朝中，極爲珍貴的『王朝木令』。」

唐竹權淡淡一笑，問道：「是不是得到這塊木令的人，就可以成爲武林王朝的駙馬？」

卓玉星道：「是的。」

唐竹權道：「武林王朝給武樂王府的這一塊王朝木令，已多久了？」

卓玉星道：「算來已有數十年。」

唐竹權道：「數十年了，爲甚麼武樂王府一直沒有任何子弟，用這塊木令到武林王朝求親？」

卓玉星道：「這許多年以來，武林王朝根本就沒有公主。」

唐竹權一呆：「這是甚麼緣故？」

卓玉星道：「武林皇帝王生下來的都是兒子，所以沒有公主，既然沒有公主，王朝木令自然也就變得完全沒用處了。」

唐竹權冷笑道：「既然沒有公主，龍城璧又怎會盜竊木令？」

卓玉星道：「我說的只是數十年前的事，但現在，武林王朝已有了一位高貴而美麗的公主。」

唐竹權一怔：「怎會忽然又出現這麼一個公主？」

卓玉星道：「那也不是忽然出現，在二十年前，武樂王府的人就已知道，在武林王朝中，誕下了一個女嬰，那就是武林王朝中數十年來唯一的公主。」

唐竹權道：「這樣說來，這位公主現在該是二十歲了。」

卓玉星道：「正是如此。」

唐竹權道：「她的皇帝老子是誰？是不是也姓趙？」

「不，」卓玉星搖頭說：「趙南亭把皇帝的寶座，交給弟子呂海濤，但呂海濤却在三年前，被仇家暗殺，武林皇帝遂由其師弟朱俠魂繼任。」

唐竹權問道：「朱俠魂生下了這位公主？」

「不錯，」卓玉星道：「朱俠魂不喜歡在江湖上走動，也不喜歡武林王朝中人，在江湖上招惹是非，所以，這三十年來，可說是武林王朝最平靜的時代，而這位公主，就在這時代裏出生。」

唐竹權道：「那王朝木令若眞的是給龍城璧盜走，形勢如何？」

卓玉星道：「很不妙，對武樂王府來說，這是無法忍受的事。」

唐竹權道：「武林王朝方面又將會怎樣。」

卓玉星道：「武林王朝一向很注重規矩，更重信諾，所以，無論是誰得到了王朝木令，都可以娶公主爲妻，成爲武林皇帝的女婿。」

唐竹權冷冷一笑：「這簡直是混帳之又混帳的笨規矩，倘若得到王朝木令的是個和尚，又或者是個跛殘醜陋的怪物，那公主這一輩子可就他媽的完了。」

卓玉星道：「但現在得到王朝木令的是龍城璧。」

「這浪子也是個混蛋，一去就是三年，音訊全無，老子還以爲他已經給仇家幹掉了。」

「但他現在的處境，相當不妙。」

「如何不妙法？」

「武樂王府中，最少已有數十高手，要找他算帳。」

「哦？你也要找他算帳，」唐竹權瞪着他：「看樣子，你似乎對王朝木令很有興趣。」

卓玉星搖頭：「我不想做駙馬爺。」

唐竹權道：「爲什麼？做駙馬爺有甚麼不好？」

卓玉星道：「做駙馬爺雖然不錯，但我喜歡的女人却不是公主。」

唐竹權道：「你喜歡誰？」

卓玉星道：「我不能說。」

唐竹權一怔：「爲甚麼不能說？」

卓玉星道：「我怕你聽見了之後會生氣。」

唐竹權哈哈一笑：「你喜歡誰，老子怎會生氣？」

卓玉星道：「但你若知道她是誰，恐怕就不會這樣說了。」

「荒謬！」唐竹權瞪着眼，道：「老子說不生氣就不生氣，你若不說出來，老子才眞的會光火。」

卓玉星遲疑道：「你眞的要我說？」

唐竹權點點頭着：「是的，你若不說，老子挖斷你的舌根，然後把你拋入西湖裏。」

卓玉星嘆了口氣，道：「但我還是不想說。」

唐竹權氣得連脖子也粗了，正要動手教訓這個來自武樂王府的年青人，忽然眼前一亮，看見一幀很漂亮的圖畫。

這一幀圖畫，是卓玉星從身上掏出來的。

毫無疑問，畫成這一幅畫的，是箇中高手，每一筆每一綫，都是那麼細緻，柔美動人。

這是一幅人像圖畫。

畫中人是個美人，絕色美人。

唐竹權瞇着眼睛，看了一會，不由迭聲說：「很美，很美！」

卓玉星道：「畫這一幅畫的人，是湘北才子吳曼生。」

唐竹權「噢」的一聲，輕輕拍着額角：「吳曼生這個老窮酸，老子倒認識，他在二年前曾到杭州，恰巧老子正在跟山西大醉佛拚酒，結果由老子的老子，招呼他在寒舍住了七八天。」

卓玉星道：「這一幅美人圖，也正是吳先生在那時候完成的。」

唐竹權哈哈一笑：「寒舍雖然地方簡陋，却是幽靜無比，老窮酸置身此地，自然難免畫興大發……」說到這裏，眉頭忽然一皺：「如此說來，這畫中人……這畫中人……」

卓玉星道：「唐大少爺認爲有甚麼不妥？」

唐竹權乾咳一聲，目注着畫中絕色，忽然「啊呀」一聲叫了起來，失聲道：「這不是老子的妹子竹君嗎？」

卓玉星笑了笑，道：「吳先生既在府上完成這一幅傑作，畫中美人，自然就是唐二小姐了。」

唐竹權怔怔地盯着卓玉星：「你心目中喜歡的女人，就是老子的妹子？」

卓玉星嘆了一口氣：「你果然在生氣了。」

唐竹權一呆，但隨即搖頭：「老子怎會生氣？喜歡竹君的男人，你絕不是第一個，也絕不會是最後一個，老子若連這種事情也生氣，豈非傻子？」

卓玉星的眼睛裏忽然露出一種淡淡悲哀之意：「唐兄當然不是傻子，但我却似乎眞的傻得要命？」

唐竹權瞧着他：「你以前見過竹君沒有？」

卓玉星搖搖頭：「素未謀面。」

唐竹權道：「但你却已喜歡竹君？」

卓玉星道：「是的。」

唐竹權皺着眉道：「就是因爲這一幅畫？」

卓玉星道：「是的。」

唐竹權道：「畫中人的確很美，但竹君未必眞的就像畫中人那末完美無瑕。」

卓玉星道：「在下曾問吳先生：『人與畫誰更美』？」

「那老窮酸怎樣回答？」

「吳先生說：『畫中人，猶如明月在水而已。』」

「好一句明月在水，」唐竹權哈哈一笑：「水中月尚且如此迷人，也難怪卓老弟萌生愛念。」

卓玉星道：「唐小姐有當今武林第一美人之譽，拜倒石榴裙下者不知凡幾，多我一人，唐大少爺相信也不會見怪罷？」

「老子早就說過，絕不介意，絕不生氣，只是……」唐竹權輕輕地嘆了口氣道：「說句老實話，你還是死了這條心好了。」

卓玉星道：「唐兄何出此言？」

唐竹權道：「目下竹君心中，只有一人。」

卓玉星道：「雪刀浪子龍城璧？」

唐竹權道：「正是，雖然三年不見龍君面，但她還是一條心性，別的公子哥兒，年青俠客，她連看也不看一眼。」

卓玉星不由一陣苦笑：「唐兄此言差矣。」

唐竹權「哦」的一聲：「情場如戰場，莫非卓老弟有把握，可以在情場上戰勝浪子，奪取美人芳心？」

卓玉星嘆道：「唐兄越說越不對。」

唐竹權搔了搔脖子：「老子越來越糊塗了，你到底在打甚麼算盤？」

卓玉星道：「龍城璧與唐二小姐情盟如山重，江湖上可說是人盡皆知，而在下也絕無向龍城璧挑戰的勇氣和信心。」

唐竹權道：「但你豈非已因一幅畫而戀上竹君嗎？」

卓玉星嘆道：「情之一字，有如水月鏡花，亦如南柯一夢耳，在下雖然傾慕唐二小姐，但却絕無闖入情關之意，甚至沒有打算一睹芳容之圖謀。」

唐竹權奇道：「這是甚麼道理？」

卓玉星道：「明知沒有結果的事，又何必勉力而爲？」

唐竹權忽然捏着他的膀子，緩緩地說道：「你是個很奇怪、但却又很聰明的人，事實上，在這世間恐怕已沒有甚麼力量，可以把龍城璧和竹君的兩顆心分開。」

他說得很清楚，也說得很對。

雖然龍城璧和唐竹君已別離了三年，但他倆的心還是聯繫在一起。

「三年了，竹君瘦了，平時也難得見她一笑，」唐竹權的聲音依舊粗豪，但却也帶着黯然的味道：「沒有人能改變她對龍城璧的感情，你也是一樣。」

他的說話，是不是眞的很對？

而且，世間上就算沒有任何人能改變唐竹君對龍城璧的感情，但時間又怎樣？

人有情，時間却無情。

人類不可能改變的事，時間却能。

唐竹權是不是眞的不明白這一點？

× × ×

對於卓玉星，唐竹權並不覺得討厭。

他甚至很快就喜歡這個來自武樂王府的年青人。

卓玉星喜歡畫中的唐竹君，那眞是有點癡。

但這並不是罪惡，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那是人之常情。

而且，她畢竟還沒有嫁，即使卓玉星

存有角逐情場之心，也是無可厚非的。

但唐竹權並不希望卓玉星打這一仗。

雖然這年青俠客並不討厭，但若眞的發生「情場爭奪戰」，唐竹權還是必定會站在龍城璧那一邊的。

而且，無論怎樣看來，卓玉星也絕不會是龍城璧的敵手。

雪刀浪子在唐竹君的心裏，佔着何等重要的地位，唐竹權是很清楚的。

這種生死不渝的感情，又有甚麼力量可以把它搖動分毫？

唐竹權想不出。

所以，他絕不希望卓玉星眞的動了眞情。

否則，對卓玉星來說，將會是一件很遺憾的事。

雨點漸漸細小下來，唐竹權已把酒罈丟開一角。

他現在最關心的，不再是酒罈裏的酒，而是不知身在何方，一去就是三載的雪刀浪子。

「龍城璧在哪裏？」他問卓玉星。

卓玉星吸了口氣：「不知道，我只知道，武樂王府已派出數十高手，要取他性命，奪回王朝木令。」

唐竹權盯着他：「你是不是也想殺了龍城璧？」

卓玉星搖搖頭：「不想。」

唐竹權說道：「但你也是武樂王府的人！」

卓玉星道：「武樂王府中，分武、樂二宮，要追殺龍城璧的，是武宮一派的高手。」

唐竹權一怔，問道：「你是武宮還是樂宮？」

「樂宮派。」卓玉星道：「家師也就是樂宮派之首。」

唐竹權皺眉道：「武樂王府怎會分成兩派？」

卓玉星道：「武宮與樂宮，本來各有司職，前者掌管財政、府務、練劍場，而樂宮則掌管刑堂、氣功院、金國寺。」

「甚麼金國寺？難道武樂王府裏，有座寺院嗎？」

「不錯，武樂王府歷代主人，皆篤信佛法，而府中有寺，乃是自開始以來即已存在的。」

唐竹權道：「現在要追殺龍城璧的，是武宮中人，樂宮中人又將如何？」

卓玉星道：「我們堅信龍城璧絕非盜走王朝木令者。」

唐竹權一呆：「剛才你豈非也說，龍城璧盜走了王朝木令？」

卓玉星道：「說龍城璧盜走木令的，並不是我，而是武宮派的高手。」

唐竹權道：「但樂宮派又憑那一點，相信龍城璧絕非盜走木令之人？」

卓玉星道：「因爲我們都相信他不會幹出這種事。」

這解釋似乎不能算是解釋，但其實也是很合理，很眞切的解釋。

唐竹權也點點頭，說：「對！老子認識浪子這許多年，老子也相信他不是那種人，一定是有人利用這個機會，盜走木令，然後把罪名推到龍城璧的身上。」

卓玉星道：「我們樂宮派的人，也是這樣想，可惜武宮派方面，完全不接受這種看法。」

唐竹權哼的一聲：「不問是非黑白，就寃枉好人，他奶奶個熊，這還成甚麼世界？」

卓玉星道：「所以，我們一定要帮助龍城璧，渡過這難關。」

「唉！」唐竹權嘆了口氣：「咱們現在連浪子在哪裏都不知道，又怎樣去助他一臂之力？」

卓玉星道：「唐大少爺莫非已忘記了偷腦袋大俠衞空空？」

「這小子？嘿嘿！老子怎會忘掉他？」唐竹權嘿嘿一笑：「他現在比以前神氣多啦。」

「怎樣神氣？」

「他以前看來也和龍城璧沒有太大的分別，但現在，他已有了一個很漂亮的老婆。」

「你說的是不是七層雲霧峯珠璣山莊的薛三小姐？」

「不是她還有誰？」

「這一對江湖俠侶，還未眞正成親，又怎能算是衞空空的妻子？」

「唉，早在四五年前，老子就以爲他們快要成親了，但好事多磨，曲曲折折擾擾攘攘的，直到幾天前，老子才接到他們的喜柬。」

「喜柬雖然是來得遲一點，但也可以證實，他們之間的感情，能够經受得起考驗。」

唐竹權哈哈一笑：「你說得對。」

「婚禮定何時擧行？」

「五月十八，距離現在還有十天。」

「你甚麼時候去喝這一頓喜酒？」

「本來五天後就開始動身，但現在老子却想不去了。」

「爲甚麼不去？」

「衞空空這一頓喜酒固然重要，但龍城璧的事更是急不容緩，將來就算新郎倌怪責，老子也只好傻着臉挨罵而已。」唐竹權嘆了口氣，又道：「若不是他成親大喜，老子還要把他拉過來，一起去找龍城璧！」

卓玉星沉吟着，忽然說：「五月十八那一天，你一定要去喝喜酒。」

唐竹權先是一怔，繼而恍然大悟，道：「你是認爲，龍城璧那一天也會去喝喜酒嗎？」

卓玉星緩緩道：「你若是他，會不會去喝喜酒？」

「當然一定去，就算沒有請柬也一定不請自來。」

「請柬他是一定接不到的了，因爲衞空空目前不知道他在哪裏，但我若沒有料錯，雪刀浪子到時一定會出現。」

「還有武宮派的高手，」唐竹權臉色一沉，「咱們想到這一點，他們也自然不會忽略。」

卓玉星嘆息一聲，說道：「說不定，到時會在衞空空的婚宴上，弄出軒然巨波來。」

「不怕！老子不怕！」唐竹權用力一拍胸膛，大聲說：「老子不怕，衞空空也不怕，老子是醉鬼，他是酒囊，只要咱們兩個人碰在一起，管他軒然巨波也好，小

波也好，統統擋殺回去！」

卓玉星微笑道：「這才像是杭州的唐大少爺。」

唐竹權又說道：「咱們現在就動身如何？」

卓玉星道：「此事急不容緩，早一點到雲霧峯，也許早一點會遇上龍城璧。」

「對，咱們現在馬上就走！」唐竹權磨拳擦掌。

忽聽一人幽幽的嘆了口氣，說：「兩位現在才去找浪子，恐怕已經太遲了。」

雨已停，飛簷後却原來一直隱伏着一個人。

唐竹權的臉色變了。

能够在如此接近距離匿藏而不讓自己發覺的高手，天下間恐怕還沒有二十人。

但這人却顯然是其中之一。

「甚麼人，鬼鬼祟祟的！」唐竹權倏地大喝。

一人微笑着，自飛簷上徐徐飄下來。

他飄下來的速度很慢，就像是一張沒有甚麼重量的紙。

這手輕功，在識貨的唐竹權眼中看來，不禁又是心中一凜。

卓玉星仍然撐着雨傘，臉上沒有半點表情。

他冷冷的看着那人，那人却只是微笑着，目不轉睛的看着一柄刀。

卓玉星腰間的滅邪刀。

（三）

輕功絕頂的人，武功並不一定也絕頂厲害。

唐竹權在江湖上打滾多年，這道理他當然是明白的。

從簷上而來的人，輕功絕頂高明，毫無疑問，但他手下的功夫怎樣，却可能是完全兩回事。

這人一身灰衣，他衣衫潔淨，神情看來有點憔悴。

但他的一雙眼睛，却冷得像是冰塊，足以把任何人的血液完全凝結。

他的臉很蒼白，一雙手更是有如死人一樣，白中帶灰，襯托着他的眼睛，使人看來難免有毛骨悚然的感覺。

但唐竹權却不怕。

除了八姑媽，他可說是天不怕地不怕，連唐老人也經常給他氣得七竅生烟。

「老子在問你，你是誰？」

灰衣人的目光仍然凝注在滅邪刀之上，好像完全沒有聽見唐竹權在說甚麼。

唐竹權光火了：「在唐門撒野，你的胆子倒不小！」

灰衣人忽然抬起臉，冷冷的說出了兩個字。

他說：「好刀！」

唐竹權怒吼道：「好混帳！看指！」五指一伸，唐門五絕指搶攻出去。

杭州唐門五絕指法，獨步江湖，唐竹權惱恨對方目中無人，太不像話，一出手就是「咄咄逼人」、「勢不兩立」、「破釜沉舟」這等厲害招式。

灰衣人却輕描淡寫，輕輕閃開。

他的目光仍然注視着卓玉星和那柄滅邪刀，忽然又說：「把這柄刀給我，我就饒了唐大胖子和你的性命，你說怎樣？」

卓玉星冷笑道：「你不必饒我性命，你若要殺唐大少爺，也不是你想像中那麼容易。」

灰衣人輕輕的嘆了口氣：「螳臂擋車，何其不智！」

唐竹權已經在這一刻間，狂攻七八十招。

每一招都是厲害的殺着。

但灰衣人却依舊身形飄忽，五絕指法用在他的身上，居然是完全不着邊際。

唐竹權額上已冒出了黃豆般的冷汗。

對方的輕功，固然高明，一身武功，更是出神入化，但直到現在，自己却連對方是甚麼姓名、甚麼來歷也全不知道。

突見刀光一閃，灰衣人飄然退開。

滅邪刀終於出鞘，卓玉星已無法忍耐下去。

「白太歲，刀在這裏，你要拿去，儘管動手罷！」

唐竹權臉色一變，盯了灰衣人一眼：「你就是黃河第一魔白太歲？」

灰衣人道：「正是白某。」

唐竹權怒笑一聲：「難怪如此放肆，原來是黃河魔頭殺入杭州了。」

白太歲乾笑着：「唐大少爺，白某要的，只是區區一柄滅邪刀，你犯不着爲了別人的事情，來跟白某作對。」

「放屁！」唐竹權冷笑着道：「這裏是老子的地方，卓公子是老子的客人，也是老子的朋友，你在老子的地方搶老子朋友的刀，傳揚出去，老子和老子的老子這兩張臉該擱到甚麼地方去？」

「這又有何難哉！」白太歲悠然一笑，慢慢的說道：「白某現在殺了卓公子，把刀拿走，以後你不說，我也不張揚，又有誰會知道，白某是在杭州唐門的地方，搶走了滅邪刀？」

唐竹權正待破口大罵，突聽一把蒼老的嗓子冷冷說道：「還有老夫知道！」

白太歲瞳孔收縮，轉過臉，看着一個忽然從大門外出現的老人。

老人一身灰袍，手綽一桿槍。

那是名震江湖的唐老人，殺盡不知幾許江湖高手的松木紅纓槍。

在唐老人身後，還有一個人。

當卓玉星看見這人的時候，天地間一切事物都彷彿完全變了，變得飄渺虛幻，似有若無，甚至全都變得不再重要。

唯一最重要的，就只有這一張臉，這一個人！

誰能有如此巨大的魔力？

是唐竹君？不錯，是畫中人來了。

她是武林第一大美人。

她是濃粧淡抹總相宜，靈氣逼人秀外慧中的唐竹君。

殺手神醫喜冤家

（一）

近數年來，卓玉星已成爲武林中的英雄人物。

他初出道時，第一戰就在咸陽古道上，一刀挫敗「金屍雙妖」，繼而在長安義助宗三爺，擊殺兇橫暴戾的「鬼盜」褚天尊。

一戰已成名，第二戰更名震天下。

但最令人觸目的，還是半年前他與針

山刀道人之戰。

刀道人有徒三人，其中最囂揚跋扈，但武功也最好的，是二弟子慕容瓊。

慕容瓊心高氣傲，一直以年青武林人物領袖自居，對於卓公子之崛起，頗存輕視之心，認爲卓玉星只是運氣頗佳而已。

因爲他也曾與「鬼盜」褚天尊交手，結果褚天尊不敵狠狽逃去。

是以他認爲，褚天尊的武功，平平而已，卓玉星擊殺此人，又算得上甚麼？

結果，冤家路窄，天地雖然遼闊，但兩人却在黃鶴樓外相遇。

當慕容瓊知道對方就是卓玉星後，立刻就地向他挑戰。

卓玉星在無可避免的情況下，接受挑戰。

慕容瓊心中早已計劃擊敗兩人，以增加自己在江湖上的威望。

第一個是卓玉星，他很有把握。

而第二個就是被譽爲最傑出年青刀客的雪刀浪子龍城璧。

對於龍城璧，慕容瓊認爲那是很重要，很艱苦的一戰，他估計，自己最多只有五分把握？

但慕容瓊是個賭徒，而且是個敢作孤注一擲的賭徒。

只要有一分機會，他也敢押注下去，更何況是五分把握！

但要找龍城璧不易。

在沒有找到龍城璧之前，他却已在黃鶴樓外遇上了卓玉星。

他相信，自己在五刀之內，就可以殺了卓玉星。

結果，他果然發出了五刀，決戰就已結束。

可是，結束生命的人，却不是卓玉星，而是慕容瓊自己。

他不相信這是事實。

但卓玉星却已在他臨嚥氣前，說出了一件事情的眞相。

——當日慕容瓊擊敗「鬼盜」褚天尊，並非由於他的武功比褚天尊高明，而是當時褚天尊曾受內傷，眞氣不繼才致敗走而已！

慕容瓊直到那一瞬間，才知道自己這一注押得實在太糊塗。

他押注的是性命。

賭命的人輸了，結果當然是變成「沒命」。

其實，動輒以性命作爲賭注，這種賭法實在很不智。

賭命的人，就算贏了，他還是只有一條性命，絕不可能因此而可以活兩次！

賭一百次命，贏了九十九次，還是只有原本的那一條命。

但等到第一百次眞的輸了，一切也就隨着完蛋大吉，想再賭一次也不行了。

因爲你已沒有了唯一的賭注。

這種道理並不深奧，但對於那些喜歡拚命、賭命的人來說，他們却是無動於衷的。

東方的武士，西方的神槍手，他們越負盛名，武功和槍法越是厲害，也往往死得越快。

這並不只因爲「樹大招風」，也因爲他們賭命的機會太多了。

卓玉星殺了慕容瓊，刀道人立刻發出戰書，向他求戰。

不是挑戰，而是求戰。

他要求卓玉星給自己一個機會，去體會一下慕容瓊是怎樣吃敗仗身亡的。

刀道人是武林前輩，他這種態度可說是委屈，謙遜之極。

卓公子終於上針山，會見刀道人。

刀道人沒有敵視卓玉星，以上賓之禮加以欵待，兩人在道觀裏齋戒沐浴，三天後才在日出時份決戰。

武林中人，早已聞風而至，決戰之時，纍聚千人圍觀，場面之熱鬧，較諸墟市大集會猶甚。

但這一戰，却是沉悶無比。

兩人在日出時份已雙雙拔刀，而且刀鋒俱已指向對方要害。

只要一發動攻勢，看來幾乎一刀就已可決定勝負。

武林上無數決戰，往往一招就立刻判勝與負，生與死！

但這一戰兩人拔刀後，直至午晌時份，雙方的姿勢還是沒有改變！

刀不動，人也不動。

但那股殺氣，却一直籠罩不散。

觀戰的人，越看越不是味兒，甚至有人發出了不滿的噓叫聲。

到了黃昏，觀戰人羣已只剩下了數十人。

這數十人的忍耐力，可說不錯。

但刀道人和卓玉星的刀勢仍然如昔，誰也沒有稍動一下。

漸漸地，玉兔東升，夜色茫茫。

刀道人與卓玉星的刀突然同時飛舞。

刀光閃動，人影旋轉，衣袂隨風獵獵作響。

兩人的姿勢都是一般瀟洒，正是靜如處子，動若脫兔。

他們整天不發一刀，但刀勢一展，輾眼間就已交手百餘招。

在這百餘招刀法裏，雙方都在生死邊緣努力、掙扎、撲擊、險中求勝。

這一戰，遠較黃鶴樓外一戰兇險得多，也艱苦得多。

但這一戰，他們還沒有分出勝負，雙方就已停止下來。

雖然只是百餘招，但能親眼目睹的人，都已嘆爲觀止，甚至有人說佩服得五體投地。

說這一句話的人，是崑崙派的「刀聖」鐵銳鋒。

「刀聖」是刀法上的大行家，居然也會說出這種話來，當日一戰之精采、激烈，實在不難想見。

卓公子能在短短兩三年內，成爲年青一代高手中之風雲人物，絕非僥倖。

他絕非弱者。

× × ×

但白太歲却在唐竹君出現的時候，突然一槍飛刺卓玉星的咽喉。

他用的是鍊子槍，而且已把握着千載一時的機會才出手。

唐竹權的臉色又變了。

卓玉星如在夢中，他的魂魄似已被竹君攝走。

對於這致命的一槍，卓玉星竟然渾然

不覺。

唐竹權想出手，但距離太遠，愛莫能助。

那是極震人心弦的一刹那，白太歲已完全掌握了必勝必殺之道。

剛崛起於中原武林的卓公子，是否就在這一槍之下敗倒？

× × ×

槍如毒蛇，刀光如電。

一道刀光突然飛劃而來，接下了這一槍。

鍊子槍的鍊子已纏在這刀鋒上，白太歲面上露出了驚愕的神色。

卓玉星還是沒有動，那刀光也並非滅邪刀。

白太歲驚愕地盯着一個人，道人。

道人年約五十來歲，他的面上滿是皺紋。

他手中有刀，刀在發光。

但他的眼睛却比刀光還更森冷，還更明亮。

他已不年輕，但這雙眼睛却沒有絲毫老態。

「刀道人？」白太歲突然叫出了三個字。

「既是刀道人，也是卓公子！」道人冷冷一笑：「自從針山一戰，卓公子與貧道已成莫逆，他也是刀道人，貧道也就是卓公子。」

白太歲冷冷一笑：「卓玉星算是甚麼？他只不過是武林中的晚輩而已。」

刀道人冷冷道：「你簡直是活在夢裏，卓公子乃白目祖師門下高足，若論起輩份，比你還高一輩！」

白太歲乾笑一聲，突然鬆開鍊子槍，左手一翻，射出八道綠芒，擊向刀道人腰間要穴。

鍊子槍已像蛇兒般纏住了刀道人的刀，是以刀雖在手，靈活性却已爲之減弱。

而且，刀道人也必定想不到，白太歲居然會放棄鍊子槍，繼而施放歹毒異常的暗器。

白太歲橫行江湖，屢挫强敵，固然是由於本身武功極高，而更重要的，是他每每能以奇招制勝，使敵人在大感意外的情況下敗陣。

他善於把握機會，也善於製造機會。

刀道人似已無法應付了，但也就在這時候，另一道刀光同時弧形急劃而下。

刀勢急勁，呼嘯之聲隱隱如雷。

刀光一閃，八道綠芒盡皆被捲沒，有如泥牛入海，消失得無影無踪。

白太歲的眼色變了。

他終於看見了卓玉星是怎樣使用滅邪刀。

他也看見滅邪刀怎樣刺入自己的胸膛裏。

「好刀……好刀法……」白太歲慘笑着說：「你果然是唯一可以擊敗龍城璧的……年青……刀客……」

卓玉星冷冷道：「我從來沒有把自己與雪刀浪子相比，他也不可能會成爲我的敵人。」

白太歲喘息着，但仍然怪笑道：「你會的，你一定會對付龍城璧，龍城璧一天不死，你也絕不可能得到唐二小姐……」

卓玉星沒有說話，但一張臉龐已變得紙般蒼白。

唐竹君的眸子裏，也掠過了驚訝的光芒。

「閉上你的鳥嘴！」唐竹權大怒，一掌推出。

但唐老人却伸手抓住他肥大的右腕，喝道：「他已是垂死的人，你再出手，那是乘人之危，傳揚出去，杭州唐門的面子都給你丟光了！」

唐竹權怒道：「他滿口胡言，早死早着！」

唐老人瞪着他：「畜牲，老子的說話，你敢不從？」

唐竹權一怔，手腕軟垂下來，嘆道：「不敢不從！不敢不從！」

唐老人這才放開了手，白太歲也在這時候倒下，呼吸斷絕。

卓玉星的面色却還是很不好看。

「卓公子，這賊子的說話，別放在心上，」刀道人哈哈一笑，「難得貧道今天興緻忽發，咱們現在痛痛快快的喝一場怎樣？」

一聽見喝酒，唐竹權立刻大聲附和：「好極了，老子今天的興緻也很好，咱們不醉無歸！」

唐老人沒有作聲。

對於喝酒，他的興趣是極小的。

卓玉星却搖搖頭，道：「我現在不想喝酒，就算眞的要喝，也要到七層雲霧峯珠璣山莊才喝。」

刀道人目光一亮：「你是要喝喜酒才有興趣？」

卓玉星道：「也許是的。」

刀道人皺眉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甚麼『也許是的』這種辭句，貧道不喜歡聽。」

卓玉星嘆了口氣：「道長罵得好，實在的說一句，在沒有找到龍大俠之前，就算瓊漿玉液，也不會使我發生興趣。」

刀道人也嘆了口氣：「你對龍城璧可說義氣深重，難得！難得！」

唐竹權盯着卓玉星的臉，問道：「龍城璧在武樂王府的時候，你和他交上了朋友？」

卓玉星回答道：「一見如故，相逢恨晚。」

唐竹權道：「他爲甚麼會在武樂王府作客？」

卓玉星道：「家師不肯說，我也不便追問。」

唐竹權道：「你一定要找到他？」

卓玉星道：「並不是我一定要找到他，而是他現在需要朋友。」

聽見「朋友」這兩個字，唐竹權的血熱了。

「對！對！老子也是他的朋友，他現在需要的是老子的五絕指法，還有你的滅邪刀！」

「貧道的刀又如何？」刀道人怪笑。

「少不得一份兒！」唐竹權道：「只是老子的老子不知意下如何？」

唐老人冷冷道：「老夫不是龍城璧的朋友。」

唐竹權面露失望之色，但唐老人接着却嘆了口氣，緩緩道：「但老夫是龍城璧

的前輩，而且，他以前畢竟還算幫過杭州唐門不少忙，所以，老夫的松木紅纓槍又怎能閒着？」

唐竹權大爲錯愕，旋即大笑道：「好！果然不愧是老子的老子。」

「爹，我也去。」唐竹君忽然輕輕的說。

唐老人却搖搖頭，道：「妳留在這裏，否則八姑媽會不高興。」

唐竹權眉頭一皺：「管他甚麼八姑媽，要去就去嘛，就算她怪責下來，就說老子的主意好了。」

唐老人目光收縮，冷冷的盯着他：「甚麼『老子的主意』？你是老子還是我是老子？」

唐竹權訕訕一笑：「當然爹是老子，我是兒子。」

唐老人冷冷道：「那麼你少開口，竹君不能去！」

「讓竹君去！」突聽一個婦人的聲音響道：「這兩三年來，她已彆夠了，就讓她出去磨練一下罷。」

一聽見這個嗓子，唐竹權的臉就發白了。

他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最怕八姑媽。

八姑媽眞要命，每每在最不該出現的時候就突如其來，簡直比鬼魅還可怕。

唐竹權正想悄悄的溜開去，八姑媽已木無表情的站在他面前。

「剛才你在說甚麼？」

唐竹權大吃一驚，忙道：「老子……不……我剛才沒有說甚麼，也許……只是在放屁而已。」

「放屁！」八姑媽嘿嘿一笑，「你放的屁倒是很動聽，甚麼『管他甚麼八姑媽』，呵呵，原來你一直都不把我這個老太婆放在眼內。」

唐竹權呆了呆，忽然「喲」的一聲，捧着肚子大叫：「肚疼！肚子疼！好疼……我要上茅坑去啦……」

他一面叫，一面像一溜烟也似的，瞬即消失得無影無踪。

刀道人瞧着八姑媽，忽然微微一笑，道：「妳以爲他眞的肚子疼嗎？」

八姑媽冷冷地道：「相信他的才是笨蛋。」

刀道人道：「既然不相信，爲甚麼讓他跑掉？」

八姑媽冷笑道：「他很快就會跑回來的。」

刀道人不大以爲然：「他若會回來，也就不必沒命的溜開去了。」

八姑媽道：「你這樣想，因爲你不是他的姑媽，所以不瞭解這個人。」

刀道人笑了笑：「哦？他是個怎樣的人？」

「勇於承認錯誤，但並不保證下次不會再犯。」八姑媽的聲音和字句都有點奇怪。

她的話還沒有說完，唐竹權已回來。

八姑媽冷冷的看着他：「你是不是已經知道自己錯了？」

唐竹權沒有回答，只是一直向八姑媽走過去。

只見八姑媽忽然失聲地大叫了起來：「你——」

但她才叫出這個「你」字，一把鋒利的匕首已刺入她的小腹。

「畜牲，你瘋了？」唐老人倏地大喝，同時向他飛撲過去。

唐竹權發出了一下很古怪的笑聲，染滿鮮血的匕首，居然向唐老人的胸膛刺過去。

杭州唐門絕技，絕非只有槍法，用毒及五絕指法，七七四十九式追魂匕首，也具有無窮威力。

唐老人的臉色不由大變。

「你中了甚麼邪術？」他疾喝。

唐竹權却只是怪笑，一言不發，但手中匕首，却見人就疾刺過去，出手絕不留情。

唐竹君面色蒼白如雪，她扶着八姑媽，雖然驚怒交集，但行動却還是儘量保持鎭定。

顯然，唐竹權已在剛才離去片刻短短時間之內，遭遇到極不尋常的變故，才會六親不認，見人就殺。

刀道人見形勢不對勁，急忙出手點住了唐竹權的穴道。

唐老人氣得七竅生烟，怒道：「是誰下的毒手？」

就在這時候，一個家僕從天階俯衝過來。

「唐平，你怎麼了？」唐老人臉色再變，急扶着他。

這唐平已跟隨着唐老人二十多年，雖然只是家僕身份，但武功已絕非尋常江湖人物可比。

但此際他却是渾身鮮血，步履蹌踉。

他腰間、胸腹部位、頸側俱受重創，看來已很難活下去。

「是誰幹的？你認不認得兇手？」唐老人怒聲問。

唐平點點頭，說：「是……是……龍城璧……」

「甚麼？是龍城璧？」唐老人雙目暴睜。

「是他！是他！奴才不會看錯……是龍城……璧……」說到這裏，唐平的臉垂下去，呼吸也已同時中斷。

唐老人的臉色難看已極，他檢視唐平的傷勢，看了好一會，咬牙冷笑道：「好快的刀！」

這時候，刀道人正用內力，爲唐竹權逼出迷魂毒藥。

他已看出，唐竹權是給一種厲害已極的毒藥，迷失了本性，然後被人利用他向八姑媽驟展辣手。

這種江湖技倆，知易行難，能夠擅長使用這種方法的，絕不會是等閒之輩。

尤其是向唐竹權下手，更加不容易。

這位唐大少爺，看來整天醉得糊裏糊塗，其實却比誰都更精明厲害。

要讓唐竹權受到控制來達到借刀殺人的目的，眞是一件難以想像的事。

但這種難以想像的事情，却偏偏發生了。

× × ×

刀道人以數十年內力修爲，終於把唐竹權體內的迷毒逼出。

唐竹權渾身是汗，連頭髮都已濕透。

他清醒了。

「老子怎會在這裏的？」他怪叫一聲，「龍城璧呢？」

唐老人跳了起來，怒道：「你曾經見過他？」

唐竹權拍了拍腦袋：「好像是，又好像只不過是做了一個春秋大夢。」

唐老人咆哮道：「你剛才不是在做夢，而是用匕首做翻了八姑媽！」

唐竹權一怔道：「這種事可不能開玩笑……」

話猶未了，頰上已火辣辣的捱了一記耳光。

「誰跟你這個畜牲開玩笑？你瞧！」唐老人向他背後一指。

唐竹權轉過臉一看，不由面如土色：「啊呀！八姑媽不得了哇！」

八姑媽已經暈死過去，而唐竹君也已封住了她身上的幾處穴道，不讓她失血過多。

「是……是我幹的？」唐竹權簡直無法相信這種事。

卓玉星神情凝重，緩緩道：「確是你幹的，但當時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正在幹甚麼。」

唐竹權伸開雙手，看了半天，忽然嘶聲叫道：「不！我怎會殺八姑媽？我怎會殺八姑媽？」

「閉嘴！」唐老人喝道：「剛才你溜開去之後，是不是遇上了龍城璧？」

唐竹權吸一口氣，終於點頭。

唐老人問道：「他可有甚麼異樣的行動？」

唐竹權道：「我看見了他，大爲高興，正想大叫，他却阻止我，要我別張聲，然後……」

「然後怎樣？」

「他給我看一件東西，那是一個錦匣子。」

「錦匣子裏的是甚麼？」

「一隻很好看的蝴蝶。」唐竹權的面上泛起異樣的神采，「牠很香，比最香的酒還香，但接着，我就想睡覺了……」

唐老人聳然失色：「那可是一隻香蝴蝶？」

唐竹權眨了眨眼睛，道：「這蝴蝶是不是有點不對勁？」

唐老人臉已氣得發青，冷冷道：「那是『毒香君』孫紫珮的『迷心蝴蝶』！」

唐竹權的眼色也變了：「龍城璧爲甚麼要用這種東西來對付我？」

唐老人冷笑道：「他是你的好朋友，連你都不知道，誰知道！」

「爹！我不相信龍大哥會是這種人！」唐竹君忽然插口，「他從來都不會用這種手段來對付敵人！」

唐老人哼的一聲：「對付敵人也許不會，但他現在對付的却是朋友！」

「這其中一定大有蹺蹊！」唐竹權吐出口氣，「他沒有理由要殺八姑媽，更不會陷害老子！」

唐老人怒道：「唐平也已死在他的刀下，你怎麼還偏帮着他說話？」

唐竹權心中一冷，盯着唐平的屍體，再也說不出話來。

刀道人忽然輕輕的嘆了口氣，對卓玉星說：「卓公子，你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怎樣？」

卓玉星默然半晌，才慢慢的說道：「錦匣裏的，並不是『毒香君』孫紫珮的『迷心蝴蝶』。」

唐老人一怔：「你可以如此肯定？」

卓玉星說道：「孫紫珮已於六年前出家爲尼，不再是江湖中人聞名喪胆的女魔頭。」

唐老人輕輕咳嗽兩聲，道：「此事老夫却從來未有所聞。」

刀道人淡淡道：「老祖宗近年來少在江北武林走動，不知此事，並不爲奇。」

唐老人目注着他：「原來道長也已知道孫紫珮出家爲尼？」

刀道人道：「雖然孫紫珮出家爲尼，江湖人知之者不多，但貧道却是其中的一個。」

唐老人瞪着卓玉星，說道：「這樣說來，龍城璧向竹權展示的，該非『迷心彩蝶』了。」

卓玉星道：「孫紫珮早已把『迷心彩蝶』毀去，而天下間也只有一隻『迷心彩蝶』，所以，龍城璧用的，極可能就是『天魔匣』，而那蝴蝶只不過是掩眼法，故意讓別人認爲那是『迷心彩蝶』而已。」

唐老人日中寒芒閃爍：『天魔匣』乃『無敵天魔』常刲花之物，莫非龍城璧竟然跟這個老魔頭有所勾結？」

卓玉星道：「這可能性也不大。」

唐老人道：「何以見得？」

卓玉星道：「常老魔之物，絕不肯輕易外借別人，除非是其門下弟子。」

唐竹權冷冷道：「你莫非想說，龍城璧已拜了常老魔爲師罷？」

「這更沒可能，」卓玉星說道：「就算龍大俠眞的要找一個師父，也絕不會去找常刲花，因爲常刲花的武功，還比不上他。」

唐老人看着他道：「你到底是想說甚麼？」

卓玉星道：「殺唐平和迷倒唐大少爺的人，並不是龍城璧。」

唐老人沉聲道：「不是龍城璧，那又是誰？」

卓玉星道：「是常刲花的大弟子『九分像』易我容。」

「甚麼九分像易我容？老子不懂！」唐竹權聽得有點糊塗起來。

卓玉星緩緩說：「『九分像』是綽號，這人姓易名中樞，字我容，但江湖上認識他的人，都很少叫他易中樞，而喜歡叫他易我容。」

「『九分像』易我容！他奶奶個熊！」唐竹權冷笑道：「這厮擅長易容術？」

卓玉星道：「不算高明絕頂，但他要假冒另一個人，除非身材相差太遠，無法可想之外，否則，最少可以有九分相似，別人一不小心，就會上了他的大當。」

「對！老子想起來了，」唐竹權一拍肚子，怒道：「那厮的聲音有點古怪，實在不怎麼像是浪子的聲音。」

唐老人冷冷道：「你想清楚沒有？」

唐竹權道：「雖然三年沒有相見，但龍城璧的聲音，我還是記得的！」

唐老人哼的一聲：「你是一時大意，但八姑媽可給你累掉大半條性命！」

唐竹權面露慚愧之色：「那……這下該怎辦？」

唐老人道：「當然是先治好八姑媽的傷再說。」

唐竹權又說道：「那麼，珠璣山莊之行……」

唐老人道：「你們去罷，這裏不能擺下空城計。」

刀道人點點頭，道：「老祖宗留在這裏，是必要的，那個冒充龍城璧的傢伙，此刻必已儘快迅離杭州，貧道一定要把他抓回來，爲各位出一口烏氣。」

唐竹權瞧着八姑媽，忽然火氣直冒：「都是老子混帳！害苦了八姑媽！」

唐老人冷冷道：「現在才罵自己混帳，已太遲了。」

唐竹君看了父親一眼，欲言又止。

唐老人却已看穿了她的心意，不由長嘆一聲：「爹知道妳想到珠璣山莊……」

「不，我不去，我要陪着八姑媽……」唐竹君忙說。

唐老人笑了笑，說道：「妳不愧是一個很孝順的好女兒。難怪八姑媽一直都疼妳。」

「八姑媽也很疼大哥，所以才經常罵他，阻止他喝太多酒，吃太多肥肉。」

「八姑媽雖然傷的不輕，但爹有信心把她治好，」唐老人緩緩道：「剛才，爹也是一時氣忿，才會誤會了龍城璧，唉，現在想起來，他也的確不會是那種人。」

唐竹君的眼睛有點紅了。

江湖上的人，都說她父親頑固，倔强，甚至是不近人情。

但是唐竹君却比誰都更瞭解自己的父親。

唐老人絕不是個不近人情，頑固如石的老頑固。

他不輕易向別人低頭。

能令他低頭的，是正義，是公理。

誰說唐老人蠻不講理？

他對唐竹君說：「薛三小姐嫁給衞空空，是江湖中一大盛事，雖然爹不能去了，但妳却可以跟大哥一起去。」

「爹……」她大感意外，吶吶地說：「但八姑媽……」

「爹已經說過，八姑媽會被治好的，妳怎麼對爹完全沒有信心了？」

唐竹君正想說話，唐老人又說：「剛才，八姑媽也叫爹讓妳出去多點磨練，難道妳不聽爹和八姑媽的說話了？」

唐竹君不再說話了，她美麗的瞳孔裏閃動着充滿智慧和果敢的光芒。

她已決定跟隨着兄長，離開杭州。

七層雲霧峯，珠璣山莊。

龍城璧。

你是不是已在那裏，準備喝衞空空的喜酒？

（二）

五月十五，大山坳下烟雨迷離。

大山坳下有市鎭，鎭名雙豹。

雙豹鎭中確有雙豹，那是兩條比豹子還更驃悍的漢子。

年紀較大，身材魁偉的，是「殺人豹」陸破天。

他是雙豹鎭裏的第一號人物。

「殺人豹」當然殺人，否則也不會有這麼一個渾號。

他現在已快四十歲，但却還沒有討老婆。

他不喜歡和女人在一起生活，所以，儘管他需要女人的時候，會不擇手段的去達到目的，但等到發洩之後，他可能會立刻一脚把女人踢出房子之外。

雙豹鎭裏的第二把交椅人物，就是他的師弟「多情金豹」柳逍遙。

柳逍遙喜歡黃金。

他用的是金葉子、金元寶，武器是一柄價值不菲，由京師名匠胡貴生親手鑄造的金豹劍。

通常，他都穿着一襲金絲長袍，足踏一雙繡金短靴。

這已幾乎成爲了這兩人的獨特標誌。

他是個很多情的男人，但他的多情，並不只是對一個女人，而是對每一個漂亮的女孩子都同樣多情。

只有一個女孩子，她既漂亮又可愛，但柳逍遙却對她並不多情。

那是他的妹妹倩倩。

× ×

倩倩十八歲了，但還是像八歲的時候一樣，喜歡在下雨的時候，不帶任何雨具到處亂闖。

她不怕淋雨，而且很喜歡把脚踩進水潭。

在雨中漫步，她認爲是很有詩意，很愉快的。

但這一天，她沒有這樣做，只是默默地坐在屋子裏，一言不發。

「我的好妹子，甚麼事情令妳這樣煩擾？說給我聽行不行？」柳逍遙的聲音忽然在她的耳畔響起。

倩倩擰開了臉：「我沒事！你要担心，就担心那個騷娘子好了。」

「騷娘子？甚麼騷娘子？」柳逍遙淡淡地一笑。

倩倩冷冷一笑：「你以爲我甚麼都不知道？」

柳逍遙苦笑着，道：「妳知道些甚麼呢？」

倩倩道：「你看上了那個整天在賭場裏賭得天昏地暗的雷二小姐！」

柳逍遙哈哈一笑，說：「妳大哥是開賭場的，她是我的常客，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倩倩道：「你的事，我不想管，也管不來，但我的事你也最好不要多問。」

柳逍遙沒辦法，只好說：「我不問，我不問！妳喜歡怎樣就怎樣，再見。」

他嘆了口氣，就要出門。

倩倩却忽然叫道：「且慢！」

柳逍遙轉身，無可奈何地一笑：「我的好妹子，妳又有甚麼花樣啦？」

倩倩道：「我要你帮我幹一件事。」

柳★遙悠然一笑道：「是好事還是壞事？」

「是好事！善事！」倩倩眨着眼，道：「但你不必花錢，只是要出點力。」

柳逍遙吐一口氣，道：「只要是好的事，就算出錢出力，我這個大哥也不會推辭的。」

倩倩這才綻出了美麗的笑容：「你眞好。」

「妳要我幹甚麼事？」

「醫治一個病人。」

「呵呵！」柳逍遙忍不住笑了起來，「要治病，該去找個大夫，怎會動上我的腦筋？」

倩倩道：「這裏的大夫，只能治點皮毛小病，眞的要比醫術，他們全都得叫你一聲師父。」

柳逍遙淡淡一笑：「妳不必抬擧大哥了，到底是誰生病？」

倩倩搖搖頭：「我不知道他叫甚麼名字。」

柳逍遙怔住：「甚麼？妳連他叫甚麼名字都不知道？」

倩倩有點急了，忙道：「名字有甚麼重要，總之，他是個好人，那就是了。」

柳逍遙瞧着她，忽然長長的嘆了口氣：「我也許眞的要替人治病，而且治的是神經病。」

「你敢罵我神經病？」倩倩尖叫了起來，「你再說一遍，我保證你以後永遠再也看不見柳倩倩這個人！」

「我不說就是！我不說！」柳逍遙不敢再跟她賭氣，「但妳最少也該讓我去見一見那人罷？」

倩倩高興起來：「你是答應了？」

柳逍遙道：「看妳這副樣子，我還能不答應嗎？」

倩倩道：「你一定要治好他，他是個好人！」

柳逍遙道：「我知道了，他在甚麼地方？」

「他就在山廟神裏。」倩倩說。

× × ×

山神廟在陰天裏，顯得有點陰森。廟中有一座鼎爐，中心巳久無烟火。長案上，躺着了一個人。

那是一個年紀巳很老邁的叫化。

柳逍遙眉頭一皺，問倩倩：「妳要我治病的，就是這個老叫化？」

老叫化立刻從長案上一跳而起：「誰說我病了？混帳！混帳！」

柳逍遙臉色一寒：「是我說的，你敢罵我混帳？」

老叫化瞪着他，正要發作，忽然哈哈一笑，道：「原來是柳英雄，剛才老叫化一時糊塗，胡說八道，柳英雄休怪！」

柳逍遙翻翻眼道：「這裏誰生病？」

老叫化道：「是一個渾小子，他就在後面。」

× × ×

山神廟的後面，原來還有一座很細小、也很簡陋的茅舍。

一個年紀和柳逍遙不相上下的藍衣人，躺在茅舍裏的禾桿堆上。

柳逍遙看了一眼，說：「他是誰？」

老叫化道：「李偉成，是揚州一間鏢局的鏢師。」

柳逍遙皺上眉，爲李偉成把脈。

李偉成這個名字很普通，一個鏢師流落異鄉，患上重病，也不是甚麼奇事。

但柳逍遙的面色却忽然變了。

他停止把脈後，立刻就冷笑不迭，說：「這種病，我不會治。」

倩倩急了，忙道：「大哥，你想想辦法嘛。」

柳逍遙冷冷一笑，向李偉成一指：「他到底是誰？是他自己不老實，還是你們在隱瞞他的身份。」

倩倩吸了口氣，說：「你一定要知道他是誰？」

「這是最基本的條件。」柳逍遙冷冷地說道：「我不能爲一個來歷不明的人治傷！」

「治傷？」倩倩道：「你認爲他是受了甚麼傷？」

柳逍遙道：「他並不是生病，而是中了『黑蜈蚣掌』！」

老叫化白眉一展：「好本領，一下子就瞧了出來！」

柳逍遙臉上毫無表情，看着老叫化道：「尊駕似乎也不是平凡之輩，可是丐帮中人嗎？」

老叫化道：「老朽楚化淳。」

「子午神丐楚長老？」柳逍遙不由面上掠過詫異的神色。

「唉，老朽在丐帮中，雖然是個長老，但多年以來，一直沒有幹過甚麼正經事，渾渾噩噩的又一天，回想起來，眞是慚愧，慚愧！」

「正經事，往往也是最沒趣味的事！幹得越多，人老得越快！」

楚化淳哈哈一笑：「這樣說來，老朽現在豈非還很年輕了？」

柳逍遙笑笑道：「最少你的心還不算老。」

楚化淳道：「人老心不老，那可要變成老頑童了。」

柳逍遙道：「做個老頑童也沒有甚麼不好，總比做個老頑固好得多。」

楚化淳看着他，忽然嘆了口氣：「其實你這個人看來不壞，怎麼在江湖上却弄得聲名狼藉，人人敬而遠之？」

柳逍遙乾咳一聲：「你是來敎訓在下的？」

楚化淳連忙搖頭：「老朽豈敢，但這個人的病，不，是掌力內傷，你一定要替他治好，否則，你以後將會有很大很大的麻煩。」

柳逍遙臉色一沉：「楚長老，你這種說話是甚麼意思？」

楚化淳道：「在此時此地，唯一有能力可以爲他治好傷勢的人，就是閣下，倘若閣下不理，那麼這人就死定了。」

柳逍遙冷冷一笑：「就算他眞的死了，又跟我有甚麼關係？」

「脫不了關係！」楚化淳一本正經地說道：「因爲這人的朋友極多，而且不乏生死之交，你若不把他救活過來，他那些肝胆相照，甘願爲朋友兩脇插刀，赴湯蹈火的英雄好漢，一定會找你算帳，那時候，咳咳！咳咳……」

柳逍遙冷笑道：「這豈不是太强辭奪理嗎？」

楚化淳道：「事實必將如此！你不相信，老朽也沒有辦法，但你可知道，一旦局勢發展到那種地步的時候，會有些甚麼人來找你賠命？」

柳逍遙道：「我倒想聽聽。」

楚化淳道：「他若有甚麼不測，第一個要找你算帳的人，就是天下第一號大醉鬼唐竹權。」

柳逍遙臉色一變道：「杭州的唐大少爺？」

楚化淳點點頭：「除了這個喝酒不要命，打架更不要命的唐大少爺外，還有偸腦袋大俠衞空空，醫谷主許竅之，長安城的孟戰，一度遠赴他方，現在又巳重回中原武林的風流殺手李藏珍，他們都會爲這人報仇！」

柳逍遙額上忽然冒出了冷汗。

楚化淳接道：「還有，以殺人爲業的殺手之王司馬血，他必會免費殺人，在你的咽喉上刺上一劍！」

他微微一笑，目注着柳逍遙：「你現在大概巳知道，他到底是誰了？」

「是雪刀浪子龍城璧！」柳逍遙嘆了一口氣，道：「除了雪刀浪子，又有誰可以令到那些人同時要爲他復仇？」

楚化淳點點頭：「你猜對了，他並不是甚麼李偉成，也不是個鏢師，而是你們要追殺的雪刀浪子。」

柳逍遙的面色忽然一沉，道：「楚長老，在下不明白你最後一句說話，是何所指？」

楚化淳冷冷一笑，道：「雙豹要殺雪刀浪子龍城璧，這件事你想否認嗎？」

柳逍遙眸子裏閃動着光芒，他沉默了很久，才緩緩地說道：「不錯，我們眞的很想殺了龍城璧。」

楚化淳道：「因爲龍城璧的項上人頭，現在比黃金還更值錢，無論是誰把它捧着去見『無敵天魔』常封花，都可以獲得一萬兩黃金的獎賞。」

柳逍遙道：「我的腦袋若這麼值錢，我也會引以自豪。」

楚化淳道：「但腦袋越値錢的人，他的煩惱也一定比別人越多。」

柳逍遙道：「老實說，要我不殺他，巳是萬難，要我救回他的性命，更是痴人說夢，絕無可能。」

楚化淳說道：「你把自己看得太卑鄙了。」

柳逍遙道：「這是甚麼意思？」

楚化淳道：「老朽知道，你並不是那種怙惡不悛的江湖敗類。」

柳逍遙道：「別人對我的看法怎樣，我不在乎。」

楚化淳道：「但這却是關乎你一輩子前途的事。」

柳逍遙道：「道不同不相爲謀，我看，我現在應該要告辭了。」

「走不得，」倩倩忽然大聲說：「你一定要把龍城璧救活過來。」

柳逍遙苦笑一聲：「我的好妹子，妳可知道，倘若陸大哥知道，他會怎樣？」

倩倩冷笑，道：「陸破天人面獸心，我眞不明白，你怎會和他稱兄道弟！」

柳逍遙嘆了口氣，道：「陸大哥雖然有時行事不擇手段，但是對妳大哥却是不錯。」

倩倩冷笑道：「他對你好，是因爲你可以給他不少助力，但等到眞有禍事來臨的時候，他會從你的屍體上踩過去，來渡過難關。」

「倩倩，妳說得太離譜了！」柳逍遙倏地喝止，怒道：「好好歹歹，咱們還是雙豹鎭裏的主宰人物，唇亡齒寒，他不能少了我，我也不能少了這位大哥！」

「他奶奶個熊！」楚化淳忍不住罵起來：「我看你是豬油蒙了心，好歹不分才是眞的，陸破天是個無情無義的惡賊，你却把他當作是濟世活佛，再不省悟，將來你一定會死在他的手上！」

柳逍遙冷冷一笑：「楚長老，這是我自己的事，不勞你老人家費心。」

楚化淳道：「龍城璧這條命，你救也不救？」

柳逍遙道：「不救！」

楚化淳臉色驟變：「他媽的，你不想活了？」

柳逍遙道：「我若救活了他，那才是眞的不想活！」

楚化淳沉着臉，道：「老朽現在巳明白了，你並不是爲了那萬兩黃金的賞獎，就算沒有賞獎，你也要對付雪刀浪子龍城璧。」

倩倩黛眉緊蹙，道：「爲甚麼？」

楚化淳道：「妳大哥也和常封花一樣，是『地殺』中人。」

「地殺？」倩倩吸一口氣，「那是甚麼？」

楚化淳道：「地殺是一個邪門組織，老大『魔客』，神出鬼沒，武功詭異厲害，據說連常封花那樣的高手，也接不下魔客三掌。」

倩倩呆了半晌，凝視着柳逍遙：「楚長老說的是不是眞的？」

柳逍遙的面色，巳變得難看之極。

他這神情，無疑巳是等於默默承認。

倩倩很生氣，她漲紅了臉，不再望着柳逍遙。

柳逍遙急了起來，忙道：「加入地殺這個組織，是陸大哥的主意。」

倩倩冷冷一笑：「正是一窩蛇鼠，無論是誰的主意，也是一樣。」

柳逍遙嘆了口氣，說道：「妳要我怎樣？」

倩倩道：「和那姓陸的斷絕來往，更不能再跟地殺這種邪門組織沾上半點關係，否則，我以後再也不見你了。」

柳逍遙頓足道：「這怎麼可以？」

倩倩道：「不可以不可以，你就是不可以變好，老是跟着狐羣狗黨，幹的都是埋沒良心，傷天害理的事！」

柳逍遙臉色發靑，道：「妳太任性了，完全沒有把兄長放在眼內。」

倩倩猛然回頭，怒瞪着他：「不錯，我是沒有把你放在眼內，但爹臨死的時候，他的說話你可也忘記得乾乾淨淨了，他要咱們光明磊落，脚踏實地的去做人，但這幾年來，你可知道自己巳變成怎樣？」

「住口，」柳逍遙的聲音在顫抖，「我的事！妳別管！」

「我不管，當然不管，而且就算要管也管不了，」倩倩冷笑着：「我又不是賭場裏的那個騷娘子，怎麼管得着雙豹鎭的多情公子？」

柳逍遙咬着牙，臉色變得很可怕。

他突然轉身，大步離開山神廟。

「你走不得！」楚化淳叱道：「你走了，誰來治好龍城璧的傷勢。」

柳逍遙不理，走得更快。

但楚化淳却也沒有追出去，因爲就在

這時候，他看見了一個葛衣老人，正捧着一個葫蘆，坐在山神廟外的一塊大石上喝酒。

老人看來有點醉意，但一雙眼睛却還是很明亮。

楚化淳大喜，因爲他認識這老人。

只要有這老人，天下間又有甚麼傷勢不可以治好？

柳逍遙的去留，已在這一瞬間變得全不重要，甚至他要留下來替龍城壁治傷，楚化淳也會把他趕出去。

因爲這老人，就是武林中第一位神醫時九公。

（三）

時九公是神醫，也是個脾氣很古怪的老人。

但有一點是大家不能否認的：時九公脾氣雖然古怪，但心腸却眞的不錯。

他是俠骨柔腸的典型人物。

他年紀雖然已一大把，但武林中不少後輩，都和他很有交情。

例如殺手之王司馬血，他是以殺人爲業的職業殺手，殺手和神醫，本是完全對立的兩種人物。

但很奇怪，司馬血和時九公却是一對冤家，也是一對老朋友。

他們一碰頭，就是挖苦對方，但等到眞箇有事情發生的時候，彼此都會毫不猶疑的爲對方拋頭顱，洒熱血。

對於龍城壁，時九公很少跟他抬槓，但這位武林怪傑，對龍城壁也是備極關懷，處處加以維護。

但外表上，別人却不容易看得出來，甚至有人還以爲時九公對龍城壁這個放蕩不羈的浪子很不滿意。

× × ×

時九公臉上的表情，很不滿意。

他在山神廟裏，爲龍城壁治理傷勢的時候，不斷罵着說：「三年啦，連你的老朋友都以爲你已經給仇家幹掉了，却沒想到，你躲在這種地方奄奄一息，幾乎就此魂歸極樂世界。」

楚化淳皺着眉，道：「他的傷勢很嚴重嗎？」

「當然他媽的很嚴重！」時九公怪眼一瞪，冷笑道：「老夫若是來遲兩個時辰，這小子的魂魄，恐怕就得去枉死城裏找尋了！」

楚化淳道：「現在又怎樣？」

時九公道：「你瞧，他現在嚥氣了沒有？」

楚化淳道：「還有氣息，只是……」

「只要有氣息，老夫就有辦法，」時九公氣定神閑，又「骨嘟」一聲喝了一口酒，才道：「老實說，柳逍遙雖然也懂得一點醫術，但面對這種傷勢，恐怕也是只能治好一大半。」

楚化淳奇道：「何謂之『一大半』，剩下的『一小半』又有甚麼不妥？」

時九公道：「倘若只治好一大半，而另一小半弄不好的話，那麼龍城壁傷癒之後，武功將會盡失，甚至比平常人還更虛弱。」

楚化淳猛然一驚：「幸好你及時出現，否則龍城壁危矣。」

語音一頓，又道：「你怎會來到這裏找老朽？」

時九公道：「老夫並不是找你，而是想見一見柳小姐。」

倩倩一怔：「時前輩，你要找我？」

時九公微微一笑，點頭道：「因爲老夫知道，妳曾經遇上龍城壁。」

倩倩道：「時前輩怎會知道？」

時九公道：「不久之前，柳小姐曾經在大悅酒家，遇上一羣輕薄之徒，幸而龍城壁拔刀相助，把那羣狂徒擊退，但也在那時候，他又被三位黑道高手纏擾，結果身受重傷，若非楚長老途中遇見，你們兩人恐怕已同赴鬼域！」

倩倩大感訝異：「前輩何以對此事瞭如指掌？」

時九公道：「大悅酒家的老闆，也是江湖中人，他外號『神行千里』，乃老夫外甥是也。」

倩倩道：「『神行千里』霍怡勇，他是我的師哥。」

時九公哈哈一笑：「原來咱們還有點淵源，怡勇輕功不錯，但手底下其他功夫却是稀鬆平常，龍城壁拚命的時候，他沒有帮忙，就是因爲他帮也帮不了，唯有裝儍扮痴，詐作不見，然後再想辦法去通知老夫！」

倩倩這才恍然大悟。

楚化淳道：「追殺龍城壁那三個黑道高手，功夫極爲邪門，若非龍城壁擊傷他們其中兩人，老朽能否帶兩人脫離險境，也是大有疑問之事。」

倩倩道：「那幾個黑道高手是何方神聖？」

楚化淳道：「地殺中人，而且，你們在組織中的地位，比你大哥更高。」

倩倩抽了口冷氣：「難怪他們能逼得龍城壁透不過氣來。」

楚化淳搖搖頭，道：「妳這却又錯了，龍城壁本來是可以擊敗這三人的，但在這一戰之前，他也已有了隱傷。」

倩倩吸了一口氣，道：「他怎會接二連三受傷的？」

楚化淳道：「這都是地殺中人的傑作，他們似乎非要殺掉龍城壁不可。」

倩倩哼的一聲：「殺人者，人亦殺之，我總不相信，地殺這個邪惡的組織，可以一直在江湖上橫行無忌，肆意殺人！」

楚化淳嘆道：「別忘記，妳的大哥也是地殺中人！」

倩倩怒道：「不要再提起他！他冥頑不靈，老是跟着那個可惡的陸破天，他們兩個朋比爲奸，也還罷了，想不到原來更是地殺的一份子。」

楚化淳皺着眉，道：「其實妳大哥除了賦性風流一點之外，並不能算是個壞人，只是連老朽也不明白，他爲甚麼會跟陸破天這種人混在一起？」

倩倩聳聳肩：「天曉得！」

「老夫却曉得！」時九公忽然怪笑着說：「柳逍遙在五年前，曾經給一個狐狸精騙得好慘，不但弄得床頭金盡，而且還險些死在雙豹鎭外。」

楚化淳一怔：「有這種事？」

倩倩道：「五年前，雙豹鎭並不是叫雙豹鎭。」

時九公道：「但柳逍遙沒有死，因爲陸破天及時出現施援手，把那狐狸精和邪羣惡人擊退，自此之後，柳逍遙就和陸破天在一起，稱爲『雙豹』，並成爲這個市鎭的主宰人物。」

楚化淳道：「這樣說來，陸破天可說是柳逍遙的救命恩人了？」

時九公道：「嘿嘿，你可知道，那狐狸精是甚麼人？」

楚化淳道：「老朽怎麼知道她是甚麼人？」

時九公說道：「陸破天的師妹于環艷是也！」

楚化淳目光一亮，說道：「如此說來，這豈非全是陸破天一手擺佈出來的陰謀嗎？」

時九公哈哈一笑：「好說！好說！」

倩倩臉色驟變：「大哥上當了，他還一直以爲陸破天對他情義深厚！」

時九公道：「知人知面不知心，畫虎畫皮難畫骨，妳大哥本性不錯，就是糊塗一點，好歹不分。」

楚化淳道：「你怎會知道得這樣詳細呢？」

時九公嘆了口氣，道：「于環艷擅用媚術，實不相瞞，醫谷中也有兩名弟子，給這妖精弄得神魂顚倒，甚至不惜冒險去行刺谷主許竅之。」

「有這等事？」楚化淳冷冷一笑：「這于環艷的胆子倒是不小。」

時九公道：「但許谷主可不是等閑之輩，那兩名弟子終於被活擒，接着追查下去，把于環艷這妖精也逮住了。」

楚化淳道：「如此妖精，留在世間何用，照老朽的意思，該把她活活焚斃，以絕後患！」

時九公道：「你的想法，正與老夫不謀而合。」

楚化淳道：「醫谷眞的把這賤人處決了？」

時九公搖搖頭道：「那又不然。」

楚化淳道：「將之囚禁？」

時九公仍然搖頭不迭：「亦非也。」

楚化淳皺了皺眉：「難道你們把這妖精放了？」

時九公點點頭：「不錯，咱們許谷主眞的把她放了。」

楚化淳不由叫苦：「這怎麼得了，放掉這條狐狸精，將來又不知有多少人要受其害！」

時九公道：「那倒未必。」

楚化淳冷冷一笑：「怎會未必？是狐狸精就是狐狸精，難道這一次把她放掉，她會變成菩薩心腸不成？」

時九公道：「于環艷被活擒後，在醫谷中遇上了一個奇人。」

楚化淳道：「甚麼奇人？」

時九公道：「那人是峨嵋派的善音師太。」

「善音師太？」楚化淳一怔，「這出家人怎會在醫谷裏出現？」

時九公道：「善音師太俗姓許，乃許谷主的堂姐。」

楚化淳道：「是善音師太主張釋放于環艷的？」

時九公道：「于環艷在囚室中，與善音師太面對面的，談了二十八天。」

楚化淳道：「甚麼事可以一談就談上二十八天之久？」

「佛偈，禪經。」時九公道：「善音師太本爲探望堂弟而來，却在這時候遇上被活擒的于環艷，她一看之下，認爲于環艷資質不弱，而且具有仙靈之氣，只要加以指引，將來必能成爲佛門異人！」

楚化淳不由失笑：「難道善音師太不知道，于環艷是個迷死男人，也害死男人的狐狸精嗎？」

時九公道：「善音師太怎會不知道，但她認爲：『性迷而亂非眞亂。』只要讓她『心明見性』，她以後就不會再是害人的狐狸精。」

楚化淳嘆息一聲：「出家人就是如此仁慈，但總不見得于環艷也會跟着善音師太到峨嵋山出家爲尼罷？」

時九公道：「談了二十八天佛偈禪經，于環艷眞的改變了，她對以前的一切罪行，大感後悔，自願跟隨善音師太出家爲尼，而且還把以前所幹傷天害理的事，一一以筆錄之，交給許谷主。」

楚化淳道：「你也看過了？」

時九公點點頭道：「許谷主反而沒有看，他認爲自己還年輕，沒有這種資格去看于環艷這一本『罪錄』。」

楚化淳說道：「你倒是看得很仔細了罷？」

時九公道：「是許谷主交給老夫，讓老夫好好保存的，老夫當然仔細看得一清二楚。」

楚化淳忽然露出曖昧的笑意：「看得很過癮罷？」

時九公笑道：「眞的很過癮，但于環艷既已改邪歸正，咱們也就別再提了。」

楚化淳道：「別的事可以不提，但陸破天利用她來引誘柳逍遙入彀，加入地殺這個組織，此事却不能一筆抹煞。」

倩倩頓足道：「大哥太愚蠢了，他還以爲陸破天對自己情深義重，其實自己已墮入了人家的圈套。」

楚化淳道：「正是旁觀者清，當局者迷，又有誰能令他覺悟過來？」

時九公道：「柳姑娘還是回去的好，最少，妳該向他說明一切。」

倩倩咬牙道：「他怎會相信？準又會說我砌辭誣衊陸破天。」

楚化淳道：「這個自然，他是冥頑不靈的混蛋，和妳相比，簡直差了十萬八千里。」

時九公道：「但無論怎樣，柳姑娘最少該試一試，就算勸告無效，也許可以讓他對陸破天這個人提高警惕。」

楚化淳點點頭：「九公說得不無道理，柳姑娘，妳還是暫且回去，龍城壁的傷勢，九公一定可以治好的。」

倩倩只好回家。

她離去後，楚化淳撫鬚微笑：「這小姑娘心腸不錯，又聰明又伶俐……」

時九公說道：「你也想到甚麼地方去了？」

「別誤會，老朽可不是那種人，」楚化淳道：「就算老朽要找個伴兒，也該去找個叫化婆，而且，她做老朽的孫女兒也還嫌嫩一些啦。」

時九公哈哈一笑：「楚老，你不必這

樣緊張，老夫知道你不是那種老淫虫，但你剛才那些說話，又是甚麼意思？」

楚化淳道：「老夫是說，龍城璧這個浪子，跟這小妮子倒是天生一對。」

時九公呆了一呆，道：「你說的倒也不錯，只是，龍城璧的心中，已有了另一個人。」

楚化淳道：「唐老祖宗的女兒？」

「不錯，」時九公緩緩道：「唐二小姐是武林第一位大美人，而且心腸好，她與龍城璧，更加匹配。」

「這個也是，」楚化淳忽然嘆了口氣，道：「人比人，比死人，以柳倩倩這等花容月貌的姑娘，若跟唐竹君比，還是差了一點點的。」

時九公道：「這也不是誰更漂亮一點的問題，咳咳……」

「老朽明白，老朽明白，正是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却巫山不是雲。龍城璧雖然是個浪子，但却並不是薄倖之徒，想起來，唐二小姐也確是慧眼識英雄，沒有看錯了人。」

說到這裏，楚化淳瞧了龍城璧一眼，道：「他甚麼時候可以完全復原過來？」

時九公微微一笑，說道：「你不妨猜猜。」

楚化淳眉頭一皺，道：「他傷得不輕，而且現在還神智不大清醒，老朽看嘛，最少也得要二三十天，才能完全無恙。」

時九公忽然又咳了起來，而且咳得很厲害，連眼淚水也迸了出來。

楚化淳吃了一驚

「九公，你沒事罷？」

「老夫沒事，只是給你氣咳罷了。」

楚化淳一呆：「老朽說錯了？」

「當然錯，而且錯得離譜之極！」

「難道說龍城璧的傷勢，比老朽想像中還要嚴重，非要一年半載時光，不能復原？」

時九公瞪着眼，忽然冷笑道：「你是不是在拆老夫的招牌？」

「拆招牌？拆甚麼招牌？」

「老夫的招牌，是天下第一號神醫，倘若連這一點傷勢，也要弄它二三十天，老夫該回鄉下啃老米啦！」

楚化淳一怔：「難道龍城璧的傷勢，十天八天就可以痊癒？」

時九公道：「若是換上別人，也許要十天八天，但龍城璧却不必。」

楚化淳道：「哦？他和別人有甚麼不同？」

時九公道：「他有龍心神訣上的內家真氣護體，雖然受創非輕，却沒有傷入腑臟，再加上老夫的『碧血靈芝散』和『金樽玉液』，老夫保證，這小子明天就會完全沒事！」

楚化淳大感意外：「真的那麼快？」

時九公道：「老夫在這種事情上，幾時騙過人一次？」

楚化淳鬆一口氣：「這也可算是他一場造化，在生死關頭上，遇上了九公。」

時九公捋鬚微笑，得意地說：「這浪子的性命，老夫已為他檢回來不下五六次，就算他叫老夫八百句『恩公』，老夫也消受得起有餘！」

楚化淳嘆了口氣：「龍城璧是沒事了，倒不知道，柳家兄妹又會弄成怎樣？」

時九公道：「你若是放心不下，可以回雙豹鎮去。」

楚化淳道：「老朽確有此意，只是，此行恐怕不會有甚麼作用。」

時九公嘆道：「倘若柳逍遙還是執迷不悟，倩倩這小姑娘可難做人了。」

楚化淳道：「老朽還是要回到雙豹鎮，看看情況如何！」

時九公伸了伸腰，道：「你要小心，千萬提防地殺中人！」

楚化淳喟然道：「老朽要小心，你也要小心一點。」說着，飄然離開山神廟。

陰謀敗露全軍墨

（一）

賭坊裏，雷二小姐今天手風大旺，贏了七百多兩金子。

她是甚麼來歷，柳逍遙不清楚。

但他却給這風騷入骨的娘兒迷住了。

只是，他現在的心情並不怎樣好，雖然人在賭場，但却沒有特別注意着雷二小姐。等到雷二小姐向他挨近的時候，他才神不守舍的向她一笑。

「今晚贏了？」

「不多，還不够一千兩金子。」她媚笑着，堅挺的胸脯在他面前蕩來蕩去。

柳逍遙雖然神不守舍，但給雷二小姐這麼一弄，倒變成有點神魂顛倒了。

他瞧着她雪白的臉龐：「還很早，為甚麼不賭下去？」

雷二小姐嫣然一笑：「我已輸了七八天，今晚才贏一次，就算要賭，也該要等到明天罷？」

柳逍遙點點頭：「妳說得很對，今晚妳該是贏定的了。」

雷二小姐眼波蕩漾，媚笑道：「看你這副樣子，好像有點不大愜意。」

柳逍遙嘆了口氣：「人生在世，不如意者常十之八九。」

雷二小姐道：「與其在此悶悶不樂，何不喝兩杯，把酒邀明月？」

柳逍遙回答道：「今夜有雨，天上無月。」

雷二小姐又說道：「我就是明月，雷明月。」

柳逍遙怔住，怔怔的看着雷二小姐：「妳就是明月？」

「你能否賞臉，陪我喝兩杯？」

「求之不得耳。」

× × ×

蘭蘭居是雙豹鎮裏最雅緻的小酒家，而雷二小姐就是這小酒家的老闆娘。

這酒家開業才半個月，生意還相當不錯。

但雷二小姐絕不像是靠這小酒家來維持生計的人，她每天在賭坊裏贏輸的數目，都比這小酒家還更值錢。

但這是她的事，只要雙豹不管，又有誰管得着？

陸破天好像完全不知道鎮上出現了一個這麼樣的女人，而柳逍遙遇上了她，已是全身酥了一截，就算明知這女人可能是毒蛇蝎子，也不願意去揭穿她的底細。

這正是男人的弱點，是以好色之徒，

往往最容易給蛇蝎美人上咬一口。

蘭蘭居的女兒紅很錯不，柳逍遙已喝了十五六碗。

雷二姐的臉色也已一片嫣紅，雖然，柳逍遙喝三碗，她才喝上一口而已。

「柳公子，你真的是在借酒澆愁？」她有了幾分酒意，聲音更是甜膩得像是蜜糖兒。

柳逍遙一拍桌子，道：「誰說我有愁？愁在哪裏？愁甚麼？只要有妳在身旁，就算腦袋丟入溝水裏，也沒有甚麼憂愁，悲慘！」

「唷！你醉了！」

「沒醉沒醉！天下間的英雄好漢，誰個沒有三五十斤酒量，我才喝了幾斤，倘若也醉了，豈非笑話？」

誰知話猶未了，這位「多情金豹」已像個元寶般栽倒下去。

雷二小姐沒有扶起他，只是不斷的冷笑。

這時候，一個黑衣大漢怪笑着，走進蘭蘭居。

「雷堂主果然足智多謀，這叛徒該死！」黑衣大漢聲如洪鐘，臉上表情殘酷有如兇猛的豹子。

他就是「殺人豹」陸破天。

陸破天是雙豹鎮裏的第一號人物，但雷二小姐却在命令他：「把姓柳的押進黑牢裏，沒有我的命令，誰都不能動他一根毫髮！」

陸破天呆了一呆：「雷堂主，這叛徒罪該萬死，為甚麼不宰了他？」

雷二小姐冷冷一笑：「他一定還有不少同黨，殺了他，是咱們的損失！」

陸破天恍然大悟，道：「對！這小子敢與龍城璧等人勾結，必然另有同謀，咱們必須斬草除根，一網打盡。」

雷二小姐道：「旁人暫且不說，柳倩倩的罪名，就絕不會比柳逍遙稍輕。」

陸破天目露凶光，冷冷道：「這小妞一向對俺不懷善意，往日看在小柳的面上，饒恕了她，現在嘛，嘿嘿……」

雷二小姐咬了咬嘴唇，忽然媚笑一聲，說：「聽說你在這裏已很久沒找到合心意的妞兒了，那倩倩姑娘，你愛怎樣就怎樣好了。」

陸破天面露興奮之色，大聲道：「多謝雷堂主賞賜！」

雷二小姐嫣然一笑，說道：「這也不算是甚麼賞賜，而是你自己去找回來的獵物。」

「獵物！」陸破天大笑：「對！這是俺的獵物！俺將來一定會好好的報答雷堂主！」

× × ×

柳逍遙的家，除了他和倩倩之外，就只有一個又聾又啞的老僕。

他叫朱伯，不懂武功，但厨藝功夫却是第一流的。

夜已深，朱伯已在酣睡，但倩倩却睡不着覺。

自從山神廟一別，她就沒有見過柳逍遙。

她知道大哥一定是在賭坊裏，但却又不想到哪裏去找他。

她討厭陸破天，也討厭那賭坊。

所以，她只好在家裏等柳逍遙回來。

× × ×

午夜靜寂，忽然有人打開了天階上的大門。

倩倩臉色一變，立刻從牆上抓起一柄長劍。

雖然她還沒有看見進來的是甚麼人，但她却已可以肯定，來的絕對不會是自己的大哥。

柳逍遙的脚步不會這樣輕，開門的時候也不會這樣小心，幾乎沒有弄出半點聲响來。

這是柳逍遙的家，他是主人，他回家從來都不必小心翼翼，唯恐屋子裏的人發覺。

倩倩的推斷沒有錯。

但她還是想不到，闖進來的居然就是自己最討厭的吃人豹陸破天！

× × ×

倩倩右手持劍，左手提着一盞燈籠。

陸破天在燈光下，一張臉龐看來更是顯得猙獰可怖。

他在笑，但他的笑容却是令人嘔心，令人不寒而慄的。

倩倩喝道：「現在是甚麼時候了？你闖進這裏，懷的是甚麼鬼胎？」

陸破天桀桀一笑，說道：「我的好妹子——」

「住口，誰是你的妹子！」倩倩厲言疾色，很不客氣。

她已不惜跟這條吃人豹翻臉。

陸破天却是嘻皮笑臉，道：「妳大哥跟俺是兄弟，他的好妹子，也不就是俺的好妹子嗎？」

「滾出去！」倩倩怒不可遏，「再賴着不走，沐怪劍下無情！」

陸破天哈哈大笑：「够勁兒！有辣味的姑娘，最合俺的口味，咱們不妨做對小鴛鴦，親上加親如何？」

倩倩氣得連臉都白了，她再也無法忍耐，「嗤」聲連响，連環五劍刺了出去。

陸破天格格大笑，身上滴溜溜一轉，很輕巧的閃過這五劍。

他雖然身材粗壯，但却姿態輕盈，有如正在舞蹈。

倩倩心中大吃一驚，這姓陸的惡賊，武功顯然遠在自己之上，而且看他的樣子，笑意淫邪惡毒，倘若落在他的手裏，恐怕真的生不如死。

她吃驚的還不只是這一點，大哥夜深未歸，却闖進這個人面獸心的魔頭，照這種情況看來，大哥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形勢大大不妙。

她本想追問，但這時候向陸破天探討風聲，多半又會討個沒趣。

左思量，右思量，還是不如先行逃離魔掌再說。

主意已決，「嗖」聲急响，一劍逼開陸破天，身如脫兎，疾射向門外。

但她才衝到門檻上，陸破天的聲音已在她耳畔响起：「俺的好妹子，妳跑不掉的。」

一隻毛茸茸的大手，已抓向她的脖子上。

倩倩差點沒「哇」的叫了起來，她簡直想哭了。

但就在這剎那間，陸破天的手突然鬆開。

門外站着了一個老叫化，老叫化的目光冰冷如刀，冷冷的看着這條吃人豹。

「楚化淳？」陸破天也盯着老叫化。

老叫化冷冷道：「在武林中，你只是老朽的後輩，怎麼連楚長老三個字也欠奉，直呼老朽的名諱就算？」

陸破天陡地大笑：「丐帮的叫化子，何德何能，可以讓俺心悅誠服？」

楚化淳沉聲喝道：「斗胆！」

陸破天乾笑着，道：「這裏沒有你們丐帮的事，快走！」

楚化淳冷笑道：「這裏也沒有你們地殺的事，你在這裏窮吼甚麼？」

陸破天沉着臉：「老叫化子，你想狠狠的打上一場架，俺可以奉陪，但俺奉勸你一句，你還是留着這條老命去討飯吃好一點！」

楚化淳怪笑一聲：「吃人豹，就看着你能否吃掉老朽好了！」

說到這裏，這一戰已是無可避免。

陸破天先發制人，揮拳撲了過去。

拳勢洶洶，招式雖簡却精，乃是江北武林，中大有名氣的「雙展百步拳」。

「雙展百步拳」乃江湖異人沈閑生所創，在五十年前，沈閑生憑着這一套拳法，闖泰山，向泰山拳王丁鶴游挑戰，結果平分秋色，誰也沒有佔到半點便宜。

丁鶴游能在武林中，享有「拳王」之譽，他在拳法上的造詣，當然絕非等閑之輩可以匹敵。

但沈閑生却居然跟他打了個平手，可見「雙展百步拳」的威力也是相當厲害。

一戰成名，沈閑生却不再逗留於中原武林。

沒有人知道他去了甚麼地方，只知道他遺下了一本拳譜，上面記載着的，正是他的成名絕技「雙展百步拳」。

陸破天機緣巧合，在一個垂死的老人身上得到這本拳譜，苦練之下，終於練成了「雙展百步拳」。

楚化淳想不到陸破天居然能使用這套拳法，接戰之下，不旋踵就已落了下風。

以丐帮長老的身份，竟然鬥不過一個小鎮的惡霸，這也是一件令人大感意外的事。

陸破天招式越來越快，「蓬」的一聲，楚化淳胸口中了一拳，登時倒飛開去。

倩倩這一驚非同小可，她知自己萬萬不是陸破天之敵，但仍然拚命的攔在楚化淳面前，不讓陸破天繼續發拳進攻。

楚化淳面色慘白，道：「柳姑娘，妳……妳快走……讓我來對付這混蛋……」

「我不走！」倩倩咬緊牙關。

陸破天哈哈大笑：「妳不走，是不是不捨得離開俺這個陸大哥？」

楚化淳怒不可遏，但他剛才挨的一拳着實不輕，正要喝罵，却「咯」的一聲吐出滿口鮮血來。

倩倩大吃一驚：「楚長老……」

楚化淳道：「不碍事，不碍事，吐出這口廢血，老朽又可以再運勁，跟這混蛋拚了！」

陸破天哈哈一笑，說道：「你若是年輕三四十年的話，也許可以贏得美人芳心啦！」

楚化淳「呸」一聲，揮掌撲出。

但他這一掌還沒有揮出去，手腕就已給另一隻手拉住。

楚化淳吃了一驚，他看見了一個灰衣人，正在牢牢地拉住自己的手。

一驚之後，却又是一陣喜悅：「老弟，你怎會在這裏？」

灰衣人淡淡道：「你能够來到這裏，我爲甚麼不可以趁趁熱鬧？」

陸破天怒喝一聲：「是甚麼人前來送死？」

灰衣人冷冷的看了他一眼：「你就是吃人豹？」

陸破天道：「好說！」

灰衣人道：「在下是司馬血。」

陸破天忽然呆住，過了很久才說：「你就是殺手司馬？」

灰衣人點點頭：「是的。」

陸破天的喉嚨忽然感到一陣乾澀：「是不是有人僱用你來殺俺？」

司馬血搖搖頭：「沒有。」

陸破天鬆一口氣，但司馬血接着又說：「本來沒有，但現在有了。」

他突然攤開右掌，只見掌上有一錠銀子。

楚化淳對司馬血說：「老朽現在重金聘請閣下，爲老朽宰了這個王八！」

陸破天臉色鐵青：「老叫化……」

司馬血冷冷一笑：「姓陸的，你看見了罷？楚長老已花了銀子，而在下也已接受下來。」

劍嘯之聲忽然响起，色澤暗紅的碧血劍已在殺手之王的手中。

陸破天倒退兩步：「司馬血，你眞的要動手？」

司馬血沒有答話，他現在已毋須動口，只須動手。

手一動，劍也動。

劍一動，剎那間就已刺入陸破天的咽喉！

× × ×

陸破天的身形已動，他的身子早已標了出去。

他已看見碧血劍向自己刺過來，他必須閃動，必須逃出去。

他閃動的速度極快，但碧血劍却仍然穿過了他咽喉。

一劍已致命。

陸破天臉上露出恐怖、絕望、不可置信的神色。

他的拳頭揑得很緊，好像恨不得一拳擊在司馬血的臉龐上。

但他永遠沒有這種機會了，他緩緩地仆倒下去。

倩倩這才長長的吐出口氣：「你果然眞的是殺手之王！」

楚化淳嗆咳兩聲：「能親眼看見這一手劍法，老朽的銀子實在花的不寃枉。」

倩倩剛鬆一口氣，但接着又不禁爲柳逍遙的安危而担心。

楚化淳道：「本鎭裏，有一個叫雷二小姐的女人，她似乎並非善男信女。」

倩倩忙問道：「楚長老也知道她這個人？」

楚化淳道：「別忘記老朽是丐帮中人

，雙豹鎭的事，就算老朽本來不甚了了，但只要找到附近的丐帮弟子，一問之下，就不難問出一些大概來。」

倩倩道：「大哥對這個騷娘子，還好像很有點意思哩。」

「唉，多情金豹，」楚化淳嘆息一聲，「只怕他遇上的是條無情狐狸，那麼這一次就栽定了。」

司馬血望着楚化淳，忽然說：「龍城璧在哪裏？」

楚化淳一怔：「你認爲老朽一定知道他在甚麼地方？」

司馬血道：「地殺中人到處追殺楚長老和龍城璧，此事在下已有所聞。」

楚化淳道：「你的消息倒很靈通。」

司馬血道：「他怎樣了？是不是受了重傷？」

楚化淳點點頭：「可以這樣說。」

司馬血道：「現在情況很惡劣嗎？」

楚化淳這一次搖頭，道：「那又不然，因爲時九公也來了。」

「時九公？」司馬血不禁鬆了口氣。有時九公在，再嚴重的傷勢也大可以放心了。

楚化淳道：「龍城璧是沒事了，但柳公子却一定出了問題。」

「會不會是雷二小姐的傑作？」

「很有可能，」楚化淳道：「可惜你一劍就已殺了陸破天，否則也許可以在他的口裏問出一些大概。」

司馬血道：「雷二小姐可能就是地殺裏的冷月堂堂主。」

楚化淳道：「冷月堂堂主又是誰？」

司馬血道：「浣花劍派的叛徒——『妙手毒心』田素素。」

楚化淳陡地一拍腦袋：「對了，她一定並不姓雷，而是姓田！」

司馬血道：「倘若眞的是田素素，可不容易對付。」

楚化淳道：「地殺中人，爲甚麼非殺龍城璧不可？」

司馬血道：「理由很簡單，因爲有人付出了殺人的酬金，而地殺接下了這樁買賣，自然就一定要殺龍城璧。」

楚化淳道：「要地殺傾力殺雪刀浪子，這筆酬金恐怕一定很驚人。」

司馬血道：「金錢並不是主要的問題，我也接過一些殺人買賣，酬金以百萬兩計算。」

楚化淳笑道：「但老朽剛才只花了一兩銀子，你就殺了陸破天。」

司馬血道：「但地殺的價錢，永遠不會少於十萬兩。」

楚化淳道：「尤其是要對付雪刀浪子，價錢一定更驚人，但他們還幹上了。」

司馬血道：「地殺中人，也許不如傳聞中可怕，但那個要殺龍城璧的，却肯定是極有財勢的人物。」

楚化淳盯着司馬血問道：「這人會是誰？」

司馬血道：「恐怕連地殺的老大也不知道。」

楚化淳點點頭，道：「地殺的規矩，向來是認錢不認人。」

司馬血道：「但是龍城璧却可能會知道。」

楚化淳道：「你想見他？」

司馬血道：「想。」

楚化淳道：「他和時九公就在鎭外的山神廟裏。」

司馬血道：「柳公子的事，你們切莫輕舉妄動。」

楚化淳對倩倩說道：「陸破天胆敢公然闖入柳家，可見這裏已絕不安全，柳姑娘，咱們先回到山神廟，然後再想辦法如何？」

倩倩沒有反對，她也想看看，龍城璧的傷勢是否已在轉好中。

（二）

山神廟在黑夜裏看來更是陰沉。

楚化淳亮着了火摺子，但却找不着龍城璧，也看不見時九公。

倩倩眉頭一皺：「咦？他們去了甚麼地方？」

楚化淳担心地道：「會不會出了甚麼意外？」

倩倩瞪了他一眼：「都是你不好，你該陪着他們。」

司馬血道：「楚長老若陪着他們，剛才誰來救妳？」

楚化淳道：「現在可不是談論這種事的時候，地殺中人到處要找尋龍城璧，他重傷未癒，時九公恐怕也無法保得住。」

倩倩吃了一驚：「龍大俠莫非眞的已經……」

「別担心，」司馬血却有不同的看法，「時九公是老江湖，龍城璧和他在一起，那是安全得很的。」

他的話才說完，瓦面上忽然傳來一陣宏亮的笑聲。

「司馬血，認識你這許多年，這才最像句人話！」

那是時九公的聲音。

× × ×

時九公沒有走，但龍城璧却已走了。

楚化淳吃了一驚：「九公，你怎可以讓他離去？」

時九公眨着眼道：「爲甚麼不能讓他去？」

楚化淳道：「他重傷未癒，而且地殺中人誓殺之而甘心，他這一去，可危險得很！」

時九公道：「難道老夫該縛着他，讓他一直在山神裏？」

楚化淳道：「這主意也不錯。」

時九公冷冷一笑：「你對龍城璧的瞭解實在是太膚淺了，而且，對老夫的醫術也是全無信心。」

倩倩道：「在幾個時辰之前，龍大俠還是……」

「幾個時辰之前，他還沒有遇上老夫！」時九公悻悻然道：「老夫敢保證，他現在最少已復原八成以上！」

楚化淳皺着眉頭：「這未免是誇大一點罷？」

時九公冷冷一笑：「你懂個屁！」

楚化淳呆住，只好閉口。

倩倩却問道：「龍大俠現在去了哪裏呢？」

時九公嘿嘿一笑，說道：「老夫怎知道？」

司馬血道：「我知道。」

倩倩立刻問：「你知道他在哪裏？」

司馬血道：「還有兩三天，就是衞空空成親的好日子。」

「對！他一定上了七層雲霧峯！」楚化淳一拍大腿。

司馬血道：「我們這樣想，地殺中人也一定這樣想，龍城璧此行，其實也是相當冒險。」

楚化淳嘆道：「他若怕冒險，也就不是雪刀浪子龍城璧了。」

倩倩道：「我們現在追上去，還可追得及？」

楚化淳道：「追得上也好，追不上也好，追一追再算。」

司馬血却搖搖頭：「不必追了，就算追到了他，也沒多大用處。」

楚化淳說道：「好好歹歹，人多一點，地殺中人要殺害龍城璧，也不會這麼容易。」

司馬血道：「在下的看法，却是剛好相反。」

「對啦！」時九公忽然插口，道：「他自己一個人，行踪飄忽，要躲藏也容易一點，而且，等閒之輩想動他的腦筋，還沒有那麼容易！」

司馬血道：「再說，從這裏往七層雲霧峯，最少有四五條路可走，咱們就算眞的想追他，機會也並不很大。」

楚化淳終於點點頭：「你說的不無道理，但咱們留在這裏，又有甚麼用？」

司馬血道：「最少，該先把柳公子救出來，然後才去喝衞空空的喜酒。」

倩倩眼睛裏立刻顯露出了十分感激的神色。

時九公哈哈一笑：「司馬血，你今天的說話，老夫全都贊成！」

楚化淳問道：「柳公子不知在甚麼地方？」

司馬血道：「那雷二小姐，極可能就是田素素，咱們先去找她，也許可以查個水落石出。」

時九公道：「對！就這麼辦！」

× × ×

雷二小姐仍然在蘭蘭居。

店門已關上，但司馬血只是輕輕一推，大門就已被推開。

店內有燭光，雷二小姐就坐在牆角的一張椅子上。

她沒有說話，臉上只有一種表情。

這也是她畢生最後的一副表情，她已面對當死神。

一道血痕，劃過了她的脖子，血已凝固，她的人也早已氣絕。

楚化淳目光一寒：「這是刀傷！」

司馬血補充說：「是龍城璧的風雪之刀！」

倩倩吃了一驚，道：「是他殺了雷二小姐？」

司馬血道：「是的。」

倩倩道：「我的大哥呢？」

「我在這裏。」櫃枱後忽然响起了一個人混濁的聲音，赫然正是柳逍遙。

× × ×

柳逍遙憔悴了，在短短幾個時辰內，他彷彿已變成了另一個人。

「大哥！」倩倩驚呼。

「大哥沒事，只是心中有愧！」他苦笑着，「妳雖然刁蠻任性，但看人看事，比我看得還更透澈。」

倩倩心中一酸：「別這樣說，咱們是兄妹嘛。」

柳逍遙長長嘆息一聲，道：「若不是龍城璧仗義相助，咱們能否重聚，實難預料。」

時九公哈哈一笑：「果然是龍城璧幹的，精采！精采！」

柳逍遙目注着楚化淳道：「龍大俠不是身受重傷了嗎？怎麼忽然又神龍活現起來？」

楚化淳嘆了口氣：「若非親眼所見，實在難以相信，他的傷勢竟然在短短幾個時辰之內，幾乎完全康復。」

時九公得意洋洋地笑道：「老夫的金漆招牌，可不是騙人的。」

司馬血道：「龍城璧行動神速，轉瞬間已解決了雷二小姐，可見他的傷勢確然已無大碍，但地殺中人，一定更不會放過他。」

柳逍遙道：「我本也是地殺中人。」

倩倩道：「現在呢？」

柳逍遙說道：「當然不再是了，就算他們要殺死了我，我也不會再爲地殺而殺人。」

「這決定好極了！」時九公哈哈一笑：「浪子回頭金不換，咱們現在就往七層雲霧峯，看看地殺中人還能弄出些甚麼花樣！」

這時候，天色漸漸亮了。

距離衞空空成親的好日子，現在就還只有兩天。

（三）

正午，烈日高懸，晴空萬里。

官道旁的青天茶館子，來了一個疲倦的年青人。

他穿着一襲已顯得有點殘舊的藍衣裳，腰間懸掛着一柄刀，臉色看來不太好，似是大病初癒一般。

茶館子不但有茶，還有酒。

他不要茶，要酒，而且一開口就要了二十斤。

青天茶館子的韓老爹吃了一驚：「二十斤？不嫌太多嗎？」

藍衣人淡淡一笑道：「我的朋友若也在這裏，他會說：『每人一百斤就差不多了。』」

韓老爹聽得連耳朵也直豎起來，這是甚麼人？莫不是要用酒來洗澡？

× × ×

二十斤燒刀子，兩碟花生和豆腐干，在半個時辰之內都倒進了這藍衣人的肚子裏。

酒不算太劣，但當然也談不上一個「好」字。

韓老爹看得有點發楞。

剛才他很担心這藍衣人會醉倒，但現在，無論怎樣看，這藍衣人都不像是個已經喝了二十斤酒下肚的人。

他的眸子還很清醒，臉色甚至比沒有喝酒的時候還好得多。

「老闆。」這藍衣人又把韓老爹叫了過來。「我想買一匹馬。」

韓老爹皺了皺眉：「這可難倒老漢啦

，附近都是窮地方，地窮人也窮，誰也沒有養馬。」

藍衣人有點失望，韓老爹又道：「你要趕路嗎？」

藍衣人點點頭。

韓老爹想了想，忽然「噢」一聲，道：「老漢想起了，距離這裏五里，有一座寺院，寺院裏有五六十個僧侶，也有好馬數匹。」

藍衣人目光一亮，匆匆付帳，問淸楚了路徑，立刻急步而去。

韓老爹一怔，喃喃地說道：「他好像跑得比馬還快！」

× × ×

韓老爹沒有說錯，倘若只跑一里半里路程，龍城璧眞的會比馬跑得還快。

五里途程，也幌眼間就已到達。

他來到一座已很古老的寺院門前，大門開敞，風中隱隱傳來鐘聲梵唱。

再往前行，陣陣檀香氣息飄來，在茂密樹林襯托下，一切都異常平靜。

龍城璧身形一停，環視四週一眼，才又繼續向寺院內走去。

大門後庭院景緻幽雅，中間放着一座兩人合抱的銅鼎，爐內香火繚繞，幽雅中又帶着一種莊嚴沉靜的氣氛。

再向前望，是一座宏大的佛殿。

兩排黃衣僧侶，正在蔽經唸佛，彷佛全然沒有注意到，一個陌生人已來到了這寺院之內。

龍城璧一整衣襟，正要進入佛殿時，突聽背後响起了一陣「希聿聿」的馬嘶聲响。

龍城璧猛然回頭，立刻就看見了大門外，出現了一匹馬。

龍城璧不禁一怔。

這匹馬，居然還是名種的金鬃雪蹄驄，據說，這種馬世間上恐怕還沒有超過十五匹。

龍城璧雖非「今之伯樂」，但對馬匹也很有點獨特的研究。

從馬兒的牙齒看來，牠大概四至五歲，正是「大熟大勇」的時候。

牠渾身是勁，毛色光滑，顯然狀態極佳。

在牠身上，馬蹬金光閃閃，還配着嶄新而色澤鮮明的鞍轡。

這正是龍城璧最需要的一匹好馬。

但他並沒有感到興奮，他並不是那種看見天上掉下金元寶就不顧一切去拾取的人。

世間上怎會有如此便宜的事？一分耕耘，一分收穫，但現在他還沒有開口，就有一匹如此理想的馬兒出現在自己的眼前，實在是太不尋常了。

所以，他沒有急不及待的取馬，只是靜靜的站在銅鼎側，看看除了這匹馬之外，還有甚麼事情繼續發生。

× × ×

龍城璧沒有等得太久。

出現在寺門外的，果然不只有馬，還有人。

這人却不是個和尚，而是個藍衣人。

龍城璧盯着這人，臉上的表情不禁有點古怪。

因爲他現在盯着的，彷彿並不是個人，而是一面鏡子，而這藍衣人只不過是他自己的影子而已。

藍衣人淡淡一笑，道：「你是不是覺得有點奇怪？」

龍城璧聳了聳肩：「閣下大概會自稱姓龍，名城璧罷？」

藍衣人搖搖頭：「在你的面前，沒有這個必要。」

龍城璧又說道：「你爲甚麼要冒充在下？」

藍衣人淡淡道：「不爲甚麼，也許只因爲這樣很好玩，很有趣。」

龍城璧道：「閣下的易容術，雖然不錯，但還沒有達到十全十美的境界，眞正與我熟悉的人，很容易就會發現，你是個冒牌貨色。」

藍衣人淡然一笑，道：「我知道，我只能做到九分相似，但在某種情況下，這



柳倩倩手持單劍，怒冲冲地向着陸破天揮去

九分相像的形貌，巳經可以帮助我達到目的。」

龍城璧的手心忽然一陣寒冷：「你曾經做過甚麼事？」

藍衣人笑道：「闖入杭州唐門，把唐家弄得天翻地覆，好不熱鬧。」

龍城璧冷冷一笑道：「你的胆子倒不小。」

藍衣人哂然道：「若論胆大包天，又有誰能及得上你？」

龍城璧道：「你現在是不是想送一匹馬給我？」

藍衣人道：「區區一匹馬，又算得上甚麼，只要你喜歡，隨便拿去便是。」

龍城璧淡淡一笑，道：「你眞是個好人。」

藍衣人又說道：「要不要記着我的名字？」

龍城璧道：「你說不說都沒關係，因爲我巳知道你是誰。」

藍衣人一怔：「你知道我是誰？」

龍城璧冷冷一笑：「除了常刲花的弟子『九分像』易我容，你又還會是誰？」

藍衣人呵呵一笑：「好眼光，佩服，佩服！」

龍城璧道：「我也很佩服你。」

易我容道：「你佩服我的易容術？」

「不是易容術，而是善解人意，」龍城璧沉默了片刻，才接道：「我現在的確很需要一匹好馬，你來的正是時候。」

易我容悠然一笑：「馬，你可以騎走牠，辦法也很簡單，只要你走過來就可以了。」

他在笑，笑得很輕鬆，但右手却巳把一柄刀緩緩抽了出來。

這柄刀當然不是眞正的風雪之刀，但却和風雪之刀沒有太大的區別。

若是換上別人，眞的會以爲他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但龍城璧當然一看就知道這人是冒牌貨色。

只是，他也不能否認，易我容眞的似模似樣，很像自己。

然而，刀法又如何？難道他也會使用八條龍刀法嗎？

× × ×

龍城璧沒有拔刀。他只是一步一步的向着那匹馬兒走過去。

易我容牢牢的盯着他，右手巳青筋暴現。

龍城璧沒有看他，只是看着那匹馬。

直至刀光一閃之後，龍城璧才飄然上馬。

易我容仍然握着那柄很像是風雪之刀的刀，臉上神態就像是剛噎下了一塊魚骨的儍子。

他的刀沒有動。

因爲他的刀剛劈出去，另一道刀光巳更早一點飛起。

那是眞正的雪刀，那是雪刀浪子的八條龍刀法。

只是一擊，易我容就巳大開眼界。

他看見了畢生所看見最快、也最精采的一刀。

若他是個旁觀者，他一定會爲這精采的一刀而喝采。

然而，他此刻並不是旁觀者，而是挨刀的人。

一刀劃過心臟，一招就巳結束了他的生命。

易我容又怎能爲自己的死亡而喝采？

他只能苦笑、慘笑、絕望的一笑。

在他還沒有倒下去之前，金鬃雪蹄驄巳四蹄飛揚，向前飛奔出去。

突聽一聲佛號，馬兒接着跪倒下去。

只見七顆佛珠，巳嵌入馬腿之內。

馬哀鳴，龍城璧黯然離開馬鞍。

他在爲馬兒嘆息。

一個灰袍白襪，四十歲左右年紀的僧人，也在輕輕嘆喟：「可惜，如此好馬，就此廢掉。」

龍城璧冷冷的盯着他：「大師何以貓哭老鼠？」

灰袍僧人道：「貧僧豈眞有傷害馬兒之意？」

龍城璧冷冷道：「大師口是心非，難然居然不會臉紅。」

灰袍僧人嘆了口氣，道：「施主，請看馬鞍。」

龍城璧目光一轉，向馬鞍望去，臉色忽然變了。

只見馬鞍上，居然鑽出了五條尾指粗幼，色彩繽紛燦爛的毒蛇。

「是苗疆小五毒！」龍城璧不由暗中捏了一把冷汗。

灰袍僧人一聲「阿彌陀佛」，道：「罪過！罪過！」

龍城璧吸一口氣，忙道：「大師救命之恩，在下沒齒難忘，昔才諸多冒犯，尚祈恕罪。」

灰袍僧人淡淡道：「施主何罪之有？傷害馬兒者是貧僧，罪不在汝！」

龍城璧道：「大師此言，豈非更令在下汗顏？」

灰袍僧人道：「時勢逼人，我佛有靈，也許會原宥貧僧此番殺生造孽，但恐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施主，你似乎惹下極大痲煩，你瞧……」

龍城璧左右顧盼，忽然看見路上出現了十八個面上木無表情的漢子。

每一雙眼睛都有如利箭，而且箭箭都射向龍城璧。

灰袍僧人緩緩道：「這些是甚麼人，施主可清楚嗎？」

龍城璧道：「地殺。」

灰袍僧人嘆道：「地殺中人，殺人無算，但此番居然殺到本寺佛門清靜地之上，罪過！罪過！」

龍城璧問道：「請問大師法號怎樣稱呼？」

灰袍僧人道：「貧僧法號滌心。」

「原來是滌心大師，」龍城璧道：「這裏的方丈，又是誰人？」

滌心大師說道：「貧僧也正是本寺主持。」

龍城璧喟然道：「此次在下冒昧而來，使佛門之地平添一番殺氣，還望大師罪恕！」

滌心大師道：「施主何罪之有？只是，地殺中人既巳傾巢而來，貧僧恐怕無法守得住殺戒了。」

龍城璧道：「大師不必出手，這本來就是在下這個俗世人的寃孽債。」

「施主此言差矣，」滌心大師搖頭道：「貧僧師父，乃忘塵上人，昔年曾受風雪老祖大恩，如今施主有難，貧僧既然遇上，又豈能坐視不理？」

龍城璧微感意外：「大師巳知道在下是誰？」

滌心大師道：「就算不認得施主，也認得風雪之刀！」

龍城璧忙說道：「在下使這裏掀起無窮殺機，巳是深感不安，大師還是請回寺內……」

「浪子走不得，秃顱也走不得！」忽聽一人暴喝如雷，疾衝過來。

這人國字臉，眉濃目大，腰間纏着一柄黑鞘軟刀。

刀柄上嵌着珍珠，而每一顆都大如龍眼。

龍城璧回頭一笑：「你就是『珍珠刀』常孤雁？」

這人應聲道：「正是常大爺！」

在他身後，還有十七人，每一個都巳亮出了殺人的武器。

「好大陣仗！」龍城璧淡淡一笑。

常孤雁傲然一笑，道：「你現在大概應該知道，死期巳到了罷？」

龍城璧道：「我只知道，直到目前，自己仍然活得很好，將來是死是活，又何必放在心上？」

常孤雁大笑：「有種！」

大笑聲中，他的左手同時揮動，背後三個人立刻猛撲向龍城璧，發動猛烈的攻擊。

攻向龍城璧的，是一桿銀槍，一雙鑌鐵拐，還有一條豹尾鞭。

銀槍兇霸，鐵拐招式詭異，但是最令人防不勝防的，却是有如毒蛇纏身的豹尾鞭。

這三人無疑都是一流的殺人好手。

銀槍十三刺，鐵拐急打下三路，豹尾鞭每每在令人意想不到的情況下，纏向龍城璧的要害。

「啪」一聲响，龍城璧的肩上挨了一鞭。

但這一鞭他沒有白挨，他趁勢抓住豹尾鞭，右手一刀斜刺出去，剛好刺在那人的右腕上。

那人身形立時倒翻，鞭也脫手，落在龍城璧掌中。

剎那間，銀槍又巳急刺而來，射向龍城璧的胸膛。

龍城璧沒有閃避。

「鏗鏗鏗」一陣聲响，雪刀連接四槍，反而把那人逼退開去。

漆黑的鑌鐵拐，却也同時一左一右，急掃龍城璧雙膝，招式之狠辣，計算之準確，堪稱罕見。

龍城璧冷冷一笑，身子拔飛，頭在下脚在上，刀光連接飛舞。

使鐵拐的漢子立刻慘叫一聲，捂胸退下。

他退下去的時候，鮮血巳染滿胸膛。

× × ×

雪刀威力，果然不同凡响。

常孤雁巳親眼目睹，也明白憑自己的武功，絕對接不下浪子三刀。

但他却全無退縮之意。

他還有十幾個厲害的殺手，龍城璧武功再高，但好漢怕人多，常孤雁還是認爲自己可以穩操勝券。

他是常刲花的堂弟，江湖閱歷相當豐富。

他巳看出，那個灰袍僧人並不尋常，但他估計己方的力量，足可同時把這僧人收拾下來。

「殺！」他下令，全都豁出去，誓要擊敗雪刀浪子，擒拿灰袍僧人。

× × ×

滌心大師雖然手中只有一串唸珠，但這却巳是厲害之極的暗器。

常孤雁縱使沒有太輕視他，但還是想不到，滌心大師的唸珠，居然輕描淡寫的，就放倒了己方七八人。

常孤雁的優勢漸漸消失，他開始無心戀戰。

他悄悄退下，冷不防一隻鳥爪也似的手，突然套住了他的咽喉。

常孤雁面如土色，目光充滿了恐懼。

他望着一個人，而這人也目不轉睛地望定了他。

那是一個高逾七尺，身材瘦長的中年人。

他穿着一襲錦袍，但這錦袍却未免是太寬闊一些，穿在他瘦骨嶙峋的身上，整個人看起來就像是一座衣架。

他的眸子並不怎樣閃亮，而且還有點白濛濛的，彷彿籠罩着一重霧氣。

滌心大師巳完全控制了戰局，剩下來的幾人，也巳給龍城璧反逼得險象環生，再無初時那股銳氣。

滌心大師忽然喧一聲佛號，目注那錦袍人道：「施主就是魔客？」

錦袍人冷冷地說道：「大師雖然是出家人，但眼力却比鷹還更銳利，對於江湖上的人和事，也似乎瞭如指掌，佩服！佩服！」

這番說話，無疑巳默認，自己就是地殺裏的老大——魔客。

滌心大師沉聲道：「爲了追殺雪刀浪子，聽說你們巳損折不少高手。」

魔客瞇着眼睛，道：「這是咱們的事，你這個出家人少操心。」

滌心大師合什嘆道：「這不嫌太浪費寶貴的生命嗎？」

魔客道：「咱們既巳接下了這椿買賣，就算全軍盡墨，流盡最後一滴鮮血，也要殺了雪刀浪子。」

滌心大師嘆道：「寃孽！寃孽！」

魔客的手仍套在常孤雁的脖子上。

常孤雁不敢動，他知道，只要套在脖子上的手稍加一點勁，這一輩子立刻就完了。

他還不想死。

魔客看了他一眼，忽然說：「你去殺了這和尚。」

說完這句話之後，常孤雁脖子上的壓力驟然消失，但却再也無法避免跟這和尚決一死戰。

他吸了口氣，手一抖，珍珠刀颯的一聲，疾劈出去。

刀光閃閃，一道又一道的飛向滌心大師。

常孤雁一口氣就巳連環攻出二十一刀，刀勢迅急而狠辣，大有「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決心。

魔客却在這時候嘆了口氣。

「該死！該死！」他喃喃道：「這種刀法，怎能殺得了這和尙？」

話猶未了，一顆佛珠巳射入常孤雁的咽喉。

× × ×

常孤雁死了，死不瞑目。

他何嘗不知道，自己並非滌心大師之敵？但魔客却逼他出手。

這也不啻是逼他去送死。

所以，結果他只好死了，死在一顆渾圓而冰冷的佛珠下。

魔客沉默了很久，才說：「大師神功蓋世，但若爲了雪刀浪子而跟地殺結下樑子，實在是太不值得了。」

滌心大師道：「値得不値得，見仁見智而巳。」

魔客道：「大師若一意孤行，咱們只好在手下見過眞章！」

滌心大師道：「貧僧隨時奉陪。」

龍城壁却道：「不，這是在下的事，大師巳幫忙甚多，這一陣，就由在下出戰好了。」

滌心大師沉默了片刻，龍城壁巳迎了上去，冷冷的瞧着魔客。

魔客乾笑着，道：「你是不是要比刀法？」

龍城壁道：「任悉尊便。」

魔客道：「我也有刀。」

龍城壁：「我沒看見。」

魔客道：「你不必看見，等到你看見的時候，你巳經是個死人。」

龍城壁冷冷道：「是飛刀？」

魔客怪笑，道：「聰明，果然絕頂聰明！」

龍城壁不再說話，一刀揮出。

刀光暴閃，魔客立時狼嗥般怪叫一聲，身子一冲丈二。

龍城壁第二刀再刺出。

魔客的飛刀也巳同時出手，疾射向龍城壁的咽喉。

雪刀刀勢一轉，「叮」一聲响，一柄精鋼打造的飛刀一分爲二，向兩旁飛了出去。

魔客又是發出一聲怪笑，袍袖飛揚，接着突然全身發光。

說清楚一點，發光的並不是魔客的身體，而是他的暗器。

由於在那一剎那間，他發出的暗器實在是太多了，是以一時間令人甚麼也看不見，只能看見他全身週圍精光閃閃。

魔客並不是只有飛刀，他身上還有十三種厲害暗器。

而在剎那間能够同時射出十三種一百五十二枚暗器的人，江湖上也好像只有他一個。

龍城壁能够擋住這一撮無孔不入的暗器嗎？

× × ×

暗器有如驟雨，又像是一窩瘋狂的毒蜂，在電光石火間罩向龍城壁。

這幾乎是完全無懈可擊的暗器攻勢。

然而，這也是「幾乎無懈可擊」而巳，事實上，暗器功夫也和別的武學招式一樣，不可能眞的達到十全十美，必勝必殺的地步。

所以，魔客的暗器攻勢，仍然是有破綻。

但天下間又有幾人能看出破綻在甚麼地方？而且，就算看見了，在那短短一瞬間，又有多少人能及時反擊過去？

只要對方稍有半分猶疑，魔客的暗器巳足言勝。

就算對方沒有半點遲疑，但應變手法稍有出錯，也同樣是必敗必死無疑。

每一件暗器都是見血封喉，絕對沒有解救的機會！

而使用這種暗器的，當然也是胆色過人，技藝超羣之輩，否則，稍一出錯，給自己的暗器弄傷了一點，也同樣無法活命下去。

魔客當然是高手，他若非技藝巳達爐火純靑之境，也不可能一下子就發射出這許多暗器。

暗器從他袖中、掌心、指縫、靴底、腰帶中射出，每一件都可以在彧傾之間結束敵人的性命。

但他還是太輕視了龍城壁的刀。

在暗器光芒驟閃之際，雪刀巳化出一蓬刀網，龍城壁的人也巳貼伏着地面，疾翻過去。

刀光暴閃，最少四分之一暗器被雪刀擊落，其餘的俱在龍城壁的上空飛過。

——貼伏地面衝過暗器網，這是唯一可以險中求勝的方法。

但江湖上又是多少人能一眼看得出這一點？

× × ×

此刻龍城壁臨敵經驗之豐富，巳比初出道的時候强勝不知多少倍。

他選擇的方法雖然冒險，但却也是最正確的。

當然，他必須完全避開或者擊落每一件向他飛過來的暗器，而在行動中，他絕不能有半點出錯。

一錯就得死！

× × ×

武林中人絕不可以出錯的一刻，也許就是決一死戰的時候。

在別的事情上，錯了也許還可以亡羊補牢。

但決戰出錯，結果必然就是賠上了一條性命。

魔客志在必殺龍城壁，而龍城壁到了這種生死關頭上，也絕不會手下留情。

誰出錯，誰就死。

魔客以「千手暗器」的功夫力逼龍城壁，就是要他在無數暗器齊發之下出錯。

那怕只是一點點的錯誤，對魔客來說巳很足够。

而且，他認爲這是必然的，龍城壁絕不可能在這種暗器攻勢之下，完全沒有出錯。

魔客的確如此認爲，可是，這却也錯了，而且是致命的錯誤！

× × ×

龍城壁沒有錯，他的每一個動作，都彷彿曾經千百次的預習，處處配合得天衣無縫。

魔客絕不是要跟他比刀，也不是憑着一柄飛刀就去殺他。

在他身上，早巳暗藏厲害無匹的歹毒暗器。

他有絕對的把握，可以親自完成追殺雪刀浪子的任務，雖然，他知道，這是一次賭博。

可是，他失敗了。

他的暗器巳蓄銳發出，但却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

他只是看見，一蓬燦爛、雪白如銀的刀光，在自己的眼前飛過。

他立刻伸手摸向自己的臉龐。

他的心冷了，手却是濕濡的。

他沒有再看見第二道刀光，因爲龍城壁巳飄然離去，風雪之刀也巳入鞘。

魔客滿手鮮血，滿嘴苦澀，帶着難以置信的表情，僵硬地倒了下去。

「阿彌陀佛！善哉！善哉！」滌心大師的聲音又沉重地响起。

龍城壁沒有勝利者的那種興奮，對他來說，殺人從來不是一件値得驕傲的事。

雖然，魔客死不足惜，甚至可說是該死有餘。

× × ×

龍城壁要走了。

但滌心大師却留住了他：「既巳來了，何不到小寺盤桓片刻？」

龍城壁考慮着。

滌心大師又說：「施主是不是需要一匹馬？」

龍城壁點頭。

滌心大師道：「小寺內有良駒數匹，施主不妨用過齋菜之後，再行選取一匹策騎。」

龍城壁道：「飯菜是不必了……」

滌心大師道：「施主有要事在身，貧僧本來不便勉强，只是，寺中有一人，欲與龍施主相晤。」

龍城壁一怔，道：「此處有人欲見在下？」

滌心大師點點頭：「這位施主姓衞，本月十八便要我成親……」

「是衞空空？」龍城壁不由露出詫異之色。

滌心大師道：「正是江湖上人稱『偸腦袋大俠』的衞空空。」

衞空空居然會在這寺院裏，龍城壁實在是大感意外。

那麼，就算龍城壁有再緊急的事，也非要看個究竟不可，而且，他本來就是趕着去喝衞空空的喜酒。

所以，他留了下來。

× × ×

滌心大師帶引着龍城壁，來到了寺裏的德葉亭下。

德葉亭是一座形式古雅的八角亭，亭中是石櫈、石桌，四週遍植奇花異草，又有假山流水，景緻相當不錯。

兩人只是坐下一會，就有兩個小沙彌，捧上素菜四式，另有香茗、溫酒。

龍城壁並不志在吃喝，他只想見衞空空。

滌心大師却首先舉箸，道：「衞施主很快就可以出來，若不嫌齋菜素淡，先行用飯如何？」

龍城壁心不在焉地挾了一箸齋菜，道：「衞空空是不是出了事？」

滌心大師喝了一口茶，嘆運：「實不相瞞，衞施主正在偏殿中，由本寺滌玄師兄，爲他療傷。」

龍城壁臉色一變：「衞空空怎會受傷的？」

滌心大師道：「是易我容冒充施主，衞施主一時不察，爲其所害。」

龍城壁立刻放下筷子，說：「他在哪裏？」

滌心大師嘆了口氣，說道：「施主不必焦慮，滌玄師兄一定可以治好他的傷勢的……」

龍城壁焦急地道：「不！我要見衞空空……」

他好像有點衝動，甚至立刻就要衝出這座八角亭，但滌心大師却攔住了他，說：「在沒有包紮好傷處之前，你最好不要看，他……」

這番說話，無疑巳表明，衞空空的傷勢，實在相當嚴重。

龍城壁抽了口冷氣，就在這時候，一個白袍僧人，面上木無表情地，一步一步走了過來。

最令人觸目驚心的是：僧袍本雪白，但却巳染上了斑斑血跡！

「這位是不是滌玄大師？」龍城壁急問。

滌心大師神情肅穆，道：「他就是滌玄師兄，他是本寺醫道最高明的……」

白袍僧人却忽然大哭起來。

「我不是滌玄！我是個飯桶！」他好像有點不大正常，似乎受到極沉重的打擊，「誰說我是佛門華陀？哈哈哈！混帳！他媽的眞荒謬絕頂，哈哈……嗚嗚……嗚嗚！」

他哭了又笑，笑了又哭，不但有點不正常，簡直是好像瘋了。

龍城壁臉色驟變，上前大聲道：「衞空空怎樣了？」

滌玄止住了哭聲，忽然又笑了起來：「你怎麼不問我怎樣了？難道你關心死人更多於活人嗎？哈哈……嗚嗚……」

他仍然是那一套，哭了又笑，笑了又哭。

龍城壁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你是說……衞空空巳經死了？」

滌玄怪叫一聲，道：「對啦！你說對啦！是我這個半途出家的混帳和尙醫死他的，你是不是要爲他報仇？」

龍城壁搖搖頭：「我不想，你也不是眞的存心害死他，他在那裏，帶我去！帶我去！」

滌玄大師的眼睛在發光，就像是一頭瘋牛：「我這個半途出家的和尙固然混帳，你也他媽的混帳之又混帳，你若是一點來，把他送到醫谷交給時九公醫治，他一定不會死，他只不過挨了別人十八九刀而巳！」

「十八九刀……而巳？」龍城壁連聲音也變了。

滌玄大師又在破口大罵，但他並不是在罵人，而是在罵自己。

罵甚麼？

他在罵自己「醫死了人」。

瀟心大師沉重地嘆了口氣，在龍城璧的耳朵邊輕輕說道：「瀟玄師兄天生慈悲心腸，連蟻也不曾踩死一隻，衞施主身受重傷的時候，他本來很有把握可以把他治好，但現在……現在……」

說到這裏，他的聲音也是顯得難過之極。

瀟玄大師却在這時候，向龍城璧撲了過來，大聲道：「你是不是雪刀浪子？」

龍城璧只好點頭。

瀟玄突然跪下來，抱住他的腿：「是我這個和尚害死衞施主的，你快殺了我！你快殺了我！」

他又哭了起來，聲淚俱下。

龍城璧能殺他嗎？

那當然是絕不可能的。

可是，這種本來「絕不可能」發生的事，却偏偏居然發生了！

雪刀眞的出鞘，在令人意想不到的情況下，一刀劈開了瀟玄大師的臉龐。

瀟玄大師沒有發出慘叫，因爲這一刀已把他的嘴巴劈掉，連舌根也斷了。

這一刀當然致命。

但瀟玄的手中，也有一件絕對足以致命的武器，那是一筒毒弩。

這種機簧暗器，只要一發射出來，射中的人幾乎是絕無生存下去的機會！

瀟玄沒有發射這種暗器。

他並不是不想發射，而是沒有這個機會。

風雪之刀來得實在太快，太突然，瀟玄大感意外，就像是正在裝設陷阱的獵人，忽然發覺猛虎的利爪已插入自己背後！

銀盾金槍鬥雪刀

（一）

瀟玄已死，無論是誰中了這一刀，都一定必死，立刻就死。

刀光一閃，他的性命立刻就已結束。

瀟心大師的神情忽然變得很肅索，他長長嘆了口氣，才道：「雖然他的計劃失敗了，但他的表現已相當精采。」

龍城璧緩緩道：「你更精采。」

瀟心大師道：「精采又如何？你還是沒有上當。」

龍城璧道：「要殺一個人，有時候很容易，但有時候却很難。」

瀟心大師道：「這要視乎對手是誰而定，你若不是雪刀浪子，早就已死在我們的手下，可以說，你是我們所遇上最難殺的一個人。」

龍城璧道：「可惜你們已騎虎難下，容易殺固然殺，極難殺也得殺。」

瀟心大師乾笑着：「你現在該知道我是誰了？」

龍城璧淡淡道：「不是現在，而是一開始的時候，我就已知道，你絕不是一個眞正的和尚，更不會是這寺院的方丈。」

瀟心大師淡笑一聲：「我們在甚麼地方露出了馬脚？」

龍城璧道：「首先，在佛殿裏的和尚，是假和尚。」

瀟心大師道：「何以見得？」

龍城璧道：「他們的頭刮得太乾淨，而且每一個頭都是剛刮掉不久的，此外，他們對唸經並不怎麼在行，其中有一兩個還滿身酒肉氣味。」

瀟心大師瞳孔收縮：「你不但眼睛銳利，鼻子也靈得很。」

龍城璧道：「在我踏入寺院的時候，已發覺四週有點不尋常，結果，我看見石階上有點血漬，顯然是這裏曾經發生過血案，接着，在銅鼎之下，更發現一枚斷指，和一些血漬，而這些血漬，是曾經冲刷過，但却仍然有少許留存下來的。」

瀟心大師道：「憑着這點小小的綫索，你認爲這裏發生過甚麼事？」

龍城璧冷冷一笑：「你應該比我更清楚。」

瀟心大師道：「你很聰明，早已知道這裏的和尚，已給我們殺得一個不剩。」

龍城璧道：「你們已算準了我一定會來到這寺院，那茶館的老闆，當然也是你們的人。」

瀟心大師承認：「你說的不錯，這的確是我們訂下來的計劃。」

龍城璧道：「爲了要讓計劃順利完成，你儘量爭取機會，讓我信任你和瀟玄的說話，甚至不惜犧牲手下性命，來使我入彀！」

瀟心大師道：「這朱瘋子的意思。」

「朱瘋子就是瀟玄？」

「不錯，他殺人的手法，向來神出鬼沒，出人意表，」瀟心大師嘆道：「但這一次，他失敗了，當他想用弩筒殺你的時候，我已知道，你已看穿了他的詭計。」

龍城璧道：「你知道我的刀一定會比他的暗器更快？」

瀟心大師道：「朱瘋子只是憑着詭計才有機會殺你，但他抱住你雙腿的時候，我已看見，你根本就無動於衷，而且眉宇間還冒出了一層殺氣。」

龍城璧道：「你的眼光也很銳利，否則，也不可能把地殺這個組織弄得有聲有色。」

瀟心大師淡淡道：「不錯，我才是眞正的魔客，在寺外死在你刀下的，其實是地殺裏的『千手先生』吳若濤。」

龍城璧皺了皺眉，道：「難道你不認爲，這樣會太浪費地殺的人材？何不集中力量，同時向在下展開圍攻，還不是更有把握嗎？」

魔客撫着臉，沉吟了半晌才慢慢地說道：「我也是人，而只要是人，就一定會有某種弱點。」

龍城璧道：「你的弱點是甚麼？」

魔客乾笑道：「你認爲我會把自己的弱點說出來嗎？」

龍城璧道：「你會的，因爲你還沒有把我這個人放在眼內。」

魔客道：「也許，我的確曾經沒有把你放在眼內，但你既然能先後殺了吳若濤和朱瘋子，我可不能不刮目相看了。」

龍城璧已漸漸明白過來：「你的弱點，也許就是好勝，你要證明，自己一個人就可以殺了我，而吳若濤、朱瘋子之流，根本就無法完成任務。」

魔客目露讚賞之色：「想不到，你比我想像中還要聰明得多。」

龍城璧苦笑一下，道：「就算一個人再笨，當他受過太多折磨之後，都一定會漸漸變得聰明起來的。」

魔客怔怔地瞧着他，過了很久，才忽然嘆息着說：「當初，我索取的酬金已極高，但現在算起來，即使今天能順利完成任務，把你的頭顱割下來，我幹的仍然是賠本生意。」

龍城璧道：「賠本雖然不妙，但比起賠命來說，還是好得多的。」

魔客道：「你認爲我會賠命？」

龍城璧道：「很難說，在沒有動手之前，我可沒有必勝你的把握。」

魔客道：「說得好坦率，我也是一樣，沒有十足的把握可以殺你。」

龍城璧道：「既然沒有把握，何以要冒這個險？」

魔客道：「江湖上的人都知道，你是個很喜歡冒險的人，而我也是一樣。」

龍城璧道：「若非親耳聽見你這樣說，我還一直以爲魔客是個很穩重的人。」

「誰說我不穩重？我不穩重還能活到今天嗎？」魔客咳嗽了幾聲，緩緩接道：「但再穩重的人，也會有冒險的時候，而我，也許是具有兩種脾氣，穩重的時候穩重到不得了，冒險的時候却會把生死置於度外。」

龍城璧嘆了口氣，道：「無論你這個人是好是壞，但却眞有點英雄氣概。」

魔客道：「武林中死得最快，死得最多的，往往也就是很有英雄氣概的人。」

龍城璧道：「自古文人相輕，武人相惜，但相惜者却常互相殺戮，這豈非也是很可怕，也很可悲的事？」

魔客道：「死亡並不可悲，可悲的是人類對死亡的恐懼。」

龍城璧默然。

過了很久，他才問魔客：「你的武器在哪裏？」

魔客淡然道：「就在這亭子之上。」

語聲未落，人已躍出亭外，在亭頂上抓起了一面銀盾，一支四尺金槍。

銀盾金槍，互相輝映，各自閃耀着刺目的光芒。

龍城璧不由脫口讚道：「好兵器。」

魔客道：「其實最好的兵器，就是雙手，雙手不靈，再厲害的兵器也會變成爛銅廢鐵。」

龍城璧目光一落，道：「衞空空的喜酒，我也許沒有機會喝了，但我却有個要求。」

魔客道：「想不到你也有求人的時候，說罷。」

龍城璧道：「你若不幸敗在我刀下，能否把要殺在下的人說出來？」

魔客道：「不可以。」

他說得斬釘截鐵，可說是斷然拒絕。

龍城璧沒有露出失望的神色，反而微微一笑，道：「就憑你這一句說話，已證實，你果然眞的是魔客。」

魔客手中銀盾一揚，笑道：「若不是本行業規矩如此，我眞的很想告訴你，是誰花銀子要取你性命。」

龍城璧道：「這一點，我不怪你，但你能否在決戰之前，讓我看看你的廬山眞面目？」

魔客一楞，半晌才道：「果然好眼力，連南海門的易容術也瞞不過你。」

龍城璧淡淡道：「連常勝刀和『千手先生』也認不出你就是他們的老大，可見在你的臉上，必然曾經加以易容。」

魔客道：「想不到浪子也心細如髮，佩服！」

說着，把銀盾放下，以左手抹面，不久，他臉上的形貌就變了，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

但這張臉孔對於龍城璧來說，仍然是陌生的。

魔客目光直視着他：「現在你滿意了罷？」

龍城璧嘆道：「我還能說不滿意的話嗎？」

魔客的目光漸漸變得冰冷無情，他的聲音也是一樣：「希望魔客的武功，也能令你滿意。」

（二）

銀盾護身，金槍殺敵，這確是很理想的一對武器。

龍城璧不敢托大，風雪之刀早已出鞘，凝神注視魔客的任何動作。

「嗨！」魔客身形突然一倒，銀盾伏地，身若葫蘆般滾出去。

在銀盾掩護下，他整個人的身子看來就像是一團肉球。

但這團肉球的動作一點也不笨拙，「嗤」一聲响，四尺短金槍已從銀盾側刺出，怒射向龍城璧的胸膛。

龍城璧急退三尺，同時刀光亂閃。

魔客身形一展，由一團肉球化作大鵬展翅，金槍同時挾着驚人的去勢，疾攻龍城璧咽喉。

人似隼鷹，槍似毒蛇，着着招式有如狂風驟雨，好不厲害。

龍城璧身形急變，刀勢也由剛轉柔，不求急功，先求自保。

魔客睹狀，可不客氣，「呼」的一聲，銀盾也當作外門兵器使用，砸向龍城璧的腦袋。

別小覷這面銀盾，它的份量可不輕，倘若給它重重砸中，就算不腦漿四溢，最少也會立時暈死過去。

在這時候，「暈死」也就是死！

龍城璧一瞥見銀盾砸了過來，立時大喝一聲，一刀砍了過去。

這一刀砍得結結實實，盾面爆出了一蓬星火。

以刀全力擊盾，吃虧的自然是前者。

雖然刀是風雪之刀，但這面銀盾堅固異常，要砍開它，却是絕無可能的事。

當然，雪刀也絕不會崩缺，但握着雪刀的手，却必然很不好受。

功力稍差一點的，說不定會虎口迸裂，血流不止。

但龍城璧却還不致如此差勁，一刀砍盾後，刀勢一旋，又已急削魔客握槍的右腕。

錚錚兩聲，金槍有如暴雨飛散，霎眼間已刺出十五槍，這一下子連消帶打，反而把龍城璧逼退丈二。

槍聲呼呼，忽然槍轉如輪，使出一式「睥睨天下」。

這一招槍法，創自金陵岳家，昔年「雙槍定中原」岳冠宇，就是憑着這一式「睥睨天下」，在漓江武林大會上，勇挫「

廣西三怪」，成爲漓江義勇盟的總盟主。

其實，岳冠宇並不志在成爲甚麼盟主，只是想對付「廣西三怪」而已。

至於金陵岳家與廣西三怪的糾葛，與本故事無關，暫且不提。

但這一式「睥睨天下」的槍法，却已深受江湖中人所津津樂道。

却想不到，魔客居然也懂得這一式槍法！

難道說他與金陵岳家，有甚麼淵源不成？

龍城璧不知道，甚至看不出，這一槍居然就是那一式「睥睨天下」！

× × ×

魔客是武林中的「鬼才高手」。

他與岳家並無淵源，但却曾經見過岳冠宇使用過這一式「睥睨天下」的槍法。

這一槍看似容易，其實却暗藏七道殺着，而且每一着也蘊藏若干變化。

要怎樣去殺敵，全要看當時的情況而定。

但魔客居然一着就已看得很透澈，他把這一槍的殺着和變化都記在心裏，然後潛心研究，終於也懂得怎樣使用這一式槍法。

雖然，和岳冠宇的雙槍，必然有所不同，但威力却絕對不會稍爲減少。

這一直是魔客最引以爲榮的武學招式，而且，他已憑着這一式偸學回來的槍法，殺敗了五位在武林中極具身份的高手。

龍城璧會不會是第六個？

× × ×

金槍淩厲的殺人招式已使出，龍城璧眼色一變，他知道這已是拚命的時候。

魔客這一槍，幾乎可以說是無懈可擊的。

龍城璧本不想再退，但却還是不能不退。

老實說，面對這一槍，若能够卸開去，還是不要硬接的好。

他這一退，似是勢所必然，又似是根本再無選擇的餘地。

魔客眼中分明，立刻逼前，銀盾金槍同時撲向龍城璧。

龍城璧腰一折，雙腿屈起，人從石桌上翻滾開去。

銀盾已壓下，「蓬」然一聲巨响，連石桌也給銀盾撞裂，龍城璧若是閃避稍慢，情況實在是難以想像。

銀盾能守能攻，而金槍的聲勢更加驚人。

人似鬼魅，槍似雷霆，這位眞正的魔客，比起那個「千手先生」吳若濤，厲害得多了。

但他那一式「睥睨天下」的絕招，却還是未能把龍城璧收拾下來。

魔客不由面色一變，一聲暴喝，攻勢又再展開。

龍城璧身形如飛，人已退出亭外。

魔客沒有追出去，手一揚，銀盾居然射出了一蓬毒針。

龍城璧一個鷂子飛天，人已在亭頂之上。

魔客耳聽風聲，身形急向後轉，颼的一聲，金槍向左後方暴刺過去。

他以耳代目，已聽準龍城璧是從頂亭左後方跳躍下來，這一槍可說是先發制人，出手迅速而準確。

這一槍好威猛，好準確，也好快！

槍鋒從龍城璧胸前飛過，一下裂帛之聲，他給這一槍擦開了一條血槽。

好疼！

但更疼的却是魔客，因爲就在他刺出這一槍的時候，風雪之刀已經砍在他的頭上。

魔客臉上的表情，刹那間完全僵硬。

「這……這就是八條龍……刀法？」

他的聲音充滿了蒼凉、疲倦之意。

龍城璧也是一面倦容，緩緩道：「這是飛龍鑽海。」

魔客仰眼向上望，却望不見天，只是看見亭頂。「好刀法，今天雖然敗了，却敗得痛痛快快，心悅誠服，哈哈……」

笑聲未已，突然臉如紙白，蹌踉跌倒，撞向石桌。

石桌本極牢固，但給他這麼一撞，居然嘩啦嘩啦的倒塌下去。

是不是他臨死前還要運勁碎桌，來「以壯行色」？

非也！此石桌之坍塌，是因爲剛才激戰之際，銀盾曾擊中石桌，此石桌已有塌倒之勢，如今經此一撞，遂告提早倒塌而已。

龍城璧嘆息一聲，以手捫胸，坐在亭下。

魔客已死，地殺追殺的行動，該已告終。

但眞正要追殺龍城璧的人，仍然伺機待發。

龍城璧不怕死，但却不能白白送死，也絕不能在這個時候死。

他胸膛有傷，但他最關心的，却不是那一點皮肉之創，而是他貼身收藏好的一塊木頭。

那正是武林中不少人欲奪取的王朝木令！

× × ×

王朝木令已染滿血，龍城璧的血。

他把木令拭抹乾淨，臉上的神情有點茫然。

爲了這木令，他被武樂王府中人視爲不可饒恕的盜賊，接着，又有地殺的殺手，不斷窮追猛打，要取他的性命。

但龍城璧沒有後悔，而這一切，本已在他意料之中。

他拿着這塊具有重大意義和價値的木令看了很久，才又把它小心藏好。

他的胸膛還在淌血。

雖然，他不害怕死亡，也不害怕流血，但爲了要應付將來發生的事，他必須好好保護自己。

幸好時九公剛給他兩瓶藥散，而其中一瓶，是經過精心研究，在半年前才煉製成功的金創藥。

連時九公也在半年前才能成功煉製出來的金創藥，自非一般可以比擬。

龍城璧的傷勢，並不怎樣嚴重。

但這座寺院，却已遭遇到一場可怕的浩刦，寺裏的和尚，無論是老是少，一律給地殺中人殺得乾乾淨淨！

龍城璧想到這裏，心頭的沉重有如巨石。

——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這是何等悲哀，又何等無奈的人間慘事？

（三）

寺中果然有馬，而且是好馬。

只是，從前小心飼養馬兒的和尚，俱已歸登極樂世界。

龍城璧把三匹馬放了，然後選擇了一匹黑馬，踏上道途。

他要赴宴，衞空空的婚宴。

朱瘋子製造驚心動魄的故事，說衞空空死了，却沒想到，龍城璧早已看穿了他們的詭計。

衞空空現在怎樣了，他一定是喜氣洋洋地，準備做新郎倌罷？

× × ×

五月十八，是衞空空成親大喜日子。

七層雲霧峯珠璣山莊薛三小姐出閣，而且新郎倌又是名滿天下的偸腦袋大俠，到賀者自然大不乏人，場面可說是空前熱鬧。

尙幸珠璣山莊佔地廣闊，雖然賀客從四方八面蜂湧而來，但仍然可以應付。

衞空空穿着一身吉服，臉上喜氣洋溢，在山莊裏備受羣雄觸目。

當然，珠璣山莊的長老，也已有所防備，他們必須提防有人魚目混珠，混了進來圖謀不軌。

這也難怪，衞空空在江湖上，廣交朋友，却也樹立了不少仇敵。

而且，樹大招風，若說有人存心前來鬧事，那也是不足爲奇的。

× × ×

衞空空是江湖上著名的「酒囊」，但他現在還很清醒，因爲直到目前爲止，他還沒有喝過一滴酒。

珠璣山莊的長老，對他都很敬重。

還有與衞空空齊名於武林的醫谷谷主許竅之，也是珠璣山莊很受歡迎的賓客。

許竅之一早就來了，但他却沒有跟衞空空講太多的說話。

他只是和薛白雲詳談。

薛白雲是新娘子薛惜瑤的堂兄，爲人正直，很有江湖義氣。

衞空空今天也眞够忙了，他也無暇與許竅之說些甚麼，雖然，他們可說是生死之交。

賀客越來越多了。

新郎倌已準備好，即將與新娘子拜天地。

就在這時候，一個白髮老人，在大堂外與兩個黃衣劍客發生爭執。

那兩個黃衣劍客，大多數的人都認得，那是黃山派的高手「九霄雙絕」秦笙和趙去疾。

秦笙比較深沉，趙去疾却是火爆脾性，一點不惬意，就要動手傷人。

黃山派是名門正派，但趙去疾的作風，却爲一般武林人仕所詬病。

這時候，咱們與人發生爭執，最激動的當然也就是趙去疾。

只見趙去疾戟指怒罵那白髮老人：「俺還認得你，是你在骰子上動了手脚，騙了咱們二千兩金子！」

白髮老人冷冷一笑：「小兄弟，你是不是輸瘋了？老夫從來不愛賭錢，幾時贏過你們銀子？」

「不是銀子！是金子！」趙去疾更正說。

白髮老人嘿嘿笑道：「這是越說越無稽了，老夫是個一窮二白的山川草夫，何來金子？」

趙去疾怒道：「你也許沒有金子，但騙了咱們的金子，這不就有了嗎？」

他們越爭吵越激烈，珠璣山莊的兩位長老連忙上前排解。

上前排解的兩位長老，一個是薛尙貴，另一個是薛梓霖，都是珠璣山莊裏身份和武功俱極高的前輩人物。

薛尙貴是認得「九霄雙絕」的，但對這個白髮老人，却是陌生得很。

「這位老丈，請教高姓大名？」薛尙貴似乎很客氣，但也不啻是在查問對方的來歷。

白髮老人抱拳一笑，道：「老夫是河北商鐵夫。」

薛尙貴皺了皺眉：「原來是商先生，久仰！久仰！」

他口裏說「久仰」，但心中却是疑雲大起。

「商鐵夫」這個名字，他是從來沒有聽說過的，甚麼「久仰久仰」，實在滑稽得很。

薛尙貴說得滑稽，薛梓霖可不跟着他胡言亂語。

「商先生，實在說一句，咱們從未見過尊駕，也沒聽過尊駕的名字，商先生既是賀客，未知身上可帶備賀帖？」

商鐵夫冷冷一笑：「是衞大俠親自到河北邀請老夫的，這新郎倌當時也沒有給老夫甚麼喜帖。」

「荒謬！這簡直是一派胡言！」薛梓霖白眉一揚，喝道：「此人來歷不明，把他拿下了！」

「且慢！」商鐵夫冷冷一笑，「你們若不相信，何不叫衞大俠出來證實一下？你們告訴他，是河北商鐵夫來了！」

薛梓霖正要喝罵，突聽一人朗聲道：「薛長老，這是一場誤會，商老先生確是晚輩親自邀請的。」

薛梓霖呆住了，連耳根也爲之一陣發熱。

商鐵夫哈哈一笑：「衞老弟，河北一別之後，今天你是俊俏多了！果然是春風滿面，喜事重重！」

衞空空的臉發出了光，笑道：「難得商老前輩蒞臨，晚輩要好好跟你老人家學習。」

黃山派兩劍客頓感面目無光。

原來在主人家的面前，他們居然一點也比不上這個老騙子。

只見趙去疾一言不發，面有怒容，秦笙却似是勉强忍耐着，忽然抱拳向衞空空告辭。

這一告辭，當然是很沒趣的。

衞空空居然一點也不挽留，任憑這一對劍客揚長而去。

一般賓客，甚至是珠璣山莊中人，莫不大感奇怪。

這對劍客怎麼如此氣量狹窄？這個叫商鐵夫的老者又是何許人也？

在滿堂賓客中，有一個號稱「北獅王

」的武林大豪姚方亮，他是河北武林上有頭有臉的人物，但當人們向他詢問及商鐵夫到底是何方神聖的時候，他却也只能苦笑、搖頭，無法作答。

這悶葫蘆也眞够神秘了。

× × ×

一對新人已拜天地。

婚宴即將隆重擧行，羣雄巳漸漸把商鐵夫的爭執漸漸忘記。

衞空空很愉快，臉上不斷出現發自內心的喜悅笑容。

新郎倌多半是這樣子的，愁眉苦臉的不是沒有，例如「北獅王」姚方亮成親的時候，一張臉孔拉得比馬臉還長。

因爲他討老婆是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情況下完成的，而這個老婆，却是他一見就倒胃的「金豬女」。

「金豬女」姓金，名叫珠珠，名字本來很動聽，但她長得又胖又醜，人們都謔稱她「金豬女」。

姚方亮當然不會喜歡這麽樣的一個女人，但却無法不答應成親。

因爲他的老子，欠下了金豬女的父親三萬兩銀子，倘若不成爲親戚，說不定他馬上就要吃官司了。

但金豬女却是福氣很不錯的女人，她一進姚家，就爲姚方亮生下了三個白白胖胖的兒子。

接着，姚方亮開設的鏢局，生意蒸蒸日上，而他自己在河北武林中，也漸漸大有名氣。

可是，他怎樣也想不起，河北武林怎會弄出一個商鐵夫出來。

× × ×

開席時，衞空空東張西望，似有所等待。

許竅之來了，唐竹權等人却還是不見影踪。

衞空空知道他一定會來，但却想不到他們直到這時候還沒趕上。

他臉上的笑容漸漸少了。

他並不是在生唐竹權的氣，而是實在担心。

幸好，他的担心是多餘的，唐竹權、司馬血、時九公、唐竹君，還有刀道人、柳倩倩、柳逍遙、楚化淳、卓玉星，他們終於全都來到了珠璣山莊。

他們並非同道而來，但却在七層雲霧峯下遇上，遂聯袂走入珠璣山莊。

雖然，這些人之中，其中數人並未接獲喜帖，但在唐竹權和時九公的帶領下，就算是帶來一羣野獸，也同樣可以進入珠璣山莊。

唐竹權是杭州老祖家唐老人的長子，固不必說，時九公更是天下第一號神醫，雖然此老脾氣古怪，但却極獲珠璣山莊全體長老一致尊崇。

衞空空這一來，眞的是喜上眉梢了。

雖然，他並不認識卓玉星和柳氏兄妹，但在唐竹權和時九公引見下，他對這三人可說是印象良佳。

至於楚化淳和刀道人，衞空空却是早已相識，尤其是楚化淳，更是衞空空初出道江湖的時候就巳結識的老朋友。

這一夜自然是賓主盡歡，不醉無歸。

× × ×

這是珠璣山莊最歡樂的一個晚上。

雖然衞空空巳儘量不鋪張，儘量不驚動一般武林朋友，但到賀賓客，仍然相當擠擁。

賀禮更是堆積如山，擺滿幾張大桌。

有人預料，這一天晚上，很可能會出現不愉快的仇殺血案。

因爲衞空空屢與江湖黑道中人作對，結下不少仇家，若說有人存心要在這時候跟他過不去，那也不是甚麼值得大驚小怪的事。

可是，這一晚却是平安無事。

那個叫商鐵夫的老者也在宴後不知所踪。

衞空空巳是有婦之夫，是晚洞房花燭夜，恩愛纏綿，自是不在話下。

而唐竹權等人，也並未在宴後離去，他們在珠璣山莊西廂客房裏，渡過此夜。

翌日，霧鎖七層雲霧峯，且有微雨。

珠璣山莊本來就巳景緻怡人，在烟雨迷霧下，看來更平添另一種神秘的美感。

婚宴巳順利完成，珠璣山莊外，忽來訪客。

是來遲了的賀客嗎？

不，來的不是賀客，他們帶來的也不是賀禮，而是殺人的武器。

商鐵夫是何方神聖

（一）

薛尚貴和薛梓霖驚聞惡客登門，兩人的臉色都是一片鐵靑。

「斗胆！當眞把珠璣山莊當作無人之境了？」薛尚貴怒容滿面，在兵器架上抓起一根虎頭杖，就向外面衝出去。

薛梓霖緊隨其後，手按五行劍，一言不發，目中也露出了憤怒之意。

但他們還沒有出到山莊門外，就巳給衞空空攔住。

「兩位長老，這是晚輩與歹人的糾葛，晚輩自會處斷。」

薛尚貴臉色一沉，道：「衞少爺，不論對方是找誰算帳，既然殺到本山莊，咱們這些老骨頭就不能置諸不理。」

薛梓霖比較沉着，目注衞空空道：「外面來的是何方神聖？」

衞空空道：「是武樂王府中，隸屬武宮派的高手。」

「武樂王府？」兩老互望一眼，不由失聲叫了起來。

薛梓霖抽了口冷氣，緩緩接道：「武樂王府中人巳多年不曾在江湖上走動，怎麽忽然會來到咱們這裏生事？」

衞空空道：「他們也不是要怎樣生事，而是只想找尋一個人。」

薛尚貴道：「他們要找誰？」

衞空空道：「商鐵夫！」

薛梓霖皺了皺眉，道：「這商老兒到底是甚麽人？」

衞空空道：「實不相瞞，商鐵夫只不過是另一個人的化身，而這人曾經以商鐵夫的身份，在廣西渡過了半年淸靜悠閒的生活。」

薛尚貴一瞪眼：「你怎知道？」

衞空空微微一笑，道：「因爲在那半年裏，我也化名爲商鐵民，充作他的弟弟

，兩人優哉悠哉，共同在桂林山水甲天下之勝地，過着與世無爭，沒有仇殺，沒有紛爭的平靜生活。」

薛梓霖嘆了口氣：「原來河北根本就並無商鐵夫其人，難怪北獅王也爲之瞠目結舌，不知此乃何許人也。」

衞空空道：「但我却很清楚，商鐵夫到底是甚麼人。」

薛梓霖道：「他是誰？」

衞空空緩緩道：「他就是巳失踪三年的雪刀浪子龍城璧！」

「就是他？」薛尚貴吃了一驚：「他眞的就是商鐵夫？」

衞空空點了點頭，笑道：「爲了他下落不明，我和惜瑤的婚事一直拖了三年，想不到在最後關頭，他還是及時趕到，喝這一頓喜酒。」

薛梓霖沉吟半晌，道：「那麼，昨天黃山派的『九霄雙絕』，他們怎會和商鐵夫爭吵起來？」

衞空空冷冷一笑：「甚麼骰子騙局，這只是一派胡言，他們只是在借題發揮，想看清楚商鐵夫是不是龍城璧！」

薛梓霖一怔：「原來他倆早巳懷疑商鐵夫這個老頭兒，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的化身？」

衞空空道：「問題就在風雪之刀！」

薛尚貴却問道：「那商鐵夫沒有帶刀呀！」

薛梓霖立刻截然說道：「他的背後一直揹着包袱，包袱裏包藏着的，分明是一柄刀，但是不是風雪之刀，却無法看得出來。」

衞空空道：「但秦笙却巳起了疑心，所以故意揑造事實，想看看這個商鐵夫會否露出馬脚。」

薛梓霖說道：「可是，他們兩個却走了。」

衞空空冷冷一笑，道：「當他們離去的時候，他們巳幾乎可以肯定，商鐵夫人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薛尚貴道：「難道他們巳看穿了包袱裏的東西，就是風雪之刀？」

衞空空搖搖頭，道：「沒有人能隔着包袱就可以看見風雪之刀，但他們却從我的眼神裏，看出我巳知道商鐵夫是誰？」

薛尚貴道：「這豈非說得太玄妙，太神奇嗎？」

衞空空嘆了口氣，道：「這不是神奇玄妙，而是人之常情，當我驟然發現龍城璧仍然活着，而且還在婚宴上及時出現的時候，心中實在很激動，而這種情緒，在眼神裏是無法掩藏得住的。」

薛梓霖點頭道：「衞少爺分析得很對，秦笙雖然年紀不大，但却機智深沉，他看出商鐵夫就是龍城璧，那是絕對不足爲奇的事。」

薛尚貴隨即接道：「但他是黃山派的人，難道黃山派也要找尋雪刀浪子？」

衞空空道：「『九霄雙絕』雖然是黃山派中人，但誰敢保證，他們不會爲武樂王府的人做事？」

薛梓霖沉吟一會，道：「只是，武樂王府本也是武林白道中一大支柱，何以會對龍城璧苦苦追逼？」

衞空空道：「這十餘年來，武樂王府巳形勢大變，咳，總而言之，說來話長，一時之間，晚輩也無法一一說得清楚。」

薛尚貴說道：「不管怎麼樣，武樂王府中人來意不善，咱們就要跟他們力爭到底。」

薛梓霖却道：「此事非同小可，大家別心煩氣燥，還須慢慢從長計議。」

薛尚貴哼了一聲，道：「人家巳殺上門了，還計議甚麼？」

衞空空道：「兩位長老毋須執拗，這件事晚輩自當一力承担。」

薛尚貴道：「咱們現在巳是一家人，你的事，也就是咱們珠璣山莊的事。」

薛梓霖沉吟着，道：「武樂王府的人既然巳來了，咱們好好歹歹，也要先把他們應付過去。」

衞空空又說道：「唐竹權巳在外面擋駕。」

薛尚貴道：「他擋得住嗎？」

衞空空聳了聳肩，苦笑道：「很難說，因爲對手並非等閑之輩。」

薛尚貴道：「外面說不定正在拚命了，咱們還在這裏呆到幾時？」

說着，虎頭杖一點地，人巳如箭矢般射了出去。

（二）

唐竹權是急先鋒，也是個護門神。

他要追殺敵人的時候，可以一口氣窮追八千里，從南海追上北極。

他也有一夫當關，萬夫無敵之勇，當他負起擋駕之責的時候，無論是誰想闖過他這一關，都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這時候，他守着珠璣山莊的大門，正在把武宮派的人罵得狗血淋頭。

「老子不管你們是甚麼東西，老子也不知道商鐵夫是甚麼傢伙，總而言之，衞空空沒有空，珠璣山莊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隨便進出的地方！」

他嗓子粗豪，語氣也挺够霸道。

大門外，總共來了十個人，其中兩個，就是黃山派的九霄雙絕。

在九霄雙絕的背後，還有四個白袍劍客。

而在他們的面前，則是三個老人，和一個衣飾華麗，面如白玉的美男子。

用「美男子」來形容這人，一點也不過份。

他大概七尺長短身材，朱唇皓齒，在一身華麗衣飾襯托下，看來更是說不出的風流瀟洒。

但在唐竹權眼中看來，對這人的印象却是全無好感。

他心中忖道：「此公雖然俊俏，却是傲氣逼人，他媽的好像只有他才是個男人，呸，快去死啦！」

這並不是妒忌，而是唐竹權對這種「顧盼自豪，不可一世」的男人，實在從來沒有半點好感。

正唯如此，唐竹權說話的語氣，也就格外霸道，毫不給予對方半點面子。

那美男子的臉色很不好看，但還是沒有說話。

這又是傲氣逼人的姿態，分明是擺架子，不屑跟唐竹權說話。

唐竹權又是一陣怒氣上湧。

對方說話的，是個銀髮老者：「閣下

想必是杭州的唐大少爺了？」

唐竹權道：「對！老子正是唐竹權，你們這十個人有甚麼屁，快快一起放了出來！」

銀髮老者駭然變色：「這是甚麼說話了？」

唐竹權呵呵一笑：「常言有道：『先罵戰一番，再大打出手。』橫也是罵，豎也是罵，高高低低肥肥瘦瘦是男是女也是要罵，既然罵上了，就得罵個够本，銀髮老烏龜，你是懂也不懂！」

另一個黑衣老者怒道：「想不到唐老祖宗，居然會有這種丟人現眼的兒子！」

唐竹權又是一聲大笑：「老子丟盡老子的老子的臉，這已是武林中人一致公認的事，偏偏老子的老子也不在乎，還說老子是他媽的乖兒子，這種福份，你們是不是羨慕得要死？」

另一個紅袍老者陰惻惻的一笑，道：「江湖傳言，唐大少爺刁鑽潑辣，風騷入骨，果然絲毫不假。」

他是在罵唐竹權像個女人。

唐竹權也不生氣，只是瞇着眼睛一笑，道：「想不到老丈行將就木，居然也看出甚麼風騷刁鑽，眞是老而彌堅，又癡又癲！」

銀髮老者面色一變，怒道：「這胖東西言出無狀，先把他斬了再說！」

他手中一直倒提着一柄斬馬刀，說完這兩句說話後，刀光暴閃，刀鋒已疾向唐竹權腰間斬過去。

唐竹權桀桀一笑：「他奶奶個熊，好大的火氣！」

銀髮老者這一刀，卻可不是跟他開玩笑的，唐竹權連閃五刀，刀鋒又再挾着駭人的呼嘯聲，急劈過去。

唐竹權赤手空拳，但卻從容鎭定，絲毫沒有半點錯亂。

雖然他身材奇胖，但步姿卻極是輕盈，銀髮老者連攻二十一刀，竟然傷不了他分毫。

「甚麼武樂王府，原來他只不過是空會放屁的草包子！」唐竹權存心要倒這些人的台子，說話一點也不客氣。

黑袍老者大怒：「好狂妄，就是唐老祖宗，也不敢說這種話！」

唐竹權嘻嘻一笑：「這是靑出於藍勝於藍，將來老子的兒子，說不定會比老子還更厲害百倍。」

銀髮老者已攻了八十刀，但還是師老無功，不由氣得連臉都白了。

黑袍老者咆哮一聲：「讓我來！」

唐竹權怪笑道：「便是一起殺過來，老子也只當你們是蚊子！」

銀髮老者本不願退下，但黑袍老者旣已開了口，而且已趕了上來，他也只好忿然收刀，狠狠的盯着唐竹權。

表面上，是唐竹權技勝一籌。

但事實上，唐竹權也只能自保，他屢次想欺身掩殺過去，以五絕指法對付銀刀老者，但那斬馬刀攻得狠，守得也穩，唐竹權全然無機可乘，倘若一直打下去，誰勝誰負，實在還是未可逆料。

但武樂王府的人初度出手，倘若連護門神這一關也闖不過，那也眞是大折威風的事。

是以黑袍老者急於出手，務求先把唐竹權擊敗，一振士氣。

唐竹權悍然不懼，也不管對方是龍是蛇，一交手就搶先攻了過去。

只聽破空聲一起，唐竹權五指閃電般抓住了黑袍老者的衣襟。

一聲裂帛，唐竹權手中已撕下了一塊黑布。

但他並未感到高興，因爲他這一抓，也只是抓住這塊黑布而已。

黑袍老者的身子已滑了開去，他除了衣襟損毀之外，並未受傷。

而在那一刹那間，他已讓唐竹權產生一種錯覺，以爲自己已擊中了黑袍老者。

最少，唐竹權會認爲自己已在一交手的時候，就佔了上風。

但實際的情形，却是剛好相反。

這黑袍老者的武功，居然比銀髮老者高明甚多，雖然他沒有武器，但一雙手掌已比任何武器還更厲害。

唐竹權也甚少使用武器。

他仗賴的是唐門五絕指法，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這套獨步武林的絕學，已足够打發一般武林高手有餘。

但這黑袍老者却顯然例外。

當唐竹權只是抓着一塊黑布的時候，黑袍老者的左掌已經斜斜地切在他的脖子上。

這一掌看來平平無奇，速度也並不怎樣快，但却一下子就已擊中了目標。

唐竹權悶哼一聲，臉色驟變，退開三尺。

黑袍老者冷笑道：「唐門武功，原來也不外爾爾。」

唐竹權這下子眞的是又驚又怒，但他不服氣，强提一口眞氣，又向黑袍老者撲了過去。

驀地，一道金光掠起，攔在唐竹權的面前。

唐竹權不由身子向後急退，定睛一看，原來是許竅之的金刀。

殺手之王司馬血也上前，扶住了唐竹權：「醉鬼，你怎麼啦？」

唐竹權一拍脖子，大聲說道：「老子皮粗肉厚，吃這老骨頭一掌，那算得上甚麼！」

那知剛說完，臉色一青，口中噴出一口鮮血來。

楚化淳的聲音接着响起：「野豬林裏的野豬還不够皮粗肉厚嗎，還不是給老夫的師父一掌打死了？」

唐竹權居然還笑得出來，說道：「你的師父掌力深厚，怎麼你却如此稀鬆平常呢？」

楚化淳嘆了口氣：「你少點開口好不好，老夫若挨了這麼一掌，就絕不會這樣風騷了。」

× × ×

許竅之雖然年紀比唐竹權爲輕，但身份却比這位唐大少爺有過之而無不及。

他是醫谷谷主。

醫谷中人，自然是武林白道份子，但數十年來，即使是黑道上的邪魔妖怪，也不敢輕易得罪他們。

因爲誰都不敢保證，自己是否會有一天，必須向醫谷求助。

事實上，醫谷中的醫仕，全是醫術高明之輩，不少奇難傷病毒症，在別的地方很難治好，但到了這裏，却往往能藥到病除，起死回生。

所以，沒有必要，誰也不會貿貿然跟醫谷中人結下樑子。

許竅之是醫谷谷主，地位尊崇，一般武林中人，可說巴結也唯恐來不及。

而另一方面，這位許谷主也是値得別人尊敬的。

他天性淳厚，謙遜而平易近人，在處理紛爭的時候，他喜歡和平解決，如無絕對必要，決不輕言用武。

他是醫谷谷主，本身也是一個出色的醫仕。

醫者父母心，而殺人和治病，本來就是絕對相反的事。

× × ×

許竅之並不像唐竹權，無論在甚麼時候，他都不會輕易用武，也不會輕易動怒的。

他只希望天下間任何事情都可以和平解決。

當然，這可說是奢望，但也可說是最崇高的一種理想。

闖到珠璣山莊的，是武樂王府中武宮派的高手。

那三個老者，銀髮的是「刀侯」馬怒，紅袍的是「烈火天君」杜無情，而一掌擊敗唐竹權的黑袍老者，則是「震山手」魯圻坤。

至於那華衣美男子，就是武宮派的第一高手——魏大公子。

許竅之對於武樂王府的事，知道的不少。

因爲在三年前，武樂王府曾發生一場內戰，乃是武宮派與樂宮派之爭。

這一戰雖然很快就平息下來，雙方也沒有太嚴重的損傷，但却使這個有「武林聖地」之稱的地方，明顯地出現了鬩牆的裂痕。

而樂宮派一名高手，也在這一戰身受重傷，性命堪虞。

樂宮派秘密把這名高手送到醫谷，由醫谷的八位老醫仕悉心診治，終於保住了一條性命。

但他自此之後，再也不能够使用武功了。

他心灰意冷，要求許竅之讓他在醫谷留下來，潛修醫術，並希望將來能成爲一代名醫，懸壺濟世。

許竅之答應了。

這名已喪失了武功的高手，向許竅之說出了武樂王府的形勢。

原來武樂王府主人，已於五年前，因練功不愼走火入魔，武功盡失。

王府之中，本就分武宮與樂宮二派，如今王府主人武功盡失，就更難控制大局了。

魏大公子，也就是武樂王府主人的衣鉢弟子，但此人野心極大，常欲取其師父之位而代之。

尙幸樂宮派有白目祖師與卓公子支撐大局，魏大公子雖有稱王之心，但却不能不加以顧慮。

一年前，魏大公子曾到武林王朝，拜會武林皇帝。

王朝有公主，而且美艷如花，魏大公子可說是一見鍾情。

回到武樂王府後，魏大公子用盡辦法，務求得到王朝木令。

只要得到王朝令，他就可以娶公主爲妻，而且也可以進一步擴展自己的勢力。

當然，在擴展勢力後，他第一件要幹的事，就是把樂宮派消滅，使自己可以成爲武樂王府的新主人。

這些事，江湖上知道的人並不多。

但許竅之却知道得很清楚，而且，他也知道龍城璧就在武樂王府之內，渡過了三年的時光。

但龍城璧爲甚麼在武樂王府裏一躭就是三年？

這一點，許竅之就無從知曉了。

(三)

魏大公子終於開口說話了。

他的目光，仍然是充滿傲慢，彷彿自己是世間上最高貴的人。

他似乎不明白，就算是世間上最高貴的人，也不該有這種態度。

傲慢不會帶來成功，只會招致失敗。

而最高貴的人，也不是那種遠離羣衆的人。

但無論如何，魏大公子此刻已是武林中少數擁有龐大權勢人物之一。

這也就難怪他目中無人了。

若是換上別人，看見魏大公子這副嘴臉，說不定會心中生氣。

但許竅之並不生氣，只是暗自爲魏大公子這種態度而嘆息。

魏大公子對許竅之說：「你就是醫谷的許竅之？」

「是的。」許竅之淡淡的回答。

魏大公子看了他一眼，道：「聽說你和龍城璧是好朋友？」

「是的。」許竅之又用同樣兩個字回答。

魏大公子再問：「龍城璧在哪裏？」

許竅之緩緩道：「你們要找的人，到底是商鐵夫還是龍城璧？」

魏大公子冷冷一笑，道：「別裝蒜了，商鐵夫也就是龍城璧！」

許竅之淡然道：「是麼？」

魏大公子盯着他：「姓許的，你最好老實一點，本公子可沒有耐性。」

許竅之嘆了口氣，道：「做大事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耐性。」

楚化淳哈哈一笑，道：「說得對極了，沒有耐性的人，往往總是死得更快！」

時九公這時候走了過來，瞪着這位丐帮長老，說道：「你是不是說自己很有耐性？」

楚化淳乾笑着，道：「我不算有耐性，所以有個算命先生，說老朽最多只能活到九十八歲。」

魏大公子環視衆人一眼：「諸位言出無狀，那休怪本公子無情了。」

楚化淳不知從那裏弄來一根鐵棒，聞言呵呵一笑，道：「老叫化活了這許多年，無情無義的人見過不少，倒要看看你怎樣對付老朽！」

烈火天君杜無情眼色閃動着詭異的光芒，嘿嘿笑道：「我叫杜無情，比誰都更

無情，老叫化，你是不是想試一試無情掌的滋味？」

楚化淳臉色森然，勃然道：「怕你的就不是好漢！」

杜無情怪笑兩聲，大步踏出：「老叫化也自稱好漢，佩服之至！」

楚化淳哼的一聲，鐵棒沒頭沒腦的往杜無情頭上敲了過來。

杜無情一聲獰笑，大袖一揚，射出三顆紅彈丸。

那是威力驚人的烈火神珠，本是江南霹靂堂的火藥武器。

杜無情於二十年前，追殺霹靂堂的「天雷子」阮不悔，結果，阮不悔死在杜無情的無情掌下，而他身上一本製造烈火神珠的秘譜，也被杜無情順手牽羊取去。

杜無情在兩年後，就已成功地製成第一顆烈火神珠，果然威力奇猛。

杜無情大喜，遂大量趕製烈火神珠，然後他又在江湖上幹了幾件令人觸目的大案。

那時候，他還不是武樂王府的人，不知如何，現在却已和魏大公子混在一起。

× × ×

烈火神珠觸地即爆炸。

楚化淳已閃避極快，但却仍然給火燄灼傷了大腿。

杜無情怪笑道：「老叫化，當心自己會變成了烤鴨！」

楚化淳喉嚨裏突然發出了雄獅般的低吼。

他臉上充滿殺機，他已振起了全力，向杜無情作致命的一擊。

杜無情以無情掌威震武林，楚化淳的攻勢雖然猛烈，但却被無情掌一一化解開去。

楚化淳已盡了全力，時九公越看越不對勁，突然一聲怪嘯，代替楚化淳接下了一掌。

楚化淳大叫：「九公，你不能死！」

「呸，你娘個屁少亂放，老夫武功比你高八百倍，怎會吃敗仗！」時九公一面怪聲說，一面運足掌力，與杜無情對抗。

話猶未了，杜無情一掌劈在他的左肩上，繼而再吃一脚，頓時拿樁不住，仆跌下去。

楚化淳大吃一驚，也顧不得罵時九公不自力量，連忙揮棒纏住杜無情。

「退下！」時九公忽然發出如雷般的一聲巨喝，甫跌下去的身子有如怪鳥般飛起，左七右八，有如狂風暴雨般擊出十五拳。

楚化淳不由怔住。

初時，他以為時九公再也沒有戰鬥能力了，但這時候定睛一看，却又絕對不是那樣。

時九公剛才是以掌迎戰，但這個脾氣怪異的神醫，他最擅長的却是拳法。

別以為掌也是手，拳也是手，使用的路子却是大不相同。

當然，拳可化掌，掌可化指，但在時九公的拳招裏，却沒有化拳為掌、指這一回事。

只見拳如雨下，呼嘯之聲隱隱如雷。

杜無情不怕楚化淳的鐵棒，也不怕時九公的掌功，但對這一輪猛烈的拳招，却不敢過份托大。

他偏身閃開，身形一展，閃在一株碗口大小的黃楊樹後。

時九公却毫不放鬆，雙拳直攻出去，「啪」的一聲，黃楊樹應聲從中斷裂。

樹還沒有倒下，杜無情已反攻。

他不能老是後退，那樣實在是太丟臉了。

時九公發出三十六拳後，杜無情已看到了一點點路子。

這種拳法，剛陽猛烈，威勢驚人，但却不利久攻。

久攻不下，氣勢自弱，沒有靱力，面對一流高手，終歸還是會吃敗仗。

杜無情「撫心自問」，一流高手也。

他決定剛柔並濟，左手使「番車手」，右手用「邪雲十八掌」，一攻一守，纏鬥時九公。

他雖然以無情掌荼毒於武林，但對於其他門派的武功，也認識不少，可算是一個武功路數雜博的高手。

時九公拳勢仍盛。

但杜無情却已守得住，一時之間，兩人鬥得有如穿花蝴蝶，煞是好看。

魏大公子却在這時候冷冷一笑，仰天道：「龍城璧啊龍城璧，難道你就能躲得了一輩子嗎？再躲下去，你的老朋友嫩朋友，叫化朋友，還有女朋友和出家的道士朋友，都得死在珠璣山莊了！」

時九公聽得一肚子火，大喝道：「少放——」

下面那個不甚雅聽的字還沒說出口，他小腹又已挨了一掌。

杜無情桀桀一笑：「你老啦！」

時九公一口鮮血狂噴，怒喝道：「你也不比老夫年輕得了多少，老夫就算今天躺下去，你明天也就要在黃泉路上追趕上來！」

杜無情怪笑一聲：「你這條命快完了，嗓子却還是很响亮，就讓我馬上把你送上西天，也樂得個耳根清靜。」

時九公這一次眞的吃敗仗了，杜無情的無情掌已呼的一聲，向他迎面飛來。

突聽一聲長嘯响起，一道藍影自山莊外飄來。

「蓬」然一聲，杜無情這一掌，給一個人接下。

對方掌力渾雄無比，杜無情竟然抵擋不住，臉色大變倒退盈丈。

他瞪目凝視着一個人，藍衣人。

這藍衣人也冷冷的看着他，時九公同時笑了起來：「來得好，老夫救你性命多次，你現在也該報答報答了！」

說到這裏，又吐出一口血。

「九公！」藍衣人面露關切之色，他正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 × ×

「九公沒事！九公沒事！」時九公迭聲說道：「老夫是神醫，他怎會打得死老夫？」

龍城璧把他交給許竅之。

許竅之看了他一眼，說道：「這些人來意不善，而且武功都很厲害，你要小心了。」

衛空空也在這時候走了過來。

他看見龍城璧在這裏，不由一陣詫異

：「你怎麼又再回來？」

龍城璧苦笑了一下：「這本來就是我的事，我能眞的完全不理嗎？」

魏大公子冷冷道：「一人作事一人當，龍城璧，武樂王府待你不薄，想不到你居然是個不要臉的盜匪！」

龍城璧目光一轉，瞧着魏大公子。

他淡淡一笑，道：「魏大公子，久違了。」

魏大公子板着臉，道：「把東西交回來，饒你不死！」

龍城璧悠然一笑：「大公子說的，是不是武林王朝的木令？」

魏大公子眸子裏閃着寒芒：「你總算承認是盜令者了？」

龍城璧道：「在大公子的眼中看來，可以說是『盜』，但在下却認為，這字眼用得很不適當。」

魏大公子冷笑一聲：「難道是咱們武樂王府雙手拱送給你不成嗎？」

龍城璧却立刻就點了點頭：「你說得一點也不錯，確是武樂王府送的。」

魏大公子沉聲道：「若非親眼目睹，眞想不到，雪刀浪子竟然是個如此厚顏的卑鄙盜賊。」

龍城璧沒有生氣，只是淡然一笑，接着從懷中取出一封信箋。

他以指輕輕一彈，信箋就飄到魏大公子的面前。

魏大公子眉頭一皺，兩指挾住了信箋，冷笑道：「這是甚麼意思？」

龍城璧緩緩道：「這是武樂王府主人親自寫給在下的，上面的意思大概是說，王朝木令是他交給在下的，換而言之，所謂『盜令』，其實是言過其甚，實在是王府主人送給在下，那才是眞的。」

魏大公子臉色一寒，拆開信箋，看了一會才冷笑道：「這信是假的。」

龍城璧悠然一笑，道：「這信是眞是假，大公子心中有數，要爭論，那是不必了。」

魏大公子嘿嘿一笑，右手輕輕一揚，信箋立刻裂開，化成了千百碎片，隨風飄散。

龍城璧却又取出了一塊玉牌。

玉牌碧綠晶瑩，上面刻着一些形狀奇特的飛禽異獸，中間還有兩個龍飛鳳舞般的大字。

這兩個字是「武王」！

看見這塊玉牌，魏大公子的臉色已變得難看得有如殭屍。

楚化淳忍不住問道：「這又是甚麼東西？」

龍城璧道：「是武樂王府主人的『武王玉令』。」

他牢牢地盯着魏大公子，道：「這玉令大概不會是假的罷？」

魏大公子面色森然，龍城璧又冷冷接道：「王府主人把『武王玉令』交給在下，就是要證明，在下並非盜賊。」

魏大公子冷笑道：「一件是偷，兩件也是偷，偷得了王朝木令，自然也可以把武王玉令一併盜走，這種技倆，又怎瞞得過本公子？」

衛空空眼色一變，勃然道：「龍城璧光明磊落，又豈是那種卑鄙小人？」

「好一個光明磊落的龍城璧，為甚麼却要改名換姓，化作老人變成商鐵夫？」

魏大公子辭鋒銳利，咄咄逼人。

龍城璧冷冷道：「只因為你們追得太緊了，為了掩人耳目，讓王朝木令順利送到公主手上，我只好把自己的年紀加大兩三倍，但還是給黃山派的兩位高手認了出來。」

「把木令交回公主？」魏大公子的臉色更沉重，「這是甚麼意思？」

龍城璧冷笑道：「你曾經見過武林皇帝的女兒，而且還很喜歡她，可是，公主對你却連一點意思也沒有，所以就暗中派人央求武樂王府主人，希望他不要把王朝木令交給魏大公子！」

魏大公子怒道：「簡直是一派胡言，荒謬！荒謬！」

龍城璧道：「大公子，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事情本來就是這樣，實不相瞞，公主早已有了意中人，她心目中的駙馬，人品好，容貌也不比你輸虧，她當然絕不希望嫁給你了。」

魏大公子咬緊牙，怒道：「少廢話，把王朝木令交出來再說！」

龍城璧哂然一笑，忽然道：「衛空空成親，武林王朝中也有人到賀，只是大公子可能懵然不知而已。」

一句「懵然不知」，差點沒把魏大公子氣得昏倒過去。

龍城璧淡淡的接道：「那人是誰，現在說出來也不妨碍，他就是『江北一條龍』雲千里，他的易容術，比起我這個『商鐵夫』更勝兩籌，而輕功之高明，更是在下望塵莫及，現在嘛，那木令大概已交回到公主手上了。」

沒有王朝木令，魏大公子的計劃，自然受到了極大的挫折。

這是他絕對無法忍受的。

這筆帳，他當然要跟龍城璧清算。

他向龍城璧挑戰，決一死戰！

龍城璧沒有拒絕，但也沒有立刻答應他。

他只是忽然凝視着一個人，而這個人却直視着魏大公子，而且大步向他走了過去。

「大公子，你若一定要拚命，該由我來奉陪！」這人的聲音很平靜，語氣却很堅決。

魏大公子盯着他看了半天，忽然大笑道：「武樂王府的風雲人物，居然跑到珠璣山莊來決戰，眞是異數！異數！」

「鏗」一聲响，魏大公子的長劍已出鞘，筆直地指向那人的胸膛：「卓玉星，現在也該是咱們作出了斷的時候了！」

龍城璧默然退下，這一場決戰，他並不反對由卓玉星來代替自己。

誠如魏大公子言下之意：現在該是武宮派和樂宮派作一個了斷的時候了。

× × ×

魏大公子的眼睛，就像他的劍鋒同樣寒冷。

卓玉星就在他面前不足五丈處，紋風不動的站立着。

魏大公子的劍已出鞘，而滅邪刀却仍在鞘中。

刀不動，人也不動。

等到刀一動的時候，卓玉星的人已逼近了魏大公子，殺人的刀招也已閃電般擊了出去。

眞正先動手的居然是滅邪刀！刀一出鞘，就是連環十五式，魏公子立時盡落下風！

法場斬首滅邪刀

（一）

高手相爭，誰佔先機，誰就佔了莫大的便宜。

卓玉星已佔先機，殺氣逼人的刀網，已罩着了魏大公子。

但魏大公子一經動手，臉上的神態就平靜得令人出奇。

他全無半點怒火，似乎剛才大發雷霆的人根本就不是這位魏大公子。

他明明已落在下風，但手中三尺長劍，卻還是在刀網中輕描淡寫地飄舞。

刀招並不太快，但卻精深浩博，綿綿不絕，只見刀中有刀，式中套式，時如驟雨急洒，又像是白雲輕風，變化莫測。

而魏大公子的劍，卻總是平平淡淡地跟着滅邪刀走，有時看來甚至給刀光所隱沒，但瞬即又翻騰活躍，依然保持着那種不屈不撓的氣勢。

龍城璧不由暗暗叫好。

無論魏大公子為人如何，他這一手劍法，確然值得讚賞。這不愧是第一流的身手，第一流的劍姿。

滅邪刀刀勢反而好像漸漸萎縮下去。

× × ×

劍招越來越快了，雙方的形勢也漸漸更險。

兩人比的不僅是刀劍上的招式，還比上了內力。

，沒有充沛的內力，根本就不可能發生威力強大的殺手招數。

這是武宮派與樂宮派醞釀多時的一戰，至於龍城璧「盜令」，只是提早這一戰實現而已。

魏大公子要統治武樂王府，樂宮派的勢力必須完全剷除，白目祖師和卓玉星都是絕對留不得的危險人物。

卓玉星也已到了非戰不可的時候。必勝固然要戰，就算明知必敗，也不能再逃避。

他本已搶佔先機，但一直戰鬥下來，他的優勢已逐漸消失。

魏大公子果然是強敵！

× × ×

平平淡淡的劍招，忽然變得有如排山倒海，隆然震耳。

刀光漸漸弱下去，甚至已變得沒有絲毫殺氣。

這種形勢持續下去，豈非只有待斃的份兒？

魏大公子的眼睛裏，發出了充滿自信的神采，他彷彿已完全控制了戰局。

他又已恢復了那種傲氣。

——本公子是高貴的，劍法也是無敵的。

——滅邪刀算得上甚麼？甚至那風雪之刀、八條龍刀法，又豈是本公子劍下的敵手？

魏大公子的確這樣想，而事實上，他以前所做的每一件事，所殺的每一個人，絕大多數都很順利，絕少人能阻攔他達到心中的目的。

可以說，一直以來，他都是一個相當成功的人。

但是太容易成功，往往並不是一件好事。

少年得志，太早成功，往往會經受不起日後的眞正考驗。

那時候才領略到失敗的滋味，自然是無比沉重的打擊。

魏大公子當然從來不會想到自己會有這麼一天。

更尤其是在這時候，他怎樣也想不到，滅邪刀在轉弱之下，居然還可以突如其來，一刀殺了自己！

× × ×

看來已沒有絲毫殺着的刀，居然還能殺人。

那是出人意表的一刀，就彷彿只是垂死前的掙扎，但一擊就已穿過了魏大公子的咽喉。

魏大公子在劍勢最盛的時候，忽然看見了一道淡淡的光影，虛無飄渺地飛了過來。

那道光影不像是刀鋒，只像一隻會發光的螢蟲。

但在白天，螢蟲怎會出現？就算出現了，又怎會發光。

魏大公子知道那絕不是螢蟲，但居然也不肯相信那就是刀光。

那是甚麼？

他不知道，直至咽喉被割斷的時候，他還是不肯相信，自己原來是死在滅邪刀之下。

只是，無論魏大公子有多高貴，現在也只能仆倒在地上，和濕濡的泥土混成一體。

死亡最公平。

縱然有人死得早，有人活得較長久，死亡終於還是要降臨到每一個人的身上。

高貴的人和卑賤的人，他們活着的時候也許有很大的差距，但死了之後也就變得完全一樣了。

（二）

以魏大公子為首的武宮派，立時陷入蛇無頭不行的局面。

四個白袍劍客匆匆揹起魏大公子的屍體，離開七層雲霧峯。

九霄雙絕只是被武宮派所利用，連魏大公子都已陣亡，他們當然也兇不起來。

武宮派可說是陣腳大亂，瞬即走得一個不剩。

衞空空凝視着卓玉星，忽然說：「你累不累？」

卓玉星搖搖頭，輕輕地吐出口氣：「不累。」

衞空空說道：「我知道你不會很累，但是若在這時候向你挑戰，那不是不公平的。」

此言一出，衆皆愕然。

只有龍城璧，他彷彿沒有聽見衞空空的說話，臉上木無表情。

卓玉星也顯然是一陣震動：「衞大俠，你在說甚麼？」

衞空空沉着臉，口中說道：「我的意思很簡單，明晨日出，咱們就在這裏決一死戰。」

卓玉星長長的吸了口氣：「你為甚麼要殺我？」

衞空空冷冷一笑：「你自己知道就已經很足夠了，何必逼我說出來？」

卓玉星的臉色一陣發白。

唐竹權雖然已受傷，但這時候卻還是忍不住怪叫起來，大聲道：「新郎倌，你在開甚麼玩笑？」

衞空空沒有理睬他。

唐竹權說完那兩句話之後，忽然心中冒出了一陣寒冷之意。

衞空空是他結識多年的老朋友，這位偷腦袋大俠的為人如何，他是最清楚不過的。

衞空空並非不苟言笑的人，但他也不會亂開玩笑。

他現在也絕不是開玩笑，他是眞的向卓玉星挑戰。

是甚麼理由，使衞空空向卓玉星提出挑戰？

沒有人知道。

也許龍城璧知道，但他卻沉默着。

卓玉星也沉默了很久，才道：「明日之戰，是否絕對公平？」

衞空空道：「我可以保證，你若贏了這一場決戰，絕對沒有人會阻攔你離開珠璣山莊。」

卓玉星忽然冷冷一笑道：「我若是贏了，你就已經是個死人，死人又能保證甚麼？」

「我保證！」龍城璧的聲音忽然響起來。

「你保證？」卓玉星的目光忽然變得有如餓狼。

唐竹權怔住了，他從來沒有見過，在卓玉星的眼睛裏，居然會有這樣可怕的目光。

這位卓公子，並不簡單！

唐竹權的心裏已冒出了一個概念，他似乎已明白，衞空空為甚麼要向卓玉星挑戰。

× × ×

卓玉星走了，他臨走前的最後一句說話，是「明晨日出我一定來」。

刀道人忽然告辭。

他說：「貧道不想目睹這一戰，所以必須離去。」

衞空空沒有挽留他。

刀道人卻忽然握着他的手：「貧道明白，你不會胡亂殺人，但卓玉星的刀……咳咳……咳……」

他沒有再說下去，乾咳兩聲後，就嘆息着離去。

（三）

「明晨日出」已成為現在這一刻。

陽光明媚，天氣很好，珠璣山莊門外，早已圍聚着一大羣人。

他們在等待一個人——卓玉星。

卓玉星會不會來呢？剛成親的衞空空，為甚麼要向他提出挑戰？龍城璧為甚麼不阻攔，甚至願意成為這一場決戰的見證人？

這是每一個人都想知道的答案。

第一個答案終於出現了，卓玉星沒有爽約，他來了。

但他並不是自己一個人來，而是坐着一頂很舒適的轎子來的。

唐竹權怔住了。

他怎樣也想不到，卓玉星忽然會變成這麼樣的一個人。

× × ×

轎子很華麗，而且抬着轎子的居然是四個穿着輕紗衣裳女郎。

她們面貌娟好，身裁也窈窕動人，尤其是在抬動轎子的時候，更是全身都充滿着醉人心弦的節奏，那姿態就像是一種可以讓男人心猿意馬，甚至為之而發狂的舞蹈。

在轎子後面，還有四五十個戴着青面獠牙面具的青衣人。

唐竹權揉了揉眼睛，還以為自己看錯了。

只有衞空空和龍城璧，這兩人好像一點也不感到意外。

× × ×

卓玉星悠閒地坐在轎子裏，一雙眸子閃動着顧盼自豪的光芒。

他神采出衆，氣派非凡，本該是別人傾羨的對象。

但唐竹權看着他的時候，臉上的表情就像是恨不得把他從轎子裏拉出來，然後把他活活踩成肉醬。

——若不是唐竹權受了傷，而且衞空空已向卓玉星挑戰，他一定會這樣做。

最少，唐竹權絕對不會讓卓玉星這樣舒適地坐在轎子裏。

卓玉星的目光，忽然落在一個人的臉龐上。

這張臉龐很美，若說武林第一大美人的臉龐不美，誰美？

看見唐竹君，卓玉星的眼神有點痴迷，但唐竹君卻連看也不看他一眼。

她關注的是另一個人，這人當然就是雪刀浪子龍城璧。

卓玉星發覺到這一點之後，一張臉冰冷了下來。

他一直希望，能完全代替龍城璧在唐竹君心目中的位置。

他也希望能夠在武林中，樹立自己龐大的勢力。

在江湖上，他以俠客的姿態出現，但暗地裏，他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和陰謀。

江湖三大奇俠：衞空空、許竅之和龍城璧，早已在中原武林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形象。

卓玉星嫉妒這三人。

尤其是龍城璧，他不但擁有風雪之刀，擁有數之不盡的朋友和敵人，更同時擁有武林第一大美人——唐竹君。

這太不公平了。

三年前，龍城璧單刀會十七妖。

十七妖來自星宿海，他們擊殺了星宿海的「青環老叟」傅南武之後，接着以「星宿幫」之名，橫行江南，一年之內，連幹十六件殘酷的劫殺案。

星宿十七妖揚言，每年要幹十七宗巨案。

但就在十七妖要幹第十七件巨案的時候，他們遇上了雪刀浪子龍城璧。

龍城璧已追踪了十七妖七日七夜，終於在黃河大渡口，與十七妖展開一場驚天動地的大決鬥。

龍城璧本是單人匹馬追踪十七妖的，但追踪至第五日，淮揚武林大豪崔策棠，率領着六個武林高手，一起參加追勦十七妖的行動。

他們都是十七妖的仇家，衆人可說是敵愾同仇，誓殺十七妖報却血海深仇。

龍城璧無法拒絕，只好讓他們一起參戰。

那一戰，眞是激烈無比！

十七妖各有一身不凡武功，其中有刀法名家，有劍術高手，也有擅長暗器，擅於下毒的職業殺手。

崔策棠等人，也不是庸手了，但面對着十七妖，却還是技差一籌。

龍城璧成了十七妖唯一的勁敵。

但若說崔策棠等人對龍城璧毫無助力，那也不公平，最少，他們戰意高昂，拚命搶攻，總算把十七妖除掉了五個。」

但這却是賠本生意。

他們只放倒了五妖，但這七個人却全都死在黃河大渡口。

龍城璧也沒料到，十七妖的武功，竟然比想像中還要厲害得多。

他也陷入了苦戰。

這一戰，眞是轟轟烈烈，十七妖結果變成了十七屍！

但龍城璧却也不好受，身上大大小小傷痕凡十六七處，看來可能也要賠上一條性命。

但他却遇上一個好心人。

這好心人就是白目祖師！

× × ×

白目祖師把龍城璧帶回武樂王府。

當龍城璧傷勢漸漸痊癒的時候，白目祖師却遭遇到殺手伏擊。

他中了一枚毒針，每逢朔望之期就毒發一次。

此毒針上的毒，無藥能治，只能以內力將之逼散。

據白目祖師計算，最少要經過七十二次內力推逼，才可以把餘毒完全清除。

龍城璧遂留下，每逢朔望之期，即以龍心神訣上的內家眞氣，爲白目祖師逼散毒力。

卓玉星是白目祖師弟子，在武樂王府，他對龍城璧很好。

但他早已欲取其位而代之，成爲武林中最傑出的年青刀客。

更尤其是唐竹君，更是卓公子心目中的仙女嫦娥，龍城璧一天不除，他就勢難得到這位大美人。

人，總是自私的。

在情場上，更是壁壘分明，誰走錯一着，誰就會吃敗仗。

感到心疼的是唐竹權，他一直認爲卓公子這個年青俠客很不錯，誰知道，現在才明白，卓玉星雖然年紀輕輕，但却已具備成爲「武林大魔頭」的條件。

「他媽的，你這個假仁假義的混蛋！老子若不是把你留給衛空空，老子若不是受了傷，老子……」唐竹權不斷喃喃地罵着。

「住口好不好？」司馬血忽然冷冷的在他耳畔說。

「老子不住口又怎樣？你是不是要咬老子一口？」唐竹權脾氣發作，嗓子忽然提高十倍。

有人眉頭大皺，有人嚇了一跳，也有人嘻嘻一笑，道：「最好你們兩個先打一場架，作爲序幕戰。」

這人是時九公。

雖然他曾受傷，但他却並不是「能醫不能自醫」，才幾個時辰，他又神龍活現，還在珠璣山莊裏跟衛空空喝酒。

唐竹權聽了時九公的話，冷冷一笑，瞪了時九公一眼：「你想看打架，老子偏偏不動手，要看就看酒囊怎樣對付那卓玉星好了。」

× × ×

卓玉星在江湖上給人的印象，是平易近人，絕無架子。

但現在，他的架子比魏大公子還大不知多少倍，看來簡直是判若兩人。

衛空空冷冷的盯着他，說道：「坐着轎子雖然舒服，但你似乎不配如此高高在上。」

卓玉星淡淡道：「你若認爲殺得了我，動手好了，何來這許多廢話？」

衛空空道：「在轎子裏殺你？」

卓玉星道：「隨便你喜歡在甚麼地方動手都可以。」

衛空空道：「哼！你果然不敢單刀赴會。」

卓玉星道：「你們這些所謂俠士，其實也和流氓沒有多大的分別，甚麼重信諾，輕生死，那些只不過是說來動聽的漂亮話。」

衛空空冷笑道：「難怪龍城璧一走，你就殺了白目祖師。」

此言一出，唐竹權立時怔住怪叫道：「白目祖師是他的師父！」

衛空空道：「師父又怎樣？他要獨攬大權，武樂王府每一個地位比他更高的人，都是他下毒手的對象。」

卓玉星冷笑道：「你要殺本公子，動手也就够了，何必還要動口？」

衛空空道：「閣下率衆而來，似乎並非只想一戰衛某便算。」

卓玉星冷冷道：「本公子此舉，只是爲了保證，一旦衛大俠敗陣，本公子能安然離開七層雲霧峯！」

龍城璧皺眉道：「你原來一點也不相信我的保證。」

卓玉星冷冷一笑：「龍城璧，這三年來，先師給你不少好處罷？」

龍城璧微微一怔，道：「白目祖師是世外高人，這三年來，他確曾對在下指點甚多。」

卓玉星道：「那枚毒針沒有立刻要了他的老命，却反而使你獲益匪淺，眞好運氣。」

龍城璧說道：「白目祖師早已懷疑，三年前暗襲他老人家的，就是武樂王府中人，但却還是想不到竟然是自己的不肖弟子。」

卓玉星道：「你也想不到罷？」

龍城璧道：「你對我一向很好，但却比魏大公子更深沉，更可怕。」

卓玉星冷冷道：「這幾年來，你在江

湖上也威風够了，就算我不殺你，別人也同樣不會放過你。」

龍城璧淡淡道：「我這個人，本來就是相識滿天下，也是處處有仇人。」

卓玉星道：「你這種人還能活着，可算是個奇蹟。」

龍城璧道：「尤其是地殺中人三番四次追殺，我仍能屹立不倒，你是不是感到很失望？」

卓玉星哈哈一笑：「你現在總算知道，是我花錢僱用地殺殺手來對付你了？」

龍城璧道：「倘若現在還猜不出來，我豈非是個白痴了？」

卓玉星目光一轉，盯着衛空空道：「從現在開始，卓公子不再是武林上的英雄，而是一個可怕的吃人魔鬼，而今天，我第一個要吃掉的人就是你！」

他的人仍在轎子裏，滅邪刀仍然沒有出鞘，但那些抬轎女郎，已悄悄退下。

衛空空忽然笑了笑，道：「你的手下不少，要暗中組織如此龐大的勢力，該花了不少銀子罷？」

卓玉星冷冷一笑，道：「本公子本來就是世家子弟，家中有的是金山銀海，花一百幾十萬兩，又算得上甚麼一回事？」

衛空空嘆了口氣：「花錢雖然並不算是罪惡，但把祖業財富如此花用，那眞是寃孽得很。」

卓玉星冷冷道：「人各有志，而且，這些錢花得去，日後也可以賺回來。」

衛空空皺眉頭，道：「怎麼賺法？要殺多少人？要幹多少傷天害理的事？」

卓玉星乾笑着，突然刀光飛舞，他坐着的轎子立刻四分五裂，化爲碎片。

唐竹權哼的一聲：「生氣啦？就算把轎子毀了又怎樣？」

衛空空瞳孔收縮，長劍已經亮起了架式。

這將會是哄動整個武林的一戰，偷腦袋大俠衛空空的劍，能否擊敗所向披靡的滅邪刀？

× × ×

「裂頭斬」、「醉斬天魔」、「法場斬首」等招式，江湖中人都已耳熟能詳。

那是衛空空的「砍腦袋劍法」，每一招都具有驚天地，泣鬼神的可怕力量

「滅邪刀」這個名字，也是近年武林人仕津津樂道的神兵利器，而卓公子在刀法上的成就，也是令人刮目相看，不敢小覷。

衛空空知道，自己面對着的，是一個勁敵，所以必須集中精神，不能有絲毫的疏忽。

卓玉星忽然雙目暴睜，喝道：「你爲甚麼還不出手！」

衛空空道：「因爲我沒有把握。」

卓玉星道：「既無把握，何以還向本公子挑戰。」

衛空空居然淡淡一笑，道：「因爲你這個人很該死，所以就想親手把你的腦袋砍下來。」

卓玉星道：「這算不算是爲了一時衝動？」

衛空空道：「這樣說也未嘗不可，但我絕不會退縮，也不會後悔。」

卓玉星嘆了口氣，緩緩道：「是不是爲了雪刀浪子，所以甘願爲他赴湯蹈火，兩脇插刀？」

衛空空回頭向龍城璧笑道：「你說是不是？」

龍城璧搖搖頭：「不是。」

衛空空道：「爲甚麼不是？」

龍城璧道：「你向卓公子挑戰，並不是爲了我，而是爲了滅邪。」

卓玉星面露訝然之色，隨即微笑着對衛空空說道：「你也喜歡本公子的滅邪刀嗎？」

衛空空搖搖頭：「你聽錯了，我不是爲了滅邪刀，而是爲了滅邪！」

「滅邪？」卓玉星「嘿嘿」冷笑。

「你就是『邪』！儘管你以往給人們的印象，是個英雄豪傑，但這只不過是因爲你的臉上，戴着了僞裝的面具，實際上，你就是應該死在滅邪刀下的邪魔！」

卓玉星又笑了：「說得好，其實，這兩三年來，我做英雄俠客也做膩了，這種人，口中不離義氣，又要幹路見不平，拔刀拚命的儍事，一個弄得不好，本是人家的禍事，招惹到自己的頭上來，你說，這有多笨，又是何等不划算之舉！」

「很不幸，我和龍城璧都是這種笨人。」衛空空的雙手握劍，目中殺氣漸漸濃厚。

卓玉星再也笑不出來。

衛空空終於發動攻勢，殺氣森森，絕不留情的砍腦袋劍法，倏地逼向卓公子！

× × ×

天下間最惡毒的劍法，首推「十邪谷」天邪上人的「萬毒劍法」。

但最霸道的，却還是偷腦袋大俠衛空空的砍腦袋劍法。

這套劍法一經使出，就要把敵人的頭顱砍掉下來，絕無轉圜餘地。

是以不到必要時，衛空空寧願赤手空拳應付敵人，也不用劍。

但此刻，他已無可保留。

卓玉星若不死在劍下，衛空空的性命就一定完了。

非勝則負，非生則死！

是故無可保留，也無可選擇！

卓玉星曾與無數成名高手對陣，其中不乏第一流劍術名家。

就在他的手下裏，擅用劍者就有三十餘人。

但卓玉星從未見過像砍腦袋劍法一般兇悍霸道的招式！

衛空空，果然盛名之下無虛士。

但卓玉星却看出，衛空空的第一劍，乃是虛招。

虛有其勢的一劍，看似風雲滿天，實則一切殺着根本並不存在。

致命的劍招，該在第二劍，或者是第三劍。

換上別人，也許還會遲疑不決，但卓玉星却在刹那間已有了決定。

——在對方虛張聲勢的一招裏全力反擊，無異是闖入空城！

——你用空城計，不要緊，待本公子一聲不响地攻破它，大局立刻就可以奠定了！

× × ×

卓玉星的確是一個很聰明的聰明人。

所以，聰明反被聰明誤！

當他一刀攻進去的時候，他才發覺，衞空空的虛招原來有可變之道。

虛招一變，化爲「法場斬首」！

這是世間上最狠絕、最霸道的一劍。

卓玉星也從來沒有想到，自己居然也會有連一劍都接不住的時候！

血洒滿地，每一個人的臉上都露出了駭然之色。

卓玉星仍然緊握着滅邪刀，他的眼睛仍然睜大，但人巳身首異處！

唐竹君沒有看，她只是背對着決鬥的地方，看着龍城璧的胸膛。

龍城璧輕輕的嘆息：「妳害怕？」

唐竹君仰起臉，眼中露出了堅定的神色，平靜地說：「只要你在身邊，我甚麼都不害怕。」

龍城璧笑了，但當他看見卓玉星的無頭屍體倒下去後，面上不禁又露出了茫然之色。

唐竹權却忽然大吼一聲，向那些戴着面具的漢子大聲說道：「你們你們還不快滾？」

這一吼，眞是震人心弦，厲害無比。

× × ×

六月初二，杭州天朗氣清。

唐竹權兄妹重返家園，立刻就看見八姑媽，在花園子裏練功。

「八姑媽，妳沒事啦！」唐竹權哈哈一笑。

八姑媽瞪了他一眼：「怎麼現在才回來？」

唐竹權訕訕一笑：「我知道妳老人家準會平安大吉，所以晚了一些回來。」

八姑媽冷冷一笑：「說不定我巳躺在棺材裏，那又怎樣？」

唐竹權笑道：「八姑媽洪福齊天，一定長命百歲，福壽康寧。」

八姑媽道：「你這張胖嘴巴今天很乖巧，是誰教你這樣說話的？」

唐竹權忙道：「八姑媽，妳別誤會，這是……」

「是不是龍城璧教你的？」八姑媽冷冷一笑。

「不，妳別錯怪好人，他……」

「你別緊張，就算是他教你說的，那也不能算是罪過。」八姑媽的面色忽然又緩和下來，目光一轉，盯在一個人的臉龐上。

那是龍城璧。

龍城璧居然敢跑進唐家，這倒是少見的事。

是不是唐老人不在家？

那倒不是，反之，他是被唐老夫人邀請回來作客的。

這老頑固是不是變了？他以前不是一直對雪刀浪子有偏見嗎？

不錯，人總是會變的。

龍城璧雖然是個浪子，但他終於巳獲得杭州唐門老祖宗的信任。

看來，繼衞空空與薛惜瑤成親後，龍城璧和唐竹君也喜事近了。

唐竹權很愉快，忽然擊壤而歌，又復舉杯痛飲，樂極忘形。

（全文完）

天涯亡命故事

馬騰·文
黃耀基·圖

以牙還牙

把弟被擄　夫妻復合

「大哥，你又救了我一次！」楚秋千激動地望着一身黑衣的趙重威，雙眼微微濕潤。

原來自城隍廟前將他及時救走的人，是楚秋千的結義兄弟趙重威！（詳情請看本故事之三在本刊第十期「死裏逃生」的發表）

趙重威一邊爲他包扎腰上的傷口，一邊含笑道：「兄弟，快不要這樣說，那些人就是『天殺』中人？」

楚秋千吁口氣點頭道：「不錯，他們就是『天殺』派出來追殺小弟的殺手！」

「那位姑娘也是？」趙重威道：「她的年紀好像很輕？」

「那是薔薇，與小弟青梅竹馬，在『天殺』這個組織中長大，小弟實在想不到連她也這樣狠毒，城隍廟前的那場『戲』，就是她想出來的！」楚秋千語聲激動。

趙重威爲楚秋千包扎好腰間的傷口，直起身，吐口氣，濃眉一蹙，道：「看來，他們不殺你，是不會罷手的！」

楚秋千沉重地點點頭。「這是他們的一貫作風，但他們要殺我，也不是那樣容易！」

「嗯，你雖然對他們很熟悉，但別忘了——防不勝防這句話，他們在暗，你在明，那是很吃虧的，城隍廟前的狙擊，就是一個例子。」趙重威一雙濃眉緊蹙在一起。

楚秋千似乎省起了什麼般，目注趙重威道：「大哥，你怎會這樣巧，及時救了小弟？」

趙重威含笑道：「愚兄由於不放心你，所以一直暗中跟踪你，就是這樣。」

「原來如此。」楚秋千感動地望着趙重威。「大哥，小弟……」

「別說客氣話了。」趙重威截斷楚秋千的話。「你腰上的傷口很深，走得動嗎？」見楚秋千點點頭，便道：「那咱們走吧，到愚兄那裏將傷養好再說。」

楚秋千點點頭，站起來，試連走了兩步。

「來，愚兄扶着你走吧。」趙重威上前伸手扶着楚秋千。「到江邊碼頭僱條船回去。」

楚秋千當然同意，在趙重威的摻扶下，走向江邊碼頭。

× × ×

竹籬茅舍。

楚秋千負手站在竹籬前，望着籬邊一棵樹上一條枝椏上，正婉囀鳴唱的一只翠雀含笑欣賞。

那只翠雀彷彿懂人性般，竟然不怕楚秋千，一個勁地鳴唱不巳。

楚秋千的精神很好，雙眼奕奕有神，看來，他腰上的傷勢巳好了十之八九。

他腰上的傷勢果然癒合了，他在這茅舍也足有八天了。

今天趙重威因爲有些事，要出去一趟，所以茅舍中只有楚秋千一個人。

一個人在茅舍內實在太悶了，所以楚秋千走出茅舍，在小院子中走動一下。

那頭翠雀唱得正歡之際，驀地一頭栽跌下來！

婉囀悅耳的雀鳴聲，自然亦戛然斷止了！

楚秋千不禁怔了一下。

但立刻他就警惕地環顧四外一眼。

因爲他一眼就看到，從樹上栽跌在地上的那只翠雀，是被人用暗器射中頭部暴斃的！

將翠鳥射死的暗器，赫然是一枚金光閃閃的髮簪！

楚秋千心頭暗懍，右手一縮，掌中已扣着那捲彈丸軟劍。

但他却發現不到那發出金簪將翠雀射殺的人藏身在那一處，所以他心頭不由一緊。

好明顯，這發出金簪的人，不但輕功好，發射暗器的手法更是高明，因爲楚秋千竟然聽不到暗器破空聲。

但有一點他很清楚，匿在附近發出金簪的人，肯定是個女的！

只有女人，才會使用髮簪。

想到這裏，他的心頭倏然一動——薔薇？

他之懷疑發射金簪的人是薔薇，不但薔薇是女的，而且還是他所認識的女人中，唯一要殺他的人！

「他們竟然找到這裏來，而大哥又不在，這一次看來逃不掉了！」楚秋千心念如電，一雙眼却不斷掃視着竹籬外認爲可疑地方。

但四外却一點動靜也沒有，似乎那支金簪是從天上掉下來將那只翠雀射死的。

但楚秋千一點也不敢放鬆，心頭更加緊張，感受到一種從來沒有感受過的一種緊迫的壓力。

這種無形的壓力甚至比面對死亡時所產生的恐懼還要沉重！

但楚秋千畢竟是曾經受過一連串嚴格訓練的殺手，他內心雖然驚懍，却不致慌亂。

倏地，他霍然擰身，面對茅舍門口！

他立刻看到一名穿一身紫蘿裙的少婦正從茅舍內飄掠出來！

楚秋千一眼看到那少婦，目光一亮，亦不由一怔！

令到他眼睛發亮的是，他從沒有見過這個像眼前這少婦這樣艷麗成熟迷人的女人，他的心不由加速跳動了一下。

這少婦看年紀不過二十六七。

令到楚秋千一怔的是，這少婦不但不是他想像中的薔薇，也是他不認識的，而且不是從竹籬外現身，從茅舍內走出來！

那少婦一眼看到楚秋千，神色亦是怔愕了一下，詫訝地望着楚秋千，櫻唇一啓，詫聲道：「你是誰？」

楚秋千狐疑地打量着那少婦，反問道：「妳又是誰？爲何擅闖進來？」

那少婦忽然一笑道：「你是趙重威的朋友？」

楚秋千聽少婦說出趙重威的姓名，心知對方可能是趙重威的什麼人，但仍不敢大意——他領教得實在太多了，吁口氣，，禮貌地道：「不錯，在下是趙大哥的朋友。」

那少婦目光忽然一凝。「重威呢？」

楚秋千道：「趙大哥有事出去了。」接又道：「請教芳駕如何稱呼？」

那少婦一邊欺步走前，一邊嬌聲道：「妾身姓何，名素娥。」

楚秋千在心裏迅速地搜索了一下記憶所及的江湖成名人物的名字，却沒有聽說過，但仍客氣地道：「原來是何姑娘，請問是來找趙大哥的嗎？」

少婦何素娥舉手輕攏鬢髮，嬌笑道：「是，嗯，你還未答復妾身你是誰呢！」

楚秋千只好說道：「在下楚秋千。」

何素娥眼眸一轉，瞟了楚秋千一眼。「你是重威新近結識的好朋友吧？」

「不錯。」楚秋千似不敢稍有鬆懈，望了一眼樹下地上那只死了的翠雀，道：「雀身上的那根金簪是妳的嗎？」

何素娥瞥了一眼地上那只死雀一下，從容地道：「是。」

楚秋千不由冷笑道：「芳駕爲何下此毒手？好不覺得太殘忍了嗎？」

何素娥倏地「格格」嬌笑起來。「我覺得它的叫聲太聒耳了，不能忍受。便殺了它，好耳根清靜，怎可說是殘忍？」

楚秋千聽了對方那強詞奪理的說話，不禁吸了口氣，覺得眼前這少婦容貌雖然美艷，但氣量及心腸未覺狹窄狠毒了點。

但由於他不清楚對方與趙重威的關係到底怎樣，雖然他對這少婦缺乏好感，但却盡量不表露出來。「芳駕找趙大哥有何事幹？」

何素娥妙目一轉，笑道：「妾身想找他談談……」驀然妙目一睜，歡聲叫道：「重威！」

楚秋千由於是面對草舍，所以背對着竹籬門口。聽聞何素娥的歡叫聲，以爲趙重威眞的回來了，同時見那少婦一臉歡容，亦以爲對方與趙重威的關係一定很親密，遂不虞有他，擰轉身向後望去。

但後面那有趙重威的人影？

他不由心頭一懍，暗呼：「上當！」

他眞的是上了那少婦的當！

就在他擰轉身向後望的刹那，何素娥嬌軀一閃，猝然向前欺掠，纖指倏然點出，點向楚秋千的軟麻穴。

待到楚秋千驚覺時，腰上一麻，整個人軟軟地倒在地上。

楚秋千不禁驚駭欲絕，憤怒地注望着何素娥。「妳這是什麼意思？」

何素娥得意地嬌笑不巳。「沒有什麼，妾身不會傷害你的。只不過想利用你一下。」

楚秋千想不到一時大意，被對方所乘，驚怒地道：「妳到底想怎樣？」

何素娥忽然幽怨地道：「到時你自然知道。」

接一指點落楚秋千的啞穴上。「委屈你了。」

話落，一把抄起楚秋千，轉身縱掠向草舍後。

何素娥的身形才消失在草舍後，竹籬前人影急閃，現出四條身形。

四條身形在竹籬前停下來，八道目光一齊透過竹籬往內窺探。

「老大，那小子眞的就匿藏在這裏？

」一把鵝公聲的聲音响起。

「錯不了，小心點，別讓那小子又跑了！」說話的老大一側頭，鼻尖一顆紅紅的肉瘤幌顫了一下。

「老大，現在怎辦？」仍是鵝公聲的漢子問。

「衝進去，殺他個措手不及！」老大低沉地說。

揮手間，四條身形成扇面形，縱身越過竹籬，掠入院子中。這一次，可以看清楚這四人的面貌了，赫然是滇西四惡！

鼻尖上長了顆肉瘤的當然是老大毛艮，而鵝公聲的正是老三牛錯！

四人落在草舍前，八道目光分別從兩間門扇洞開的草舍內窺察起來。

草舍內却一絲人影也不見，更沒有動靜。

四人不由狐疑地互相望了一眼。水泡眼田茅眼泡一鼓一鼓地，說道：「老大，怎麼不見人？莫非那小子又溜了？」

「沒有可能的！」老大毛艮斷然道：「咱們的行動很秘密，那小子肯定不會知道咱們探悉他匿藏在這裏，很可能他就躲藏在屋內。」

「咱們衝進去搜查一下，不就知道了？」賊眉賊眼的老四符杜提議。

「好，老二與老三負責搜那間屋，老四與我搜這間！」毛艮不愧是老大，立刻分派停當。

於是，四人分成兩組，各執兵器，戒備地衝入了兩間草舍內。

但聽一陣椅跌枱倒的聲音從兩間草舍內傳出來，很快，毛艮四人自兩間草舍內走出來。

四人互相望了一眼，都搖搖頭。

——那表示在兩間草舍內找不到人。

「那小子難道又跑了？」水泡眼田茅鼓動着兩隻青蛙眼。

「當然是跑了，不然，怎會不見人！」牛錯粗聲說。

「這倒未必。」毛艮用手捏摸着鼻尖上那顆肉瘤。「或許那小子出外去了也說不定。」

「老大的意思，是咱們等他回來？」老四符杜眼珠轉了一下。

「不錯！」毛艮點頭道：「這叫做守株待兔！」

毛艮接流目打量了一下四周的環境，指點道：「咱們四人分別在屋內外藏起來，若是那小子回來，他再也逃不了！」說完，興奮地做了個甕中捉鼈的手勢。

× × ×

黃昏，晚霞絢爛，趙重威踏着那舖滿一地的晚霞，手上提着兩尾鮮蹦活跳的鯉魚，輕快地走向那曲徑盡頭，掩映在枝葉中的草舍。

「楚兄弟——」他走到竹籬前，高興地叫起來。

但却聽不到楚秋千的應聲。

他不以爲意，推開籬門，走了進去。

「楚兄弟，你怎麼哪？」趙重威走入院子內，仍不見楚秋千出現及回應，不禁有點詫異。

一絲不祥的念頭倏然升上了他的心頭——莫非楚兄弟出了意外？

想到這一點，他悚然一驚，走向草舍的脚步也倏然停下來，一雙湛亮的目光投射在兩間草舍緊閉的木門上。

深深地吸了口氣，他陡然大喝一聲：「鼠輩，給我滾出來！」

喝聲有如霹靂，震得樹葉簌簌落下。

趙重威陡然發出喝聲，不是他發現了屋內藏有人，而是他懷疑附近藏有人，所以他試探一下。

這一聲喝，果然有效，兩間草舍的木門倏然打開，從屋內分別走出兩條漢子。

趙重威一雙湛亮的目光立刻威稜暴現，氣勢懾人地打量着從兩間草舍內現身出來的漢子。

「察」地一响，枝葉一分，從一棵樹上躍下一人。

接着，從草舍後也閃出一條漢子！

趙重威不由心頭暗懍，緊了一緊另一只手提握着的鐵槳，目光瞬也不瞬地打量着這四個人。

最後，他的目光落在鼻尖長了個肉瘤的漢子身上，寒聲道：「滇西四惡？」

「嘎嘎嘎，好眼光，正是老子們。」從樹上躍下來的牛錯手中銅鈸一合，發出鏘的一下聲响。

「呵呵呵，若是老子沒有看走眼，你就是那位在江邊橫插一手，將姓楚的小子自咱們手中救走的人。」毛艮鼻子上那顆肉瘤顫動着，目光兇毒地打量着趙重威。

趙重威直認不諱：「四位的眼光也不錯，竟然找上門來，意欲何爲？」

從茅舍後閃出來的符杜目光閃轉，賊聲賊氣道：你應該心知明肚。」

趙重威吸口氣，道：「你們將楚兄弟怎樣了？」

他是由於楚秋千至今不見現身，以爲楚秋千巳落在對方手上，故有此問。

「嘿嘿，」田茅閃前一步，狠聲道：「不怎麼樣，既然他身上沒有犀甲衣，那當然是殺他了！」

趙重威目光暴盛，威凜地說道：「四位若殺我的楚兄弟，你們一個也別想離開這裏。」

「閣下好大的口氣！還未請教高姓大名。」毛艮盯視着趙重威。

「趙重威。」趙重威一字字說出。

滇西四惡却似乎沒有聽聞過趙重威的大名，四人神色不變，先後打了一聲哈哈，毛艮笑道：「可惜咱們從來沒有聽聞過閣下的大名，咱們用不着怕你！」

趙重威道：「怕也好，不怕也好，今日你們若不將楚兄弟完好無損的交出來，一個也別想離開這裏！」

「啊哈，好大的口氣！」田茅乾笑一聲。「咱們根本就沒有見過姓楚的，你這樣說豈不是太滑稽了？」

趙重威凜凜地逐一掃了滇西四惡一眼，凜聲道：「滑稽也好，核突也好，總之楚兄弟不見了，而你們又在這裏，不向你們要人向誰要？」

「姓趙的，咱們雖然不是好人，但素來一言九鼎，咱們若是弄倒了姓楚的，早就走了，還呆在這裏幹什麼？」毛艮忽然正容說。

趙重威直視着毛艮，覺得對方說的話不會是假的，遂長吁一口氣道：「那麼，四位現在可以走了吧？」

牛錯却哼了一聲道：「那有這麼容易就走！」

「然則，四位意欲如何？」趙重威心內非常之焦慮，所以語氣很重。」

「咱們要領教一下你的身手。不然，咱們無法咽得下那口氣！」毛艮語意指的是趙重威在江邊橫揷一手，救走楚秋千那回事。

趙重威深吸了口氣，心內雖然對楚秋千的下落安危焦慮不已，但知道滇西四惡是不見眞章不走的，所以沉聲道：「四位一起上吧！」

「這還用你說！」符杜賊聲賊氣地道：「咱們兄弟四人向來是幹什麼也一齊的，當然也一齊動手！」

「那就一齊動手吧，別多說了！」趙重威左手一甩，將手上那兩尾魚拋向一邊地上，雙手執着鐵槳，擺開門戶。

滇西四惡領教過趙重威那一擊之威，不敢自大，各自深吸了一口氣，閃動身形，前後左右將趙重威圍了起來，各自撤出兵器。

趙重威也就在這時「呔」地喝了一聲，鐵槳一掄，一招「橫掃千軍」，掃砸向滇西四惡！

別看輕了趙重威這一招，招式雖然平凡，但却威力如山，勁風暗嘯之聲懾人心魄！

滇西四惡不敢硬接，各自躍退一步。

一退緊接四人立進，四樣兵器夾攻趙重威！

趙重威早就打了速戰速決的主意，不然，他也不會搶先出手，一槳掃出的同時，身隨槳旋，猝然旋轉到符杜的面前，鐵槳一掄，恰好還向符杜撤削向他腰腹的蛇形劍！

而毛艮三人的兵器由於趙重威身形急旋，皆擊了個空。

「嗆」然一下震响，趙重威的鐵槳猛擊在符杜的蛇形劍上！

符杜功力遠遜趙重威，如何承受得起，手臂一震，虎口震裂，五指一鬆，蛇形劍曳着一道精虹，飛射向一棵樹幹。

「篤」一聲，蛇形劍射插入樹幹上！

而震駭急退的符杜在這刹那也全身僵木了一樣，退勢一窒，瞪着一雙賊眼，駭怖地瞪望着趙重威。

一招擊空的毛艮三人變招極快，身形閃撲中，追擊趙重威，可是他們攻出的兵器却在那刹那硬生生凝停在空中，不敢攻出去！

因爲，趙重威的鐵槳已快得不可思議的速度，奇詭地抵在符杜的喉頭上！

趙重威上腰將鐵槳向前一送，雖然未必可以將符杜的頸脖切斷，但最少可以將他的喉骨撞碎，所謂投鼠忌器，是以毛艮三人不敢莽動！

一招之間，趙重威經已將滇西四惡之老四符杜制住，其身手之高，於此可見。

要知道滇西四惡能夠橫行滇西一帶，自有其橫行的本領，決不是浪得虛名之輩，而今被趙重威一招就制住其中之一，那三個莫不震駭莫名。

「三位還要較量嗎？」趙重威側對毛艮三人冷然問。

毛艮三人眼見老四符杜受制於趙重威，那裏還敢再動手？呆站着，一會，毛艮才說道：「姓趙的，你想怎樣？」

「不想怎樣——」趙重威冷冷一笑道：「四位若答應離開這裏，趙某立刻放了他！」

毛、田、牛三人互相望了一下，毛艮無奈地道：「好，咱們答應你！」

「那麼請吧！」趙重威收槳向一側閃去。

符杜彷彿從地獄打了個轉回來，驚魂未定地一步躍開，吸了口氣。

「咱們走！」毛艮一揮手，當先躍掠出院子。

田、牛、符身形一動，亦掠出院子。

趙重威直到滇西四惡的身形在眼簾內消失，這才長長地吐了口氣，身形一動，掠進右邊那間草舍內。

但他很快就從草舍內掠出來，接又掠進左邊那間草舍。

兩間草舍皆察看過，却找不到楚秋千的踪影，趙重威不禁心頭一沉。

草舍內及院子中皆沒有打鬥過的跡象，而楚秋千的衣物仍在，這證明楚秋千不是不告而別，那麼，他到底去了那裏呢？發生了什麼事呢？

趙重威心內焦慮異常，呆呆地站在院子中。

「莫非是天殺中人追查到這裏，偸襲楚兄弟，將他擄走？」趙重威心頭劇跳了一下，目光亦下意識地掃視起來。

「叭撻」一聲，被趙重威扔在地上的兩尾魚還未死，跳動了一下。

趙重威的目光聞聲移向那兩尾在地上躍動的鯉魚。

眼內金光一閃，趙重威的心頭劇跳了一下，身形一動，急掠向那棵樹前。

那棵樹下躺着一隻死鳥，脖子上被一根金簪射了個對穿，趙重威就是被金簪的閃光吸引了。

趙重威如獲至寶般，俯身將那隻死鳥拾起來，將那根金簪從鳥屍上拔出來。

這時太陽已差不多沉沒在江天一抹裏，殘霞照射下，手上那根狀如鳳凰的金簪發出閃閃的金光。

趙重威拿着那根金簪端詳察看起來。

倏地，他的眼色變了一下，吸口氣，喃喃道：「她來過，原來她來過！」語聲有點激動，拿着金簪的手也抖動起來。

「莫非楚兄弟在她手上？」趙重威嘟喃一聲，目光却有點迷離，一把將那支金簪揣入懷中，提着那根鐵槳，雙脚一蹬，掠向草舍後。

× × ×

楚秋天軟軟地躺在一張床上，動彈不得，但腦筋裏却轉動得比急馳的車輪還要快。

「這少婦將我擄來這裏，又有什麼企圖？」

「她會怎樣對付我？」

「她與趙大哥是什麼關係？」

這幾個念頭一直在楚秋千的腦海中盤旋，但他却找不到答案。

他被那少婦何素娥帶來這裏已足有半個時辰，他躺在這張木板床上也足有半個時辰，而何素娥也沒有出現過，他却知道何素娥必定還在這屋內。

對於自己的生死，他倒不怎樣放在心上，令他心急的是，趙重威回來後不見了他，不知急成什麼樣子。

他試着運功衝穴，却令到他驚詫萬分，因爲他默運「大小周天衝穴大法」，依然衝不開被點的軟痲穴。

「這姓何的女子究竟用的是何種點穴手法。竟然這樣邪門！」楚秋千不由暗暗心驚不已。

要知道「大小周天衝穴大法」，仍是一種可以衝開被任何點穴手法封閉的穴道的一種獨特奇妙的內功心法，而現在竟然衝不開被點封的軟痲穴，姓何的少婦之點穴手法，可說高明得有點玄奇了。

既然運功衝不開被點的穴道，楚秋千只好放棄了這個念頭，不願躺也只好躺在那冷硬的木板床上了。

倏地，他的眼珠一轉，斜睨向門口。

——他的軟痲穴雖然被點，動彈不得，但聽覺絲毫沒有受到影响，一樣敏銳異常，剛才，他聽到了一絲急掠聲。

他聽得沒有錯，因爲馬上就證實了。

「什麼人敢擅闖進來！」一聲嬌叱適時响起，楚秋千一想，就知道是何素娥發出的！

「素娥，我是重威。」

楚秋千一聽，差一點從床上蹦起來——他若不是穴道被點，心中狂喜不已！

——趙大哥終於找來了！

要不是他連啞穴也被點了，這時他早已大聲呼喊出聲。

「重威，想不到你自破誓言，來找我了！」何素娥重重地哼了一聲。

楚秋千雖然看不到，但却聽到，所以他靜靜地躺着，豎起耳朵聽兩人的對答言語……

× × ×

趙重威確實找到來了，這時他正站在院子前，隔着一道竹籬，神情有點痛苦地望着何素娥。

這時天色差不多已齊黑，尙幸天朗星燦，依稀可以看到景物，自然也可互相看到。

何素娥却怨恨地望着趙重威，臉上怨恨交併。

「素娥，我本來不想來的，但却在院子樹下的一隻死鳥身上，發現了一根金簪，這可能關係到我一位朋友的下落，所以不得不來找妳。」趙重威邊說邊從懷中掏出那支鳳頭簪，遞給何素娥看。「這是妳的鳳頭簪。」

「是我的又怎樣？」何素娥瞥了一眼那根鳳頭簪。

「既然是妳的，那就證明妳曾經到過我那裏。」趙重威目光有點迷離地凝注着手上的鳳頭簪。

「到過又怎樣？」何素娥口氣很硬。

趙重威却毫不在意。「素娥，妳是否將我一位朋友擄來這裏？」

「是又如何？」何素娥的目光也有點迷離。

「如果是，請妳將我那位朋友放了。」趙重威目光移注在何素娥的臉上。「咱們兩人之間的事，放了人再說。」

「你有本事就從我手上將你那位朋友救走，要我放，哼！休想！」何素娥語聲很尖。

躺在屋內床上的楚秋千却聽出興趣來，豎着耳朵繼續聽下去。

「素娥，我那位朋友與妳無仇無怨，妳爲何要那樣做？」趙重威有點無奈地嘆了口氣。

「哼，我這樣做，正是要你自毀諾言！」何素娥幽幽地說：「你現在來找我，除非你跪下來求我，否則，我不會放你那位朋友。」

「妳這又何苦呢？」趙重威苦澀地道：「難道妳一點夫妻之情也不念。」

「哼，你若是念夫妻之情，爲何忍心與我分開，並發下毒誓，永不再見我？」何素娥說時，目中淚影瑩然。

趙重威立時嗒然若喪，無言以對。

躺在屋內木板床上的楚秋千聽到這裏，才知道趙重威與何素娥本是一對夫妻，但不知爲了什麼原因，却分開了。

默然了好一會，趙重威以哀求的語氣道：「素娥，請妳先放了我那位朋友，妳殺了我也可以！」

「殺你？」何素娥冷笑一聲：「我殺得了你？你若不跪下來求我，就算你死在我面前，我也不會放了你那位朋友！」

楚秋千聽到心內大急，但苦於動彈不得，唯有在心裏祈求不已，一邊豎起耳朵，緊張地聽下去。

但却聽不到趙、何兩人的聲息，不知兩人爲何忽然沒有動靜。

其實，趙、何兩人都沒有離開，隔着一道竹籬互相沉默着。

趙重威臉上神色連起變化，突地全身一震，毅然道：「好，我跪下來求妳！」

男人流血不流淚，要一個鐵錚錚的漢子屈膝跪下來求人，那眞是比殺頭還難，趙重威肯跪下來，可見他是下了如何大的決心，也可見他對友情比自己的尊嚴還要重視。

眞不愧是一條重情義的血性漢子。

楚秋千在屋內聽得心頭一震。

何素娥顯然也料不到趙重威肯跪下來求她，神情震愕了一下，張大一雙眼眸，望着正欲屈跪下地的趙重威。

剛屈膝跪下去的趙重威，却驀然雙腿就勢一蹬，猝然彈掠向何素娥。

莫非他跪下是假，驀然發難制服我才是眞的。

這個念頭刹那閃過何素娥的心頭，不由發出一聲驚叫，閃身欲避！

但已閃避不及！

而趙重威確實是撲掠向何素娥，右手疾探，一把抓住何素娥的手臂，猛然向後一扯。

何素娥被他扯得身形一轉，轉到他的後面！

而趙重威左手提着的鐵槳一陣急撥，一陣叮叮聲急激响起的刹那，夾着趙重威一聲低悶的痛叫。

何素娥被趙重威一把扯轉，正欲掙扎，那知趙重威已自動放了手！

刹那間，她不明白趙重威這樣做是什麼意思，直到暗器擊落聲及趙重威那聲痛叫聲入耳，才明白是怎麼回事。

有人暗中向她出手偸襲！

「重威，你怎麼了？」她再也裝不下

去了，脫手呼叫出聲。

趙重威很顯然被暗器射中了，可能沒有什麼大碍，凜然執槳站着，略一回首低聲道：「我沒有什麼。」

接凜聲大叫道：「是什麼見不得人的魅魍魎，滾出來！」

何素娥聽了趙重威那句話，提起的心才放下，亦明白到她剛才是如何驚險，若不是趙重威及時出手救她，只怕她現在已不可能站着了。

她的一顆心不由甜絲絲的。

所有的怨恨，也在那刹那化解了。

× × ×

這時候天已黑齊，茫茫夜色中，趙重威那一聲喝叫遠遠傳出去。

趙重威在喝叫出聲的刹那，身形一掠，撲向一叢人高的花樹叢！

而何素娥也在這時心頭倏然一動，身形急幌，掠向楚秋千躺着的那間屋。

趙重威的身形才掠出，那叢花樹微幌，一蓬暗器迎面罩射向他！

趙重威去勢不變，手中鐵槳一陣急撥，「叮叮叮」一陣亂响中，將射來的暗器撥擋落地！

一條人影也就在這刹那，從花樹叢後閃掠出來，急掠而去。

「鼠輩那裏走！」趙重威大喝一聲，身形倏變，提槳追掠向那條黑影！

何素娥才撲掠到屋門口！嘩啦聲中，一條黑影已撞破窗櫺，穿入屋內！

何素娥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因爲她看到，那黑影落地後，立刻撲向躺在床上、動彈不得的楚秋千！

好明顯，那黑影欲對楚秋千不利！

楚秋千躺在床上，先是聽到趙重威爲了他，肯屈膝跪下求何素娥放他，心頭一熱，感動得雙眼湧淚，及至聽到暗器破空聲，擊落聲及趙重威的痛叫聲，他驚急得出了一身冷汗……

再聽到窗櫺破裂聲，一條黑影破窗而入，撲向他，更是大驚失色，睜大雙眼，瞪望着那黑影手上揚起的長刀！

那黑影已撲到床前，只要向下一斬，楚秋千一條命就休矣！

而那黑影亦已一刀向楚秋千斬下。

楚秋千大睜着一雙眼，沒有叫出聲，眼中也沒有駭懼之色，死死地盯着那能够將他斬爲兩截，泛着寒光，疾斬而下的刀鋒。

那一刀眼看就要將楚秋天斬爲兩截！

驀地，那黑影斬下的一刀像受到急劇的撞擊般，「噹」然聲中，刀身一歪，脫手斜飛出去，同時發出一聲痛叫聲。

楚秋千對這突然發生的變化看得很清楚，一口氣一洩，一顆心劇跳起來。

那黑影明顯地受了傷，痛叫聲中，身形倒竄翻掠，射向那個破碎的窗口。

而一條婀娜嬌捷的身形亦從門口疾掠入來！

楚秋千一眼就認出，那是何素娥。

他狂跳的一顆心，這才平復下來。

剛才，眞是千鈞一發，何素娥在情急之下，左右手急揚，右手短劍射向那人影的長刀，左手中指的一枚戒子脫射向那人的手腕，救了楚秋千一命！

嬌叱聲中，何素娥身形如風，追掠向那黑影，手臂疾掠，抓向那人的足踝！

那人這時一半身子已穿出窗外。

那人雖然受了傷，反應仍很敏捷，雙腿一縮，避過何素娥堪堪抓到的五指，穿出窗外。

何素娥一把抓空，身形倏然一窒，倒掠回床邊。

——她是恐防對方有人匿在屋外，乘她追出屋外，入屋傷害楚秋千，所以改變主意，不追出去。

追掠到床前，何素娥反手拍活了楚秋千被封的穴道。

楚秋千穴道被解，在床上略一舒展手脚，立刻一躍下床。

「你沒有事吧？」何素娥語含歉意地問了一句。

楚秋千深吸了一口氣，答道：「沒有事，趙大哥呢？」

何素娥以脚尖挑起地上的短劍，抄在手中，憂急地道：「他追出去了，不知追不追得到那人！」

楚秋千忙道：「在下追出去看看！」

說着就掠向門口。

何素娥嬌聲道：「我也去看看！」緊隨在楚秋千身後掠出去！

楚秋千才掠出門口，一條熟悉的身形已掠過竹籬，落在他身前。

楚秋千一眼就認出來的是趙重威，喜而呼道：「趙大哥！」上前一把抓住趙重威的手臂。

趙重威發出一聲痛呻，但仍然急聲問：「楚兄弟，素娥呢？她沒有事吧！」

關切之情，溢於言表。

楚秋千一聽趙重威痛呻出聲，忙鬆開手。「趙大哥，你受了傷？何……大嫂沒有事！」

何素娥才掠出門口，耳聽趙重威那急切關懷的話，不由心頭一熱，再也忍不住了，叫了一聲：「重威，你受傷了？」閃身撲上前。

趙重威亦是心頭一熱，叫了一聲：「素娥，我沒有什麼！」

楚秋天雖然不知道，兩人爲了什麼而分居，但現在看到兩人和好，心內高興不已。

「快進屋讓我看看傷了那裏？」何素娥執着趙重威溫厚的大手，往屋內走去。

趙重威目中精光閃閃，有點靦覥地隨着何素娥走入屋內。

畢竟當着楚秋千的面，這樣親熱地手拉手，他感到有點不好意思。

楚秋千也很乖巧，沒有跟進去。「趙大哥，小弟在這附近察看一下。」

身形一閃，縱到側面察看起來。

× × ×

屋內亮起了燈光，趙重威含笑坐着，眼中滿是情意，眨也不眨地望着爲他受傷的手臂上用藥包扎的何素娥。

何素娥的動作很輕柔，邊扎邊問：「痛不痛？」

趙重威心頭一熱，舉手輕撫着何素娥的秀髮，放輕了聲音問道：「素娥，妳眞好。」

何素娥含嗔瞟了趙重威一眼。「木頭，現在才知道我好！」

趙重威傻傻一笑。「素娥，我要妳爲

我生幾個白白胖胖聰明活潑的小傢伙。」

何素娥臉上微紅，不過却是喜意深濃的，呢聲道：「你眞的想要？爲何改變了主意。」

趙重威一把輕摟着何素娥的纖腰。「那是在我忽然看到一蓬暗器襲射向妳的刹那改變的，試想想，那眞是危險，若不是我發覺得及時，只怕……在那刹那，我驚覺到，一個人說不定會在什麼時候死去，若不把握目前，妳可能會悔恨終身。」

「嗯，在那刹那，我亦有那樣的感覺，咱們本是恩愛夫妻，何必爲了一點點事嘔氣？重威，你知不知道，我將你那位楚兄弟擄來，無非想你來找我，讓我看到你？」何素娥臉上的紅暈更盛。

趙重威看得不由手臂一緊，將何素娥摟在懷中。「素娥，我現在明白了……」

屋內的燈光繼續亮着，但却已沒有人語聲傳出來。

楚秋千遠遠地站在一棵樹下，偶爾瞥一眼破窗內透出來的燈光，咀角噙着一抹笑意，在爲趙重威何素娥的和好而高興不已。

而他的心頭亦暖暖的，他發覺，這世上不但有溫暖，也很可愛，特別是那像頑皮的孩子般在眨着眼的星星……

出奇制勝　殺手遭殃

翌日，楚秋千帮着趙重威夫妻，動手執拾一切，搬回江邊那兩間草舍居住。

趙重威何素娥皆是喜上眉梢，有如一對新婚夫妻那樣恩愛。

楚秋千已改口叫何素娥做大嫂。

何素娥害羞但又欣悅地接受了這個稱呼。

午飯時，三個人都高興得喝了不少酒。何素娥酒意上臉，更覺嬌艷動人。

趙重威面對愛妻，情意更濃，但他却沒有忘記昨晚的事，望着楚秋千道：「楚兄弟，我差點忘了告訴你，昨日幸好你被素娥帶走，否則，你多半避不了滇西四惡的伏擊！」

楚秋千微吃一驚。「趙大哥，滇西四惡昨日找到這裏來？」

「是！」趙重威點點頭，「不過被我打跑了。」

「那麼昨天晚上來的人會不會是滇西四惡他們？」楚秋千望着趙重威。

「不是他們，」趙重威濃眉皺了一下，「被我追截的那人曾經與我交手幾招，所以我看到他的面目，那人不是滇西四惡中的一個。」

「那會是什麼人？」何素娥插口問。

趙重威拿眼望着楚秋千，遲疑了一下才道：「有可能是『天殺』中人！」

楚秋千心中早就想到，不由脫口道：「很有可能，明顯的，昨晚那些人目的是殺小弟，而小弟初涉江湖，絕無仇家，只有『天殺』必欲殺小弟而後甘心。」

何素娥一聽「天殺」兩個字，神情震動了一下，駭然問：「『天殺』中人爲何要殺楚兄弟？楚兄弟怎會惹上他們？」

趙重威吐口氣道：「因爲楚兄弟原本是『天殺』這個組織的人！」

何素娥張口「哦」了一聲，望着楚秋千。「重威，你說楚兄弟原本是『天殺』中人，是不是他現在背叛了『天殺』，所以他們要殺他？」

「正是！」趙重威點點頭。

楚秋千心頭有點沉重地道：「大哥，若眞的是他們找到來，小弟還是離開這裏比較好！」

趙重威湛亮的眼光一盛，道：「楚兄弟，咱們是否兄弟？」

楚秋千一時間不明白趙重威這樣問是什麼意思，只好點點頭。

「咱們旣然是好兄弟，那就要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你若再說離開這裏的話，便不當我是你的兄弟！」

楚秋千一聽趙重威這樣說，呆了一呆，接歉然朝趙重威笑了一下，感動地道：「趙大哥……我……」

趙重威宏笑一聲，截斷他的話道：「我早已有心鬥一鬥『天殺』這個組織的人，唔，旣然他們找上門來，正好見識一下他們的手段！」

何素娥銀牙暗咬，冷笑道：「我也正好爲叔父報這大仇！」

楚秋千一聽，脫口道：「大嫂，令叔被『天殺』中人殺死嗎？」

何素娥悲憤地點點頭：「這還是兩年前的事了，家叔父被『天殺』中的一名殺手，擊殺在揚子江中！」

楚秋千心頭沉重，不由垂下了頭。

趙重威咳了一聲，一手搭在楚秋千的肩頭上。「楚兄弟，你必須面對現實，不能永遠逃避下去，這不是辦法，你要有決心與他們正面對抗，瓦解消滅他們，你才能解除他們對你的威脅！」

楚秋千抬起頭，有點猶豫地道：「但……但小弟畢竟……是在『天殺』中長大的……」

「所以你很難痛下殺手？」趙重威嚴肅地望着楚秋千。「但你別忘了，他們都是一羣心狠手辣，冷血無情，爲了錢不惜去殺人的殺手，這些人可說死有餘辜，你別忘了，你對他們手下留情，他們却必欲殺你而後甘心！」

楚秋千聽得神情震了一下，捏拳毅然道：「趙大哥，小弟現在明白了，但怎樣對付他們？」

趙重威凝眸沉思了一下，道：「一時間，我倒想不出一個好辦法……」

何素娥接口道：「重威，天殺中人最喜歡偷襲暗算，咱們何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趙重威目光一亮，接道：「這倒是個辦法。」

轉對楚秋千道：「楚兄弟，你肯冒險一下嗎？」

楚秋千一挺胸，道：「只要能消滅他們，小弟死也不怕！」

何素娥急聲道：「重威，快將你的辦法說出來聽下。」

趙重威掃了妻子及楚秋千一眼，含笑將他的辦法說出來……

× × ×

草舍中，現在只剩下楚秋千一個人。

趙重威與何素娥夫妻兩人，一大早就離開了草舍，依偎着，一路說笑着走向江邊那只小舟。

趙重威當然沒有忘記帶着他那根鐵槳

在身邊！

解開繫在大石上的舟索，小舟一蕩，趙重威何素娥先後縱躍上小舟，小舟箭一樣射離岸邊。

趙重威鐵槳接一撥，小舟一折，逆流而上。

何素娥自上舟之後，一雙眼一直沒有離開小舟左右的水面。

小舟沿着江岸逆流而上，竟然比順流而下還要快。

趙重威一邊鐵槳急划，一邊雙眼也在小舟左右水面察看着！

驀地，他朝妻子點了一下頭。

何素娥會意地眨了一下眼，右手縮入了袖中。

猛地，趙重威一槳擊在水面上，「拍」聲暴响中，波擊水揚，水花激洩，那艘小舟竟然一下子彈拋離水面！

也就在這剎那，趙重威與何素娥竟然雙雙從小舟中彈躍起！

兩人才彈躍起，霹靂聲中，那艘小舟竟然四分五裂，散碎開來。

一條水濕的身形也就在這剎那從水中「花」的一聲，飛魚一樣標射起，劍光閃耀中，整個人從碎裂的小舟中穿起，「篤」一响，劍尖將一塊碎裂的船板插了個對穿！

趙重威若是沒有從小舟中躍起，那一劍就會穿過船板，插入他的屁股中！

因爲從水中躍出來的那個人，手上長劍插穿的那塊船板，正是趙重威適才坐着的地方！

那偷襲者一刺落空，已知不妙，身形曳着水珠猝然向下沉墜！

金光乍閃，那人急墜的身形猛地一窒，接着墜勢更急，「通」一聲墜落水中，水面一漾，泛起一片血花！

明顯地，那偷襲者，中了暗器，受了傷。

而發出暗器的是何素娥，她在彈躍起的剎那，縮入袖中的右手早已扣着一支金簪，那人才從水下躍上來，她的金簪立刻脫手射向那人。

「轟」的一下巨响，趙重威連人帶槳撲下，鐵槳重重地拍擊在那偷襲才沉沒的水面上！

而他的人亦藉那一拍之力，反彈起兩丈有多！

水面上被趙重威的鐵槳一擊，水面震動不已，浪翻浪湧，恍似遇上了大風暴一樣！

而這時何素娥已飄落在一塊船板上，手中已多了一柄短劍！

趙重威側身一個盤旋，作勢撲下！

那偷襲者本就受了傷，才入水，被趙重威一槳重重擊在水面上，震壓得他全身像被大力來壓一樣，胸口一悶，雙耳一痛，忍不住張口灌了幾口水，嗆得他再也閉不住氣，雙腳一蹬，從水中竄出來。

盤旋欲撲的趙重威立時像老鷹攫小鷄一樣，凌空俯衝撲下，鐵槳有如一片烏雲一樣劈下去！

那偷襲者才從水中竄躍起來，還未看清楚是怎麼回事，「噗」一响，他的腦袋已像西瓜一樣被趙重威劈下的鐵槳劈掉半邊，發出一聲悶窒的慘叫，「噗通」一聲，整個人重重地摔墜回水中！

水花四濺中，也濺起血珠。

趙重威順着劈下之勢，鐵槳一側，槳面按在水面上，藉那一按之力，身形再度彈起！

接半身一折，飄掠向正揮袖催動船板向他飄來的何素娥。身形一墜，飄落在那塊破船板上。

「應該沒有跟踪的人了，咱們快趕回去。」趙重威說着話，手中鐵槳在水中一陣急划，那塊破船板載着兩人，箭一樣滑向岸邊。

離岸還有三丈左右，兩人已雙雙騰掠起，掠上江岸。

兩人足尖才沾地，立刻向來的方向掠去。

「但願那些殺手現在還未向楚秋千採取行動！」急掠如電的何素娥這句話還未消失在空氣中，兩人的身形已消失在一簇樹木後。

× × ×

楚秋千一直到這時還安然無事。

但他却一點也不高興，相反，他現在只希望「天殺」中人盡快向他展開襲擊行動！

因爲「天殺」中人若不對他展開襲擊行動，他們的計劃就落空，不能實現。

他的內心雖然焦急，表面上却一點也沒有顯露出來，在草舍內看了幾頁書，然後才走到院子中，悠閒地踱着步。

驀地，一聲貓頭鷹的叫聲從竹籬外一棵樹上傳來。楚秋千不禁循聲抬頭往那棵樹望過去。

那棵樹上沒有貓頭鷹，所以楚秋千望不到，不過，他的臉色却變了一下！

他望不到樹上有貓頭鷹，却望到樹上坐着一個人，正朝他咧嘴而笑！

他一眼就認出了那人！

那人赫然是被他斷了右臂的胡琴殺手古鳴！

吸口氣，楚秋千鎮定下來，掌中已暗扣着彈丸劍。

——他們終於現身了！

楚秋千嘴角不由噙着一抹冷笑。

「楚秋千，你很驚奇是不是？」古鳴仍然坐在樹椏上惡毒地笑望着楚秋千。

楚秋千的雙眼雖然望着古鳴，但眼角餘光却掃視着左右兩邊，看看有沒有伏着人。

「古鳴，你們眞的不能放過我？」楚秋千故意問。

「嘿嘿，老夫倒想放過你，只是首領不肯放過你，所以不殺你絕不罷手。」古鳴陰沉地說。

「那你爲何還不動手？」楚秋千雙耳豎起，留意附近任何細微的聲响。

「咱們都不急，你急什麼呢？」古鳴詭笑着。

「是否薔薇他們未到，所以你不敢動手？」楚秋千故意大聲說。

「該動手的時候，咱們自會動手，至於薔薇他們，要現身的時候，自然會現身。」古鳴一副好整以暇的樣子。

楚秋千不禁皺了一下眉頭，猜不透古鳴又弄什麼新花樣。

但無論他們弄什麼花樣，他也不怕，

因爲他對趙重威夫妻充滿了信心。

「難道你不怕我現在就向你出手？」楚秋千更加提高了警惕。

「若是怕，老夫就不會現身了。」古鳴臉上又露出了古怪的微笑。

楚秋千正想說話，一陣婉囀悅耳的鳥鳴聲就在這時從草舍側面的一叢花樹叢中傳出來。

楚秋千一聽，心內安定了不少，吁了口氣，却沒有望向那叢花樹。

但古鳴却警惕地轉望向那叢花樹。

「噗簌」聲中，一只山雀從花樹中展翅飛起，飛向一棵樹上。

古鳴這才將眼光放開，落回楚秋千身上。「楚秋千，你果然命大，上一次救走你的，到底是什麼人？」

楚秋千心中意念飛閃，千百個念頭從他心中閃過，就是想不出古鳴這一次弄什麼花樣，用什麼手段殺他，心內狐疑不已，但却不怕，因爲他已接到趙重威夫妻的聯絡暗號——那一陣婉囀悅耳的鳥鳴聲。

「你既然找到這裏來，應該也查出救我的人是誰。」

「若是查到，老夫還問你幹甚麼？」古鳴一直沒有出手的意思，坐在樹椏上，幷幌悠着雙腿。「你不說，咱們遲早查出來。」

「那你們就查吧，我不會告訴你。」楚秋千篤定地望着古鳴。

古鳴突然道：「楚秋千，你好像有什麼仗持一樣，竟然不驚不慌也不走？」

楚秋千不由微吃一驚，以爲古鳴發現了什麼，但隨即他就釋然，笑笑說道：「我爲什麼要驚慌要走呢？一個對一個，你根本不是我的對手，你以爲我不知道你不動手的原因嗎？因爲你的人還未到，是不是？」

古鳴竟然哈哈一笑，直認不諱道：「好小子，果然聰明，被你猜到了！」

楚秋千在心裏冷笑一聲，暗道：「你這個老狐狸，若果我相信你的話，那才是白痴！」

表面上却相信地道：「那我就不能放過這個大好機會，不出手殺你了。」說完作勢欲動！

古鳴依然坐在樹椏上，連兵器也沒有撤出來，望着楚秋千古怪地笑着。

楚秋千根本就沒有出手的意思，見古鳴笑得那樣曖昧，疑心更盛，那肯貿然向他出手。

但他却驀然聽到一陣蚊吶般的聲音傳入他的耳鼓：「楚兄弟，立刻向姓古的出手！」

楚秋千一聽就聽出是趙重威以傳音入密向他說的，知道趙重威要他出手，必有深意，遂毫不猶豫地騰身而起，撲掠向樹上的古鳴。

× × ×

坐在樹上的古鳴料不到楚秋千突然騰掠向他，臉上神色微變，但立刻泛起一抹詭笑，望着騰掠過去的楚秋千，一點閃避動手的意思也沒有。

楚秋千看到古鳴那有恃無恐的樣子，不禁生疑，但他知道傳音給他的趙重威要他這樣做，必有深意，遂去勢如曇花火炮般，騰掠向樹上的古鳴。

就在楚秋千身形騰掠起的剎那，那塊地面方圓半丈之內，「噗噗噗」一連數十下沉响中，驀然暴突出數十把尖刀！

楚秋千這時候若還站在那地面之上，肯定會被那些從地下刺突出來的尖刀刺穿腳板，「釘」在地上。

那數十把尖刀，在陽光照射下，閃射出眩目的白光，那塊地面也有如一塊「刀板」。

幾乎在那塊地面穿突出數十把尖刀的剎那，一塊足有磨盤大的石塊——少說也有五六百斤，從屋角那面的竹籬外拋擲入來，轟一聲準確地拋落在那塊佈滿了尖刀的地面上！

剎那間，有如天崩地陷一樣，霹靂聲响中，土濺塵射，夾雜着兩三聲慘厲的叫聲。

待到土墜塵散，那塊地面竟然塌陷了一大片，差不多有一方見方！

而這時楚秋千亦已搶撲到樹上的古鳴不足三尺。

地上驀然穿插出來的數十把尖刀，楚秋千看不到，但那塊大石砸陷地面的轟然巨响及數聲慘叫他却聽到。

但他沒有理會——因爲他已知道趙重威夫婦就在附近，掌中彈丸劍崩一聲彈展開來，彈刺向樹上的古鳴。

古鳴在地面被大石砸陷的剎那，眼色變了一下，但臉上那抹詭笑則更明顯。

楚秋千看在眼內，心頭不由一動，但依然沒有改變勢子，掌中劍也疾刺向對方的頸側大脈！

也就在這剎那，那兩人合抱粗的樹身倏然「波」的一聲爆裂，一根烏黑發亮的長錐從那爆裂的樹身破洞內猝刺出來！

那根長錐刺出來的位置，恰好可以刺到楚秋千的腹腔部位。

這一切只不過發生在兩眨眼之間內，很明顯，古鳴這一次故意現身出來，並安排下這些陷阱，目的就是要一舉襲殺楚秋千。

就在長錐從樹洞刺出來的剎那，古鳴獰笑一聲，右手疾翻，練子劍閃纏在楚秋千的長劍劍身上。

而那從樹身洞內刺向楚秋千的長錐，已堪堪刺到他的小腹上。

楚秋千的長劍却被古鳴的練子劍纏住，可謂「上落」不得，而閃避也已來不及了。

眼看着楚秋千就要被那支長錐從前腹刺入，後腰透出的剎那間，驀地霹靂一聲，那兩人合抱粗的大樹竟然一下子歪折倒下。

那根刺向楚秋千小腹的長錐尖一歪，間不容髮從他的腰側刺過！

而楚秋千的身形由於長劍被古鳴的鍊子劍纏住，而古鳴在大樹歪折傾倒的剎那，來不及從樹上縱離，被帶得與樹身一同傾倒，楚秋千亦身不由主，被帶動身形。

楚秋千吸了口氣，一掌切向古鳴右手臂。

而雙腿亦同時曲蹬向對方的腰腹。

古鳴在大樹驀然倒折的剎那，由於事出意外，令到他不免手忙脚亂，正欲從坐着的樹椏上縱離，楚秋千的一掌雙腿却又襲到，迫得他只好右手一鬆，上身向後一

仰，一個倒翻，從那根枝椏上倒翻落下。

楚秋千一掌兩腿襲空，兩脚順勢踹蹬在樹身上，曳着纏在長劍身上的鍊子劍，倒射出去！

身形在空中一個翻滾，飄落在地上，一眼就看到趙重威正從那棵倒折的大樹旁縱掠起，手中鐵槳劈砸在堪堪倒在地上的大樹身上！

鐵槳劈砸落之處，正是樹身爆裂，從中刺出長錐之處。「拍」地一下暴响，那樹身竟然被鐵槳砸爆碎陷，樹皮碎木濺射中，也有血光濺現洒射。

却原來那棵大樹是中空的，藏在樹洞內偷襲楚秋千的人，一聲也叫不出，也來不及從樹洞內逃出來，便被趙重威一鐵槳砸死了！

× × ×

「趙大哥。」楚秋千朝趙重威歡叫一聲。

「楚兄弟，你沒有事吧？」趙重威落在竹籬前，恰好將古鳴的去路截住，拿眼瞟着楚秋千。

「趙大哥，小弟一點事也沒有，」楚秋千目光一轉，瞥到何素娥手執短劍，從屋角的竹籬後縱躍進來。

而他也看到院中那塊塌陷的地下，那塊磨盤大的巨石下，壓着三具屍體。

他不由出了一身冷汗，若不是趙重威及時傳音叫他騰掠起，只怕他不死，也受傷不輕。

他不禁目露感激之色地望着何素娥。

何素娥亦關切地望了他一眼。

古鳴的目光却閃縮不定，因爲他手上，不但沒有兵器，而且還被他們三個人包圍住。

他這一次處心積慮，企圖一舉襲殺楚秋千，可惜却失敗了，只是他不明白，爲何趙重威夫婦能識破他的陰謀，令到他功敗垂成。

而事實上，若不是趙重威識破了古鳴的陰謀，楚秋千肯定逃不過利刀穿足之厄運。

古鳴的目光雖然閃縮不定，但却沒有企圖逃走的意思，只是目光陰毒地望着趙重威。

趙重威也在打量着這位「天殺」組織中赫赫有名的殺手。

好一會，古鳴才語聲暗澀地道：「你是誰？」

趙重威宏笑一聲，道：「你們既然找到我，想必也查到我是誰，何必再多此一問。」

「好一個趙重威！」古鳴恨恨地說道：「上一次帮着姓楚的小子澄清了犀甲衣之謠，今次又破壞咱們的行動，城隍廟前那一次是不是你插手將他救走的？」

趙重威目光湛亮地望着古鳴。「大丈夫敢作敢爲，趙某確實在城隍廟前將楚兄弟救走。」

「你爲什麼一而再，再而三地帮助那小子，與咱們作對？」古鳴目光兇毒地瞪着趙重威說道：「難道你不怕咱們對你報復？

「你以爲天下的人都怕了你們？」趙重威冷哼一聲，「那你就錯了，『天殺』雖然可怕，但趙某人却一點也不怕！」

「好，好大的口氣！」古鳴氣恨恨地說，「錯過今日，老夫要你後悔已遲！」

「今日你一定要留在這裏陪你的手下。」趙重威語聲肅殺。

「哈哈哈！」古鳴怒極而笑：「你們想老夫留下？還沒有那本事。」

「今日若讓你生離這裏，趙某立死！」趙重威一字字地說出。

古鳴目中兇光一閃一閃的，不斷溜轉起來。

楚秋千吐了口氣，終於忍不住問道：「關於犀甲衣那件事，是不是你們造的謠言？」

「那當然是我們了，」古鳴惡毒地一笑，「而且，這個主意還是薔薇想出來的——借刀殺人！」

楚秋千不由怒哼出聲。

「楚兄弟，那個薔薇是否就是那位與你青梅竹馬一塊長大的姑娘？」何素娥朝楚秋千問。

「大嫂，正是她。」楚秋千沉重地點點頭。

「這位薔薇姑娘心腸可謂惡毒，有機會，我倒要『認識認識』她。」何素娥嬌靨一寒。

「姓趙的，老夫低估了你，否則，今天不會落得這個局面。」古鳴忽然嘆了一口氣。「你將跟踪你的人怎樣了？」

「當然是解决了。」趙重威淡然道。

「嗯，你們動手吧。」古鳴袖中一動，手上又多了柄一尺二寸長的短劍。

「對於你這種冷血無情的殺手，咱們自然不會手下留情！」趙重威掄動鐵槳，呼呼作响。

楚秋千與何素娥身形一動，身形欺前，與趙重威成三角鼎足之勢，將古鳴包圍起來。

古鳴在三人的包圍中，一點也不顯得驚慌，目光迅速地掃視着三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手中短劍斜斜舉起，自有一種氣勢，而且還散發出懾人的殺氣，此人不愧是一位有名氣的殺手。

趙、何、楚三人皆感到從古鳴身上散射出來的迫人殺氣，不由加了小心。

「姓趙的，老夫差點忘了，你怎會知道咱們暗中在樹身洞內藏了人的？」古鳴以詢問的目光望向趙重威。

趙重威不敢大意分神，凝神答道：「說出來很簡單，我夫婦住在這裏，焉有不熟悉這附近一切事物環境之理，那棵大樹是中空的這一點，在我夫婦來說，一點也否不是秘密，因爲我們早已知道樹身洞內藏有人，那全是猜出來的，我見你一直坐在樹椏上好整以暇的樣子，就知道你們必有古怪，初時我還不懷疑樹身內藏有人，直到楚兄弟飛掠撲向你，而你居然一副有恃無恐，既不閃又不動的樣子，令到我大起疑心，驀然省起那個樹洞，心頭一動，幸好還來得及將那棵大樹一槳砸斷，否則，你們的陰謀就得逞了。」

古鳴聽完後吸口氣道：「爲什麼老夫就想不到這一點——咱們既然能在這樣短的時間內發現那個樹洞，你們在此居住，無理由不知道的。接又問道：「那你們怎樣知道咱們的人匿藏在地下？」

「這一點說起來可說是僥倖，」趙重

威瞥一眼何素娥，「我與妻子潛回來後，爲了弄清楚你們來了多少人，所以我妻子伏下來，運用『地耳聽』這門神技，測聽一下你們的人藏在什麼地方，結果，被拙荊聽出你們有人藏匿在地下！」

古鳴聽到「地耳聽」時，神色微微一動，等到趙重威說完，目光射在何素娥身上。「『地耳聽』聽說是『神耳通天地』司空重耳的不傳秘技，趙夫人莫非是他的弟子？」

「一點不錯。」何素娥點點頭。

「這就怪不得老夫這一次的行動失敗了。」古鳴長嘆一聲。

「了」字未落，驀然側身進步，手中短劍暴刺向楚秋千的心窩。

趙、何二人皆料不到古鳴在說話時猝然發難，反應雖然快，但仍比古鳴的出手慢了那麼一點點。

楚秋千驀見古鳴猝然出手攻擊他，心頭一跳，來不及出手封擋，身軀本能向後一仰，閃避古鳴的短劍！

古鳴的劍只有一尺二寸長。楚秋千拗腰後仰，照計足以避開古鳴的短劍，殊不料古鳴的短劍有古怪，「卡」地一下暗响，三寸長的一截劍竟然脫射向楚秋千的要害處！

射的是楚秋千的咽喉！

楚秋千一眼瞥到，不禁驚得連眼色也變了。

這變化實在大出他意料之外，而射出的那截劍尖又是用機簧發射的，去勢如電，加上在這樣短的距離，楚秋千無論如何也閃避封擋不了。

——也可以說是來不及。

古鳴在射出劍尖，看到楚秋千臉色大變，不禁得意地獰笑道：「這一次看誰還救得了你。」

事實上在這刹那，任是有通天徹地本領的人，也救不了楚秋千。但大驚失色的趙重威却能够。

趙重威手上的鐵槳在古鳴那截劍尖射出的刹那間，亦用力擲出，飛截向那截刀尖！

而何素娥則嬌叱一聲，手上的短劍一劃，一連七劍，刺扎向古鳴身上的七個穴道！

楚秋千自份必死，暗自嘆了口氣，乾脆閉上了眼睛。

「錚」一下激响，楚秋千驀覺頸脖上劇痛，還以爲自己已被那截劍尖射中，伸手一摸，摸到粘糊糊的液體，怎的還未死？不由驚詫地張看一下。

看到的是滿手鮮血，及恰好撲到來的趙重威！

「趙——」楚秋千不由張叫出聲。

他驀覺頸脖一緊，下面的話却咽窒在喉間，說不出來。

趙重威剛撲到楚秋千面前，他脫手擲出的鐵槳在那截劍尖恰恰射入楚秋千喉頭皮肉的刹那，飛撞在那截劍尖上，將那截劍尖撞擊得斜飛出去

但也在楚秋千的頸脖上劃破了一條約四寸長的血痕。

這總算救了楚秋千一命。

但是他的脖子却被一條從那個塌陷的土坑內流虹飛渡一樣飛展出來的紅綢捲纏住，所以說不出聲。

趙重威眼角也瞥到紅光一閃，飛捲楚秋千頸脖，不由脫口一聲：「薔薇！」身形一閃，竄撲向那條捲勒住楚秋千脖子的紅綢。

楚秋千驀覺脖子一緊，氣一窒，空着的左手很自然地抓向頸脖

但是眼前一黑，他雖然抓住那條纏勒住脖子的紅綢。但已沒有氣力去扯，身形被扯得向後蹌倒，在知覺仍未失的刹那，右手彈丸劍反臂揮削出！

劍才揮削出，一口氣卡堵在喉間，整個人墜入黑暗中爛泥一樣仰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覺。

× × ×

楚秋千閉氣倒地的刹那，趙重威恰好竄撲到，右手一抄，恰好將楚秋千的身軀抄抱着。

與此同時，左手食中二指，一開一闔，有如剪刀一樣，剪向那根扯得綳緊的紅綢！

「唰」一响，那條紅綢竟被趙重威兩指「剪」斷！

從陷坑內飛出紅綢捲勒住楚秋千的脖子的，正是薔薇，她正站在坑內加緊扯勒，冷不防紅綢被趙重威剪斷，猛然一屁股跌坐在塌坑內！

趙重威這時已顧不了那樣多，一把扯脫纏勒住楚秋千脖子的那截紅綢，看了看臉色蒼白，雙眼緊閉，張大咀巴的楚秋千一眼，一掌按在他的背心大穴上。

一股剛猛的內家真氣立刻衝入楚秋千體內。

楚秋千氣竅被那股內家氣勁一衝，頓時被衝開，胸膛急劇地起伏起來。

趙重威不由舒了口氣。

楚秋千又從鬼門關被拉了回來。

薔薇一跌立刻彈起，彈躍上塌坑，一眼看到趙重威正爲楚秋千輸送內家真氣，目中不由閃過一抹狠毒的光芒，手中那根斷了數尺的紅綢一束，有如一根鐵棒般硬粗，向前一送，疾撞向趙重威的背心。

趙重威這一下若被撞中，肯定就要喪命。

與古鳴正劇戰在一起的何素娥，一眼瞥到，驚得她不禁脫口呼叫出聲：「重威，注意背後。」

這一下分神，手中短劍一慢，立刻被古鳴「刷刷刷」一連刺出九劍，將她迫退五步。

「嗤」一响，肩頭被古鳴那柄驀然暴長半尺的短劍戳中了，衣破肉開。

那還是何素娥身法快捷，閃避得及時，不然的話，被戳中的就不是肩頭，而是喉頭！

何素娥痛得全身一顫，身形連閃，閃開古鳴三劍，咬着牙，短劍一陣急劇疾刺，終於將古鳴逼得退後一步。

喘了口氣，何素娥奮力與古鳴戰作一團。

趙重威耳聽妻子一聲驚呼，當下來不及考慮，身形猝然歪倒在地上。

那條疾撞向他背心的綢棒間不容髮從他的肩膀上擦過！

眼看快要得手的薔薇不禁恨得牙癢癢的。

趙重威歪倒的刹那，本能地飛踹起一腳，踹蹬向那條綢棍。

那知薔薇在這時手腕一抖，那條又粗又硬的綢棍倏地有如繞指柔一樣，猝然倒捲而回，一下子捲纏住他的足踝。

薔薇見一招得手，嘴裏發出一聲笑，雙手用力一扯，硬硬將趙重威扯得移動向她。

趙重威這一驚非同小可，手上若是有鐵槳，憑他的功力，一槳足可以「切」斷紅綢。

可惜他的鐵槳已不在手上，他情急之下，揮動着，但却越掙越緊，有如一個鐵箍一樣，緊緊地箍着他的足踝。

他一掌拍在地上，欲藉力彈挺起身的刹那，薔薇却揚臂一扯一抽，他整個人被抽扯得飛了起來。

身體若是在空中，更加沒法借力擺脫紅綢，只有任由薔薇擺佈了。

趙重威的身形被抽扯得剛起飛，驀地白光猝閃，「刷」一下輕响，那根紅綢竟然斷了。

趙重威驀覺足踝上一鬆，疾忙一曲腰，生蝦一樣在空中一彈，嗖地彈挺起來，落在地上。

「趙大哥，快去帮助大嫂！」楚秋千原來已透氣醒過來，從地上躍起，撲掠着向由於紅綢驟斷，立腳不住，向後蹌退的薔薇！

趙重威一見楚秋千無恙，放心地吁了口氣。

他現在知道纏捲住他足踝的紅綢，是楚秋千削斷的。

他急忙扭頭望向何素娥與古鳴劇戰的那一邊。

一望之下，他不由大驚失色。

——何素娥衣裙已有幾處破裂，險象環生，勉力招架古鳴兇猛的殺着。

趙重威來不及撿回丈外地上的鐵槳，整個人有如彈丸一樣縱射向古鳴！

楚秋千身形縱起掠射的刹那，手腕一震一抖一送，纏在他劍身上的鍊子劍被震脫，流光閃射一樣飛射向身軀幌動，正極力想穩住身形的薔薇！

薔薇身形才穩，白光已入眼，驚得她櫻口一張，發生一聲驚叫。

然而，一斷再斷的紅綢疾急揚勁展佈，堪堪來得及將飛射到她臉門前的鍊子劍捲住。

但她却又發出一聲淒慘的哀叫！

紅綢一落，她的心窩上，正好插着楚秋千那柄軟劍，劍柄兀自在她胸前顫動不已。

薔薇駭然大睜着雙眼，不相信地瞪望着胸前顫動的劍柄，一張臉比石灰還要白，一縷鮮血染紅了她胸前的衣衫。

楚秋千這時已掠到薔薇面前，看着插在薔薇心窩上的軟劍，臉上有一抹不忍之色。

剛才，他是在薔薇揮揚起紅綢欲封捲鍊子劍的刹那，抖手將軟劍擲出的。薔薇只顧封捲鍊子劍，加上目光被展佈起的紅綢所遮蔽，所以看不到楚秋千緊接擲出的軟劍，自然也閃躲不了。

楚秋千畢竟是個感情豐富的人，而薔薇畢竟是青梅竹馬一起長大的伴侶，雖然死有餘辜，眼見她即將死去，心頭不免有點難過。

薔薇這時已差點站不穩，紅綢已棄在地上。雙手執着露出心窩前的劍把，睜望着楚秋千，嘟喃道：「你……你竟然殺……殺我……」

楚秋千嘴唇噏動，想說什麼，薔薇猛然身軀一挺，雙手用力一拔，張口發出一聲慘叫，心窩噴湧出一股血泉，向後一仰，「砰」然摔跌在地上。

楚秋千整個人震顫了一下。

一聲慘厲的嚎叫也在這時傳來。

楚秋千急忙轉身望去。

他看到古鳴只剩一條身子，左臂也被斬斷，鮮血噴湧，難怪叫聲那樣慘厲。

却原來他冷不防趙重威從側面射掠到，到他驚覺時，趙重威已一腳重重地踹在他斷了一臂的右肩上。

他被踹得歪旋出去。

何素娥那肯放過這個大好機會，短劍疾急斬削出，恰好斬在他的左臂上，將他那條左臂差不多齊肩卸下來。

古鳴連左臂也被斬斷，痛得他差點昏死過去，根本已無辦法動手，自份必死，竟然吼叫一聲，腰一躬，一頭撞向何素娥懷中。

何素娥料不到古鳴會如此打法，不由驚窒了一下。

古鳴已一頭撞到她身前。

這時她想閃避也來不及了。

若是被古鳴拚死撞中，只怕何素娥也很難能够活下去。

何素娥這刹那驚得呆住了。

驀地，「砰」地一聲，古鳴的身軀擦着何素娥的衣衫橫飛出去，飛摔出足有三丈過外，一頭墜跌在地上，發出一聲窒悶的慘叫，掙動了幾下，便不動了。

何素娥驚魂稍定，一下子撲到及時飛身一腳將古鳴踢飛的趙重威懷中。

趙重威亦一把摟住妻子，猿臂一緊，輕柔地道：「素娥，現在不用怕了。」

素娥嚶嚀一聲，螓首一貼，緊緊地埋在趙重威懷中……

× × ×

「楚兄弟，你是否後悔殺了薔薇？」趙重威望着神色有點惘然的楚秋千。

楚秋千沉重地搖搖頭：「不是，小弟只是有點不忍。」

「這是婦人之仁！」趙重威肅容道：「若是你死在她的手下，我敢說她半點不忍之心也沒有！」

楚秋千聽得渾身一震，倏地目光一亮，朗聲道：「趙大哥，你說得對，小弟明白了，以後一定不會這樣。」

「嗯，對於該殺的人，應該毫不留情，這樣才能在江湖上行走。」趙重威語重心長地望着楚秋千，「你若不忍心殺該殺的人，不但你會被殺，很多無辜的人也會被殺！」

楚秋千目光閃動，緊緊地執着趙重威的手。「你眞是我的好大哥！」

，重威，楚兄弟，吃飯了——」傳來何素娥的呼叫聲。

趙重威一聽，臉上綻出幸福的笑容。「素娥，來了。」一把拉着楚秋千就走。

（本篇完）

宇宙搜秘

太空站

雍容

要在太空裏長期生活和工作的太空人，他們所需要的容身之所，便不是一般的太空飛行工具所能供應了，因此就得發射一些大型的太空站，用來收容那些工作人員，讓他們可以逗留在那裏幾個月。

太空實驗室就是美國人叫的太空站，也就是迄今爲止人類納入地球軌道內的最大的一件物體，它是在一九七三年五月十四日發射升空的，長二十五米，重達七十五噸，係「土星五號」火箭經過改良的上截。在發射的時候，一度發生故障，蓋在面板上面使陽光變爲電流的太陽倉脫落了，同時另一塊面板又收縮起來，因而使到這個太空站電流短缺。此外，一塊用來遮住太陽光綫直接射入太空站的護板又脫落了，沒有了這塊護板，太空實驗室內是會過熱的。

幸而登上這個太空實驗室的第一批工作人員已經作好種種的準備，隨即把那塊護板拆除，換上另外一塊，這才使到實驗室不致受到太陽光綫的直射，這次的修理證明是成功的，那幾名太空人才能够開始在那裏工作，那次躭在實驗室裏的工作人員一共三名，第三名太空人在那裏逗留了三個月，締造了當時最大的能耐的紀錄。

太空實驗室又裝有一組望遠鏡，用來研究太陽，利用短波去觀察，這麽一來，便用不着穿過大氣層，也可以清楚地觀察到，除此之外，就是攝影機和其他的器材，用來觀察地球表面。

太空人同時又要觀察本身長期躭在太空裏的改變，在軌道上的一切，却是在無重狀態中的，因爲它們一味不斷的繞着地球而運行，在無重狀態中，太空人的心臟，肌肉和骨骼都會變得比較衰弱，而血球裏面，也會有些改變的，爲了抗拒這些改變，太空人在太空時，必須從事各種運動，以備異日回返地球時，身體恢復正常，不過，迄今爲止，那些曾經在太空裏躭過一個長時期的太空人，回返地球之後，都沒有嚴重的不良後果。

無重狀態是有它一定的好處的，舉一個例，液體在地球的地心吸力的影响之下，就不會混合起來，但在無重狀態之下，這是很容易混合的，所以，許多新型的金屬和玻璃，都可以在太空裏製造，但在地球上面，都是無法完成的。

最後的那班工作人員在一九七四年離開太空實驗室之後，這個太空站便棄置了，然後在一九七九年七月，它才重返地球的大氣層。

蘇聯曾經發射過一系列「敬禮」號的太空站，它也是由一枚火箭的頭截改良而裝成的，體積比起美國的太空實驗室要細小得多，只及美國的太空實驗室的一半，但他們的工作人員，一樣從事於和美國太空人同樣的試驗，但却締造了另一項最大的能耐紀錄，蘇聯的太空人，躭在地球的軌道上面，達五個多月。

一九七三年發射的太空實驗室

望遠鏡及太陽系觀察系統
軌道工作間
居住間
氣塞
船塢通道
太陽神司令艙
太陽神服務艙
太陽板

蘇聯發射的太空站「敬禮號」。太空人在那裏締造了逗留最久的紀錄，達五個月。

從這些能耐紀錄看，人類躭在太空裏的能耐，是足够支持他們飛到火星去的，在不久的未來，長期載人的太空站，將會納入地球或者月球的軌道上了。

同時，根據最新的消息，一九八一年二月十四日美國「哥倫比亞」號太空穿梭機處女航的成功，開闢了從地面到近地軌道的新航綫，至此人們便有可能以較低的運輸成本，源源不斷地把人和各種物質運到近地軌道去。

太空穿梭機用途很多，它可以在近地軌道上觀天測地，部署、檢修和回收人造地球衛星，發射宇宙飛船和空間探測器之外，根據美國的國家航空和宇航局關於太空穿梭機的二十年發展計劃，美國發展太空穿梭機很重要的一個目的是，服務於在近地軌道上建造一個太空作業中心，他們將以太空作業中心爲加工和發射的太空基地，利用太空穿梭機從地球運來的材料和設備，進行加工和裝配，然後發送到同步軌道上，以便在那裏建造大型的太空建築物，如太陽能衛星電站，多用途平台，以及太空城市等，現在看來，美國太空站活動的下一個目標，將是太空作業中心。

太空穿梭機——近地軌道太空作業中心——同步軌道的多用途平台，構成了美國在本世紀結束之前大型太空活動的「三部曲」。美國一些科學界和實業界人士「野心勃勃」，他們企圖在太空城市建成之後，向那裏大量移民，利用太空的獨特條件，開發太空無窮無盡的能源和資源，實現太空工業化。

美國國家航空和宇航局約翰遜太空中心已經打算用二、三十億美元來建造這種太空作業中心，準備在一九八八年投入使用，業已製造了一九八四——一九八五財政年度宇航局的新預算，目前已經採取的重要步驟是：撥給波音公司四十萬美元，在一九八〇年進行各個系統的設計研究，另外撥給洛韋爾國際公司十七萬五千美元進行研究，以確定涉及利用太空穿梭機和太空作業中心的各種因素。

實際上，太空作業中心是一種載人太空站，但跟美國的「太空實驗室」和蘇聯的「敬禮六號」不同，首先，它是永久性的，而現有的只是短期性，或向半永久性過渡。其次，它是建立在人在軌道上活動能力遠比現有的廣泛得多的基礎上的。

擬定的太空作業中心的主要目標是：

①建造，調試大型複雜的空間系統，把它們運送到工作軌道。

②在軌道上裝配、發射，回收和維修載人或不載人的太空船。

③照料在同一軌道上自由飛行的衛星

④進一步發展永久性空間載人的工作能力，而在控制和補給方面減少對地面的依賴。

上述這些目標決定着太空作業中心的整個設計，當然，除此之外，在太空作業中心上，還可以進行科學研究，冶煉金屬，冶製晶體，材料加工，通訊服務等。

至於太空作業中心的立體工程，大概包括了：

①兩個服務艙。

②兩個居住艙。

③一個後勤艙。

新派俠義奇情小說／黃鷹・文
黃耀基・圖

賊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楊威高玉盛跟着那條癩皮狗，一路找到水月寺附近，楊威事前將一包「粉」——母狗的「魅味」，暗中放在江飛霞腰帶上，那條癩皮狗天生本能地跟踪而來，找到了方驄匿藏江飛霞之處，方驄正在將當年月華軒珠寶店刦案和周歡等五大盜其中包括她和高玉盛父親有關，而蜘蛛死亡帖禍及下一代，因此將她救出來避禍，正在自鳴得意，說任何人都找不到這裏的，話未說完，楊威高玉盛巳到，他只好走避，讓他們把江飛霞帶走，高玉盛見她未有被殺，心裏很高興，同楊威護着她回去……另方面馬飛劉全擄走沈春山，嚴刑拷問索取什麼藏圖的地方……

偽裝被害

楊威一口氣奔到窗下，他抬手往窗檻上叩了幾下，壓着聲音道：「江姑娘——」房間內毫無反應，他再叫：「江姑娘，你怎樣了？」

方驄歎了一口氣，道：「你說的嗓子怎樣了，怎麼好像蚊叫的！」

楊威瞪了他一眼，方待振吭大叫，方驄巳伸手一下將窗戶推開，楊威要制止也來不及，嘟喃道：「你這是怎的，怎能這樣沒禮貌？」

房間內始終毫無反應，方驄的鼻子一抽，突然道：「我們就是再無禮，相信她也不會介意了。」

「這是什麼意思？」楊威奇怪。

「死人難道還能够在乎什麼？」

「死人，」楊威叫起來：「在那兒？房間內？」

方驄道：「你難道沒有嗅到血腥味？」手一按窗檻，躍了進去，楊威要將他攔住巳經來不及，忙亦跟着穿窗而入。

房間的地上果然倒着一個女孩子的屍

捕快遭殃

體，咽喉巳經給割斷，鮮血巳流盡，流滿了老大一塊地面。

那個女孩子長着兩條長長的辮子，赫然是給楊威送茶的小芬，面色死白，一雙眼睜得大大的，竟有小香的那麼大？

楊威繞着小芬的屍體打了一個轉，好像才看清楚死的是什麼人，一聲歎息道：「幸好死的不是江飛霞，否則你教我這位楊大爺臉往那兒放？」

方驄一面放目四顧一面問：「這死的又是什麼人？」

楊威道：「她告訴我叫小芬，方才看來也像是小芬。」

「現在看來呢？」

「倒像是小香了。」

方驄一怔，道：「在蕭觀音那兒送毒酒給你喝的那個小香？」

「難道還有第二個小香不成？」

方驄搖頭道：「那壺有迷藥的茶不會就是她送來的吧。」

「你說不會偏偏就是會。」楊威抓了

抓那把亂髮。「方才我也有些懷疑他是小香的了，可是方才他的眼睛却又沒有這麼大，又垂着那麼長的劉海，到底還是給他騙過去。」

方驄道：「大概也就爲了避免懷疑，所以不給你送酒，也將毒藥換了迷藥。」

「若是毒藥那瞞得過我的眼睛。」

「是迷藥你便放心喝下了？」

楊威瞪了方驄一眼。「最難消受美人恩，換轉是你這個小子只怕比我還短命，早就給毒死了。」

方驄道：「我就是沒有這種福氣，不像你，一再有美人垂青，奇怪這位美人竟然沒有乘你昏迷給你一刀。」

楊威打了一個寒噤，道：「我看她連我喝不喝那壺茶也沒有信心，還怕我將他認出來，急着跑了。」

方驄道：「更奇怪的是該死的沒有死，不該死的反倒要死了。」

「人就是這樣，有幸有不幸。」

「我同意，好像你這樣幸運的人也的確不多。」方驄笑接道：「否則你也不會認識我。」

楊威立即道：「相反，我一生最不幸的一件事就是認識你，大概你巳經忘記，你前後破壞了我多少件好事？」

方驄笑道：「是完全忘記了。」

楊威轉問：「那個眞的是你的秘密巢穴？」

方驄道：「還不够秘密？」

楊威又問道：「你偷呃騙拐得來的金銀珠寶不是放在巢穴裏？」

方驄道：「本來是的，但最後的一批也巳經在半個月之前送出去。」

「送到那兒？」楊威追問。

「黃河堤決，很多人無家可歸，糧食尤其短缺。」

「你送了出去換糧食救濟那些災民？」楊威懷疑的上下打量着方驄。

「這好像不是一件壞事？」

「可是我看來看去你也不像一個會做這種好事的人，完全不像。」

「我照鏡子也覺得不像，可是偏偏就做了。」

「這些事我暫時還沒有時間追究。」楊威目光回到屍體上，「你說這個女孩子怎會死在這裏？」

方驄道：「看不出，但她似乎應該就是蜘蛛的手下。」

「應該就是了，」楊威道：「她迷倒了我，目的應該就是進來殺江飛霞，可是江飛霞沒有死，她反倒死了。」

方驄反問道「你怎麼知道江飛霞沒有死？」

楊威道：「你又怎麼知道江飛霞死了呢？」

方驄早知道這個人喜歡這樣瞎纏胡扯，只有苦笑，也不等他回答，楊威巳接道：「我看她不像是短命之相？」

「你什麼時候懂得看相？」

楊威揮手道：「我現在正要弄清楚她給弄到了什麼地方，你這個小子別這許多廢話，瞎纏不清的好不好？」

方驄道：「那你說他給弄到了那裏去了？」

一陣腳步聲即時傳來，楊威眉毛一揚，道：「找個人一問不就清楚了。」身子隨即一轉，走了過去將門拉開。

那個人正好來到門前，看見楊威開門走出來，不由自主一聲尖叫，楊威應聲打一個冷顫，嘟喃道：「怎麼七十歲的老太婆跟七歲的小姑娘叫起來都是差不多？」

來的是江家的老婢孫大媽，還沒有七十歲那麼老，但是在這種陰慘的燈光下，就是八十歲跟六十歲看來也沒有太大的分別。

孫大媽也沒有爲自己的年紀分辯，一個女人過了六十歲一般都很少會再計較年歲的了。

她氣急敗壞的進來，給楊威一嚇，尖叫着險些摔倒在地上，楊威等她站穩了才問：「你走來這裏幹什麼？」

孫大媽喘着氣道：「我家小姐給表少爺帶走了。」

「高玉盛？」楊威忙問。

孫大媽點頭。「小姐好像不是自願的，所以我走來看看。」

方驄後面走上來。「何以見得你家小姐不是自願的。」

「你……」孫大媽應聲又嚇一跳。

楊威道：「這個小子雖不是什麼好人，有我在這裏，也不會幹出什麼壞事？接一瞪方驄。「這些話難道我不會問？」

「那你問好了。」方驄索性拉過一張椅子，在旁邊坐下來。

也不等楊威再問，孫大媽便道：「小姐一個身子有氣無力，好像隨時都會倒下去，表少爺抓着她的臂膀，半推半扶，而且又是從後門離開。」

「怎麼正門不走走後門？這件事大有問題。」楊威反問：「那你不追前去一看究竟，跑來這裏幹什麼？」

「小姐吩咐過看見有什麼不妥不要管，立即來找楊大爺……」

楊威看看方驄，說道：「她是這樣吩咐的。」接着又問：「那你怎知道我在房間裏？」

孫大媽道：「我經過房門，聽到裏面有人說話……」

楊威揮手止住。「可以了。」雙手捘捧着腦袋搖了搖，「讓我想想應該採取什麼行動。」

孫大媽却問：「楊大爺怎會在小姐的房間裏的？」

「當然有事發生了。」楊威隨即轉過頭去：「你過去看看可認識那個死了的女孩子？」

「死了人？」孫大媽又叫起來。

楊威道：「你看清楚再叫也不遲。」

他這邊偏開身子，孫大媽又一聲尖叫，這一聲尖叫既刺耳又長，然後她就雙眼發直的看着那具屍體，一個身子亦直挺挺的倒了下去。

楊威及時一把扶住，伸手往鼻子一探，道：「我以爲給嚇死了，原來只不過給嚇昏過去。」

方驄探頭道：「幸好我跟他非親非故。」

楊威奇怪道：「否則又怎樣？」

方驄道：「不怎樣，只是巳跟你大打出手？」

楊威道：「你這個人看不出還有同情

心的。」

方聰道：「很多你都看不出。」

楊威道：「難道你什麼都看得出？」

「不是什麼？只是比你多一點兒。」

楊威冷笑道：「我倒想知道那一點兒又是那一點兒？」

方聰道：「你大概還看不出這個老婦人神態有異，叫得也有些特別。」

楊威道：「一個女人看見死屍不是這個神態，這樣叫，又該是怎樣？」

方聰怔住，楊威接道：「難道這樣？」隨即咬牙切齒，大叫起來，叫得就像隻給踩着脖子的公鷄。

方聰又一怔，搖頭道：「你這個人眞不可理諭。」

楊威道：「這個丫環就是孫大媽認識的又怎樣，不死也死了，我現在只知道江飛霞高玉盛抓了去，說不定會有生命危險，必須想辦法去那裏將他救回來。」

方聰道：「高玉盛對他可是一向都很不錯。」

「天知道那是否故意接近她，利用她達到某些目的。」

「我看越來越複雜了，你說是什麼目的。」

「天知道。」楊威揮手：「我隨便說說，你便當眞了。」

「聽你的口氣，好像有些懷疑高玉盛就是蜘蛛。」

「這個小子就像你一樣，不學無術，滿肚子壞水，就是蜘蛛又何足爲奇？」

方聰道：「怎麼又說到我頭上了。」

楊威冷笑道：「難道你竟以爲自己是一個好人？」

方聰搖頭道：「好了，就當高玉盛是蜘蛛，這你說，高玉盛爲什麼這之前不動手，今夜才動手將江飛霞擄去。」

楊威道：「還用說，當然是江飛霞現在多了楊某人這個保鏢，迫得他非要提前動手不可。」

方聰道：「也許他是我那個意思，要將江飛霞秘密送到安全的地方去。」

楊威脫口道：「他又會這樣好心。」

方聰安慰的道：「你終於承認我是一個好人了。」

楊威一愕，揮手道：「我才沒有心情跟你談這些，你還不快想想，那個高玉盛會將江飛霞帶到那裏去？」

方聰想想，道：「這還不簡單。」

「簡單？你這個小子口氣倒大，如何簡單，你說，說！」楊威一疊聲催促。

方聰道：「找你大哥幫幫忙，不就成了。」

「我那來的大哥？」楊威瞪着眼：「連我都不知道，你居然會知道。」

方聰道：「我是說衙門那條老狗。」

楊威一拳立即迎面擊去，方聰閃身避開，一面道：「那包狗蝨粉大概還在江飛霞的腰帶那兒……」

楊威道：「應該在的，方才我看她還是束着那條腰帶，我也沒有跟她提及。」

方聰道：「我早就知道你粗心大意，不會取回的了。」

楊威道：「我是想到還有利用的價值，喏，現在不是用到了。」

這片刻之間他似乎已經完全忘掉是方聰提醒他這件事。

×　×　×

狗借了回來，由後門開始追查，雖然已經是深夜，對那條狗的鼻子毫無影响。

跟在狗後面的除了楊威方聰，還有葛柏小汪以及他們屬下的四個捕快。

他們都是不請自來，葛柏本來沒有這個胆量，因爲有楊威同行，胆量才大起來，楊威當然不能够拒絕葛柏這番熱情好意，也只怪自己一時口快，告訴葛柏是要去追查兇手。

葛柏又豈會錯過這個立功的機會，私下却應承楊威賞金一定會如數奉上，也告訴楊威其實他也需要一些刺激。

楊威並不懷疑葛柏的說話，只担心這種刺激太大，葛柏未必受得住。

路越走越偏僻，那條狗終於在鎭後山坡上一座莊院門前停下來，鼻子抵在門縫下不住嗅索，「嗚嗚」的不住低叫。

楊威看了看，回顧葛柏。「有你在這裏省事多了，這是那一個的屋子？」

葛柏却轉問小汪：「是那一個的？」

小汪回看後面那四個捕快，其中一個捕快道：「戶主姓韓的，好像叫韓千。」

「韓千？」楊威叫出來。

方聰立即問：「你認識這個人？」

楊威搖頭道：「我是從高玉盛口中知道的。」

方聰接問：「這個人又是幹什麼？」

「天曉得他幹什麼，高玉盛只說出這個姓名。」楊威轉問那個回話的捕快：「你知道韓千是什麼人？」

「據說是一個行商，去了別處做買賣，已經很多年沒有回來，屋子一直就空置着……」

「一個家人也沒有？」

「本來是有一個老僕人看着屋子，三年前中風倒斃街頭，事後我們曾到來循例看過一遍。」

楊威又問：「那個韓千有沒有人知道去了那兒做買賣？」

那個捕快搖頭，楊威接過一盞燈籠往上一照，只見簷下蜘網塵封，嘟喃道：「你們說高玉盛將江飛霞送進來這座空宅到底有什麼目的。」

方聰笑笑說道：「進去看看不就清楚了。」

「誰不知道，」楊威鼻應一聲，伸手推門，一推不開，再推不開，盡力再三推去，還是不開。

方聰目光一閃，道：「沒有人，門怎會鎖上的？」

楊威回身揮手道：「還不快進去替我們將門弄開？」

方聰退後三步，身形拔起，上了飛簷，一閃不見，葛柏看在眼內，驚歎道：「好身手。」

「當然好身手。」楊威悶哼一聲：「你知道他是幹什麼的？」

「幹什麼？」葛柏好奇地追問。

「偷呃拐騙，無所不爲。」

「是個賊？」葛柏瞪大眼：「我們可是不知道有這個賊。」

「當然了，否則我早已把他抓起來，到衙門領賞。」楊威咬牙切齒的，「這也是遲早問題。」

門那邊即時一响，在內打開來，方聰探頭道：「你又在說我什麼壞話？」

楊威冷笑道：「難道你有什麼好話可以給我說？」

方聰搖頭道：「跟你做朋友眞要考慮清楚。」

楊威叫起來。「我們什麼時候變成朋友了，我現在嚴重警告你，休得借我的名字在外面招搖撞騙，否則我第一個不放過你。」

方聰搖頭道：「別廢話了，還不快進來。」

楊威一步跨進去，再一步，一個踉蹌，險些摔倒地上。

「小心。」方聰將他脚旁的一塊磚頭踢開。

楊威冷笑道：「給我佈陷阱來了？幸好我身手敏捷……」還要說下去，那條狗已然飛快奔前。

方聰急步追上，楊威忙亦追上前去，要說的話也慌忙嚥回去了。

院子裏長滿了野草，荒凉得很，那條狗從野草中奔過，直奔向那邊大堂。

那邊大堂赫然有燈光露出來，方聰一聲：「小心——」身形起落，飛鳥般落在大堂門左邊，楊威也不慢，跟着在右邊落下來。

這門亦關上，那條狗又「嗚嗚」的鼻抵着門縫嗅索起來，楊威看看那條狗，又看看方聰，突然起脚踢去，方聰亦同時起脚。

「砰」一聲，兩扇門扉同時被踢開，兩人一齊探頭往內望，那條狗輕吠一聲，疾奔進去，在江飛霞的身前停下，將尾巴亂搖。

江飛霞給縛在大堂正中的一條柱子上，嘴裏塞着布團，看見楊威方聰二人，瞪着眼睛直搖頭，一面的驚惶之色。

在她身前不遠放着一張長几，上面一只大碗，旁邊一杯尖刀。

對門一個神壇，燃着香燭，白烟繚繞，周圍沒有其他人，楊威方聰細看了一眼，四目交投，突然一齊捲起右手袖子，同時出手。

方聰出的是「剪子」，楊威的却是「石頭」，目光一落，他立時大笑起來：「我逢賭必贏，一看你的臉，便知你打的是什麼主意。」

方聰身子往門上一靠，淡然道：「那還不快去替江姑娘解開縛着的繩子？」

楊威應聲一步跨進，脚尖門檻上一碰，一個踉蹌，險些摔翻地上，方聰冷笑道：「小心，又沒有人跟你爭，急什麼？」

楊威格格大笑道：「我就是摔倒地上，也不會摔死的，你一旁瞧着好了。」

兩人正所謂生寃家死對頭，碰到這種情形，就是用這種方法解決，也是楊威提出來，也總是他贏的多。

他武功雖然不如方聰，賭運似乎一直都很不錯，最低限度要比方聰好。

一面解繩子他一面急着問：「江姑娘，高玉盛怎麼將你帶來這兒？」

江飛霞只是搖頭，沒有回答，方聰那邊忍不住又冷笑道：「人家嘴巴給堵着，如何說話？」

楊威忙將布團拿出來，一面冷笑道：「就是要你來提醒。』

方聰閉上嘴巴，楊威回對江飛霞道：「現在你可以說了。」

繩子也已經解開，江飛霞沒有回答，嚶嚀一聲撲進楊威懷中，竟然哭泣起來。

「別哭，別怕——」楊威手忙脚亂，却只陶醉之極，差點沒有昏倒。

方聰索性偏開臉，旁邊葛柏小汪等人一個個呆在那裏，也不忍心驚擾楊威。

好一會江飛霞才鎭靜下來，從楊威懷中掙開，楊威不由一陣空虛的感覺，忙又移前去，怪親熱的問：「你沒有吧！」

方聰忍不住插口道：「廢話！」

楊威回頭瞪了方聰一眼，道：「少說一句沒有人說你是啞子。」

方聰道：「我們只是想快些知道到底什麼回事，」接問葛柏：「是不是？葛頭兒。」

葛柏不由自主點頭，楊威好像這才省起葛柏他們，乾笑一聲，回問江飛霞：「是了，你那個表哥……」

江飛霞大叫着說道：「他原來就是蜘蛛！」

這句話入耳，非獨楊威大感詫異，就是方聰亦爲之一呆。

江飛霞目光在他們的面上一轉，落在那張長案上，接道：「他準備將我的心挖出來，供奉給他的父親。」

方聰道：「你是說高猛？」

江飛霞搖頭：「他原來並不是高猛的兒子，本姓韓……」

方聰追問道：「韓千到底是他的什麼人？」

江飛霞道：「是他的生父……」

楊威立即道：「那個賊小子，我早就看出他不像是姓高的了。」

方聰道：「姓高跟姓韓，又有什麼分別？」

楊威一怔，冷笑道：「你眞的不知道姓韓就像姓方一樣，都是賊姓？」

方聰啼笑皆非，楊威轉問江飛霞。「韓千又是什麼東西？」

江飛霞道：「就是以前的蜘蛛，給我們的人害死了，所以他這個兒子要報仇。」手援一指神壇那邊，「我們已經死了兩個人，幸好你們及時到來，否則我一定活不到明天日出。」

方聰一面走向神壇一面說道：「怎麼他不立即將你殺死，要帶到這裏來這麼麻煩？」

楊威冷笑道：「難道你看不出她是一個年青貌美的女孩子？」

江飛霞的俏臉一紅，垂下頭去，方聰看在眼內，那還好意思再說什麼，加快脚步，在神壇前停下來。

楊威看見江飛霞那種反應，亦想到女孩子面皮薄，轉口道：「我們也過去看一看。」

江飛霞垂着頭移動脚步。

神壇上放着五個牌位，分別寫上周歡，沈春山，江飛霞，高猛，蕭觀音五人的姓名，其中高猛，蕭觀音的已抹上血。

方聰仔細地看了一遍，沉默下去，楊威一面看一看說道：「沈春山怎麼還沒有死？」

江飛霞道：「沒聽他提及沈叔叔。」

楊威忽然省起了什麼的，急問道：「那他可有提及到底是爲了什麼周歡他們要殺他那個老子，他這個兒子又爲什麼要殺掉你們。」

方聽歎一口氣，道：「那有像你問得這樣嚕囌的。」

楊威瞪着他道：「你有我問得這樣清楚就好了。」

方聽隨即問：「到底是什麼回事?」

江飛霞道：「他要去拿桶清水好得用刀，回來才跟我說清楚。」

楊威連聲道：「可惜可惜，但也幸好我們在他走開的時候才到來，否則手起刀落，我們如何搶救得及。」

江飛霞點頭道：「這也是，現在想起來我眞的鬼門關前打了一個轉。」

方聽插口問道：「高玉盛到那兒去取水?」

江飛霞道：「據說井在後院。」

「後院——」方聽想想。「也許他已經發覺我們找到來，但我還是到後院去碰碰運氣。」

楊威立即嚷道：「不錯，快到後院去吧。」

方聽道：「你留在這裏，保護着江姑娘。」

楊威道：「你一向運氣奇差，還是你留在這兒，我去找。」

方聽道：「高玉盛的武功可是相當高，你應付得來。」

楊威心頭一凜，胸膛却挺起來。「我應付不來的人，不成你應付得來?」

方聽搖頭道：「這又有什麼好爭的，誰去還不是一樣?」

楊威怪笑道：「蜘蛛的財富你知我知，這一次你還想一個人獨吞?」

方聽道：「看來並不是我一個人是賊，黑吃黑的大有人在哩。」

「隨便你說什麼也好，總之，要去，大家去。」楊威却隨即向葛柏道：「你們在這裏保護江姑娘。」

葛柏一怔。「我們……」

楊威道：「人抓住了，功勞還不是你的，難道你還信不過?」

「可……可是……」

「可是什麼，你以爲我們眞的是去發財，我們是去跟那個殺手拚命。」楊威一把拉住方聽的臂膀。「還等什麼?走!」

他考慮清楚，還是跟方聽走在一起安全，方聽很明白這個人，只好跟他一起走出去。

出了大堂，方聽才道：「留他們在這兒，總是有些放心不下。」

楊威冷笑道：「說來說去，你還是要一個人去找高玉盛，我說不成就不成。」

方聽道：「你不關心江飛霞的安全，萬一高玉盛……」

「吉人天相，一次死不了，第二次難道還會死?再說，高玉盛若不是還有一些憐香惜玉之意，早就將他殺掉了，那等到現在?」

方聽道：「現在他已經動了殺機。」

「那就殺好了。」

方聽搖搖頭道：「幸好她還沒有入楊門……」

楊威立即道：「有些話我只是跟你說的，你別在他面前撥弄是非，破壞我的形像。」

方聽意外的停下脚步，上下打量了楊威一遍。「你是認眞的?」

楊威道：「沒有人比我跟她更配的了，英雄美人，眞是千古佳話。」

方聽雙手捧着腦袋，好像隨時都會昏過去，楊威沒有在意，繼續道：「你也看到的，她對我情深一片，就是我要將她拋開她也不依。」

「我就是看不出來。」

「你這種小毛頭乳臭未乾，那懂得這許多?」

「什麼時候倒要向你老人家多多請教。」方聽歎了一口氣。

楊威點頭道：「要看你懂不懂討好我老人家了。」老氣橫秋的，接道：「還呆在這裏幹什麼。」

方聽搖頭舉步，也就在這時候，一聲暴響，接一聲慘叫突然傳來。

楊威一呆，方聽脚步一頓，一聲：「不好——」

楊威却道：「還好，是男人的慘叫聲。」隨又一呆，脫口道：「不好!」

方聽那邊已掠了出去，兩人才轉過廻廊，離開大堂並不遠，一個起落已到了窗前，方聽接一拔，凌空一脚將窗戶踢碎，竄了進去。

× × ×

高玉盛也是踢碎窗戶闖進大堂，只是相反方向的窗戶，身形凌空未落，右手已抄住了一截斷木，擲向其中一個捕快。

那截斷木末端尖銳，在他的手中擲出，有如飛刀般，葛柏等人應聲一呆，怎知高玉盛這便下殺手，既然沒有人擋得開，迎着木片的那個捕快亦閃不及，正中眉心，慘叫聲中，當場飛摔開去，氣絕身亡。

葛柏叫起來，一面叫一面拔刀，刀拔得並不快，叫聲亦不大，竟然給嚇得嗓子也啞了，小汪與另外三個捕快亦忙將刀拔出來。

高玉盛身形一落一起，再一落，抄起了長案上那柄利刀，撲向江飛霞，利刀同時在他的手中「颼颼」地轉動起來。

江飛霞驚呼，身子縮進葛柏等人的後面，一個捕快大叫着揮刀迎前去，使勁刺去。

高玉盛橫笛擋開，身形一轉，一脚踢出，那個捕快刀封不及，急忙讓開，那知道高玉盛這一脚踢得雖然勁，竟是虛招，才踢直，身形便就勢回轉，從相反的方向襲向那個捕快，鐵笛一探，不偏不倚，正插在那個捕快的咽喉上。

那個捕快一個身子立時倒飛了出去，連慘叫也沒有一聲，當場命喪。

高玉盛一聲冷笑，接撲向小汪葛柏，二人也就正擋在江飛霞身前。

小汪幾曾見過這麼厲害的殺人手段，兩條腿早已駭得軟了，不等高玉盛撲到身前，一個身子已砍倒在地上。

葛柏到底是捕頭，武功雖然不太好，胆識到底在小汪之上，大叫聲中，一連砍出了十七刀，砍得既快且狠。

高玉盛接連三刀都被葛柏的刀砍開，第四笛正要出擊，那邊窗戶碎裂，方聽穿窗而入，凌空撲來。

高玉盛身形同時拔起，橫笛吹去，楊威即時一頭冒起來，脫口道：「小心笛管吹出暗器來。」

一枚鋼針也就在這瞬間從笛中射出，方聽本來沒有在意高玉盛吹笛，一聽楊威這樣說，立即在意，就在那枚鋼針射到咽喉外三寸的刹那，右手及時回護，食中指一捏，將那枚鋼針捏過正着。

高玉盛看在眼內，面色微變，方聽這種接暗器的手法到底不是尋常可比，何況接的又是針這種暗器?

他沒有再吹暗器，身形凌空未落，手揚處，藏在笛管內那條綫香粗細的鋼絲射出，纏向方聽的咽喉。

楊威即時又一聲：「小心脖子!」

方聽應聲頭一偏，鋼絲從他的頸旁颼地射過，纏了一個空。

高玉盛不等收回鋼絲，身形再起，凌空脚踢向方聽，一脚踢空，身形急落，再踢一脚。

方聽閃開第一脚，第二脚算準了尙差寸許才能够踢實，不閃避反而想伺機還擊，幸好楊威即時又叫了一聲：「小心靴底藏刀!」

這句話入耳，方聽仰身急退，刀本然就在那刹那從靴底彈出來，總算他閃避得及時，裂帛聲中，只是衣衫被削開了一道口子。

高玉盛旋即一橫笛，接一聲道：「看針!」

楊威接嚷道：「這一次可以不看。」

高玉盛這一次也果然是虛招，接又一聲：「看針!」

楊威又嚷道：「這一次要看了。」

針笛同時從笛管中射出來，而且是兩支，方聽及時抄起了旁邊的几子擋開。

「技止此矣。」楊威笑嚷窗着從窗外躍進來，直撲高玉盛。

方聽同時揮動几子向高玉盛砸去，高玉盛鋼針落空，身形便倒退，方聽一砸不着，几子脫手擲出，眼看高玉盛閃避不及，那知道高玉盛半空轉身，伸脚蹴在几子上，反而借力穿窗出去。

方聽立即道：「你看着江姑娘，我去追高玉盛。」

楊威却一個箭步搶在他身前，道：「我去追高玉盛，你看着江姑娘。」

方聽道：「我輕功比你的好。」

楊威道：「應付他的經驗却是我比你的高，方才若不是我叫破他的手段，你小心已經嗚呼哀哉，還在神氣什麼。」

方聽道：「回頭才向你道謝成不成。」身形欲動。

楊威却移步擋着。「你不跟我爭便成，誰要你多謝什麼?」

方聽探頭看看，歎息道：「現在不用追了。」

楊威回頭一看，黑暗中那裏還有高玉盛的踪影，隨即回顧方聽，道：「早就叫你不要跟我爭的了，這樣爭下去，大家都沒有好處，幸好已知道他的身份，諒他也逃不到那裏去。」

方聽道：「不成你知道那兒可以找到他?」

葛柏插口道：「我們可以立即趕到他家裏……」

「你以爲他會在家裏等你去抓?」楊威突然變得聰明起來。「以我看還是小心保護江姑娘，說不定他還會找到來的。」

「有道理有道理。」葛柏連連點頭。

方聽忽然道：「除了江姑娘，還得小心他去找一個人。」

楊威喃喃地道：「沈春山說不定已遭了他毒手，就是未死我們不知道他將人藏在那兒，剩下來的，只有一個趙寬了。」

「他的身份已經被揭破，一定不會再保留，趕去殺趙寬，是大有可能的事。」

楊威道：「這個人死不足惜，讓他去殺掉好了。」

「這可是我們抓他的機會，錯過了，再找他非獨很麻煩，江姑娘的性命也甚成問題，我們總不是寸步不離，日夜守候在江姑娘左右。」

「不錯，那就是娶了她也不能够做到的。」楊威目光轉落在江飛霞面上。

江飛霞俏臉一紅，輕聲道：「我這邊有葛大人保護，不要緊的，你們去救趙伯伯好了。」

「他?叫他保護你?」楊威手指葛柏，方要說什麼，方聽已向他眨眨眼睛。

他到底也是一個心地良善的人，立時考慮到葛柏的尊嚴，改口道：「他武功雖然不太好，若是盡全力，應該不會有問題，我也不相信，到了大街上，高玉盛還敢這樣胡來。」

葛柏的胸膛不覺一挺，道：「衙門離開這裏也不遠，江姑娘可以委屈在那裏過一宵。」

江飛霞沒有表示意見，葛柏隨即吩咐手下負起那兩個手下的屍體，隨着方聽楊威走出了這座莊院。

高玉盛看在眼內，這時候他正像一隻大壁虎也似伏在牆邊一株大樹上，他並不急着去找趙寬，在此之前，他已經擬好了一個詳細的計劃，一環緊扣着一環，第一部份他要做的已做妥，跟着的他要做的並不多，主要還是由方聽楊威去完成。

那將會有兩種可能，每一種可能他也已擬好了應付的辦法，以求斬草除根。

這個人到底是什麼身份?

× × ×

走在長街上，葛柏小汪等才放下心來，衙門在望楊威方聽也都放心離開了，方聽輕功雖然在楊威之上，平地施展開來，也沒有多大分別。

楊威在江飛霞面前更不肯給方聽比下去，眞氣運行，兩條脚放盡，在轉出長街之前，一直就與方聽肩並肩，半步也不肯落後。

轉過長街他才道：「跑這麼快幹什麼，萬一趕到去，高玉盛眞的在那裏，我們已經跑累了，豈非吃虧。」

方聽身形緩下，道：「這也不錯，他跟我們差不多同時離開，應該也不會趕得太急。」

「當然了，趙寬那兒人可不少，就是趙寬那個老小子也一身武功，我們慢走了這幾步，總不成高玉盛便會得手，而且在我們趕到之前逃去。」

方聽道：「趙寬的武功應該在沈春山等人之上，而且是一個內家高手，一身內力修爲只怕在你我之上。」

楊威道：「不會吧，否則也用不着請保鏢。」

方聽笑笑道：「你難道不明白有人替自己賣命，總好過自己冒險。」

楊威道：「這倒是不錯，那我們就走慢一些，讓他給高玉盛殺掉好了，反正這種人，死不足惜，只要高玉盛不將他的屍體弄走就成。」

方聽道：「這具屍體我讓你拿去衙門領賞就是了。」

「那個老小子的藏寶怎樣？」

「本該就都是我的，看在這一次合作得這麼愉快，三七分算了。」

「你三我七。」楊威一抖胸襟。

「不錯，你三我七。」方聽笑應。

「那有這麼便宜的事？」楊威一拳疾擊了過去。

方聽閃身避開，一面揮手一面說道：「看見才動手也不遲，到時候或者改變主意？」

楊威道：「或者你給殺掉，根本不用我動手，金銀珠寶便隨便手到拿來。」

方聽道：「你不像這麼黑心的人。」

楊威冷笑道：「碰上你這種人心不黑一些，準要吃虧。」

方聽道：「那你方才乾脆不開口，讓高玉盛將我弄倒不就是了。」

楊威抓抓腦袋，道：「這件事說來奇怪，我原就準備讓他將你幹掉的了，可是看見你有危險還是忍不住叫出來。」

「我們到底是朋友，交情一向也不錯。」方聽伸手便搭向楊威肩膀。

「誰跟你是朋友。」楊威偏肩讓開。

「見面就是朋友。」

「我不想別人將你殺掉，也許就爲了要親手將你殺掉才心甘。」

方聽道：「那你何不先讓高玉盛將我弄傷。」

「你以爲我是那種卑鄙小人？你以爲公平過招我就不是你的對手？」楊威接罵道：「你除了輕功好一點，其他簡直一無是處。」

「好了好了，我們的問題還是等到這件事完了才解決。」

「有種的到時不要逃。」

說話間兩人腳步不停，雖然慢下來，比一般人仍快上很多。

× × ×

江飛霞目送方聽楊威兩人轉過長街才舉步，葛柏亦是，一面跟上一面道：「這兩個小子輕功可眞不錯，兩條腳放開來比馬還要快。」

小汪接着道：「他們好像不怎樣合得來。」

「這個當然了，正所謂一山難藏二虎，合得來才怪。」

小汪「格格」笑道：「幸好我的武功不如頭兒遠甚。」

葛柏冷笑道：「你以爲我這個頭兒是好做的。」

小汪道：「看來似乎不難做。」

葛柏道：「那你是個聰明人了。」不等小汪回答接又道：「這兩個兄弟的後事那就交給你，報告要寫得風風光光，寫好之後拿給我看看。」

小汪立時苦起臉來，葛柏接打了一個「哈哈」。「我正爲這件事煩惱，現在可鬆一口氣了。」

「頭兒，這……」小汪又搖頭又歎氣。「我可是一些經驗也沒有。」

葛柏道：「你不是要告訴我，你不幹吧。」

小汪歎息道：「屬下實在幹不來。」

葛柏沉吟道：「那我考慮考慮，看提升那一個幹你的職位。」

小汪一怔，立即嚷道：「屬下不是不幹這個……」

「不幹就不幹，有這個那個？」葛柏冷笑。「我再問你到底幹不幹？」

「幹，幹——」小汪一疊聲的應。

葛柏冷笑着接道：「教你知道幹這個頭兒並不是你以爲的這麼容易。」

小汪又一疊聲的「是」，葛柏又道：「你也不知道我這個頭兒平日聽上管下的多麼煩惱。」

江飛霞忽然插口道：「葛大人以後都不用煩惱了。」

葛柏一怔，道：「怎麼？」

江飛霞道：「看那一個來了。」

葛柏循所指望去，只見前面右邊的巷口幽靈般飄出了一個白衣人，手橫鐵笛，不是高玉盛又是那一個？

「兒郎們小心！」葛柏脫口大叫，拔刀，小汪慌忙亦拔刀出鞘，那兩個扛着屍體的忙亦將屍體放下，拔刀出來。

高玉盛隨即移步走來，葛柏一見左手下意識往後一揮，倒退一步，又再一揮。

小汪忙問道：「頭兒，你這是幹什麼的？」

葛柏怒道：「你怎麼這樣笨。」

江飛霞插口道：「他是叫你去通知楊威方聽。」語聲平淡，神態出奇的冷靜。

小汪道：「我這就去。」

高玉盛那邊道：「來不及了，那一個動身，我先殺那一個。」

小汪兩條腳立時釘在地上，葛柏破口大罵：「你娘的，難道你不知道你就是不走，他一樣會殺你？」

高玉盛笑道：「這也是不錯。」

小汪轉身便要走，才形已拔起，凌空吹出了一枚鋼針，葛柏縱身揮刀一擋不及，急喝：「小心！」語聲未落，鋼針已釘進小汪的後腦。

小汪慘叫着打了一個旋子，仆倒地上，高玉盛身形已落在那邊高牆上，笑問：「我說的可有錯？」

葛柏喝道：「高玉盛！你眼中有沒有王法的？」

「沒有。」高玉盛直截了當的回答。

葛柏一怔道：「你可知道，楊威方聽就在附近。」

高玉盛笑道：「我看着他們走遠了才現身的，你就是叫破喉嚨也沒用。」

「衙門就在前面，我只要大叫一聲，裏面的人就會衝出來，到時只怕你插翅難飛。」

高玉盛道：「我絕對有把握在他們到來之前將你們殺掉，你叫好了。」

葛柏張口正要叫，一隻手掌突然閃電般切在他的咽喉上，只一掌便切斷了他的咽喉骨脈，非獨將他的聲音切斷，連他的生命也切掉。

他一個身子倒飛了出去，摔倒在丈外，一雙眼睜大，死得這樣糊塗，當然不能瞑目。

剩下那兩個捕快，無不目定口呆，他們也一樣怎也想不到江飛霞會出手殺人，而且殺得如此乾淨俐落。

葛柏正是死在江飛霞的纖纖玉手下，她一向給人的感覺都是弱質纖纖，手無縛鷄之力，那剎那非獨顯得混身都是勁，動作敏捷，出手狠厲，掌緣更有如刀鋒般，竟然是鐵白色，彷彿有光芒透出來。

她剪水的雙瞳亦變得刀鋒般凌厲，那裏還有絲毫的溫柔。

一個看來那麼溫柔美麗的女孩子竟然會變成這樣，又有誰會想得到。

葛柏若是有方聽楊威的反應敏銳，在聽到她方才那麼說話，或者便會有所戒備，能够在她手掌切到的時候讓開。

但他若是有那個本領，江飛霞亦未必會那麼說話，這一擊成功的機會，還是很高。

一個女孩子能够將武功隱藏到這個地步，又裝得那麼像，城府的深沉亦可想得知。

那兩個捕快驚魂未定，江飛霞已向他們撲來，他們驚呼急退，高玉盛已一隻大鳥也似的凌空向他們撲下。

半空中破空暴响，一支鋼針射出，正中一個捕快的眉心，另一個捕快揚刀一劈不中，高玉盛已在他身旁落下，五指如鈎，往他的頭顱一抓，接一扭，將他整個身子都扭轉，向着江飛霞。

江飛霞一個身子即時拔起來，雙手輕掀羅裙，踢出一腳，姿勢之美妙，有甚蝶舞。

這一腳踢的却是咽喉要害，高玉盛同時將手一鬆，那個捕快便被踢飛出去。

江飛霞飄然落向地上，若無其事，高玉盛讚道：「好一招裙裏腳。」

江飛霞輕笑道：「我已經很久沒有出手了。」

高玉盛笑接道：「以你的天份，只要我加以指點很快便能够成爲一個一流的女殺手。」

江飛霞笑問道：「我們還需要做殺手麼？」

高玉盛搖頭，道：「將趙寬殺掉之後，這件事便解決了，我們大可以遷到大城去，過些更舒適的日子。」

江飛霞道：「別說這些，我們趕快回去，準備一切。」

「也沒有什麼需要準備的，只是早一些回去，做什麼也方便。」高玉盛擁着江飛霞的肩膀。

兩人隨即放開腳步，往來路疾奔了回去，他們下一步的計劃顯然已準備得七七八八，只要時機降臨便可以付諸行動。

下一步的計劃又是怎樣？

× × ×

密室內，沈春山仍然給縛在那個木輪上，身上的傷痕又添了很多，這時候，又在昏迷中。

門開處，劉全馬飛當先走下來，跟着就是那個擁着金紅色披風的人。

火光照亮了他的面，那兩撮鬍子就像是兩條發光的毛蟲爬在他的嘴唇上，沒有長這兩條鬍子之前他叫做周歡，長了這兩條鬍子之後，他改了姓趙，也改名爲寬。

攔途截刦，將沈春山抓起來的人並不是蜘蛛，是他，也只有他才這樣熟悉沈家的一切。

沈春山並不是不知道這個人的陰險，一直甚少與之往來，只是收到了蜘蛛帖，方寸大亂，高猛江龍都已經不在人世，蕭觀音是一個婦人家，能够商量的就只有趙寬，才會找到去。

事實他們當年五個人走在一起，也是以趙寬爲首。

這本來沒有什麼必要，那一次也沒有什麼事發生，趙寬甚至引爲知己，與他詳細商量如何應付蜘蛛，只壞在到他想到了找楊威相助，回訪沈家商量的時候，他心情正因爲太惡劣多喝了一些酒，醉中失言，說了一些只有他知道，不該說出來的秘密。

趙寬沒有追問，而他隨亦醉倒，醒後雖知道趙寬來過，却省不起自己說過了什麼，已惹下殺身之禍。

趙寬也沒有立即採取行動，一直到時機成熟，才攔途截刦，將之抓起來，嚴刑迫問，可是到現在，仍然迫不出什麼。

沈春山只是血肉之軀，但想到說出來還是難逃一死，才這樣口硬，他肯定在未得悉秘密之前，趙寬絕不會將他弄死，要保命，就必須守口如瓶，一直到趙寬完全接受他的條件。

趙寬果然適可而止，看情形已準備妥協，惟一考慮的，似乎就只是接受沈春山提出的條件還是另擬一個對自己較有利，又不容易出漏子的條件。

要擬一個這樣的條件不容易，現在貪夜走來，應該就是擬好了條件。

跟在他後面的有他的心腹手下，一下到石室，隨即左右分開來，一個挺胸突肚，劉全馬飛亦隨即吩咐在石室內看守的手下將沈春山弄醒。

木輪往水裏一轉，沈春山便清醒過來，睜開眼睛，看看趙寬，沒有作聲。

趙寬大馬金刀的在椅子上坐下，沉聲道：「沈春山，你聽着。」

沈春山居然笑笑。「聽得很清楚。」

「我給你最後這個機會……」

沈春山笑問：「你是準備接受我提出來的條件了。」

趙寬道：「我由始至終，沒有考慮過要跟你談什麼條件。」

沈春山道：「那你到來幹什麼。」

「問你最後一次！」

「我若是不說？」

「你考慮清楚才答覆我不遲。」

「已經考慮得很清楚的了。」

趙寬冷冷的一笑突呼道：「來人！」

兩個手下左右上前，一個捧來一塊青磨大石，另一個送上一柄牛耳尖刀，趙寬接呼道：「劉全，接刀！」

劉全上前，將刀接過，那個手下緊接提來一桶水，倒了一些在石上，劉全隨即將刀在石上磨起來，「霍霍」有聲，令人聽來心驚肉跳。

沈春山看看，又冷笑：「用刀的時候小心，莫錯手將我殺掉，白辛苦一場。」

（未完）

千門奇俠故事

情騙

馬雲·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游天虹找私家偵探張雪兒應警方林浩探長的邀請到死者神偸李時家裏，偵查綫索，李時是游天虹的江湖朋友，他知道李時一向偸竊不義之財，這次去光顧賴兆昌，說明賴兆昌這人有問題，但從搜查出李時的私人銀行存摺中，最近存入銀行五萬元，會不會有人僱請李時去賴兆昌偸竊，這是一條明顯綫索，以後可從銀行戶口裏查出付欵人。游天虹心中有數，爲了證實自己忖測是否準確，同張雪兒去找區標，問他兒子區偉烈是否認識李時和夏廷，區標不置可否，游天虹見目的已達便和張雪兒離去。游天虹再去找郭利民，見他在一幢大厦門前被人槍傷……

峯迴路轉 漸露端倪

「這件事給我很大的啓示，緣份乃是注定的，凡事也不可以勉强！」郭義又在嘆息：「你們雖然在美國一見鍾情，無奈四周環境的壓力太大，何必硬把喜事變作喪事呢？」

郭義這一番說話，當堂把賴慧絲弄得無言以對。

爲了表白她個人的態度，她只含羞答答地對郭義說道：「我已對利民講得十分淸楚，無論事情怎麼樣發展下去，我也是你們郭家的人了。」

郭義只是搖頭嘆息，黯然無言！

那一邊，林浩探長剛趕到醫院裏來，他的助手林祥探目，這時也帶着游天虹匆匆趕到。

游天虹發覺賴慧絲和郭義候在病房門外的走廊上，立即過去問道：「他怎麼樣啦？」

「利民還好只是受了輕傷。」賴慧絲回答游天虹的時候，任晶晶已由電話間裏面走出來了。

任晶晶對賴慧絲道：「伯母已從駱太太口中知道了此事的詳情，相信世伯很快亦會知道的。」

任晶晶口中的「世伯、伯母」當然就是指賴慧絲的父母——賴兆昌和他的妻子；而駱太太則是慧絲的姨媽。

賴慧絲把游天虹拉過一旁問道：「抓着他沒有？」

「給他溜掉了！」游天虹說，「那笨蛋，他簡直自作孽，不可活！」

「你認得他麼？」她低聲問道：「彷彿担心被人聽到似的。其實，這時候林祥探目已跟他的上司——林浩探長進了病房裏面去。只有郭義仍在那兒焦急地等待着。

游天虹道：「他雖然逃得很快，但憑眨眼間的印象，我懷疑他是區偉烈！」

「嘿！他簡直是豈有此理！」賴慧絲恨得咬牙切齒的，「愛情這回事，怎麼可以用暴力去奪取？他的做法，只有令我更加死心塌地去愛利民而已！」

「請恕我唐突問你一句：聽說區偉烈的父親，以前是令尊大人的合夥人，他們是否合作做生意？」游天虹問。

「是的。」賴慧絲毫不考慮地回答：「你是有名的千門奇俠，大概又在懷疑什麼商場上的老千吧？其實此事與我爸爸絕無關連；分明是區偉烈因爲得不到我才會出此下策！」

「聽說你爸爸對這頭親事也有些後悔，是不？」游天虹又問道。

賴慧絲輕輕嘆氣道：「老人家十之八九都有些迷信，但他終會發覺這是有人從中搗蛋，與什麼『相生，相尅』完全扯不上關係。」

游天虹回頭望望走廊那邊的郭義：「郭利民的叔父有些什麼話說？」

「他也在後悔，不該陪他侄兒千里而來，萬一利民有什麼不測，他當然對不起死去了的兄長；因爲利民是他大哥唯一的獨子。」

「你們在美國認識？我是指你與利民。」

「是的。」慧絲的目光中泛起了一種難以理喻的光采；那是只有身歷其境的多情男女才可以體會的「甜蜜的回憶」。

她又非常愼重地對游天虹說道：「我不妨坦白對你說，莫說我和利民已正式訂了婚，就算我沒有利民，也决不會喜歡偉烈那種卑劣的小人！」

林浩探長等人由病房出來，賴慧絲立即走過去問：「探長你們打算如何處理這件事？」

林浩道：「警方會盡快緝拿兇手歸案。」

賴慧絲道：「我希望你不要以官腔答我，我只想知道你們要緝拿的人是否歐偉烈？」

林浩望望賴慧絲，又望望游地虹，才說道：「小姐你這樣問我，我絕不可以給你正面答覆，第一，暫時我們還不能證明當時開槍的，就是歐偉烈。第二，在法理上如果沒有足夠的證據，是不可以亂扯一通的，否則我可能要吃官司。」

賴慧絲畢竟是小姐脾氣，她「哼」一聲，隨即轉進病房去了。

林浩却把游天虹拉過一旁道：「她沒有猜錯，我們目前急於要找的人，就是歐偉烈。當時你已目睹一切，那在逃的槍手可就是他？」

游天虹半開玩笑地瞪住他：「我講了出來，是否也要負上法律責任？」

林浩知道他是針對自己剛才對賴慧絲說話時的口吻，所以一邊苦笑，一邊伸手搭住他的肩膊道：「我們是老朋友，怎麼可以跟那富家女相比？況且她父親過去的背景似乎不大好，我正要追查一下，相信你在這方面也許可以幫我一個忙。」

游天虹也一直在懷疑賴兆昌，那是因爲區標、歐偉烈父子都先後有所暗示，想不到現在林浩探長也這麼說。

林浩又向游天虹解釋：「我知道你在江湖上認識不少人，尤其是老千門，所以我希望你替我查查賴兆昌以前是否也是一名老千。」

賴兆昌目前是當地一名富商，林浩對游天虹也顯得十分謹愼，所以林浩在賴慧絲面前，就更加不敢隨便了。

其實游天虹更加急知要知道賴兆昌的底細，事實上他早已叫張雪兒去查了。

游天虹四顧無人，又對林浩說道：「就我所知，對付老千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商場上的老千，只要他們手法高明，連你們警方亦感到無可奈何。」

「正因爲這樣，所以才有今天的事發生，」林浩說道：「歐偉烈的想法可能與你一樣，故此他惟有使用他自己的方法，這也正是我們初步的想法。」

「是的，商場上遇老千是父親一代的事，情場上遇老千則是他本人的事，這件事看起來絕不簡單！」游天虹又問：「警方是否正式通緝歐偉烈？」

林浩道：「其實一直以來，我們都在找他，如果我是歐偉烈，我倒願意先讓警方找到，總好過警方找到他時只是一具屍體而已。」

「你的意思是：有人要找他，甚至要殺死他？」

「嗯——這件事相信我不必講得太過明白，你也會同意我的想法。」

警方看來也要派人保護郭利民吧？」游天虹問。

「那是理所當然的事。」林浩說道：「我剛跟他談過，他口裏說不害怕，但又暗示要放棄這頭婚事，早日與他叔父返回美國去。」

游天虹道：「如果他走了，最傷心的然當是賴慧絲。」

「傷心可能只是眨眼間的事，說不定很快她又找到另外一個男朋友呢。」林浩冷冷地笑了笑，然後走了。

× × ×

張雪兒在她的辦公室裏展示一批資料，對游天虹道：「賴兆昌是個千門高手，年青時代在一些私家俱樂部十分活躍，也贏過不少錢，到中年時代，表面上是收山，其實他用各種方法在商場上騙得更多……」

「等一等！」游天虹打斷了她的話柄，問道：「妳剛才說他在商場上騙得更多，還是賺得更多？」

「做生意本來是賺得更多才對，但根據我們收集到的資料顯示，他的確是『騙』，不是『賺』，我這樣說，當然有根有據啊！」張雪兒道：「他有一段時間專攪飲食業，開的是大酒樓、大飯店，單是裝修方面也是數以百萬計。但往往只維持一段短時期，就宣佈結束營業，而虧蝕也是數以百萬計，所以你絕不可以說他在生意方面『賺大錢』。」

「你爲什麼又說他騙？」

「因爲與他合作的股東們，從未有一個賺過錢的！」

「做生意，並不一定賺錢，就像賭博一樣，賭博也不一定贏錢的。」

張雪兒道：「問題却是一批又一批與他合作過的股東，每個都虧損甚大，只有他這個攪手不久之後，已面團團作富家翁。」

「那就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賴兆昌存心詐騙股東們，是嗎？」

「是的，但股東們偏偏又沒有證據。」張雪兒嘆了一口氣：「他手法高明，例如他在裝修方面可以報大數，虧蝕後再向股東加注，股東不允再加本就結束，於是他又再去另找合作者。」

游天虹既然被人稱作千門奇俠，自然懂得此中奧妙，那種手法表面上看似「大魚吃小魚」，其實負責主持大局的人一開始已存心詐騙！問題是：如果騙得高明的話，必然會「後有來者」。

換句話說，每一個與賴兆昌合夥做生意的人，表面上都會因爲時運不濟而虧蝕得血本無歸。但實際上賴兆昌本人却無本生利，賺到盤滿缽滿。

游天虹查清楚賴兆昌過去的歷史之後，不禁又想起區偉烈被人冒警恫嚇及圍毆那一幕。他對張雪兒道：「我們必須盡快找到區偉烈那小子，否則他可能消失於無形，在我們這地球的表面之上，可能永遠也找不到他。」

張雪兒吃驚地睜大了雙眼：「你的意思是：區偉烈可能會被人毀屍滅跡？」

「對了！」游天虹道：「那小子眞的是不知死活，既然吃過了苦頭，他應該知道目前所面對的是一隻老虎，偏偏他當賴兆昌是一頭病貓。」

張雪兒此刻亦已經知道郭利民被襲擊的事，所以她對游天虹道：「看來他要先將郭利民嚇跑。」

「是的，就是郭利民不肯走，經此一役後，他的叔父郭義亦會叫他走！」游天虹道，「

其實區偉烈那小子眞傻，用這種手段，賴慧絲只有更加憎恨他而已。」

「男女之間的愛情，如果發展得不正常，往往就會因愛成恨；目前區偉烈已經不會再寄望於得到賴大小姐的愛，而是有心破壞而已。毫無疑問，他的目的只是滿足報復的心理。」

「看情形，他除了存心報復之外，還有計劃地要令到賴兆昌這位名流感到尷尬，然後再進一步公開他過去的歷史，使他身敗名裂。」游天虹又担心地說，「正因爲這樣，所以我們才要搶先找到那呆子。」

「警方的態度如何？」

「他們除了一邊派人保護郭利民之外，更派人保護賴兆昌這一家人，所以形勢上對區偉烈更加不利。因爲警方既要通緝他，他又只得一個人；但是相反，他的對手就可以叫他的爪牙去追殺他！」

辦公室內，有過片刻的沉默。

游天虹和張雪兒都正在担心着區偉烈的安全。

張雪兒忽然又問：「你不是說過，曾在任晶晶的家裏見過區偉烈麼？」

游天虹道：「是的，大概他有話要託任晶晶轉達賴慧絲，因爲任晶晶是賴家常客，也是賴家大小姐的閨中密友。可惜當時我出現得不合時。」

「看來我們現在唯一的辦法，亦是最容易找到他的辦法，就是要求任晶晶和我們取得默契。」

「是的，我也這樣想，當他無援時，最有可能就是去求助於任晶晶。」

× × ×

另一方面，郭利民由於只是皮外傷，所以要求返回他稅居的酒店休息；但是却遭警方拒絕。

警方認爲他的情敵一定仍在等候機會，再施突襲，所以要他暫時留在醫院之內，以方便照顧。

賴慧絲表現得情深欵欵，一直在醫院陪伴着他！

至於賴兆昌，經過一連串事件之後，他已成爲新聞人物，自然亦成爲記者們渴望訪問的對象。可惜他一直避而不見。

正當警探們嚴密地保護着賴、郭兩家人之際，半山區一條馬路上突然傳來一宗嚴重交通失事消息；一輛豪華房車忽然之間失去了控制，狂衝落一條十分傾斜的半山馬路，撞斷欄杆翻倒。駕車人却就是賴兆昌的侄兒賴法倫。

賴法倫是賴兆盛的兒子；賴兆盛也就是賴兆昌的弟弟。由於賴兆昌沒有兒子，所以賴法倫年前正式過繼給賴兆昌；換句話說，賴法倫也就是賴兆昌的正式繼承人。

古老一代的中國人，最怕就是沒有兒子送終，所以賴兆昌將侄兒當作親生子乃理所當然的事。但想不到正當各方注意力集中在賴兆昌父女身上的時候，賴法倫却在交通意外中重傷入院。

警方從現場情形以及傷者的口供中，認爲那失事汽車曾受到破壞。所以對這件事非常重視。當賴兆昌與賴兆盛兄弟開訊匆匆趕到醫院裏去的時候，賴法倫已經傷重身亡。

這城市車多路少，每天發生的交通意外不知幾許，所以賴法倫之死，假如換上了別人，根本就不算得怎麼一回事；偏偏他却是賴兆昌的繼承人，同時警方亦已證實那失事汽車曾受到人爲的破壞，這就不簡單了。

身爲死者親生父的賴兆盛固然傷心，就是賴兆昌也感到十分震驚！

既然不是意外，也就是有人存心要打擊賴兆昌。

賴兆昌、警方與及有關人等，首先想到的人就是區偉烈；區偉烈已被認定專門與賴兆昌作對。但如今竟然禍延別人，甚至涉及人命，這就不得不令警方加緊通緝他歸案。

由於區偉烈的關係，警方和記者們連日造訪他的父親區標；區標雖然不肯透露他本人過去與賴兆昌之間的合影經過，但不少報紙已含沙射影地刋出了一些「內幕」。此等「內幕」令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文章所寫的，正是賴兆昌。賴兆昌非常生氣，他感覺到：如果再不將區偉烈抓回來，短期內可能還有更多可怕的不幸事情發生在他的身邊四周。

其實與賴兆昌有同一想法的人，除了警方之外，還有千門奇俠游天虹。

游天虹比起任何人更急於找到區偉烈，因爲他並非單單爲了制止區偉烈再做傻事，更急於去救他！

憑游天虹的想像，如果他不可以及早找到區偉烈的話，說不定區偉烈已被人碎屍萬段！

因此，游天虹除了催促張雪兒派出私家探員加緊偵查之外，他本人親自跑到一些三教九流的下層社會去攢。

在一間秘密俱樂部裏面，游天虹遇上了一名活躍於當地黑社會的警方綫人丁九。

游天虹知道丁九此人一向消息靈通，想向他打聽一下，可惜丁九却守口如瓶，什麼都說不知道。游天虹沒有他辦法，惟有等機會。

後來游天虹發覺丁九轉進一間房間裏去，他知道裏面有賭局，正想跟他進去，忽然背後有人叫住他。

游天虹回頭一看，發覺在那邊招呼他的人，是另一名黑社會人物何車。

何車含蓄地笑了笑：「可否請我到酒吧那邊去喝杯酒？我們已經很久沒有見面了。」

游天虹靈機一觸，低聲說道：「別說請你喝一杯，十杯也可以，但你要替我打聽一下一個人的消息。」

何車鬼鬼祟祟地左張右望，發覺他們周圍沒有第三者，才低聲道：「可是一個姓區的年青人？」

游天虹呆了一呆！輕輕點了點頭。

何車這一次變得非常認眞地說：「你可知道有人出價十萬大元買起他？」

根據當地黑社會的暗語，「買起他」亦即「收買他性命」的意思。所以剎那間，游天虹又是一怔！隨即問道：「誰？是誰要殺他？」

「我不可能告訴你太詳細，即使你請我再喝一百杯酒，我也不敢說得太多，否則，只怕我自己亦性命不保。」何車又說：「總之，如果你是那小子的朋友，最好快些找到他，設法令他離開本市。」

「能夠一下子拿得出十萬元的人，當然是十分富有了。」游天虹道：「相信不會是警方吧？」

「如果是警方出暗花，我姓何的又如何瞞得過你？總之說一句，這件事非常複雜。」

游天虹後來眞的請何車到酒吧那邊去喝酒。他希望進一步從何車口中知得更多。但是，何車顯然兩杯落肚，頭腦却保持清醒，他只證實「那條性命價值十萬大元的人」就是區偉烈，其他細則就不允透露。

就在這時候，游天虹却無意之間聽到兩名男子在交談；那兩名男子就坐在他後面不遠處的另一張桌子旁邊，看來他們非常之生氣，所以就連說話的聲音也變得尖銳了。

「他媽的！那小子分明出老千。」

「是的，我明明看見『A』出了四張，他怎麼可能還有一張『A』呢？嘿！好傢伙，竟敢出千騙我們！」

「我要去找他算賬！」

「別太衝動！這兒是四爺的地方，我們在這裏鬧事，只怕也佔不到便宜！」

「但是這口氣叫我如何咽得下？」

「等他出來之後，我們到外面去跟他算賬好了。」

「嘿！我從未輸得這麼慘！……」

游天虹沒有回過頭去，但從剛才的對話中可以知道，那兩個男子可能也是黑道中人，否則不會知道「這是四爺的地方」。他們大概是在賭局中輸了錢，所以才會在這兒嘔氣！

這一類事情經常也會發生在這地方，所以對游天虹來說，可以說是見怪不怪！

偶然轉過身去，游天虹發覺那兩名大漢生得身裁高大，粗眉凸眼，一看就知道「並非善類」，可惜賭術不精；看情形他們正在非常有耐性地等着那個出老千的人出來。

游天虹因爲事不關已，所以並沒有再去理會他們；假如在平時，這種「被人出千騙錢」的事，游天虹也許會過問一下。但是眼前的情形有些不同，首先因爲游天虹「志不在此」，他正有事要繼續向何車查問。其次就是對方那二名「輸家」並未引起他的同情。

何車又召侍役要酒，大概他明知道這一次不會要他付酒錢，所以不經不覺他已喝了好幾杯。游天虹絕對不是一個吝嗇的人，尤其是此時此地，他恨不得何車再多喝幾杯；像何車這種人，只有酒後才會「失言」。所以就算何車不召侍役要酒，游天虹也希望灌醉他！

侍役又給何車送來一杯酒，他呷了一口，帶着幾分醉意低聲警告游天虹：「我們是好朋友，我才向你講句知心說話……」

游天虹立即提起精神，側耳細聽；他以爲何車終於被酒精征服了理智。

豈料何車却說道：「……如果我是你，我才不會插手這件事。你想想，能夠一出手就拿出十萬元買起區偉烈那條性命的人，除了有錢之外，也必然是個心狠手辣的人物。說不定人家已收買了本市的一流殺手……」

何車可能眞的有點醉了，所以說話時吞吞吐吐的，越來越慢之外，還不斷翻起了「白眼」——通常這是喝醉了的象徵！

游天虹看見這情形，正是求之不得；他正想追問下去，但背後那名大漢却在這時有所行動。

游天虹再將視綫放得遠一些，竟然發覺丁九正要離開這裏；換句話說，那二名大漢所指的「老千」原來就是丁九，所以他們已急急離座，追了出去！

游天虹不敢怠慢，他對一名侍役道：「這一桌的酒錢，全記在我的賬裏……」

他話未說完，人已像箭一樣，射向門口那邊！

丁九當時已出到街上，二名大漢一聲吆喝，其中一人已狂衝而上，攔住了丁九的去路。

丁九認得他們就是賭局中的兩人，忍不住冷笑一聲：「怎麼啦？輸了錢不服氣麼？」

「他媽的！」攔在前面的一名大漢怒目而視，「你分明出老千，還敢說風涼話？」

丁九哈哈大笑：「賭術不精，硬寃枉別人出千，這已經不是漢子所爲；願賭服輸，這才算是大丈夫啊！」

兩名大漢交換了一個眼色，眼看他們就要分前後夾攻丁九；游天虹這時亦已跑到街上來了，他自然看得清楚，但是，他却呆在街角，冷眼旁觀，動也不動。

丁九却突然態度轉軟：「唏！兩位老兄，請等一等！我們有事大可以慢慢商量下，何必動粗？」

站在他前面的一名大漢冷冷地說：「我倆今回輸得不明不白，這口氣實在咽不下！」

丁九笑道：「錢銀不過身外物，你兩位究竟輸了多少？讓我還給你就是。」

二名大漢不以爲意，分前後接近丁九。

丁九果然把銀包取了出來，由於路燈暗淡，對方根本看不見他的動作。

只見那二名大漢較爲接近他時，丁九手一揚，腿隨卽後踢，前面那名大漢被硬幣擊中了面部，掩面轉身，後面一名大漢也中了一脚，身子往後一仰，却未致跌倒。

丁九趁這利那間，迅速越過馬路。

驀地「察」一聲！一輛車子急急狂衝而至，幸好煞掣及時，丁九也不致撞死，却也嚇呆了！

就是因爲那麼一阻，那二名大漢又匆匆啣尾趕至！這一次，他們的手上分別多了一些武器，一把閃閃生光的利刀，一根由路邊檢來的木棒。

丁九驚魂未定，正是前無去路，後有追兵，赤手空拳，根本就無招架之力，眼看他就要死於刀棒之下；突然有人長嘶一聲，一條人影凌空飛降而來！

丁九和那二名大漢都同時吃了一驚！

然而他們看得清楚，那人已揮拳踢腿，手起脚落，動作快得有如閃電，二名大漢就在連聲尖叫聲中，跌出丈外！

丁九不知是驚是喜，定神一看，才認出救他的人正是游天虹。

那一輛差一些兒就撞死丁九的計程車司機，正要向「冒失鬼」丁九大發脾氣，臭罵他一頓之際，却沒有機會開腔，跟住就被眼前的塲面嚇呆，若非親眼目睹，他也不敢相信那突如其來的人，身手如此不凡！

那司機正看得口呆目瞪之際，丁九和游天虹二人已分別拉開了車門，搶登車上。

「快些開車！」丁九立卽催促着計程車的司機。

那二名大漢由地上爬起來，但計程車早已去遠！

丁九坐在游天虹身畔，回頭看看沒有人追來，這才舒了一口氣。

游天虹却氣定神閒地問：「你希望到警局裏去，還是要我押你返回現塲？」

丁九意外一怔！

他難以置信地瞪住游天虹：「你也相信我出千？」

「你應該相信我的個性，更應該知道我是個怎麼樣的人。」游天虹冷冷地說。

「我當然知道，誰不曉得你是大名頂頂的千門奇俠。」丁九假裝冷靜。

「既然你知道就最好，到底你用不正當手段騙了人家多少錢？趁未到警局之前，坦坦白白告訴我吧！」

「游大哥，請你相信我，我不但未騙過他們，今次我反而被人出千，騙了不少錢。」

游天虹又是一怔，疑惑地道：「你是指在俱樂部之內？」

「是的，入局的人最少有一兩個是老千；如果我有辦法去騙人，人家又怎麼可以把我騙到囊空如洗？」

「你可認得他是誰嗎？」

「不！我只知道他是很年青的，手法很高明。」

游天虹吩咐計程車司機：「請你把車子開回剛才載我們的那地方去！」

司機連問也不敢多問半句，因爲他根本不知道這兩個是何方神聖。立卽就將車子掉頭駛去！

丁九反而感到驚奇地問：「你究竟要怎麼樣？」

「替你贏回那筆錢，結識那高手。」游天

虹笑了笑！

「不！算了，算了！」丁九很大方地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遇上了別人，也許如此，偏偏就是我不怕麻煩。」游天虹仍然堅持要返回現場去！

丁九這時反而焦急起來：「好了好了，算我怕了你，剛才你不是說，要知道一個人的消息麼？」

游天虹早已知道丁九此人在當地十分活躍，黑白兩道都很吃得開。就是一直無法令他開腔而已，現在看情形，終於迫他非說不可。

游天虹於是說道：「一個年青人叫區偉烈的，你可聽到有關他的消息？」

「其實我早已知道你一定是在追查此人的下落。」

「你怎麼會未卜先知？」

「因爲你的好朋友神偷李時忽然死得不明不白，是不？」丁九苦笑一下：「其實這一連串事件，十分複雜，李時之死與區偉烈無關。他只是一個大傻瓜。」

「爲什麼你說他是大傻瓜？」

「可不是嗎？他做過老襯，結果欠落人家不少錢。」

所謂「老襯」，在老千術語中，是被騙者的意思。

游天虹感到十分意外地怔了一怔！

「這是怎麼一回事？」游天虹忍不住問道：「你的意思是：區偉烈曾在賭桌上被騙？」

「是的，所以他的失踪，一些兒也不覺得出奇。」丁九又說：「我可以告訴你更多，但最好另找地方談談吧！也許有些事情，你可能聽也未曾聽過呢。」

游天虹早已知道丁九這傢伙對於黑道上的事，一定知得不少，否則也不會來找他。

於是他又吩咐那計程車司機把車子開往另一處地方。

那司機心底裏雖然是充滿了疑問，卻不敢多問半句，以免惹禍上身。

不久之後，他們來到了一間比較幽靜的餐室，游天虹付了車資之後，把丁九帶進餐室的一個卡位去。

丁九這才對游天虹說道：「我早知道區偉烈的失踪，內容十分複雜，所以我怕惹禍上身，一直不敢對人言。現在你既然迫我說，我就不得不提出要求了。我可以把我所知的，盡量告訴你，但你一定要保證我置身於事外，否則，就算你打死我，我也不會告訴你。」

「好吧！你放心告訴我好了。」游天虹終於也答允了丁九的要求。

丁九於是說：「區偉烈賭術不精，他輸了不少錢，我就聽人說過，他遇上了老千，卻一點兒也不知道。後來有人借了一筆錢給他償還賭債，此後就很少有人見過他公開露面，直至到賴慧絲小姐訂婚那晚，才有人發現他大興問罪之師。」

游天虹若有所思地問：「你可知道，借錢給他的人是誰麼？」

「這點我倒不淸楚。」丁九又說：「不過，我知道他借到的數目當在數十萬元之間，那人看來十分信任他！」

「區偉烈輸了數十萬元？」

「嗯！與他交手的，還是個千門高手的後裔呢！」

「姓什麼的？」

「姓夏。」

游天虹立即衝口而出：「夏廷，在郭、賴訂婚宴會中突然中毒死去的夏廷！」

「不！那年青人只是夏廷的侄兒。他叫夏一帆。」

「夏一帆是老千？」

「應該是後起之秀，千術極之高明。」丁九翹起了大姆指，「也惟有如此，區偉烈才會輸得貼貼服服。但當時據講他根本沒有那麼多的現錢，惟有簽下了欠單。假如他有所懷疑，那筆賭賬自然可以一筆勾消！」

游天虹卻喃喃自語地說：「但是，他後來終於也發覺了，所以心有不忿，悻悻然下毒把夏廷毒死。」

游天虹又問丁九：「你有辦法找到夏一帆嗎？」

「試試吧。如果你一定要找他，我惟有盡可能想想辦法，但絕對沒有把握。」丁九又說道：「這一陣子，警探們也在找他！」

「警探爲什麼要找他？」

「大概因爲他是千門中人，也可能有人知道他出千贏過區偉烈的錢。」

游天虹道：「如果我們能夠想到辦法早點找到他，對他可能有好處。」

「我明白你的意思。」丁九道：「區偉烈有可能去找他算賬，是不？」

游天虹在沉思中點點頭。

他又抬頭瞪住丁九：「我們可否立刻去找他？」

丁九反問道：「你眞的急於要去找到夏一帆？」

游天虹道：「其實說得正確一點，應該是救他。」

丁九很愼重地想了想，道：「讓我試一試吧！」

然後他就離座去撥了一個電話。

游天虹大約等了三分鐘，丁九才再次回到他的面前來：「我們現在就走！」

游天虹一邊召來侍者結賬，一邊問道：「你知道夏一帆的下落？」

「我的兄弟有辦法找到他，但也要碰碰運氣！」

離開那間餐室之後，游天虹召來一輛計程車，與丁九趕到一間下級酒吧去。

在那間酒吧裏面出現的人，大都是蛇頭鼠眼的，態度極之鬼祟。

丁九把游天虹帶到長長的酒櫃前面，分別在兩張圓櫈上坐下來。

一名酒保過來招呼丁九：「九哥，喝些什麼酒？」

「威士忌加冰。」丁九豎起二隻手指：「兩杯。」

當酒保把酒送過來時，他又問：「十一有來過麼？」

「嗯——」酒保猶疑地看看丁九身邊的游天虹：「你找十一幹嗎？」

丁九先示意道：「放心！都是自己人。」然後又說：「我剛與老十通過電話，他說十一來了這裏。我有急事要找找他。」

「那麼，你進去吧！」酒保示意着說：「他在後面。」

丁九於是帶着游天虹走向後面一條通道，只見那酒保在酒櫃旁邊按下了一個暗掣之後，通道旁邊就出現了一度門，丁九和游天虹就由那兒走過去！

當他們走過去之後，那度暗門隨即閉上。

原來這裏面是一間地下賭場。

這兒是另外一個世界，若非丁九帶路，游天虹發夢也想不到這酒吧之內另有天地。

丁九進來之後，仍要向一些人問路，才找到一間房間裏面去。

這房間裏面有一桌蔴雀牌，四名彪形大漢正在賭得昏天黑地的，所以就連丁九和游天虹進來，也沒有人去注意他們。游天虹和丁九只好暫時站在一旁觀戰。

游天虹暫時還不知道那一個是丁九的結拜兄弟十一。只是四個人手上都有一手大牌，末位那一家已是九章「筒子」落地，但南位也有九章「索子」見面，而西位居然也有九章「萬子」。

當時游天虹和丁九則站在「北位」這一家的背後，他們都可以見到北位這一家在做「十三么」；他手上十三隻牌分別是：一萬兩隻，九萬一隻之外，其餘的是「一筒、九筒、一索、九索、東、南、西、北、中、發」各一隻，湊成十三隻。

懂得搓蔴雀牌的人都知道，這一手牌只缺一隻「白板」。如果能夠糊得出，當然就是最高的番數——假如最大打到「雙辣」的，就算「雙辣」，最大打到「三辣」的，亦一樣當「三辣」。

同時根據一般蔴雀慣例，「十三么」是屬於「牌王」，只要有「白板」出現，不但別人不可以「截糊」，還有權「搶暗槓」。

但是眼前身爲局中人的這一位「北家」，卻置身於危機四伏之中。因爲他本身雖然擁有一手大牌，但其餘三家亦同樣是大牌；他只要摸一隻任何「筒、索、萬」回來，就有「包牌」的危險。

「包牌」就是由一個人付錢的意思，所以他的處境實在值得担心；當然，如果他能摸一章「白板」回來，什麼都可以解決了。

可惜，他竟然摸了一隻「九索」回來。

枱面已有兩隻「九索」見面，包括他自己手上原來那一隻，現在再摸入一隻，共是四隻。這手牌他可以打「一萬」，亦可以「來章不要」打「九索」；甚至「自我犧牲」，打「熟章番子」，例如「東南西北」和「中發」等。

但是那年青人偏偏沉不住氣，實行「來章不要」，打出「熟章九索」；南位那名彪形大漢隨即叫出了一聲：「碰！哈哈，糊啦！多謝多謝。」

他攤出四隻「索子」牌，「一索」一對，以及「七八索」各一隻，此一家正是「叫」六九索。

由於事前「九章」，所以那年青人就要「包牌」——也就是全部由他付錢的意思，他氣得連手也有些發抖。

丁九就揼着這時候對那年青人說道：「十一，算了，不要再打下去啦！」

原來剛才他們站在他背後的年青人正是蕭十一。蕭十一剛「包」一手大牌，怎可以罷手？他也忘了來者是他的結拜兄弟丁九，論輩份，他要稱丁九做「九哥」，更加沒有留心到丁九旁邊的人就是千門奇俠游天虹。

蕭十一顯然是個輸不慣的人，他生氣地說：「不要嚕嚕嗦嗦好嗎？你最好快些走，剛才要不是你站在我背後，我這一手十三么一定可以糊出的。」

丁九有些生氣，眼看就要發作，卻給游天虹在旁一手扯住：「不！讓他玩下去吧！反正我們都有空。」游天虹又說：「老實說，剛才看他們玩得那麼緊張刺激，我也恨不得變成局中人呢。」

那三個年紀約三十至四十歲的中年人，悄悄地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其中「南」位的一家立刻就打蛇隨棍上地說：「老兄，我剛有點事情待辦，不想玩啦，如果你有興趣，不如讓你來玩玩吧！」

游天虹却土頭土腦地問：「怎麼？你眞的肯讓我參加？嗯……玩多大呢？我……我担心玩不起啊！」

「不會太大的。四六八番，一二十而已。」其中一名大漢說道：「彼此都是朋友，隨便玩玩吧！」

南位那大漢有理沒理，已結帳離枱，換句話說，游天虹是非坐下去不可了。

替他担心的反而是丁九，因爲他剛才正目睹那驚心動魄的一幕，而當時他還不知道是「一二十元」的。照這推算，剛才他那位結拜兄弟蕭十一「包」人家一手牌，付的籌碼是二百五十六個，也就是二千五百六十元。

照一般牌例，所謂「四、六、八番」，亦即四番當「單辣」，六番「雙辣」，八番就是「三辣」；而「包牌」照例當「包三辣」計算，所以全部就要付出「兩底五十六」，亦即二百五十六個籌碼。

所謂「一底」亦即一百的意思，二百五十六，亦非逐個計數，因爲有些籌碼是「百位」的。

總之，這種局面，輸贏動輒亦數以千計，而上落數萬元，亦等閒事。

丁九不知道游天虹賭沙蟹亦隨時輸贏數以十萬元計，所以他暗地担心也是必然的事，假如他知道游天虹這位千門奇俠不但賭沙蟹是一流好手，原來搓蔴雀牌更加出神入化時，他就不會替他緊張了。

且說游天虹裝成無可奈何的神氣，勢成騎虎地坐了下去之後，牌局又繼續進行。

但是那二名大漢却對游天虹道：「老兄，你還未買籌碼呢？」

游天虹故意呆頭呆腦地問：「要買多少？」他又訥訥地說：「不瞞各位，小弟沒有太多時間，只可以玩幾手而已。」

「照規矩，新入局者最少亦要買十底籌碼。」其中一名大漢一邊伸手按下了房間裏面的喚人鈴，一邊又說：「請你先拿一萬元出來換籌碼。」

游天虹摸出一疊鈔票，全是一千元面額的大鈔，黃澄澄的，看得在場的人都呆住一陣，甚至連丁九那位拜把兄弟蕭十一，也因爲未知此人來頭而大爲側目。

一名地下賭場的職員入來，收了游天虹一萬元之後，送來「十底」籌碼。

每一個不同顏色的籌碼，上面都清清楚楚刻有銀碼，隨時可以向外面賬房換回現金的。

牌局至此才正式宣告再開始，但由於游天虹剛才說過「沒有太多時間」，所以那二名大漢也聲明：「現在我們剛開始進入『北風圈』，不如我們說明在先，無論輸贏，亦以打完北風圈爲限，大家同意吧？」

其他人既然沒有意見，游天虹更加沒有意見。

第一手牌，蕭十一分明在「做牌」，稍有經驗的人都可以看得出他在「做淸一色萬子」。雖然他面前還未有牌露面。

游天虹已一再發覺二名大漢暗中交換眼色，但他却當作沒有看見。他終於摸了一隻「八萬」回來，想了想，把那隻牌插回他手上那十三隻牌之中，左堆右砌，仍無法作主，他是「南位」，結果要「西位」那名大漢再三催促，他才手忙脚亂地打了一隻「五萬」出去。

下家那大漢正想伸手去摸牌，豈料蕭十一就揼正這時候叫出了驚天動地的一聲「「碰！雙辣！」

蕭十一面露笑容地把十三隻牌翻下來，只見那十三隻牌分別是「北」三隻，「發」三隻，「西」兩隻，然後就是：「三四五六七」萬各一隻。

也就是說，蕭十一這一手牌叫「二五八」萬，他剛好坐正「雙番北」位，兩番再加「發財」一番便是三番；而「混一色」一般是作三番計的，所以便湊足了「雙辣」的番數——六番。

游天虹在這剎那間却傻頭傻腦地，手顫脚震的，把自己手上那十三隻牌覆蓋起來，然後

想拉開面前的小抽屜，取出籌碼付賬。

但是，他下家那名大漢却一聲吆喝：「等一等，我要查牌。」

另一名坐在他上家的大漢也很不高興地說：「你打牌怎麼可以這樣不小心？明知他在埋首做萬子：你却揀來揀去也要揀隻五萬給他糊雙辣！」

「沒有辦法啊，我剛摸了一隻八萬回來，看看地上巳出了一隻五萬，但八萬却未見過，所以我惟有打五萬。」游天虹無可奈何地說：「想不到他一樣可以糊出。」

這一邊，他下家巳老實不客氣地，將他覆蓋下來的十三隻蔴雀牌翻開，游天虹却沒有制止他們。

豈料各人不看猶自可，一看之下，當堂呆住了！

原來游天虹那一手才眞正是「清一色萬子」牌，妙就妙在上下兩家事前居然一無所知。

游天虹那十三隻牌是：「一萬」三隻，「二萬」兩隻，「九萬」三隻，其餘五隻牌就是：「五六七七八」萬。

換句話說，游天虹這一手牌是「叫六九萬」「和二九萬「對碰」，萬一糊出了，便是清一色的「三辣」牌。

以「三辣」去博別人的「雙辣」，乃天公地道的事，何況自己手上全部是清一色的萬子牌；尤其是他本來「叫卡章六萬」的，換一隻八萬回來才有「兩頭章」的六九萬可「叫」，更加是順理成章的事。但是游天虹反而顯得不好意思。

那二名大漢查過了游天虹那一手牌後也無話可說。在這種情況底下，更加不能指他出千。既然不是出千，自然就要付錢給蕭十一了。

游天虹是「出重」給蕭十一的人，所以照一般流行牌例，他要付「雙重」的代價給蕭十一，而其他二人，每人只須付一份面巳。因此若照一般情理，游天虹也不似出老千騙人啊！

很快又是另一手牌。

游天虹這一回却看得清楚，入局二名大漢都在使用老千手法去「砌牌」，但他却佯作不見。

游天虹既是千門奇俠，他當然比一般人更懂得老千騙人的手法。所以他也明白到「砌牌出千」的關鍵在乎「打骰」；萬一「打錯骰」，隨時都會弄巧反拙！所以老千入門亦有所謂「未學砌牌，先學打骰」，就正是這道理。

不過話雖如此，假如入局者是個千門高手的話，他砌牌時大可以砌成「利己不利人」的格局；例如他自己「做庄」，暗中將一對對的「番子」牌堆砌在一起，只要他打骰時打的點數是「五」或「九」點——亦即開自己面前的一列牌，他便可以順手輕易取得那些一對對的「番子」牌。

當然，有時他也不必開正自己面前一列牌，即使開下家的牌，例如打出的骰子點數是「六」「十」或者「十四」等，亦同樣對他出千大有帮助；因爲「六」「十」或「十四」骰，很快就可以輪到取去他面前一列牌。

然而眼前這二名大漢，在游天虹的細心觀察下，並非想像中那麼高明。

游天虹既然一切看在眼裏，自然就心中有數。這一手牌游天虹「做庄」，他早巳看出下家「砌牌」，還再三與他上家交換眼色。游天虹只當作沒有看見。其實對方那一些牌給暗中堆砌了一些什麼牌，游天虹都看得一清二楚。

結果他打骰時，却對下家絕對有利；他下家自然是心底裏偸歡喜。

這還不算，妙就妙在身爲「庄家」的游天虹，開始時巳讓下家先碰出一對「發財」；不久之後，游天虹的上家——自然也是下家那傢伙的秘密拍檔。他一聲不响，又打出了一隻「白板」，下家立刻又叫「碰」！跟住又提醒各人：「紅中要包啊！」

其實游天虹知道那傢伙手上巳掌握了三隻紅中；也就是說，他這一手是正正式式的「大三元」格局，只要糊得出，便算是「三辣」的大牌。

這刹那間，氣氛頓然變得緊張起來！入局的蕭十一固然顯得手忙脚亂，就是觀戰者的丁九也感到有些胆戰心驚！

丁九心裏想：蕭十一才剛吃了一手大牌，贏回少許錢；萬一他再輸下去，他一定更加不肯走了！

丁九心裏又想：游天虹既然是千門奇俠，爲什麼他竟然不設法破壞對方，反而讓他們得手？難道對方是「高手中的高手」，連千門奇俠的游天虹也一點不知道嗎？

丁九正在胡思亂想之際，他的神經系統彷佛被人狠狠地刺了一下。

原來丁九就在這緊張關頭裏面，無意中瞥見游天虹的下家那大漢，用他的手做出了一個小動作；那小動作在一般人眼中無關重要，但冷眼旁觀的丁九却看得明白，那是一種暗號，目是是要他的伙伴知道他此刻須要一些什麼牌。這正是老千的出術手法之一。

丁九正暗地裏責怪游天虹這位千門奇俠，竟然一無所覺似的。

那邊游天虹的上家巳打出了一隻「一索」，游天虹的下家立即叫出了一聲：「碰」！同時他手上那七隻牌巳急不及待地攤開！

在這刹那間，各人均可看見那七隻牌分別是：三隻「紅中」，一對「九索」與一對「一索」。

換句話說，那大漢這一手牌不但是「大三元」，還是「索子對對糊」，同時又是「花么九」的格局，三者集於一身，若論「番」數，眞的是難計了。

毫無疑問，這是足夠「三辣」有餘的大牌，難怪那下家的大漢情不自禁地笑着說：「三辣！」

但是游天虹却氣定神閒地，在這時候也將他手上十三隻牌攤開，不好意思地說道：「對不起！眞巧啊！我也叫一四索，截糊！」

原來游天虹糊出的只是一手連「一番」也不到的「鷄糊」牌，難怪被他「截糊」的大漢面色陡然大變，臉孔上的笑容頓失，刹那間仿似陰霾密佈。眼看他就要發作，但却被上家那大漢用眼色制止。

是的，有權落場參戰，自然就有權「截糊」，何況那大漢明明在出術，只是其術不精而巳，又怎怪得了別人？

根據廣東蔴雀「老章」的打法，游天虹既然糊出了，照例是「臨庄」——也就是仍然由他「做庄」。

由於游天虹眞人不露相，剛才糊出的一手牌又是最小的「鷄糊」，所以那二名大漢根本就沒有將他看在眼裏，自然更加發夢也想不到他就是江湖上名聞一時的千門奇俠游天虹！因此他們仍舊暗中「砌牌」出術。

游天虹不但沒有揭穿他們，反而讓下家那瘦削大漢上牌上到「九章萬子落地」！

再看看上家那胖大漢竟然也有「九章索子落地」，但最早「九章落地」的却是游天虹對家的蕭十一，他在做「清一色」的「筒子」。

游天虹手上十三隻牌却包括了「筒、索、萬子」之外，還有一些「番子」，他早巳被迫放棄吃糊了。所以就惟有見人家打什麼牌，他就跟人家打什麼牌。

其實整個牌局的大勢，盡在游天虹這位千門奇俠的指掌之間，他只是裴蒜而已。

他知道目前三家大牌之中，只有瘦大漢和蕭十一這兩家「叫糊」，亦即下家和對家；至於上家那胖大漢雖然「九章索子落地」，但游天虹早巳確定他「棄權」不吃糊了，因爲游天虹知道胖大漢手上那四隻牌之中最少有一隻「筒子」以及兩隻「萬子」，如果他眞要「叫糊」，必須冒三次「包牌」的危險！

那當然是非常愚蠢的事，所以「棄權」也是必然的事！

爲什麼游天虹會如此肯定？因爲最近各人所摸入的牌全是游天虹門前那一列牌，何況在此之前，一開始游天虹巳故意把局面造成這樣子呢。

游天虹蓄意令下家「九章落地」，首先是間接制止上家再繼續打出「萬子」，因爲胖大漢明知他的伙伴做「清一色萬子」，偏偏一開始巳經不斷的打出「萬子」讓瘦大漢去「碰」。但現在既然「九章落地」，如果胖大漢有胆繼續再打「萬子」的話，他就要全部「包起」，游天虹與蕭十一均無須付賬。

其次就是製造對蕭十一有利的局面。因爲瘦大漢既然存心要做「清一色萬子」，自然就非棄「筒，索」兩種牌不可。所以蕭十一可以很早就「九章筒子落地」。

輪到上家胖大漢摸牌了。游天虹知道即將輪到他去摸的一章牌是「九筒」，如果他摸入這隻「九筒」，根本沒有理由去「包牌」，因爲他根本早巳「棄權」不吃糊了。要避免「包牌」，同時又可以令下家摸入這隻「九筒」的最佳辦法，自然就是「上章」——亦即上家打一隻牌出來，游天虹故意去上牌，讓下家那瘦大漢摸入那隻「九筒」；屆時下家就非「包牌」不可，得益的當然就是蕭十一。

但是游天虹覺得這樣子仍然會露出破綻，因爲事後對方萬一又要查牌，發覺他明明沒有糊「叫」，爲什麼還要上牌？

最要命的就是游天虹不但知道即將由他摸入的一隻「九筒」正是蕭十一所需要的「六九筒」，此外他還知道下一章應該輪到下家瘦大漢摸入的牌又是一隻讓下家吃糊的「七萬」。

換句話說，如果游天虹依足正常打法，不上牌而又摸入「九筒」的話，下家那瘦大漢就「自摸三辣」，「清一色萬子」可以順利糊出了。對方的千術亦大功告成。

有千門奇俠游天虹在塲，而讓老千順利得手，那是罕見的事，將來傳到江湖上，亦勢必成爲人們的笑談，而千門奇俠的威名亦可能從此一朝盡喪！

因此游天虹決定施展他的拿手絕技「閃電手」。

上家胖大漢雖然「九章索子落地」，但却打出了一隻「六索」。游天虹當然要摸牌。

游天虹作勢要上牌，其實這只是分散各人注意力的一種手法而巳。因爲此乃緊張關頭，任何人的一擧一動，亦足以影响大局。

結果游天虹當然不會上牌，反而伸手出去摸牌，這一摸，他竟然摸進了一章「東」——其實那隻牌是游天虹自己手上的牌，而地上巳見三隻「東」了。所以他毫不考慮就把那隻「東」打出去！

這種老千手法最易露出破綻，因爲這是緊張關頭，尤其是手上擁有一手大牌的人，必然特別會注意到「牌口」是「缺口」還是「齊頭」的。

所謂「缺口」亦即只得一隻牌在頭，「齊頭」就是兩隻牌疊在一起。所以游天虹將自己手上的牌藏在掌心裏當是摸進來的牌，隨時會被人從「牌口」看出破綻。

但是游天虹既是名聞江湖的千門奇俠，他的千術早巳登峯造極；蔴雀牌出術之中的「聲東擊西」，「烏龍擺尾」以及「獅子上樓台」等等招數，他不但運用自如，也做到了天衣無縫的境界。

當時他就以閃電手法把一隻無關重要的「東」打出去，而「牌口」又做到好像剛剛被他摸去了一隻似的；其實「牌口」那兩隻牌的次序仍然沒有變，第一隻是「九筒」，第二隻是「七萬」。

結果下家那瘦大漢伸手一摸，自然就是那隻「九筒」，瘦大漢當堂呆住了一陣！

游天虹心中有數，因爲那些牌沒有人比他更清楚。第一隻是「九筒」，第二隻是「七萬」；甚至第三隻是什麼牌，他也知道。只是表面上他却裝成若無其事的。

瘦大漢「包牌」幾乎巳成定局，因爲他不但「九章萬子落地」，連手上那四隻原有的牌也是「萬子」，而且正在「叫四七萬」。按一般情理，他絕不可能「棄權」的。

瘦大漢想了想，終於把剛摸進來的「九筒」打出！

蕭十一果然糊出了；由於他早巳「九章筒子落地」，所以瘦大漢就要全部包起三家應輪的總數。

瘦大漢順手再揭開下一隻牌一看，竟然是他需要的「七萬」；換句話說，如果他自摸「七萬」，便是糊出「三辣」，但現在反而要包起「三辣」的總賬，如此一來，那條「來回數」也就十分之可觀。

瘦大漢面色大變！他氣得幾乎昏了過去。

肥大漢想起剛才游天虹想「上牌」，後來却又改變主意去摸牌。於是心裏想：其中會不會有古怪？

因此他又要向游天虹查牌。

游天虹苦笑道：「假如剛才我上牌，那隻絕章東便由下家摸進，結果對家自摸九筒三辣；即使不是他自摸，你也要包人家的七萬。所以我等於間接救了你，你不多謝我，反而要查我的牌，豈非以怨報德麼？」

瘦大漢因爲要包一手「三辣」，心裏自然生氣，再想想那些牌又疊在游天虹的面前，越想越覺可疑，於是堅持要查牌。

游天虹那一手牌根本早巳「棄權」，當然不怕讓他們查牌，所以把牌翻開。

豈料二名大漢看過了他的牌之後，含怒說道：「他媽的！你這手牌明明未有糊叫，還作狀想上牌，這是什麼意思？」

游天虹正想反駁那二名大漢，蕭十一巳經不耐煩地說：「你們要吵咀，等一會兒吵好嗎？先付了我的錢！」

怎知道那瘦大漢雙眼一翻：「嘿，你們明明串同出老千，還敢胆向我收錢？」瘦大漢說着又與肥大漢交換了一個眼色。

游天虹眼看他們就想離座，也明知他們想賴賬，右手一伸，迅速搭在瘦大漢的肩膊之上，運勁一按，只見瘦大漢身不由己，坐回原座去。

就在這刹那間，肥大漢急急揮出一拳，朝住游天虹的鼻端擊去。

游天虹頭部一閃，左手巳閃電似的抻向胖大漢的肥肚，只見一條人影往後倒跌，「隆」然一聲，連人帶椅，往後倒向地上。

這時候，丁九和蕭十一還担心游天虹吃虧，先後想衝過來帮手，却給游天虹一聲喝住：「不要動，這是熊帮的地方，讓熊帮的人進來分道理！」

丁九巳明白游天虹的意思，於是撲到門旁，伸手去按那兒一個「喚人鈴」。

瘦大漢明知理虧，又想站起來逃走，[illegible]游天虹一手抓住！

（未完）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千劍照紅顏

秦紅・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金龍堡主仇元凱和弟子們走入柴房地窖內，審問師素貞，她什麼都不肯說，無可奉告就不再哼聲了，仇堡主無可奈何只有離去，王烈和百里映紅早已暗藏在柴房內，待他們走了後，走落地窖想將她救出時，剛好來了兩名送飯的人，王烈百里映紅將他倆打暈，百里映紅和師素貞喬裝送飯人逃走，王烈待她們走遠之後，故意現身出來，被堡內守衞圍攻被擒，百里映紅和師素貞雖然翻過圍牆，但被人追逐，百里映紅叫師素貞先逃，自己應付來人，豈料此時出現仇元凱，將她穴道封着被擒，跟着再去追捕師素貞……

俠侶拒招供　堡主施酷刑

慕容瑜氣得七竅冒烟，繼續用力踩下去，吼叫道：「你再笑！你再笑！」

王烈果然「哈哈哈」的縱聲大笑，死都不肯屈服！

百里映紅見他腿上傷口開始大量流血，又急得哭了起來，叫道：「王烈，你不要笑！」

王烈大笑道：「對不起，我越想越覺好笑，已經忍不住啦！哈哈哈……哈哈哈……」

慕容瑜使勁的踩，他也使勁的笑，兩人較上了勁，誰也不肯服輸，倒是文震宇看不過去，揮手示意慕容瑜不要再踩，寒臉冷冷道：「王烈，你太不知好歹了，師素貞無端殺害我們少堡主，所謂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個道理你不是不明白，你憑甚麼要袒護她？」

王烈因慕容瑜不再踩動箭桿，也就停止大笑，換上一副嚴正之色道：「你在跟我講道理？」

文震宇道：「不錯！」

王烈冷笑道：「那麽，我便請教一下：就算師姑娘無端殺害你們少堡主罪不容赦，她腹中的胎兒也該死麽？」

文震宇道：「我們管不得這許多！」

王烈道：「師姑娘的要求並不過份，你們爲甚麽不能等她分娩之後再下手？」

文震宇道：「她的話靠不住！」

王烈冷哼一聲道：「那就無話可説了，我王烈死了便罷，否則將對師姑娘袒護到底！」

這句話剛剛説完，刑堂門上人影一幌，仇元凱跨步而入，文震宇、慕容瑜和沈默三人連忙對他躬身施禮，齊聲道：「師父，師素貞那賊婢没抓回來麽？」

仇元凱面色一片鐵靑，一語不發的走到百里映紅跟前，猛可左右開弓，連續重重地摑了百里映紅十幾個耳光，只打得百里映紅面頰又紅又腫，嘴角流出血絲，才歇手冷笑道：「説，師素貞往哪個方向跑的？」

百里映紅被打得差點窒息，呆了半晌，才「哇！」的一聲哭起來：「打得好！打得好！我記下這筆帳，總有一天，我要連本帶利——」

「拍！拍！拍！拍！」

又是幾個耳光摑上她的臉，打得她滿嘴是血。

王烈瞋目厲聲道：「老匹夫！虧你還是名滿天下的一代巨雄，居然動手拷打一個十幾歲的小姑娘，你要不要臉啊！」

仇元凱對他不理不睬，兩眼緊緊釘在百里映紅的臉上，沉聲道：「説不説？」

百里映紅哭叫道：「不説！不説！打死我也不説！你打死我好了！」

仇元凱忽然陰森森的笑了起來，道：「打死妳？妳倒想得天眞！——震宇！」

最後的「震宇」二字，聲如焦雷！

文震宇面容一懍，躬身道：「弟子在！」

仇元凱喝道：「替爲師脫光她的衣服！」

文震宇畢竟非邪魔外道的人物，總覺以此手段來折磨一個姑娘有失名家身份，乃鼓起勇氣規勸道：「師父，弟子覺得這樣不大好，萬一傳到江湖上去，咱們金龍堡的聲譽只怕要一落千丈呢！」

仇元凱雙目怒瞪，射出野獸般的光芒，厲聲道：「甚麽聲譽？甚麽身份？我仇元凱已經没有後嗣，我甚麽都不在乎了！」

王烈聽了暗暗心驚道：「這個老匹夫一定是瘋了，這可不妙……」

仇元凱見徒弟文震宇站着不動，不禁勃然大怒道：「怎麽，你敢抗拒爲師的命令？」

文震宇低頭道：「弟子不敢。」

仇元凱吼道：「那就快動手！」

文震宇應了一聲，又在百里映紅的身邊蹲下，要脫她的衣服。

王烈急怒攻心，大喝道：「慢着！仇元凱，你要就衝着我來，莫傷害一個無辜的姑娘！」

仇元凱狂笑一聲道：「一個無辜的姑娘？哈哈哈……一個無辜的姑娘怎會跑到老夫的金龍堡來救人呢？」

王烈道：「你要師素貞的形踪下落，我告訴你便了。」

仇元凱道：「説！」

王烈道：「她跑囘家去了。」

仇元凱臉上寫滿不相信的表情，哼哼的冷笑道：「她跑囘家幹麽？她還有臉囘家麽？」

王烈道：「師莊主不要她這個女兒，她可没説不要師莊主這個父親，何況歸來山莊還有她母親在，她如今又是個大腹便便的孕婦，除了返囘歸來山莊之外，已無第二條路可走了。」

仇元凱凝視他好半晌，似乎有些相信了，道：「你這句話是虛是實，老夫遲早會查明白，一旦證明那賤婢未返回歸來山莊，哼哼，你該想像得到老夫會怎麽處置你們二人！」

王烈默然無言，心中却在盤算：「此去北嶽少說也要半個月的行程，一去一來便是個把月的時間，等你查明師素貞未返回歸來山莊時，我和百里映紅還會在這裏麽？」

他的想法是：仇元凱若相信自己的話，便會親自去歸來山莊，只要他不在金龍堡，那麽自己二人總可設法逃之夭夭。

仇元凱一對如刀也似的目光仍緊緊釘在他的臉上，似想「看透」他所言是否眞實。

王烈沒有迴避他的目光，很鎭靜的與他四目相對，給他「信心」。

仇充凱又注視他片刻，才開口道：「震宇！」

文震宇躬身道：「弟子在。」

「把他們囚入地窖，派人嚴密看守，不得解除他們的手銬脚鐐！」

「是！」

但是，當文震宇和葛崇義正要將王烈和百里映紅拖走之際！—

忽見一個堡丁匆匆進入刑堂，向仇元凱禀告道：「啓禀堡主，外面有一婦人求見。」

說畢，雙手遞上名刺。

仇元凱接過名刺一看，頓時面色一變，沉聲道：「她在哪裏？」

堡丁道：「正在大門外。」

仇元凱沉思有頃，便向文震宇道：「你把他們帶入地牢，然後大家在這刑堂上集合，未得爲師命令，誰都不准離開刑堂一步！」

文震宇應了一聲，便與葛崇義一人一個將王烈和百里映紅拖走了。

仇元凱隨即回對那堡丁道：「請她到客廳，老夫在客廳見她。」

堡丁應命而去。

仇元凱又向在刑堂上的諸弟子吩咐道：「你們都在此處等着，任何人不准到客廳上去。」

然後，他擧步走出刑堂，來到金龍堡前院的一間大客廳，在廳上坐下不久，堡丁便領着那婦人進廳來了。

婦人者，竟是百里映紅的母親，慧圓女修士！

不過，她今天沒有穿着出家人的服裝，而是做俗家打扮，因此看上去更見清麗，別有一種風韻。

仇元凱起身相迎，沒有開口。

慧圓向他合十一禮，也沒有開口。

仇元凱揮手示意那堡丁退下，等那堡丁退出客廳之後，才向慧圓微微點頭道：「請坐。」

慧圓道謝坐下。

仇元凱自己也坐下，面無表情道：「別來可好？」

慧圓輕輕的回答道：「多謝關懷。」

仇元凱默默的注視她一會，才又說道：「此來有何貴幹？」

慧圓道：「聞說令郎不幸遇害，特來致慰問之意，希望你能看開一些•」

仇元凱道：「謝謝。」

慧圓道：「其次，我來領回女兒，小女百里映紅大概在你堡中。」

仇元凱輕「噢！」一聲道：「百里映紅是妳女兒？妳怎知她在我堡中？」

慧圓道：「她私自離家出走之後，小妹即四出尋找，昨夜在某處見到一羣年輕人，他們告訴小妹王烈和小女已經來到貴堡。」

仇元凱搖頭道：「他們沒有來。」

慧圓道：「沒有？」

仇元凱道：「沒有！」

慧圓微微一笑，起身道：「旣是如此，小妹告辭了。」

合十一禮，轉身便走。

仇元凱道：「慢着。」

慧圓停步道：「有何指敎？」

仇元凱道：「請回來坐下，咱們好好談一談。」

慧圓轉回坐下，等他開口。

仇元凱沉吟道：「我想先了解一下，令嫒與王烈究竟是何關係？」

慧圓以平靜的語氣道：「偶然相識，談不上甚麽關係，不過……如果她鍾情於王烈，小妹也不感意外，畢竟她已是十七八歲的少女了！」

仇元凱問道：「妳的目的只要找回女兒？」

慧圓道：「是的。」

仇元凱道：「別無所求？」

慧圓道：「小妹早已看破紅塵，世間一切是是非非都已與我無關，唯一放心不下就只小女而已。」

仇元凱說道：「好，我讓妳帶走，但希望妳今後嚴加管束，莫讓她再來敝堡生事。」

慧圓道：「小女果然在你手中？」

仇元凱說道：「她與王烈闖入敝堡救走師素貞，但她和王烈沒有跑，被我擒住了。」

慧圓輕嘆一聲道：「這個丫頭越來越不像話，你沒把她怎樣吧？」

仇元凱老臉微微一紅道：「沒有，分毫無傷！」

慧圓欣慰道：「很好，就請看在小妹的面上放了她，讓小妹帶回家去吧！」

仇元凱站起道：「妳稍候片刻。」

他走到客廳門外，拍拍手掌，便有一個門下過來聽命；他向那門下低聲吩咐了幾句，隨又回到原座位坐下，說道：「令嫒馬上就到。」

慧圓俛首道：「謝了。」

仇元凱道：「這十多年來，妳一直沒有再見到他麽？」

慧圓神色一嚴道：「沒有。」

仇元凱道：「他知不知道——」

慧圓立刻打斷他的話道：「小妹巳心如止水，這些事不要再提了！」

仇元凱點了點頭，不再開腔。

兩人默默坐候，過了一會，只見那奉命去提百里映紅的門下單獨回到客廳外面，在門口施禮道：「啓禀堡主，那位百里姑娘不肯出來。」

仇元凱一怔道：「爲甚麽？」

那門下道：「她說要放就得連王烈一起放，否則她不走。」

仇元凱面容一沉，回對慧圓冷笑道：「妳這個女兒好刁啊！」

慧圓苦笑道：「看情形，她芳心巳許王烈。唉……但願她沒有看錯人才好！」

仇元凱輕哼一聲道：「老天只答應釋放令嫒，至於王烈那小子，無論如何放不得！」

慧圓道：「爲甚麽？」

仇元凱道：「那小子無理取鬧，老夫若不能擒回師素貞那個賤婢，便以他來問罪！」

慧圓道：「這樣做對麽？」

仇元凱道：「錯不在我，小兒無端被師素貞殺害，我拿師素貞的命來抵償乃是天經地義之事，他却一再橫加阻擾，妳說我該怎麽辦呢？」

慧圓道：「師素貞殺害令郎，不能說全無原因吧？」

仇元凱說道：「我最想知道的就是她爲何要殺害我兒，可是她死也不肯吐露隻字。」

慧圓道：「這倒奇怪，莫非令郎與她也有感情方面的糾葛？」

仇元凱道：「絕對沒有！」

慧圓道：「我的看法是：師素貞絕不會無緣無故殺害令郎，你最好先查明白再下手，免得再鑄下大錯。」

仇元凱道：「知道師素貞爲何殺害小兒的只有兩個人，一是師素貞自己，一是王烈；可是他們都守口如瓶……」

慧圓目光一注，道：「你確定王烈知情？」

仇元凱恨恨地道：「要不然，他也不會那樣起勁要爲師素貞洗脫殺害趙南星的罪嫌了。」

慧圓點了點頭道：「說到趙南星之死，你的看法如何？」

仇元凱道：「那毫無疑問是師素貞殺的，趙南星與她私奔之後，可能因畏懼師抱眞的追究而心生反悔，師素貞一氣之下就把他殺了。」

慧圓道：「這件事小妹曾聽王烈說過，據說師素貞承認殺害令郎，却不承認殺害趙南星，我想她旣敢承認殺害令郎，如果趙南星是她殺的，她應無否認之理。」

仇元凱一哼道：「這是他家的事，我不管！她旣承認殺了我兒子，我就要拿她償命！」

慧圓道：「你有沒有想到趙南星之死可能與當年之事有關？」

仇元凱面容一懍，却又搖頭道：「不可能！」

慧圓道：「絕對不可能麽？」

仇元凱道：「是，絕對不可能！」

慧圓道：「理由是……？」

仇元凱神情嚴肅地道：「咱們最好不要談這件事，這是咱們當年約定了的！」

慧圓說道：「好，現在言歸正傳，剛才你說王烈一再橫加阻擾，他是阻擾你殺死師素貞或是要求等師素貞分娩之後再殺她？」

仇元凱眉頭一皺道：「奇怪，妳不是說過巳看破紅塵，不再過問世間一切是非麽？」

慧圓說道：「不錯，但是現在的問題是：你不釋放王烈，小女便不肯離去，所以——」

仇元凱截口道：「一句話，妳可以帶走令嫒，至於王烈那小子，我要拿他做魚餌！」

慧圓道：「釣師素貞？」

仇元凱道：「不錯！」

慧圓沉思了片刻，道：「好吧！帶我去見小女，由我來勸勸她，她若是不聽話，小妹硬將她帶走便了。」

仇元凱略加思考後，遂站起身道：「請隨我來。」

於是，他們一起來到柴房下的地窖中；此處原是囚禁師素貞的地方，現在變成王烈和百里映紅的「牢房」，但仇元凱並未增加設備，就讓他們蹲在那尋丈見方的地窖一角。

百里映紅也像王烈那樣被手銬和脚鐐所繫，此刻她正與王烈並肩而坐，兩人不知在談些甚麽，神情都很愉快，頗像一對沐浴在愛河中的情侶。

看見慧圓進來，百里映紅連忙站起，歡聲道：「娘，您怎麽找到這兒來了？」

王烈也忙起身施禮，只未開口，因爲他很感尷尬，雖然他沒有「拐騙」百里映紅，但畢竟百里映紅正在自己身邊。

慧圓含怒道：「映紅，妳悄悄離家出走，是不是表示不要我這個娘了？」

百里映紅忙道：「不是啦！女兒只想出來玩玩，過幾天便回去，不想在路上碰上他，因此……所以……如此這般……」

慧圓大怒道：「那爲何不告而別？」

百里映紅低頭道：「娘別生氣，女兒以後不敢啦！」

慧圓一指王烈道：「是他拐騙妳離家出走的是不是？」

百里映紅急搖頭道：「不！不！娘不要冤枉了王烈，人家王捕頭是正正經經的青年——」

「住口！」

「是。」

「妳跟不跟娘回去？」

「跟呀！」

慧圓便向站在身後的仇元凱說道：「仇堡主，請打開小女身上的手銬和脚鐐如何？」

仇元凱取出鑰匙走過去。

百里映紅退後一步道：「慢着，先打開王烈的，再打開我的。」

仇元凱沉聲道：「不，老夫只答應釋放妳。」

百里映紅轉朝母親問道：「娘，是這樣麽？」

慧圓頷首道：「是。」

百里映紅聽得慌了，急道：「這樣不好，要放就一起放，怎好單獨釋放女兒一人？」

慧圓寒臉道：「映紅，妳知道娘從不過問武林是非，他與我們母女非親非故，娘沒有要求仇堡主釋放他的理由。」

百里映紅道：「有理由！」

慧圓輕哼一聲道：「甚麽理由？」

百里映紅道：「這次前來金龍堡救人，是女兒出的主意，如今他失手被捕，女兒對他有道義上的責任。」

慧圓轉對王烈問道：「王烈，是這樣麽？」

王烈搖頭道：「不是，前來金龍堡救人，完全是小可一人之意，令嫒只是拔刀相助而已。」

百里映紅一呆，繼而羞得滿臉通紅，瞪了他一眼道：「你怎麼攪的？」

王烈笑道：「對不起，男子漢敢做敢當，這件事本來就是我出的主意，妳攬到自己身上去，我算甚麼啊？」

百里映紅氣得直跺脚道：「你這個傻瓜！」

王烈哈哈笑道：「百里姑娘，我很抱歉連累了妳，如今難得令堂趕到，妳正好跟令堂同去。至於我，妳只管放心，我犯的不是殺頭罪，死不了的！」

百里映紅道：「不，他不放你，我也不走！」

慧圓怒叱道：「映紅，妳說甚麼？」

百里映紅掉下眼淚道：「娘，您是出家人，出家人說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若是見死不救，那……那出家又有甚麼用呢！」

慧圓一聽此言，不覺怔住，啞然半晌，才又叱道：「胡說！仇堡主並未說要處死他，妳急個甚麼勁？」

百里映紅哭道：「娘，您有所不知，如今的仇堡主已非昔日的仇堡主，他變得蠻不講理，王烈落在他手中，一定有苦頭吃。」

慧圓冷笑道：「哼！他多管閒事，活該！」

百里映紅道：「娘不救他，女兒也不出去！」

慧圓兩眼一瞪道：「當眞？」

百里映紅點頭道：「正是！」

王烈忙道：「不對！不對！百里姑娘，令堂說的不錯，咱們非親非故，妳沒有陪我受苦之理，再說這地窖太狹窄，妳我關在一起實在不方便，所以妳還是跟令堂同去爲是。」

百里映紅突然大發脾氣，又跳又叫道：「我不要！我不要！要死咱們倆一起死在這裏！要我單獨出去，我……我就咬舌自盡！」

她情緒很激動，口氣很堅決！

慧圓從來沒有見過女兒這樣大發脾氣，不覺心軟了，轉向仇元凱說道：「仇堡主，你就看在小妹的情面上，一起放了他吧？」

仇元凱斷然拒絕道：「不，我只釋放令嫒一人，若要我釋放他，除非拿師素貞來交換，否則誰來求情都沒用！」

慧圓忽然冷笑道：「哦，不論是誰來求情，你都不接受？」

仇元凱道：「不錯！」

慧圓說道：「仇元凱，我知道你死了兒子很傷心，但是人死不能復生，你就是把全天下的人都殺光了，也救不回令郎之命……」

仇元凱臉色一沉道：「百里飛霜，我已同意讓妳帶走女兒，別的妳就不用多說了！」

慧圓冷冷說道：「我要連王烈一起帶走。」

仇元凱也冷冷道：「那除非妳能把我殺了！」

慧圓對他凝視了一會，忽然轉身往外走，道：「咱們上去說話。」

兩人爬出地窖，來到柴房外面的空地上，慧圓回身面對他站立，神色冷峻地道：「不再考慮一下？」

仇天凱搖頭道：「不考慮！」

慧圓道：「你要逼我動手？」

仇元凱突然縱聲哈哈大笑，說道：「我沒有逼妳動手，但妳如要以武力解決，我奉陪便是！」

慧圓目光一掃圍立在四周的幾十個金龍堡門下，微微一笑道：「二十年來，你已在武林中建立了相當不錯的名望和地位，不怕毀於一旦？」

仇元凱大笑道：「我只是這麼一個兒子，如今他已經死亡，妳說我還在乎甚麼呢！」

慧圓聽了這話，忽然嘆了口氣道：「仇元凱，我覺得你當初習武是錯了，你根本不配習武，更不該把武功傳授給你的兒子！」

仇元凱雙目一瞪，怒聲道：「甚麼意思？」

慧圓道：「凡是習武之人，都須有勇氣面對死亡，可是我看你根本沒有勇氣面對死亡，好像全天下的人都可死得，唯獨你兒子死不得，難道你的兒子是人，別人的兒子就不是人麼？」

仇元凱勃然大怒，厲聲道：「妳要動手便動手，少廢話！」

慧圓道：「咱們對三掌試試，我贏了，你讓我帶走小女和王烈，我輸了，任憑你處置，如何？」

仇元凱嘿嘿冷笑道：「就這麼辦，妳發掌吧！」

語畢，脚步微微一沉，身上的衣服突似灌氣一般鼓張起來！

慧圓合十一禮道：「得罪了。」身形一閃，倏忽欺前數尺，舉掌隔空拍了出去。

仇天凱跨前一步，豎掌迎擊而出。

雙方相距一丈七八，拍出的手掌都似緩慢無力，但一瞬間，在他們中間的空中突然響起一聲輕爆，頓時勁風呼嘯，眞氣迸射！

圍立四周的金龍堡門下，好像遇上一陣狂風似的，個個衣袖飛揚，險些站立不住。

勁風過處，仇元凱倒退了一步，慧圓女修士也倒退了一步，雙方勢均力敵，不分高下！

「好！」

慧圓女修士喝采一聲，再欺前一大步，但當二度揚掌欲發之際——

「堡主！堡主！百劍堡的大隊人馬到了！」

驀然，一個金龍堡門下從堡中飛步奔來，一邊奔跑一邊呼叫！

仇元凱面色一變，立刻後退三步，轉對那門下喝道：「你說甚麼？」

那門下神色惶急道：「百劍堡的趙堡主率領百名劍手開到咱們金龍堡的大門去，向咱們索戰呢！」

仇元凱聞言大怒，問道：「副堡主在不在場？」

那門下道：「在，副堡主已下令備戰，只等堡主過去與趙池相見，趙池指名要與堡主見面說話。」

仇元凱獰然一笑，回對慧圓女修士道：「想不想見見他？」

慧圓想了想，點頭道：「我不想趁火打刼，你與趙池不論爲何事開戰，我只在一旁觀看。」

仇元凱正怕她趁機救走王烈，聞言心中甚喜，道：「很好，咱們的事，等我先解決了趙池，再來繼續進行，現請隨我來吧！」

他吩咐文震宇和葛崇義好生看守柴房，隨與慧圓女修士一起趕向前面的大門，奔過重重庭院，轉眼趕到大門近處。

金龍堡前面大門的建築，很像一座城門，大門上有城樓，兩邊則是一丈多高的城牆，這時堡門已關閉，門內列隊站着一百多個金龍堡的武士，人人兵器在手，已準備好了要與百劍堡厮殺。

副堡主「雲龍三現爪歐陽逸」和堡中幾位資深的高手正站在樓上，面對着堡門外大舉來犯的百劍堡劍士。

仇元凱與慧圓女修士飛步上了城樓，一眼便見子母劍趙池和他的百名門下列隊站在堡門外，那氣勢就如犯境的大軍！

金龍堡主仇元凱立刻越前站到城樓的中間，大笑道：「哈哈哈，閣下早該這樣來一下了！」

子母劍趙池見仇元凱現身說話，便向上抱拳道：「仇兄，趙某並無進犯之意，只希望仇兄將師素貞交給趙某帶走，等她分娩之後，立刻交還給仇兄處置，决不食言！」

仇元凱沉笑道：「要是不呢？」

趙池道：「那師素貞腹中懷的是小兒南星的骨肉，小兒南星不幸遇害，趙某希望留下那塊骨肉以延續香火，仇兄是明理之人，還望成全。」

仇元凱沉聲道：「太遲了！」

趙池面色大變道：「你已將師素貞處決了？」

仇元凱道：「沒有。」

趙池道：「那爲何說太遲呢？」

仇元凱冷笑道：「要是你姓趙的昨夜不派那二十個門下進犯本堡，老夫說不定會答應你的要求。」

趙池再抱拳道：「昨夜之事，是趙某一時衝動，趙某謹此致歉。」

仇元凱拂袖答道：「不必致歉，今日你既然大軍壓境，本堡接受你的挑戰便是了！」

趙池說道：「仇兄再請聽趙某一言，你我不幸喪子，此事全是那師素貞惹出來的禍，而師抱眞難卸教導不嚴之責，你我何不盡棄前嫌，一起去向師抱眞討回公道呢？」

仇元凱卑視一笑道：「爲子復仇，老夫自己會來，若要老夫與你姓趙的聯手，那除非太陽打西邊出來！」

趙池聽了乾笑一聲道：「仇兄，今天是我趙池生平第一次向人低聲下氣，希望你不要拒絕。」

仇元凱不再回答他的話，向歐陽逸等人一招手，轉身走下城樓，喝道：「開堡門！」

於是，堡門緩緩啓開了。

仇元凱率領衆門下走到堡門外面，冷一笑道：「今天難得有這個機會，咱們金龍堡和百劍堡便趁此一决勝負！」

趙池見他態度強硬，絲毫不肯妥協，不由得陰森森的冷笑起來，道：「仇兄一意孤行，那就怨不得趙某了。」

語畢，長劍緩緩出鞘。

站在他後面的百名劍士亦紛紛拔劍出鞘，構成一片震天價响的龍吟！

金龍堡這邊，也紛紛掣出兵刄，準備進行一場大械鬥。

慧圓女修士眼看大戰一觸即發，便在「城樓」上大聲道：「趙堡主且慢動手，先聽妾身一言！」

趙池早就看見她站在「城樓」上，只不知她是誰，這時聽她發言，便問道：「請恕趙某眼拙，這位女士貴姓芳名，有何指教？」

慧圓答道：「妾身帶髮修行，法號慧圓，非是金龍堡之人……」

趙池等她說下去。

慧圓說道：「妾身要說的是，趙堡王今日倘爲師素貞而來，這一仗可以不必打了。」

趙池道：「怎麼說？」

慧圓道：「因爲師素貞已不在金龍堡中，她已被王烈救走了。」

趙池面色一喜道：「當眞？」

慧圓道：「出家人不打誑語。」

趙池轉對仇天凱問道：「請問仇兄，這位女士所言眞實麼？」

仇元凱冷冷道：「不，師素貞確在本堡，你有本事殺盡我全堡之人，便可將她救走！」

慧圓不料他竟會說出這樣意氣用事的話來，不禁一呆道：「仇堡主，你這是何意？」

仇元凱冷笑道：「我的事妳別管，袖手旁觀便是！」

慧圓飛身掠到堡門口，說道：「仇堡主，我看你是越活越回去了，你有沒有想到，這一塲拚鬥的結果將有多少人死傷？你爲令郎之死而悲痛傷心，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總不能因此而倒行逆施，你的門下哪一個不是人生父母養的？難道他們就可——」

「住口！」

仇元凱轉對她厲聲喝叱，滿面狂怒道：「妳少在老夫面前說教，趁着今天這個機會，老夫要剷除一切禍根！」

慧圓冷冷一笑道：「若說要剷除禍根，那麼你仇元凱也是禍根之一吧？」

仇元凱聽到這話，勃然色變道：「妳胡說甚麼？」

慧圓道：「妾身是不是胡說，你自己心裏明白，我認爲大家最好不提當年之事，免得越弄越臭。」

趙池聞言面色一變道：「這位女士，妳……究竟是誰？」

慧圓道：「趙堡王貴人多忘事，咱們二十年前就認識了。」

趙池一聽此言，便注目對她仔細打量，看了半响後突然神色遽變道：「妳……妳是百里飛霜？」

慧圓微笑道：「正是！」

趙池不勝駭異道：「妳爲何在此？」

（未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

風神七戒

黃鷹・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沈勝衣從小倩說出風神門殺手的情況，知道七個殺手破戒並不是他們犯法，而是有人暗中陷害，七個人自相殘殺已死了三人，爲了偵查風神門內幕，不讓慘劇再繼續發生，有必要將他們聯合起來，澄清是非，他會同楊萬壽、小倩找到一名叫殺手的屠龍，跟着邱大業、柳清河都出現了，沈勝衣向他們作說服工作，說明彼此間利害關係，爲了生存，共同瞭解事起原因，他們也認爲執行殺手任務沒有錯，關鍵是下達任務的命令是怎樣下來的，所得結果，全部人非死不可，由他們引路帶沈勝衣等人到墓地去，而風神門已吹起警號集合殺手應付……

峽道遭伏擊

屠龍沉聲道：「他若是這樣容易受襲倒下，我們也不會以他爲首到這兒來。」

楊萬壽怔住，屠龍接問：「你知道他爲什麼要過去看一看？」

「就是爲了滿足你們的信心？」楊萬壽又是冷笑。

屠龍搖頭：「這還是次要，主要是肯定對方的實力，以決定我們的行止，若是對方實力遠遠在我們之上，我們還是趕快開溜，各自躲起來算了。」

楊萬壽道：「若是實力有限，他這一去，非獨令你們信心大增，而且予對方相當打擊的了。」

屠龍道：「換轉我是他，也會這樣做。」

撲殺風神門

說話間，西南先後又傳來了兩聲慘叫，楊萬壽小白龍的手下四面八方向這邊退回來。

屠龍目光一轉，突又道：「不要讓他們太接近。」

「爲什麼？」楊萬壽接問：「難道風神門下的殺手會混在他們當中？」

「只怕萬一。」屠龍雙手抓住了鐵蒺子，那個奇大的流星鎚彷彿隨時都會飛出去。

柳清河雙手縮進了袖中，沒有人知道他這雙手伸出來的時候會射出怎樣的火藥暗器。

小倩邱大業的刀也已呼之欲出。

楊萬壽感覺到他們那種激厲的殺氣，也不敢否認那種可能，機伶伶的，突然打了兩個寒噤。

× × ×

屠龍的推測沒有錯誤，風神門下的殺手果然混在小白龍楊萬壽的人中，暗算的第一個對象也就是沈勝衣。

小白龍楊萬壽的人聽到竹哨聲，便由那邊林子裏退出來，在退出林子前他們已倒下了兩個。

是那兩個他們不知道，却感到一種難以言喻的恐怖，看見那個襲擊他們的人，他們反而會安心。

但看見沈勝衣向他們這邊走來，他們的心還是放下，有沈勝衣在，那些殺手難道還敢輕舉妄動。

沈勝衣來得很快，從他們當中走過，走向那個林子，眼看便要走進去，突然停步。

在他身旁走過的一個也不知道是小白龍還是楊萬壽的人即時出手，一劍刺向他的要害！

那柄劍既薄且狹，也不知他從什麼地方抽出來，破空聲驚心動魄！

若換是別人，不難爲這破空聲所懾，武功差一點，根本閃不開這一劍的突襲。

沈勝衣閃開了，腳步才停下，他身形便已七個變化，那襲來的一劍竟然有八個變化，最後一個變化沈勝衣以劍擋開。

楊萬壽小白龍的人亦皆怔住，沈勝衣急喝一聲：「快走！」劍同時又接下了那個人的十劍。

那些人當然明白沈勝衣的用意，一齊發步疾了奔出去，沈勝衣不知道他們當中是否還有風神門下的殺手，但暫時已可以安心對付眼前的一個。

那個人才道：「好本領！」三個字出口又刺出了七劍。

沈勝衣接七劍還七劍，道：「總算沒有倒在你劍下！」

「因爲我的殺氣？」

「還有血腥！」

「好靈的鼻子，你却不像一條狗。」那個人冷笑。

沈勝衣道：「你倒是很像，却嗅不到劍上的血腥。」

「我是風神門下的走狗，所以才爲風神門効力，你又是什麼東西，跑到這兒來撒野。」

沈勝衣道：「我只是要知道，爲什麼風神門要唆使那七個殺手殺我！」

說話間兩人出手不停，那個人沒有回答，左手陡落，一支劍突然變成了兩支，左右齊出，襲向沈勝衣的要害。

那麼薄狹的劍竟還是兩支劍合成，實在令人很意外，而他突然用到兩支劍，當然是找到適當的機會，以爲可以突如其來，一擊必殺！

沈勝衣的確意外，只是類似這種意外，他已經不是第一次遇到，間不容髮之際將來劍閃開。

殺着中還有殺看，在這樣的兩劍之間，沈勝衣能夠用劍的只有三寸空位。

他的劍也就在這三寸空位之間一變再變，到第三變，人已脫出丈外。

那個人右手的劍立時斷開了十數截，暗器般襲向沈勝衣，不用取暗器而施展暗器，同樣突然，以這種距離，沈勝衣似乎很難閃避得開，但他却閃避開了，只是雙袖各穿了兩個洞。

那個人本已蒼白的臉立時白紙也似，身形橫移，閃進了林子內。

沈勝衣同時閃進去，刺出了一劍，那個人接一劍，身形拔起，一條壁虎也似落在一株樹幹上，疾往上遊竄。

沈勝衣劍一動，樹斷，那個人隨樹倒下，倒到了一半一彈而起，上了另一株樹的橫枝。

沈勝衣同時掠到，那個人才發出一劍，橫枝已斷在沈勝衣劍下，身形與樹斷同時大亂，沈勝衣身形暴長，劍追擊，一劍緊一劍！

那個人伏地滾身，身形九變刺出了十八劍，仍然不能夠擺脫沈勝衣長劍的追擊，再一變，後背已撞在一株樹幹上，身形隨即倒翻，雙腳掛上了一條橫枝，便要再往上翻，沈勝衣的劍却已洞穿了他的心窩。

劍一入即出，那個人的屍體仍掛在樹上，來回的擺動，沈勝衣收劍，退到一株樹下，不再動，傾耳細聽。

風吹葉响，除了葉响再也聽不到其他的聲音。

× × ×

楊萬壽喝停了靠近來的人，隨即要那些人辨認是不是同伴。

從北面林子退出來的人這時已將有人混在他們當中的消息傳開，每一個都很快知道是怎麼回事。

他們很小心的辨認，也不用吩咐，四個一組的隨即分開來。

只有一組是五個人，那五個人也絕無疑問是彼此認識，多出了一個並不表示有問題。

有問題的只是孤立的那個人，在一組組分開之後那個人便完全孤立。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那個人面上，屠龍隨即道：「是你啊？」

那個人笑了。「別人你們認不出，我，你們應該認得出的。」

楊萬壽忍不住問屠龍：「這是什麼人？」

屠龍道：「我只知道他是風神門下的車夫，曾經用馬車接載我們到墓地去。」

邱大業接問那個車夫：「你是忠心的？」

車夫又笑了，道：「風神門下的叛徒已經夠多。」

屠龍目光轉向北面林子，問道：「那邊的又是誰？」

車夫道：「不是叛徒就是了。」

屠龍再問道：「你混在這些人當中到底幹什麼？」

「當然是殺人。」車夫手一揮，一條鐵管子在袖中出現，由一尺迅速變成一丈，曳着一條接近透明的繩子飛向屠龍咽喉，「嗚」的一聲，摧人心魄。

「這應該拿來趕馬的。」說話同時屠龍流星鎚一揚，繩子射在鎚上彈開，突然一轉，勒向旁邊一個小白龍的手下，勒住了他的咽喉。

車夫手一揮，繩子便將那個牽得飛起來，一下骨折聲令人毛骨悚然，與之同時他手上那匹練也似的刀光中一斷爲二。

邱大業的鍊子刀出手了，他看來是要殺人，所以刀斬的是鐵管子，但到底慢了一分。

車夫冷笑道：「你什麼時候，學識了救人的？」

邱大業沒有作聲，鍊子刀一抖，斬向車夫的咽喉，車夫手中的鐵管子擲出，撞開了刀鋒，雙手接拔出一雙短刀，屠龍的流星鎚即時擊來。

車夫滾身急閃，屠龍也及時收鎚，隨又擊出，接連九鎚，那種迅速簡直匪夷所思。

車夫連閃九鎚，身形拔起，半空中突然火光暴閃，一股烈火在身上冒起來，迅速變成一個火人，他慘叫，身子半空中勉強一折，撲向楊萬壽，屠龍的流星鎚即時又打到，轟地一聲，車夫一團火球也似被撞飛數丈。

楊萬壽等人莫不看得驚心動魄。

小倩嘴唇抿成一條直線，冷然看着，邱大業的鍊子刀已回到手裏，柳清河那隻射出火藥暗器的手仍然在袖外，扣着一枚梭子也似的暗器。

他們都蓄勢待發，屠龍流星鎚一擊不中，

是必會相繼出手，在那個車夫撲到楊萬壽身上之前，應該總會有一個將那個車夫截下來。

楊萬壽一怔才道：「好餌。」

屠龍道：「還是火藥暗器好。」

柳清河笑笑道：「這不是客套的時候，什麼好不是一樣？」

邱大業接道：「刀卻是不好，未能夠將那條繩子截下。」

屠龍道：「我們之中，沒有一個能夠截下的。」

小倩頷首道：「我們都認為他繩子的對象應該是我們之中一個。」

屠龍道：「我們也不能不承認他的出手快得很，那種距離除非我們早有準備，否則很難阻止得來的。」

邱大業道：「以他站立的位置，大可以用那種方式襲擊七個人。」

柳清河道：「我們很難同時兼顧。」

屠龍接道：「你們當然也留意到他襲擊的這個是七個當中最不易襲擊的一個，他懂得這樣襲擊，可見得他也是一個聰明人。」

邱大業喃喃道：「好像一個這樣的聰明人居然甘心做一個車夫，是不是有些奇怪。」

屠龍道：「也許這是他掩飾身份的一種方法，但可以肯定，他的身份絕不比我們低。」

小倩輕歎：「只看他負責接載我們便知道，他知道的應該比我們多。」

「又來了——」屠龍笑了笑：「難道你以為我們能夠從他的口裏迫出什麼來？」

小倩只有輕歎，楊萬壽接道：「你們也不用因為救人不及抱歉，到來這裏的人我敢說隨時都準備接受死亡。」

小倩道：「他們與……」

楊萬壽截道：「生死有命，一定要死的，就是不在這裏，參與這件事，時辰既到，還是不免一死。」

「太玄了，」屠龍搖搖頭：「卻又不能不相信。」

一下貓頭鷹的叫聲就在這時候傳來，屠龍目光應聲南轉，冷笑：「讓他叫。」

楊萬壽點頭：「我們的人都已經回來，再叫也叫不出什麼來。」

語聲甫落，又一聲傳來，屠龍大笑。「這頭貓頭鷹聽不到我們的話。」

小倩目光卻轉向北面，沈勝衣正拖着一具屍體向這邊走來，楊萬壽小白龍的人看着，不約而同，一聲歡呼。

屠龍笑接道：「這個人比我們有號召力，就是這歡呼已經夠我們羨慕的了。」

說話間，沈勝衣已走近來，屠龍上前看了看，搖頭，小倩邱大業亦無表示，只有柳清河，看着道：「這也是一個車夫。」

「你以前見過他？」邱大業追問。

柳清河道：「我用的火藥是他送來的。」

沈勝衣沉吟道：「這似乎大才小用，看他的身手，做你們之前的工作，勝任有餘。」

柳清河道：「看來這些車夫都絕不簡單，我現在更迷惑……」

沈勝衣道：「總會有個水落石出，他們折了兩個人，影響之下，我們今夜大概可以過得比較舒服一些。」

「只怕那些貓頭鷹叫——」屠龍歎息。

這一夜，貓頭鷹果然叫個不絕。

沈勝衣他們幾個高手沒有再出擊，也當然不能夠安寢，貓頭鷹的叫聲時遠時近，不無影響。

楊萬壽小白龍的手下更就像驚弓之鳥，他們雖然不畏死，卻不勝其煩。

楊萬壽的意思是應該貫夜上路，但沒有堅持，他們幾個武功好的當然不在乎，卻不能不為那些武功不好的設想。

風神門顯然已決定不擇手段地截擊，以屠龍來阻止沈勝衣他們進入，實力就是不足以應付沈勝衣楊萬壽以及小倩等四個殺手，對付楊萬壽小白龍的手下卻是易如反掌，黑夜中難以兼顧，在到達墓地之前，只怕沒有多少個能夠活下來。

楊萬壽不以為這些人是累贅，只是歎息：「想不到風神門的人竟然會用到這種手段。」

沈勝衣的意思卻是：「為了保障本身的安全，無論他們用甚麼手段也是無可厚非，雖然有七戒，到底是一個殺人組織，況且他們已誘使門下弟子破戒。」

楊萬壽倒是很同意這一點，微喟道：「他們將我們留在這裏，目的當然是乘機撤出墓地，或者需要在墓地作甚麼準備……」

沈勝衣搖頭道：「這都不成為理由，我們原就要留在這裏，他們要利用這一段時間，不來襲擊我們反而更加好。」

「那到底為了甚麼？」

「除了要我們知難而退之外，沒有更合理的解釋了。」

楊萬壽大搖其頭：「到這個地步才要我們知難而退，怎會有這麼笨的人？」

小倩插口道：「他們越是阻止，便等如越是害怕我們會闖進古墓去，我們更非要進去不可。」

楊萬壽點頭：「這是最簡單的道理，怎會不明白？」

小倩說道：「看來風神門中，真的是出事了。」

邱大業道：「之前我們卻是被召進……」

屠龍道：「由邀請我們進去到恐怕我們進去，其間必然有甚麼變化。」

邱大業問道：「我們現在進去，是否來得及？」

屠龍道：「甚麼時候相信也沒有分別，但要更清楚，再接近就是。」

沈勝衣轉顧楊萬壽說道：「你的還有小白的手下不能夠再分散的了，離開我們越遠我們便越難兼顧。」

楊萬壽道：「我以為既然已用不着，為了他們的安全，還是叫他們回去。」

屠龍點頭道：「他們當然也明白，這不是我們輕視他們，而是真的為他們設想。」

小倩輕歎道：「也同時為了我們設想，只有在毫無顧慮的情形之下，我們才能夠放開手腳。」

楊萬壽笑笑。「這是用不着多作解釋的，他們都是明白人，明白自己的力量能夠做些什麼。」

屠龍轉顧沈勝衣，突然問：「你好像不放心讓他們離開。」

沈勝衣沉吟道：「有些。」

屠龍道：「難道對付他們比阻止我們進入墓地更加重要？」

「應該就不是。」沈勝衣微喟：「我所以担心，也許完全就為了風神門昨夜的行動。」

屠龍道：「我們在他們離開同時動身，阻止我們還來不及，應該無暇對付他們。」

所有人都同意這一點，所以立即動身，楊萬壽小白龍的人與馬車回頭走，沈勝衣六人輕騎上道，直奔墓地。

這時候天已破曉。

× × ×

半個時辰後，沈勝衣六騎來到了一個山峽前，峽道異常的平直，也異常平靜。

沈勝衣六騎卻都在峽道外停下來。

峽道也顯為寬闊，兩旁壁立如削，外望一綫天，楊萬壽仰首望一眼，打一個寒噤。

屠龍即時道：「這種地方通常都給人一種凶險的感覺。」

楊萬壽道：「兩旁峽壁就像隨時都會倒下來的。」

「這是錯覺。」屠龍笑了笑：「但這種地方卻絕無疑問是設伏的好地方。」

「不錯——」楊萬壽打了一個「哈哈」。「只要在峽壁上準備了擂木石塊，等我們經過，一齊推下來，哈哈——」

他又打了一個「哈哈」，卻沒有說下去，屠龍看看他，說道：「給我這樣一說，大家都心寒起來了。」

楊萬壽大笑道：「那要多大的人力物力，他們若是有這許多人，昨夜早已經對我們展開全面攻擊。」

屠龍笑應道：「攻擊我們要高手，搬推擂木石塊卻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到。」

楊萬壽一怔，嘟喃道：「怎麼我就是想不到？」

沈勝衣道：「當然就是因為你平日養尊處優，不肯冒險到江湖上走走。」

楊萬壽道：「我本來有些心動的了，但聽你這一說，又得重新考慮。」

小倩插口道：「江湖險惡，能夠不走還是不走的好。」

「這是事實。」沈勝衣笑顧楊萬壽。「你卻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所以我還有你們這些江湖朋友。」楊萬壽一頓接問：「你們這些老江湖那又可曾看出這條峽道有沒有什麼陷阱埋伏？」

邱大業抬頭看一看，道：「我看就是沒有了。」

楊萬壽詫異的說道：「你怎麼說得這樣肯定？」

邱大業道：「風神門下都是高手 人數也相信不會太多 所以才能夠這樣秘密 若是這許多嘍囉小卒……」他只是搖搖頭，沒有說下去。

「有道理，那我們進去。」楊萬壽韁繩一動，策騎奔前。

沈勝衣只恐有失，緊追在一側，小倩屠龍四人亦跟了上去。

邱大業一面接道：「過了這條峽道，便是那塊墓地。」

屠龍道：「也是說，要阻止我們，這是最後的地方，也是唯一適合的地方。」

邱大業道：「要在這條峽道設伏，沒有足夠的人手，談何容易？」

楊萬壽大笑道：「我絕對支持小邱這種理論，風神門不可能有這許多嘍囉小卒，也所以這條峽道絕對安全。」

語聲甫落，一陣奔雷也似的聲音突然傳來，六人不由抬頭望去，只見前面一塊大石「轟轟發發」的從壁上滾下來。

回音激盪，就是這聲勢，已經足以令人驚心動魄。

邱大業傻了臉，楊萬壽當然再也笑不出來了，他們的反應都也不慢，立即勒轉馬頭，奔了回去。

那塊大石開始滾下來的時候，不見得怎樣大，落到了峽道，竟然有丈許方圓，好像這樣大的一塊巨石若是給砸中了，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巨石沒有砸中沈勝衣六人，卻撞陷了一片地面，塵土飛揚，整塊地面也震動起來，峽道中迴音不絕，驚心動魄。

他們的坐騎也被驚嚇得急嘶起來，最是手忙脚亂的當然是楊萬壽，好容易將坐騎勒穩，歎了一口氣，道：「原來老江湖也有走眼的時候。」

邱大業居然還笑得出來。「幸好只是一塊，有驚無險。」

「也只差一點沒有驚破我的胆子。」楊萬壽驚魂甫定，接着說道：「我看這也是警告性質。」

「也許就只有這一塊。」屠龍往上看一眼，「除了警告，我也不以為還有什麼意義。」

沈勝衣頷首。「否則大可以等我們走到一半才推下來，堵住了兩面出口，擂木巨石滾滾而下！」

楊萬壽嘟喃一聲道：「我是第一個應付不來。」

沈勝衣仰首接道：「除非是現成，要將擂木巨石弄上去，可不是一件易事。」

屠龍道：「費了那許多氣力，却是絕不會這麼易洩漏出來，讓我們知所防範。」

小倩這時候突然道：「你們看那邊。」

她策騎奔回峽道口，便一直看着那邊，各人應聲回頭望去，只見那邊的天空上，一股血紅色的烟花正在爆開來，化成了一團血雲，然後逐漸的消淡。

楊萬壽第一個面上變色，也好像湧起了一股血雲，雙拳緊握，指節却發白。

柳清河的面色亦變得很難看，那些烟花是他送出來的，楊萬壽與小白龍的手下應該都已很清楚用途，而他們當然也不會胡亂施放。

屠龍看着向沈勝衣道：「是你對。」

沈勝衣搖頭：「我沒有堅持。」

屠龍道：「就是他們也不相信風神門竟然會這樣做的。」

沈勝衣道：「連你們也不相信，我當然更不會。」

屠龍道：「這我們要負責任。」

沈勝衣搖頭。「責任不該由我們來負，我們也無須再為這件事而難過。」

小倩微喟道：「這並無好處。」

邱大業插口道：「我們也應該看看這邊的了。」

左面峽壁上，一個葛衣中年人正抓着一條繩子滑下來，停留在突出峽壁的一角巨石上。

沈勝衣看看，說：「你們認識的？」

四人一齊搖頭，屠龍接道：「但可以肯定，一定是風神門下。」

葛衣人即時道：「風神門下的人聽着，你們……」

屠龍揮手截道：「我們拒命而來，為的就是等一個水落石出，除非你能給我們一個滿意的解釋，否則什麼也不用說了。」

葛衣人沉聲道：「你們四個是決定背叛風神門？」

「是風神門離棄我們，要我們自傷殘殺，我們可以為風神門死……」

「那就是了，何必多作解釋？」

屠龍冷笑道：「我們的無疑是一條賤命，但風神門應該讓我們有一個明白。」

「入門的時候你們怎樣說的？」

「一切命令必須服從，這却是一個陷阱，一個騙局。」

「所以你們便反了。」

「我們的確不能夠忍受這種欺騙。」屠龍沉聲接下去：「這些年下來，我們不停為風神門殺人，從來都沒有做過一件對不起風神門的事。」

「這是應該的，沒有風神門……」

「說不定我們都早已餓死街頭，我們也沒有要求什麼，只要求風神門將我們當做風神門的人。」

「你們是否已能夠肯定那是一個陷阱、騙局？」

「不能夠，可是有這樣跡像，我們有這種

儍疑。」屠龍的語聲更沉：「倘若並不是，風神門又何妨對我們說清楚？」

「說清楚不是一個問題，但是你們將外人帶進來，就是這件事已不值得原諒。」

屠龍目光轉向沈勝衣。「若不是這個外人，我們現在仍蒙在鼓裏。」

邱大業插口道：「這個外人也就是風神門這個陷阱中要殺的人，我們認爲他有權知道一切。」

葛衣人冷笑。「你們也可以肯定他不是風神門的敵人，從來沒有做過對風神門不利的事情？」

屠龍揮手道：「那是另一件事。」

葛衣人接顧楊萬壽。「這個人又如何？」

楊萬壽打了一個哈哈。「你若是能夠作主，給他們一個完滿解釋，我當然不會插手。」

葛衣人道：「那你離開。」

楊萬壽搖頭。「我不會輕信你的說話，上這個當的，我這些朋友也不會看着我上當。」

葛衣人冷笑。「你胡說什麼？」

楊萬壽道：「天曉得你們在附近不是設置了什麼埋伏，看見我落單，立即用什麼詭計陰謀將我拿起來，要脅我的朋友離開。」

邱大業笑道：「經過方才的教訓，他們一定會好好設計，以生擒你爲原則。」

楊萬壽道：「我是跟定了你們，怎也不肯落單的了。」一頓回顧葛衣人：「除非你提出保證——」突然又一頓，搖頭。「首先你還是得證明你的身份，讓我們看看你是否有資格說話作主。」

葛衣人看着他們，沒有作聲，邱大業上下打量了一遍，接着搖頭。「我看他也是我們這種身份，甚至連我們也不如。」

屠龍大笑道：「我也是這個意思。」

沈勝衣這才問道：「你到來什麼目的，現在應該可以說清楚的了。」

葛衣人目光一遠。「你們亦已經看到手下的人在告急的了。」

屠龍道：「那又怎樣？」

「傷亡在所難免，但現在肯定他們已經大部份被我們拿起來。」一頓葛衣人突叫：「唔，我們的訊號來了。」

那邊的天空上這時出現了一團青色的烟霧，葛衣人接道：「這是說，人已經大半給我們抓起來，我可以跟你們談條件。」

屠龍信口問：「什麼條件？」

「只要你們退出去，三天之內，我們一定將人質放回，否則，便將人質完全殺光，一個不留。」葛衣人接道：「他們也許都是無足輕重，但你們可不是這麼狠心腸的人，絕不會忍心看見他們一個個被殺掉。」

沈勝衣對屠龍作了一個手勢，接對柳清河道：「告訴他！」

柳清河點頭，振吭道：「我們動身的時候，給了他們兩種烟花，一種是白色，那是說他們身陷重圍，或者遭受襲擊，大部份已然給拿起來，另一種是紅色，意思一樣，却告訴我們他們已經快要死光，但寧可死光了，也不肯屈服。」

邱大業接道：「我們是希望萬一遇上這種情形，他們都會屈服的，只是我們不能夠肯定，你們到底打的是什麼主意，會不會一動手就是下毒手，斬盡殺絕，一個也不留。」

柳清河道：「看情形那即使不是你們的主意，行動也一定給他們這種感覺。」

邱大業道：「那唯一的解釋就是，你們在那邊的人並不多，也許亦只得一個，不能不先下重手，企圖先擊倒部份的人。」

葛衣人沒有作聲，沈勝衣接問：「這到底怎麼回事，爲什麼要阻止我們進墓地秘室找尋答案？」

屠龍不等葛衣人答話，大笑道：「當然是一個陰謀陷阱，一切只怕都是風神門下的叛徒所爲，門主只怕也被瞞騙着，所以才害怕我們找到門主，問一個清楚明白。」

葛衣人冷笑。「除了你們之外，風神門還有什麼叛徒？」

屠龍道：「我們也無謂多說廢話，只要你說清楚要怎樣？」

葛衣人道：「你們要經過這條峽道，先得將我殺掉。」

屠龍大笑：「還不容易。」

「人質方面你們是決定完全不理會的了。」葛衣人接問。

屠龍目光轉落在楊萬壽面上，楊萬壽歎了一口氣，道：「他們的武功雖然不太好，但都是血性漢子，否則不會放那股紅色烟花。」

葛衣人立即道：「這峽道之上，我已經準備了擂木石塊，只要一聲令下……」

沈勝衣截道：「果眞如此，你根本不會滾石示警。」

屠龍搖頭道：「我們都是風神門下，但好像你這樣笨的却沒有。」

葛衣人冷笑。「你們還是風神門下，怎會做這種背叛師門的事情？」

「怎樣？」屠龍回顧沈勝衣。

沈勝衣淡然一笑：「他是在拖延時間。」

屠龍立即振吭道：「我們立即下馬，分兩路登上峽壁，那便什麼事也解決了。」

語聲一落，他手中流星鎚突然脫手飛出，急如流星，飛向那個葛衣人，沈勝衣的身形同時離鞍，一隻飛鳥也似落在流星鎚上。

方才他示意屠龍要做的就是這件事，他也完全能夠配合屠龍的行動。

那刹那非獨葛衣人意外，小倩他們也一樣意外，尤其小倩，更不由輕呼一聲。

「這個小子！」楊萬壽只是歎了一口氣。

流星鎚屠龍全力擲出，「轟轟發發」，那種速度氣勢當然是驚心動魄，附在流星鎚上的沈勝衣給人的感覺却不是「驚心動魄」這四個字所能夠形容。

看他附在流星鎚上輕捷如燕，又若飛絮，到流星鎚去勢盡了，竟然還在那之上沒有掉下來，這份輕功，這份胆量，江湖中絕無僅有。

屠龍雖然盡了力，流星鎚並沒有擲到葛衣人立足的那塊石，距離到底是遠了一些。

在那個葛衣人的眼中，那個流星鎚却像一定會擲到，那種氣勢，那份突然，已足以令他產生一定會擲到而且會被擲中的感覺。

屠龍也只是要他有這種錯覺。

他的身形不由自主拔起來，手一牽那條從峽壁上垂下來的飛索，飛回峽壁上。

沈勝衣差不多同時離開了那個流星鎚，落在突出峽壁的另一塊石上，隨即又拔起，身形將盡，長劍已出，往峽壁一點，再一個「鷂子翻身」，終於落在峽壁上。

那之上怪石嶙峋，沈勝衣身形一落，一倒，便掠進了一塊怪石的後面。

匹練也似的一支長劍立即在他頭上刺空，葛衣人劍到人到，腕一翻，劍刺沈勝衣後背。

沈勝衣劍一劃擋開，身形一動，竄進了另一塊怪石後，葛衣人沒有追擊，身形往上拔起，也果然不出他所料，那刹那之間，沈勝衣已然從亂山中冒出來，仗劍蓄勢以待，他近若是追去，必然是會受到突然的反擊。

他也只是往上拔起來，正好與沈勝衣對峙，目光同時與劍一樣在半空中交擊。

「好！」葛衣人由衷之言。

沈勝衣目光不變，道：「這之上只有你一個人。」

旭日已高升，峽壁上洒遍陽光。

嶙峋怪石陽光下黑影幢幢，彷彿藏着好些人，沈勝衣却完全沒有這種感覺，好像他這種高手，感覺總會比一般人尖銳。

葛衣人道：「正如你們說的，若非只得我一個人，也不會那麼快將石塊推下去。」

沈勝衣道：「可惜我們並不是一塊石能夠驚退。」

「這是最可惜的一件事，除此之外，我也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好辦法。」

「你們是拚了命也要阻止我們進入墓地，除此之外，事情難道沒有其他解決的辦法？」沈勝衣要清楚的就是這一點。

「也許有的，可是我們想不到，我們也不相信任何人。」葛衣人面無表情。

沈勝衣道：「我們那些隨從武功不太好，也正在退開，似乎沒有傷害他們的必要。」

葛衣人反問：「他們若是都落在我們手上，我們要你們退出……」

「當然只有退出。」

「這就是了，只要想得到的，做得到的，我們都會付諸行動。」

「不擇手段？」

「不錯。」葛衣人接一聲冷笑：「這你難道還看不出？」

沈勝衣無言，葛衣人看着他，道：「我本來還可以發動另一種埋伏，可是你來得這麼快，實在大出我意料之外。」

沈勝衣道：「那種埋伏你以爲能夠發揮很大的作用，阻止我們前進？」

「也許，只要還有一分的機會，我們都會嘗試，絕不放過。」

沈勝衣又無言，葛衣人接道：「你是我平生所見的高手中最了不起的一個，方才你應該知道，一個失錯將會有什麼結果？」

「我知道，但方才沒有考慮到結果這個問題。」沈勝衣說的是事實。

葛衣人道：「你沒有考慮到反而安全，若是考慮到，身形反而完全不能施展開來。」

沈勝衣道：「就是這個道理。」

「這也是一種刺激。」葛衣人雙眉陡揚：「已接近死亡的刺激，我若是能夠享受到這種刺激，也不枉這一生。」

沈勝衣再次沉默了下去。

葛衣人的眼睛陡然亮起來，面上露出了一種如痴似醉的表情，沈勝衣看在眼內，心頭一凛。

葛衣人接問道：「你是不明白我的話。」

沈勝衣道：「風神門歌誦死亡，這幾乎也是所有殺手的心態。」

「你眞的能夠明白。」葛衣人捧劍一拜。

一道寒光立時從劍柄射出，射向沈勝衣的胸膛，胸膛面積大，葛衣人目的只是在射傷沈勝衣，那即使對沈勝衣的劍勢毫無影響，對他最低限度也有一種鼓舞的作用。

沈勝衣這樣飛掠上來，對他的心情影響至大，未動手，氣勢已遜了三分。

寒光突然，他的劍更是突然，接一抖，好好的一柄劍突然斷成了七截，每一截相連着半尺長的鍊子，遠擊沈勝衣。

沈勝衣劍一劃，擋開暗器，鍊子劍便到，他的劍一沉，亦擋開。

甚至人身形拔起，鍊子劍帶着一下下怪異的聲响再擊向沈勝衣，一枚枚暗器接從左手射出來，他的暗器却顯然還未能夠與劍完全配合，與龍五的暗器當然更不能相提並論。

小倩他們七人每一個都是專攻一種兵器技能，當眞是神乎其技，其他的風神門殺手都顯得很雜，武功雖然好，但不精。

沈勝衣已留意到這一點，應付得來有些輕易，但他並沒有因此而輕視，那個葛衣人武功雖然不如他，却能夠利用亂石的地形，或隱或沒，一柄劍亦又長又短的，配合身形地形而施展。

沈勝衣沉着應付，並不急，很快便清楚附近的地形，然後開始反擊。

葛衣人攻出了三十劍，鍊子劍便給削斷了一截，再攻二十劍，又給削斷了一截，以後的三截，時間更短促。

那柄鍊子劍斷了五截，當然已不能夠再發揮多大的威力，尤其在沈勝衣這種高手面前，葛衣人的面色隨着劍斷而變化，現在已變成青白色，一退再退，也已退到了峽壁的邊緣。

沈勝衣沒有迫過去，反而退後，劍勢一收，道：「現在你是否可以告訴我們……」

葛衣人冷截道：「你這是要脅了。」

沈勝衣道：「你就是說出來，我也要斷你一隻右手。」

葛衣人道：「讓我以後不能再殺人？」

「也是作爲對我們那些死難的人一種交代。」沈勝衣按劍接道：「這種懲罰對你來說應該是只輕不重。」

「你難道不知道一隻右手就是一個殺手的生命？」

「要是你眞的明白生命的意義就絕不會這樣說。」沈勝衣搖頭。

「難道你認爲我能夠將左手練成你那樣，繼續仗劍殺人？」

沈勝衣道：「你還是要做一個殺手。」

「沒有什麼工作令我更感到興趣的了。」葛衣人冷笑。

沈勝衣道：「你應該到外面走走。」

葛衣人冷笑着道：「好像你這樣仁慈的人只怕不多，但你若是一個明白人，應該知道怎樣做。」

沈勝衣道：「我是一個明白人，現在却不明白。」

葛衣人道：「你雖然認識那許多風神門的人，可是那些都是叛徒，所以你不明白也不足爲怪。」

沈勝衣突然說道：「看來我是找錯了對象了。」

葛衣人道：「你以爲我是那種貪生畏死的人，以爲我會背叛師門。」

沈勝衣道：「我只是以爲你會知道是什麼事，原來你什麼也不知道。」

「知道什麼？」葛衣人反問。

「風神門爲什麼要殺那七個門人？」

「因爲他們是叛徒。」

沈勝衣搖頭：「他們絕不是，所以現在這樣，完全是風神門迫出來。」

「那有這種事？」葛衣人大笑：「你以爲我會這麼容易受騙？」

沈勝衣道：「這是事實。」

葛衣人笑容一歛，沉聲道：「無論你說什麼我也絕不會相信，動手。」

沈勝衣淡然道：「你已敗了。」

「殺手無敗！」葛衣人斷劍脫手，疾射向沈勝衣的胸膛。

沈勝衣劍一揚，將斷劍擊飛，葛衣人暗器又到，身形同時移動，沈勝衣劍擊暗器，同時截住了葛衣人的身形，葛衣人身形雖迅速，到底不如沈勝衣劍快，擺脫不了，反而又被迫退了三步，也不能再退的了。

他沒有在意，雙手隨即捧起了一塊石，冷不防腳下踏在幾塊碎石上，突然間一滑，以他的內功，應該很容易穩定身形，但雙手多了那塊石，便不能夠保持平衡，就抱着那塊石倒翻了下去。

（未完）

假面人

超人傳奇故事／李璟・文
黃耀基・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犯罪集團首腦雷納博士又複製泰萊警司面譜，擄走市長夫婦，提出爲非法入境者請命，遭市長呵斥反對，事情已發展到混淆視聽，市長考慮他們會將自己面譜仿製。雷納事實上亦將泰萊和四個助手囚禁在這裏，超人雖未被捉，但困在這裏逃不出來，左找右碰，被他們找到囚禁泰萊的地方，和泰萊幾經周折，通過硝鏹池、刀山房找到出路，由懸崖之下的幽谷逃出來，由此可知這個犯罪集團的龐大，雷納的本領什麼事情都可以幹出來，超人等人回去後，見到柯上將組織人力，叫超人帶路，包圍雷納的總部……

廢船艙內　竟是秘窟

果然，由那邊走出來的，正是軍方人員。

軍警雙方會合後，柯上將首先問泰萊警司：「你們發現一些什麼？你們應該是由下面攀上來的吧？」

泰萊警司道：「我們是由一度機關暗門入來的。照位置看，這兒大概也應該是上層了。」

突然之間，那邊傳來一陣人聲：「救命呀……」

那是一個女人的叫喊聲！

超人回轉身去張望，發覺走廊上面一度房門半掩；假如這是超人等人被困時的情形，超人可能不敢入內，因爲當時的情形是：虛則實之，實則虛之。往往房門大開的一間房，裏面不是有機關陷阱，就是沒有人在內。相反，緊閉着房門的，却有內容。例如泰萊警司和他的助手等人，就是由超人自一間緊閉房門的房間裏救出來的。

但是現在情形可不同了，這裏面已由軍警控制住大局，所以超人首先第一個撲進那間房去。

超人也是剛推開房門，已嚇得一跳！只不過在吃驚之餘，超人也有點兒喜出望外；因爲出現在那間房間裏面的，正是市長一家人——市長、市長夫人以及他們的兒子。

其他人也相繼而來，各人都可以看見：市長倒臥地上，他的兒子羅拔則蹲在一旁，而市長夫人則隔在鐵柵之內，揚聲向外求救。

情形正與超人以前數度見過的完全一樣，又是那一間房之內分前後兩半，中間有一列鐵欄柵分隔開。市長一家人則被困在後面的鐵柵之內。

超人走到鐵柵前面，以雙臂的手力，將那些鐵枝拉開，只見市長倒地呻吟，市長夫人則淚流遍頰。

市長的兒子羅拔也面帶淚痕，他對超人他們說道：「那班歹徒正要迫我爸爸簽署一份文件，爭持間我爸爸被人打傷。要

不是剛才突然之間傳來一聲驚天動地的爆炸聲，我們一家人就可能會死得不明不白了。」

柯上將和警察局長由鐵柵的缺口鑽入來，親自把市長攙扶出去！這時各人發覺市長只是受了一點傷，這才鬆了一口氣！

市長一家三口既被找到，柯上將立刻下令全力搶攻！於是軍警聯合部隊，分頭在秘窟之內展開搜捕行動，遇上任何障碍，都以燒焊器或者槍彈把它摧毀，因爲他們已再無投鼠忌器的心理！

直升機一邊趕緊將市長一家三口運離現場，軍警一邊加緊展開大搜索行動，務求將雷氏兄弟及其黨羽一網打盡！超人和泰萊等人由於曾被囚於秘窟之內，局長認爲他們比較熟悉裏面的環境，所以就下令他們率領一批武裝人員搶攻，希望來得及把雷氏兄弟及其黨羽一網成擒。

超人也覺得雷氏兄弟這班人罪大惡極，如果不將他們剷除，就會後患無窮，所以他就會同泰萊等人，分頭在秘窟之內，到處展開愼密的偵查。

秘窟之內，機關處處，軍警們早已奉命小心從事；超人本身雖則擁有一身好本領，也不敢怠慢！

帶備金屬探測器的工兵們，在彎彎曲曲的長廊之上，發現一間房門緊閉着；領隊的一名軍官却發現那是一度木門。在心理上，這間房可能無關重要，否則一定會用金屬的房門。

但是，一名工兵手上的金屬探測器却有反應；這表示木門之內另外可能夾進了金屬，否則儀器不會有反應的。那名工兵於是立即通知他的上司。

那名領隊的軍官仔細觀察過儀器的反應之後，透過無綫電通訊器，通知超人和泰萊警司他們。

超人和泰萊警司他們當時正在走廊的另一邊，到處找尋秘密通道；他們都深信，那些通道可以通往雷氏兄弟的秘密總部去！

但是，超人和泰萊警司他們却一無所獲，想不到就在這時候接到了軍方的訊息，於是一干人等，匆匆由彎彎曲曲的走廊轉過來，與軍方人員會合。

當時那名領隊的軍官已一再確定這間房必是「禁地」，因爲工兵們已沒法把那度「木門」打開，裏面果然是夾進了鋼板的金屬房門。

工兵們正在運用燒焊器，超人趕到時，担心躲在裏面的人及時逃去，施展神力將門環一扭，「力勒」一聲，彷彿保險箱的門鎖一樣，整套被毀，但門却不能就此拉開，反而令到那門緣的地方弄得彎彎曲曲的，似乎更難將它弄開了。

超人示意各人後撤，他隨即飛起一脚，「隆」然一聲！整度門連同門框，一齊倒向後面。那名軍官立即指揮全副武裝的軍隊，一鼓作氣地，跟隨着超人衝了入內；只見那房間之內，不但人影全無，連傢俬也十分簡單，從陳設看，只是一間會客室而已。各人都感到有些失望，獨是超人却有不同的見解。

超人認爲：假如這是一間無關重要的會客室，又何必在房門上夾進鋼板？這絕對不似是做作，必然是大有內容，所以才不希望被人闖入這裏來！

泰萊警司也覺得超人的忖測合乎情理，所以就要求軍方的工兵再使用金屬探測器，在那些裝飾的牆紙外表探測，結果又有了新的發現。

一幅戈耶的裸女油畫仿製品後面，被儀器發現了一個金屬的機掣；一經扭動，那邊角落隨即傳出了一陣陣「隆隆」然的機械滾動聲！

全副武裝的軍警人員，發現那邊露出了一個大洞，立刻又興奮又緊張，紛紛荷槍實彈地戒備。

超人一馬當先，率先闖進那洞內。

裏面原來是一間佈滿了儀器和機械的密室。

一名男子首先發現超人，舉起手槍，朝住超人轟了一槍！「砰」的一聲，在室內造成了空洞的回音！令到尾隨其後的人紛紛閃避，也感到震耳欲聾。

那枚子彈明明射中了超人的肩膊，但是，超人並未倒下去，連一點兒受傷的跡象也沒有，只是衣服出現了破損的現象而已。超人反而往前急衝而去。

那密室之內，大概有五六名大漢，剛才向超人開槍的男子，顯然是這班人的首領。他舉起手槍，正待發射第二枚子彈，却給超人及時飛起一脚！「喲」的一聲，那傢伙倒向一副儀器之上。

就在這混亂當中，其他人紛紛一湧而上！他們正要拳脚交加地對付超人，「砰砰砰」一連串的槍聲，來自門口那邊；一隊軍警已及時殺了入來。

「不准動！」泰萊警司於開槍擊倒一名大漢之後，在戒備中發出了要脅性的警告。

軍警們立即控制了大局。

六名男子之中，有三人受傷，一名中槍重傷倒地，奄奄一息！其他人當然不敢再反抗。

那是一間中央控制室，從那一系列的儀器和傳眞螢幕可以推想得到，這秘窟之內所有的機關，都是由這裏操縱的。不過，有些螢幕顯然已失去了傳眞的作用，那是由於超人曾在走廊之上，以鐵枝搗毀了天花板上的傳眞鏡頭所致。

泰萊警司抓住那頭目，質問他雷氏兄弟等人的下落。那頭目道：「雷博士他們已經逃離這裏，因爲他們算準了你們遲早會找到這裏來的，但是我不知他們逃往何處。」

就在這時，超人從傳眞畫面之上發現了雷納等人。

從螢光幕上面看，雷氏兄弟等人出現的地方，那背景好像是一些郊區的地方，較遠處則有水，把鏡頭移近，原來是海邊。當時超人他們都呆住了一陣。

泰萊警司也看見了，他焦急地問：「那是什麼地方？」

被他抓住的一名小頭目不肯說，氣得泰萊直頓足，舉起拳頭就要揍他。

就在這時候，超人又發現那班人登上海邊一艘快艇，因此超人對泰萊他們說道：「何必多此一問？快些通知軍方人員，立刻派直升機到最接近這兒的海邊去截住他們。」

泰萊警司却靈機一觸，對超人道：「

你先認識這螢光幕上面的環境，然後你親自去找他們，這比起直升機豈不是更加方便麼？這兒的事，由我來處理好了。」

超人想想也是道理，他親眼見到的環境，一定比較容易找到那一處海邊。而這時眼見雷氏兄弟他們已上了一艘快艇，其他人亦正魚貫登上。

超人立刻匆匆退去密室，急急飛奔衝出秘窟去。

他利用自己的本身的飛行術，凌空飛翔！居高臨下，去找尋那一處海邊。

憑超人的想像，那處海邊一定十分接近秘窟，所以雷氏兄弟等人才可以由秘窟撤出，及時登上快艇去。

因此，超人找到山後的海傍去。

那兒的環境十分似螢光幕上所見的。但是，海傍一帶並無任何船艇！這的確令超人爲之迷惑不已。

超人再仔細低飛觀察，然後又降落海邊觀看過，的確就是這裏。他可以十分肯定，自己並未看錯；因爲他不久之前才看過那螢幕上的情形，同時超人又知道：那高飛時的俯覽，與站在地面上所觀看的角度是有分別的。現在他就是站立在地面上，看出眼前一切正與他在密室中所見的，完全一模一樣。

但是，爲什麼不見了雷氏兄弟他們？

泰萊警司的反應巳經够快了，他們沒有浪費一分一秒的時間，所以只由其他人透過無綫通訊器，通知軍方直升機到場協助一切。而超人則以第一時間出發。因此，對方是不可能在這麼短暫時間之內逃去無踪。

超人心有不甘地，到處搜索。

不久之後，軍方的直升機亦巳飛臨現場。一些軍警帶來警犬，在現場一帶展開搜索。他們希望憑住犬隻的靈敏嗅覺，在那兒可以找到雷氏兄弟的踪跡。

但是，結果那兒警犬只朝住海上狂吠！這表示他們要找的人巳經出海了。直升機惟有再飛出海面搜索。

超人也隨着軍警的直升機飛臨大海之上，但是，他們根本見不到任何船艇，更加不要說雷氏兄弟的下落了。

儘管如此，軍警方面仍然通知配備有探測儀器的特種艦隊，開到現場一帶的海面，利用十分靈敏的儀器，去探測那一帶海底，看看有沒有可能是潛艇。

結果，依舊是一無所獲。

忙了大半天，超人回到了泰萊警司的身邊，這時泰萊才對他說：「我剛想派人通知你們，不要找了。」

「爲什麼？」超人感到出奇地瞪住泰萊警司。

泰萊道：「我們剛發現，密室中的螢光幕所出現的景象，只是錄映帶。雷納那傢伙的確狡猾。」

超人不知好氣還是好笑。

× × ×

市立醫院之內，軍警林立，如臨大敵似的，任何人出入此間，均要經過特務人員的小心盤問和檢查。包括了醫院裏面的工作人員在內。

軍警所以如此小心翼翼，主要是因爲市長一家人正在這間市立醫院裏面接受檢驗！尤其是市長，他巳受了傷，證明曾受到雷氏兄弟等人的虐待。

議會議長，各機關首長以及軍政首要等等，正在特別病房外面等候接見。

大批新聞記者，包括外國通訊社的記者，電視台和電台的廣播記者以及報紙雜誌等等記者在內，均被軍警隔在門外，不得其門而入。

所有人都在等候着市長的消息，看看他的傷勢如何，以及有沒有危險等等。

但是，市長暫時拒絕接見任何人，只把一個人召入病房之內。此人正是議會議長鄺祥。

鄺祥是被公認除了市長以外，最具權勢的政要。

市長經過醫生診斷和檢驗之後，初步確定只是一些皮外傷，並無大碍。

鄺祥循例問候幾句之後，就告訴市長：軍警正加緊緝捕雷氏兄弟等人歸案。

但是市長却說：「算了！我經歷過這一次之後，也覺得我們的確有『趕狗入窮巷』之嫌！要不是那法例太過份，這班人亦無必要鋌而走險！因此，我正想與你商量一下，在最近召開一次緊急會議，修改非法入境者的法例。我想先知道一下你的高見。」

鄺祥道：「這須要大多數議員通過才可以啊。」

「我也知道，但我你二人的意見却可以影响他們呢。」

鄺祥是個耿直的中年人，否則他也不會得到絕大部份議員的擁戴，推擧爲議長。當時他聽了市長召開緊急會議，討論修改法例的建議之後，也感到非常爲難。

一方面鑑於市長一家人吃盡了苦頭，歷盡艱險回來，剛才市長一番說話的確聽起來很有人情味；但另一方面鄺祥總也明白到大多數議員的意見，那就是不能容忍非法移民不斷湧入來，那樣會令到本市一切社會福利計劃與市政建設等等，都會大失預算。

市長當時似乎也窺出了鄺祥的心事，對他說道：「我你二人只要表示有此必要，其他人大概就不敢反對。因此，我希望先跟你取得默契，明天就利用你的名義去召開一次臨時緊急會議。屆時我將會負傷出席。」

鄺祥無可奈何，首先退出了。

這時候，泰萊警司和超人剛剛也由市郊趕到醫院裏來，他們的目的是要看看市長。但是，他們立即被軍警的情報人員帶進一間房間裏去，原來是要先證明他們的身份，看看是否冒充的。然後才讓他們去見市長。

市長受了傷，醫生須要他徹底休息，所以只談了幾句，超人他們就退出去病房之外。

鄺祥還未走，他力邀超人和泰萊二人一齊到他家裏去晚膳。超人他們本來還有許多事情要做，但是鄺祥却向泰萊警司表示：有許多重要事情跟他們商量商量。超人他們也只好到鄺祥的家裏去一次。

晚膳只是一個藉口，其實鄺祥只是覺得在他家裏談比較安全。所以三個人進入鄺祥家中的書房之後，鄺祥就先把房門關上。超人和泰萊看見鄺祥如此小心慎重，也感到事有蹺蹊。

果然，鄺祥幾乎還未坐下來，就說：「你們見過了市長，有些什麼意見？」

超人覺得他問得出奇，忍不住回頭望望泰萊警司。泰萊却反問道：「你是否覺得有些什麼不大對勁？」

鄺祥担心地說：「是的，我個人感覺，的確有些不大對勁。市長爲人，一向大公無私，就像限制非法移民入境這條例，就是他本人提出，由我們通過的。但是，爲什麼現在他竟然又會出乎爾反乎爾？」

於是鄺祥就把市長要他明日立即召開緊急會議的事，說了出來。鄺祥又說：「這根本不似市長的性格。」

泰萊和超人交換了一個眼色：「我們可能上當。」

超人也說：「我早也想過：爲什麼雷氏兄弟自秘窟中撤退，却沒有把市長一家三口帶走？這就是破綻。」

泰萊警司和鄺祥二人也異口同聲地說：「是的，他們千方百計把市長一家擄去，目的自然是爲了要把他們作爲人質，所以在情理上，他們沒有理由讓市長一家人留下來的。這件事的確可疑。」

超人問鄺祥道：「市長傷得不重，是嗎？」

鄺祥道：「醫生說，他只不過是皮外傷。」

超人又問：「市長夫人和他們的兒子羅拔呢？」

「經過醫生檢驗過之後，巳返回市長官邸休息去了。」鄺祥又說：「無論如何，我們要在明天開會之前，證明市長的身份是眞還是假。」

泰萊警司也感到事態十分嚴重，他說：「每一個人都有可能是假冒的，但每一個人都可以接受軍警情報人員的檢驗，就只有市長不可以。」

鄺祥也爲難地說：「是的，所以我才覺得頭痛啊。」

超人靈機一觸，說道：「我們何不先從市長夫人和他們的兒子羅拔那方面入手呢？」

「嗯——這也是辦法。」泰萊警司道：「我們就當作禮貌上的拜訪，再從他們口中探索一下。」

鄺祥道：「唯一辦法只有檢查他們的指紋才可以分出眞與假來，這如何開口叫他們留下指紋？」

超人道：「何必開口？我們大可以使用一般偵探慣用的手法，只要我們做得好，決不會令他們尷尬的。」

於是三個人吃完了那一頓晚飯之後，便配備了一些人手，前往市長官邸去。

市長夫人和她的兒子羅拔却不在家，原來他們都到醫院去了。所以鄺祥他們又撲了個空。

當他們趕往院醫時，想單獨見見市長夫人或者羅拔，但是，他們顯然受到市長的忠告，沒有單獨見鄺祥或者泰萊他們。因此，泰萊想從他們口中獲得一些綫索，却不容易。

超人心有不甘，把鄺祥和泰萊拉到醫生房去！

「事到如今，看來我們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跟醫院方面合作。」超人對泰萊警司和鄺祥議長道。

鄺祥說：「我們可以先找院長，由你們派偵探人員喬裝醫生護士入內，然後照超人的計劃去找證據。」

於是各人一齊再去找院長。院長聆聽過鄺祥陳述利害關係之後，也同意與泰萊警司等人合作。

一批有醫療常識的偵探人員，由泰萊警司秘密指揮，混入醫院之內，喬裝成醫院的值日醫生和護士，再進入市長那間房裏去收集他們的指紋。

泰萊警司和超人趁此機會，跟議長鄺祥共商對策。

鄺祥表示他的意見：「如果我沒有猜錯，市長十之八九是假的，問題却是：他的妻子和兒子爲甚麼不認得他？」

泰萊警司道：「雷納複製面譜的技術高超，他可以複製市長的面譜，自然可以複製其他人的，所以，如果市長本人是冒牌貨的話，市長夫人和他們的兒子羅拔也是假的。」

超人道：「假如他們都是假的，我倒想出了一個反擊的辦法，實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這時候，奉派進入特別病房的警探巳經完成了任務，將市長一家三口的指紋取得，這也是唯一可以證明市長一家人身份的辦法。

泰萊警司對議長鄺祥道：「答案很快就有了，開緊急會議的事，拖得固然最好，否則的話，就惟有向其他議員動腦筋了，你可明白我的意思嗎？」

鄺祥道：「假定市長是假的，那麼，他必然提議讓非法移民獲得合法地位，你的意思是：要我勸其他議員不可以盲從附和吧？」

泰萊警司輕輕點點地：「對了，這是暫時的辦法。」然後他又回望超人，「我們先回警局化驗室去看看眞實的答案，回頭再連絡吧！」

泰萊警司和超人他們其實並不急於回到警局的化驗室去，因爲化裝爲醫護人員的探員們取得市長一家三口的指紋樣本後，還要送回化驗室，會同軍方的情報首腦檢討對市長一家人的指紋存案底稿。

泰萊警司只是再次調派一批人手到醫院裏來，這班人扮成電器工程人員，混入醫院裏來，目的是在市長的病房內外，偷偷裝置一批竊聽儀器，以及偷窺的電眼，秘密監視市長的一家三口一切言行擧動。

這項工作由泰萊警司直接負責指揮，連警察局長和議長鄺祥也不知道，而執行任務的人，全是泰萊的一班心腹手下。所以當他們扮成電器工友進入醫院警誡範圍時，只要出示身份證明文件，軍警立即放行。

泰萊警司和超人自從破獲雷氏兄弟的秘窟之後，也覺得奇怪，爲甚麼雷氏兄弟不把市長一家人押走？這本是最重要的人質啊。

表面上看來，他們可能來不及帶走市長這一家人，但仔細想想，實實在在有太多太多可疑的地方。

因此，泰萊和超人都覺得：議長鄺祥懷疑得頗有理由。於是他們部署好一切之後，便匆匆回到警局的化驗室去，看看那些指紋報告。

泰萊警司非常重視這項指紋化驗報告，因為一個人的外貌可以假冒，但指紋就絕對不可以假。

也許有人認為現代化裝技術十分出神入化，就像雷納博士一樣，複製一個人的面譜，可以做到天衣無縫的境界，在理論上，指紋當然也可以。

先研究一下指紋為甚麼會留在傢具或者器皿之上，那是由於人體內的熱力，令到手指的皮膚滲出輕微的手汗，這才會留下指紋。

假定有人能够利用人造的皮膚或薄膠，模擬一個人的指紋，但人造皮膚與薄膠均不能接收人體的熱力，自然亦無法留下極之細微的指紋。即使別有用心刻意將「人造指紋」留下，亦難以瞞騙得過指紋的鑑辨。

現在泰萊警司他們要查看的指紋，是由探員們喬裝醫生護士進入病房中去，佈局套取下來的，例如給市長驗血壓時，讓他握住一個玻璃瓶……等等諸如此類的做作，目的亦無非要令對方留下指紋而已。

探員們不但早有準備，而且還做到不留痕跡，就輕易把市長一家三口的指紋樣本取得。

但是，當軍警情報人員經過一番核對之後，證明三套指紋全是假的——他們並非市長一家三口。

市長一家三口原來的指紋，在當地的人口局檔案中均有存底，所以要互相印證，乃輕而易舉之事。

然而，泰萊警司經過跟超人商量一番之後，決定暫時不採取任何行動，只是跟軍方的首長，以及議長鄺祥，在軍部的會議室內，舉行了一次秘密會議。

晚上，警探把一批錄映帶悄悄送到泰萊警司的辦公室來，那是市長病房內外活動的實錄。

有些出乎意料之外的，泰萊警司和超人都無法在錄映帶上面發現任何可疑的人物。

超人道：「假市長既然要求議長召開緊急會議，他顯然早已接受了雷納交下的秘密任務，如今醫院內外軍警林立，如臨大敵，像雷納那麼細心的人，決不會冒這種危險，派人到醫院去的。」

泰萊警司也覺得超人言之有理。

翌日，議長鄺祥依足「市長」的吩咐，召集了一次緊急會議，由「市長」負傷出席主持，全體議員均有列席。

宣佈開會理由時，「市長」果然「慷慨陳詞」，要求全體議員接納他的要求，修改「非法移民法例」中的若干要點，目的顯然是要讓所有非法入境者，都可以順利獲得合法的居留權……等等。

「市長」在緊急會議上陳詞完畢之後，便輪到各議員發表意見，當時所有議員都感到有些愕然，因為當初提議限制非法移民的，正是市長本人，為甚麼他現在却又出乎爾反乎爾？這似乎不合邏輯吧？

「市長」因為事先曾向議長鄺祥致意，所以他一直也以為鄺祥會在他這一邊，那自然就可以控制大局。

但是，議長鄺祥不但沒有同意「市長」的見解，還大力反對修改法例，因為當地的人口已經太多，如果再繼續讓非法移民入境，一切社會福利計劃，房屋建設以及交通設施等等，都會深受影响。

其他議員看見議長帶頭，於是亦紛紛發表意見，極力反對，「市長」心感不妙，惟有宣佈休會，因為照目前這情勢，要獲得大多數通過，簡直是不可能的事。

散會之後，「市長」截住議長鄺祥，質問他何故食言？鄺祥苦笑道：「市長大人，剛才你也看見各議員的强硬態度，所謂『衆怒不可犯』，我身為議長，又何必犯衆怒？」鄺祥說完，便拂袖而去。

假市長沒有辦法，惟有啞忍！

當他登上那輛市長座駕車之時，他聽到那名穿着制服司機說：「雷博士叫你不必焦急，一切依原來計劃行事，我們自會派人在各議員的身上打主意。」

假市長當然也聽得明白，大概是雷納已經派人在議員的會議廳之內裝上了竊聽儀器，所以他們可以及時知道今次緊急會議的結果。

眼前這個司機，看來也是冒牌貨。

假市長等到司機開車後，就忍不住問他：「雷博士可是派人去冒充各議員？」

假司機道：「雷博士認為，各議員大多數聽從議員鄺祥的意見。因此，他認為只要把鄺祥和若干重要議員帶回去，再派人冒充他們，出席下一次的議會，一切問題自可迎刃而解。」

假市長覺得這也是道理，因為憑開會時所見所聞，大多數議員均受議長鄺祥的言論影响。

因此，當假市長被送返醫院特別病房休養時，他又派人去把議長鄺祥請來，但是，鄺祥却稱病，須遵醫囑在家休養，不肯到醫院來見這位假市長。

下午，鄺祥獨自駕車到郊區別墅去渡假，豈料當車子到達郊外公路時，突然有一輛汽車越過他，那車子就攔在他的前頭，後面尾隨而來的另一輛汽車則跳出二名大漢，以手槍要脅鄺祥……

鄺祥態度非常冷靜，問道：「你們想怎麼樣？」

二名持槍大漢之中，為首一人揮動着那支手槍，示意道：「坐過一旁，讓我來替你開車吧。」

鄺祥寡不敵衆，惟有坐到一旁去，讓出司機位給那名大漢坐上來，另一名槍手則坐到後面的座位去，以手槍要脅住鄺祥，前後三輛車子則一齊往前駛。

當車子抵達一處分岔路時，前面一輛車子首先往左轉，拐進了一條林蔭小徑去，鄺祥的車子和另一輛汽車亦尾隨而來，鄺祥發覺前面帶路的車子忽然停住。

他們似乎並不担心鄺祥認路，所以沒有替他把雙眼罩住。因此鄺祥可以見到小徑一旁有一叢矮林突然移動起來，那兒隨即出現了一個大洞，洞口足可容納一輛汽車。

三輛汽車先後沿住一條下陷的斜路駛去進了洞口去。

當三輛汽車先後駛入一處山洞之後，那洞口亦隨即封閉，鄺祥也眞的看得呆住了。

那山洞足可容納超過十輛的汽車，從種種跡象看來，顯然經過人工修葺。

洞內一片昏暗，眼前見不到任何照明

設備，只憑三輛汽車的車頭燈，讓各人分辨出洞內的環境。

鄺祥讓二名槍手押下車去，又在一名大漢的帶引下朝山洞深處走。

登上石階，拐了彎，便可以見到一條十分狹窄的通道，那顯然是一處石山的夾縫，光綫就由山上缺口透射下來，但那段路並不太長，不用一分鐘就走完了。

各人穿過那條短短的石罅通道之後，出現在前面的，就是汪洋大海，但最接近他們的，却是一個淺水的岩洞，那兒正停放了一艘快艇。

那岩洞位於一處懸崖峭壁之下的凹入處，所以海面上即使有船隻經過，也不輕易發現岩洞中的秘密，這正是最佳的天然掩護體。

鄺祥在各大漢的要脅下，登上了那艘快艇。

當初鄺祥還以為雷氏兄弟的另一秘密仍設於山洞之內，看來他又猜錯了。

當各人登上了快艇之後，艇上有人利用無綫電對講機發出口令。鄺祥心裏想：眞是狡兎三窟，要不是他自願冒這種危險，恐怕要知道其中秘密就難了。

快艇急急駛向大海之上，沿途並未遇上任何船隻。

當前面出現一個荒島時，鄺祥以為那是雷氏兄弟的另一秘窟之所在，却料不到快艇竟然駛入荒島旁邊海面上的一艘廢船之內。

那艘被人棄置於荒島附近海面上的廢船，噸位超過一萬噸以上，但船上所有值錢的東西，早被拆去，只留下一個空船殼而已。

從外表看來，那船殼亦已銹跡斑斑，相信任何人偶然發現它，也不會想像得到裏面大有文章。

當快艇即將駛近時，廢船旁邊立即出現了一個破洞，那個洞口足以容納快艇進入。

但當快艇緩緩地開進去之後，那銹跡斑斑的活門立即又自動閉上了。

原來廢船船腹之內，像個小湖，那空間足可容納更多的快艇，「湖畔」亦有可供快艇停泊的「鋼鐵碼頭」。

鄺祥人在艇中，已經可以看見那碼頭上有數名持有武器的大漢出現，眞想不到這裏面原來別有洞天。

鄺祥被人押上「碼頭」——那顯然就是這艘廢船的底層甲板，然後又被人帶到第二層的一條通道之上，再進入一間房間裏去。

從外面去，這艘廢船已陳舊不堪，銹蝕處處可見。但是這裏面却並非如此，而是設計得井井有條的一個秘密基地，的確令到鄺祥亦為之大開眼界。

雷納博士在他弟弟雷轟的陪同下，終於出現在鄺祥的前面，他們背後有四名分別持有手槍的大漢。

「你就是那個沒有同情心的議長？」雷納打量着鄺祥，面色顯得極之難看。

鄺祥苦笑：「同情心也分多種，而且要量力而為，例如世界上有許多落後國家，我們要一一去救濟，那是不可能的事，我當然明白你講的是什麼事，但我必須聲明：我們並非不同情你們，只是我們所擁有的這一艘船，載的人已經太多了，再多就會沉沒，以其全船覆沒，何不忍心一些，保護原有的乘客？」

「哈哈……」雷納突然發出了一陣陣的冷笑：「不愧是一個議長，果然理直氣壯，議論滔滔，不過，可惜你的理論就快要改變了。」

「我明白，你們把我擄來這裏的目的，無非要找人代替我，冒充我，就像你們派人去冒充市長一家三口一樣，是嗎？」鄺祥故意問，因為只有他知道，他們的對答，可能會讓其他人聽到。

「你很聰明，」雷納冷然一笑，他怔怔地望住鄺祥，又若有所思地說：「聽說你一個人開車到郊區去，其實像你這麼聰明的人，決不會這麼疏忽的，難道……你故意落入我們的手中？」

鄺祥當初見到雷納和其他人的時候，那些人都面露笑容，但是，當雷納開始懷疑鄺祥故意落入他們手中，目的是讓警方知道他們這秘密巢穴之所在時，刹那間所有人面上的笑容都消失淨盡！

雷納面色一沉，隨即把手一揮：「仔細搜搜他！」

鄺祥沒有反抗，反而笑了笑：「我勸你還是趁早投降吧，一錯不能再錯，任何人在這裏也必須向法律低頭！」

二名大漢在嚴密監視下，動手向鄺祥搜身，豈料一搜之下，當場在鄺祥的口袋裏搜出了一枚偽裝的硬幣，那東西在一般人眼中很易輕地放過，因為它與其他硬幣混在一起，但在雷納博士的眼裏却難隱瞞過去。

製成硬幣模樣的聲音收集器，實際上是一枚袖珍的咪高峯。換句話說，剛才他們所講的每一句話，都透過那小小的儀器傳播出去！

「拍」一聲！雷納博士狠狠地一掌摑在鄺祥的面頰之上，令到鄺祥整個兒歪了一下！

「你眞有種！」雷納博士咬牙切齒地說：「竟敢用詭計騙我們上當！大概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鄺祥態度冷靜：「誰都有權保護自己，何況這東西如何走到我口袋裏來，我根本不知道；大概是泰萊警司昨晚深夜造訪我時留下的。」

「泰萊警司？」雷納博士渾身一凛，「他是否與超人在一起？他有什麼話對你說？」

「是的，他和超人一齊探訪我，問及我議會開會時的情形。」鄺祥又說：「我照實告訴他，市長態度改變了，他主張修改非法移民法例，可惜被數名有影响力的議員反駁，所以暫時未能獲得通過。」

「不能順利獲得通過，你是主謀之一！」雷納含恨地瞪了鄺祥一眼，「不過，我們很有信心，通過乃遲早的事。」

另一方面，雷納的弟弟雷轟，早巳帶人到廢船上層去視察，但海面之上，並無其他可疑船隻出現。

雷納博士除了沒收那枚「電子咪高峯」之外，還叫人暫時將鄺祥收押起來，然後也親身到甲板上層視察。

「有什麼發現嗎？」雷納問他弟弟。

雷轟回答道：「沒有。並無任何可疑

船隻在此經過，看情形，那些跟踪而來的警方人員，到了山洞入口之前，已被我們的人擺脫了，否則，附近海面最少也有一些僞裝的船隻出現。但眼前的確沒有啊！大哥。」

雷納博士也放眼朝住海面四周張望，並未發現任何船隻，他不禁有些納罕：「他們到底弄什麼玄虛呢？」

雷轟分析道：「據我所知，那種電子咪高峯是可以跟電子追踪儀器互相配合使用的，但是，由於體積細小，所能發出的電波亦不可能傳送得太遠；我們那山洞的入口處隱蔽封密，所以他們未必可以追踪到這兒來！」

雷納博士沉吟道：「不管怎樣，我們也要依計行事。」他又問雷轟：「綁架其他主要議員的行動，進行順利嗎？」

雷轟道：「放心吧！這些事情，我們的人有的是經驗；問題却是我們一周之內能否將他們的面譜一一複製？」

「那班議員之中，有部份人的資料已被我們掌握，包括他們的面譜，特徵以及照片等等，每個人的替身亦已選定出來，加上我們在複製面譜上的技術成就，相信一切都不成問題的。」

「大哥，有件事我一直想講，爲什麼我們一定要力求什麼『合法地位』？像以前那麼樣，四處派人冒充一些有案底的積犯去做案，不但可以給我們帶來更多的金錢，也不會連累別的好人，更可以令到當局把積犯一一收押回到監獄裏去。同時我們另一種做法更妙，那就是選派一些弟兄去冒充富有人家，這辦法更加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覺之中，給我們帶來更大宗的財富。我就覺得：那樣總好過像現在一樣，鬧得天翻地覆！」

「你不會明白的！」雷納博士嘆了一口氣，感慨地說：「我們都是知識份子，也明白到那是損人利己的犯法勾當，不過當初我們沒有足够的經費，所以我才會同意你提出的辦法。但是，我們既然千辛萬苦地逃到這兒來，總希望有機會好好的生活下去，替這個社會貢獻出我們的知識和力量，做人這樣才有意思啊！」

「但是這個社會却不容納我們，我們又何必與他們妥協？不如索性就跟他們作對到底吧！」

「聽我說，別衝動！目前我們這辦法十分完美，既然他們要講究法律，我們也有辦法令到法律受到我們的控制。不久之後，我們就可以順理成章的合法化！」

在下面船艙之內。因爲這廢船之內空間有限，所以鄺祥就被押進一間十分偪促的艙船裏面去。

鄺祥並不恐懼，因爲一切盡是意料中的事。

但是，當艙蓋「轟」然一聲蓋上之後，他在心理上却有些身不由主地吃驚起來！心底裏抖顫一下！

這裏面一片昏暗，伸手不見五指，但令鄺祥感到吃驚的，並非由於環境黑暗，而是那些低沉的呻吟聲！

「誰？」鄺祥那麼揚聲去問，除了壯胆之外，也是好奇！

「誰？你是誰？」那好像是市長的聲音。

鄺祥又驚又喜！他訥訥地問：「可是市長嗎？」

「是的，我就是郭善台，你……你是誰？」

「我是鄺祥！」

「原來是議長，你怎麼會在這裏？」

鄺祥未答先問：「這裏除了你之外，還有一些什麼人？」

「這裏除了我之外，還有我的妻子和兒子。」市長又問：「你和什麼人被他們抓住？」

「只有我一個。但是，其他人並不與我在一起；他們會不會另外再派人去將其他人抓來，我根本不清楚。」

「他們爲什麼要將你抓來？」

「那是意料中的事，因爲冒充你的人，要求召開緊急議會，要修改移民法例。但是，我極力反對。」

「那我明白了，他們下一個步驟就是要另外派人去冒充你。」市長在黑暗中又說：「照這情勢忖測，可能不祇你一個，一定還有更多的人被捕來此，然後找人去冒充他們。目的也十分明顯，志在控制議會。」

「我想是的，市長，你也許猜對了。」鄺祥一邊說着，一邊在黑暗中摸索了過去。

正因爲當時伸手不見五指，所以鄺祥僅可以憑聲音去認人；他是議長，許多時都會爲了公事上的事去見市長，故此對市長的聲音，絕對不會陌生。

這情形與「盲人心水清」的理論，完全是一致的，道理很簡單，視覺可以影响一個人的大腦神經，也足以影响聽覺。但是盲人因爲沒有視覺方面的影响，自然非專心於聽覺不可。故此電影上的「盲俠」能「聽聲辨位」，絕對有可能。而眼前的鄺祥也跟盲人沒有多大的分別。

鄺祥肯定那是市長，就是憑他的聽覺，在市長說話時的聲音方面確定下來。

市長嘆氣道：「當初我們似乎低估了這班人，如果讓他們得心應手，對其他合法居民似乎不大公平吧？」

鄺祥這時已在黑暗中走到了市長的身邊來了。由於距離拉近，他們說話時，就不必太過大聲；而在這空洞的船艙之內，聲音太大，往往就會造成回聲反响。

鄺祥低聲對市長道：「市長，請你放心好了，這本來就是我們計劃的一部份；我落入這班人的手上，是故意的。不久之後，超人和泰萊警司他們就會跟踪到這兒來了。那時他們必然會一網成擒！」

市長半信半疑，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據我所知，這是一艘廢船，位於荒島附近的海面，要找到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我對這計劃，也不敢太樂觀！」

另一方面，超人和泰萊警司他們，此刻已是兵分二路，因爲情形正如市長的預料和估計一樣，負責跟踪綁架鄺祥汽車的人，利那間失去了訊號連絡。

原來鄺祥議長口袋裏的無綫電儀器，並不單祇可以將聲音透過無綫電轉播出去，然後由警探的車子裏的儀器去接收。同時亦有電波發出，以協助警探利用電波追踪儀去跟踪那班人和鄺祥的去向！

怎知道當車子進入樹林區後，泰萊等人的車子不敢追得太貼，以至當前面的車子進入了山洞去之後，視綫方面受到樹木的影响，電波亦受到山洞入口處封閉的影响，雙方頓然失去了連系。

泰萊警司雖然指揮若定，這時也感到有些手足無措。

還是超人及時想出了一個辦法，急急離開了泰萊警司的車子，飛上半空中去，希望利用居高臨下的優勢，及時找出對方的去向！

當超人飛上一處樹頂時，發現最後一輛汽車剛好進入那個隱蔽的山洞；他急急下降，無奈山洞已「隆」然關閉了！

事後超人雖然想盡辦法，也無法令到那個洞口打開。惟有把所見的一切，照實對泰萊等人說了。

泰萊警司明知一定有個機掣在洞外，然後對方的人才可以把洞口的巨石移開入內。但是，各人費了不少時間，仍無法可以找到那個機掣之所在。

超人想想情況不大妙，惟有再次升空高飛！

他在半空中視察，固然找不到任何建築物，也無法可以見到其他可疑的山洞。

當時超人的心裏就想：如果對方在此有另一秘窟的話，唯一就是挖空山石，將秘窟建於地下。

但是，那一帶却偏多巨石。雷納他們會不會有此本領，把巨石挖空？又是一個疑問。

泰萊警司後來惟有利用金屬探測器，在洞外一帶探測。因爲凡是控制自動機關的機掣，只可以利用五金製造。結果，他們就在一棵路邊的大樹旁，找到了那個控制的機掣——一些僞裝的樹皮，掩飾着一個樹身上的小洞；機掣就是藏在洞內。

汽車只須在樹旁停一下，車內的人即可伸手到樹洞內按那個機掣。由於那是一棵又大又老的樹，路人絕不會懷疑那個洞；何況通常那是收藏蛇鼠的地方，過路人更加不會隨便伸手入內。眞的是巧妙的設計。

機掣按過後，一塊數噸重的巨石立即移開！

當那些大石移開之後，連接着小路一旁的地方，立即出現一個洞口，洞口有一條傾斜的小路，可供汽車沿此開入洞內去。但裏面却昏暗得很！

泰萊警司叫人把汽車開到洞口來，開亮了車頭燈，照射入內，只見裏面停放了好幾輛汽車，議長鄺祥那一輛，亦在其中，但是搜遍洞內各處，却又見不到有人。

後來泰萊警司發現了那一條狹窄的石罅，帶人由那兒鑽過去，只見另一邊出口竟然是大海，那凹入處雖然見不到任何船艇，但泰萊他們也不難想像得到，雷納的手下已押着鄺祥，由水路遁去了！

另一方面，超人凌空飛翔之際，當時已留意到遠處那荒島附近海上的一艘廢船，但是他絕對想不到那船上另有秘密。直至到他居高臨下俯覽，無意中發現有人登上船橋之上瞭望，超人才懷疑起來！

超人很機警，他急急飛降那荒島之上，當時雷氏兄弟等人正背向荒島這一邊，望向大海遠處，所以並未發覺超人已降落島上。

超人因此亦有機會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此刻出現於甲板上的，正是雷氏兄弟等人。

有些人突然回過頭來張望，超人急急閃到海邊一些岩石的後面，避過對方的視綫。

不久之後，雷氏兄弟帶了他的手下們，返回到船艙下面去了。但是，超人並沒有立即登上船去。

他很機靈，悄悄飛回泰萊警司的身邊來，將情形告訴泰萊等人。至此他們才知道他們的忖測沒有錯，鄺祥果然是被人由水路帶走的。

有人主張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法，進攻那艘廢船，但是，超人却有意見。

他說：「市長一家三口肯定也在船上，我們要替他們的安全設想啊！」

泰萊警司也說：「是的，我們必須做到安全第一，不可以操之過急！」

超人道：「我有個主意，我們一邊派人暗中監視那艘廢船，一邊回去把醫院裏面那位假市長連同他的妻子兒子也一併帶來……」然後他又慢慢道出了他的計劃來，他又說：「這才是比較妥善而安全的辦法。」

泰萊警司等人聽了，也同意超人的做法。

於是他們分工合作，計劃分由超人和泰萊二人分頭進行，泰萊等人則留下一些人在山洞駐守，其他人跟隨泰萊趕返市區去。

那艘廢船的甲板之上，只留下一名大漢，躲躲閃閃的在那兒放哨，所以會飛行的超人，可以輕易就避過他的視綫，躲在甲板上面的另一角。

這是一艘萬噸巨輪，雖然船上到處可見銹跡斑斑，而且可以利用的、值錢的設備等等全都已拆卸，但却由於巨輪的面積十分大，故此可供超人躲藏的地方仍然多着。

超人本來想在甲板上面等下去，等到泰萊警司拉大隊前來包圍時才發難，但是想到市長和議長等人的安全問題，就忍不住首先隻身溜進了艙底下面去了。

甲板下面有着許多層，但當超人由甲板上面潛入第一層時，仍看不出任何破綻，眼前所見，盡是一些銹蝕得很厲害的廢鐵，根本不似有人存在其中。

但是超人心裏却明白：這只是外表的掩飾而已。

由這點可以看得出，雷納博士的確是個十分聰明的人，他不但懂得複製面譜，對於人們的心理也深知了解，所以第一層就做成廢船的模樣，以掩人耳目，可惜超人絕不上當，他悄悄溜進下一層去。

下一層外表也掩飾得很好，通道之上依舊可以見到銹跡斑斑，但若干艙房之內却隱約有人。

超人小心翼翼地，在船上摸索着，一方面既要避過雷氏兄弟手下的耳目，另一方面又希望找出市長和議長等人囚禁的地方。

超人雖然擁有刀槍不入之軀，但是，爲了避免打草驚蛇，他絕對不敢大意。

每一層都有許多艙房，到底那一間才

是囚禁着市長等人的地方?超人找了許久，依舊找不到。

他逐層逐層找下去，有些有人，有些連人影也見不到一個。虛虛實實，令到超人頓覺眼花繚亂。

可能是由於超人的小心，也可能是艙身太大，可供藏身的地方太多了，所以至今爲止，他的踪跡僥倖還未被人發現，但在另一方面，他也沒有發現。

超人唯一的收獲就是：經過逐層搜索之後，他已逐漸了解這兒的一切環境。

大致來說，這是經過改裝的廢船，表面上雖然銹跡處處，一無用處。但是內部結構仍然很堅固，所以才會給雷氏兄弟他們好好地加以利用，作爲他們這非法組織的另一個秘密巢穴，尤其是深入艙底那兩層，更設備得十分齊全。有水有電，更有人看守。

超人又發現一個艙內的「內湖」，那兒有快艇，原來這是隱秘式的「碼頭」。

超人正獃在那兒暗裏偷窺之際，他的行踪已被人發覺。

「喂!你是誰?」那邊突然有人吆喝了一聲。

超人剛才因爲太過集中精神於船腹內停泊快艇的「碼頭」，竟然沒有留意到背後來了二名大漢。

超人態度冷靜，緩緩地回過頭來：「你們問得好奇怪啊!你們又是什麼人?」

二名大漢差些兒也以爲他們認不出自己人，怔了一怔!二人隨即又交換了一個眼色：「你見過他嗎?」二名大漢互相提出了質問。

他們很快就不約而同地搖搖頭。

其中一名大漢道：「我認爲你是超人，對吧?」

超人心裏儘管一怔，表面的態度却冷靜得很，因爲他知道雷納博士也複製過他的面龐，換句話說，這兒亦一樣有人的面目輪廓與他相同的。這正是超人有恃無恐的原因之一。

另一名大漢也盯實超人，說道：「你到底是眞是還的假的超人?請你講淸楚好嗎?」

超人苦笑道：「你們眞笨!簡直是多此一問，眞超人怎麼可能會知道我們在這裏?」

二名大漢的腦筋給他弄得糊塗了，分別摸摸後腦，然後又異口同聲地問道：「然則，你剛才在這裏，爲什麼却鬼鬼祟祟的?」

超人苦笑道：「我明知你們由那邊走過來，故意試試你們的反應而已!」

「哦!原來如此!」二名大漢的目光中雖然充滿了疑惑，但是，顯然也暫時接受了超人這種解釋!

超人於是乘機說道：「博士技藝雖然高超，可惜只可以將超人的面譜在我面孔上複製，却不可以令我學超人一樣飛翔於天空之上!」

其中一名大漢道：「聽說超人是外星球人，你怎麼可以跟他比擬呢?」

另一名大漢則說：「其實，雷博士這樣做，也完全爲我們這一班非法移民設想而已，不久之後，假如我們眞的一如所願，獲得合法居留的話，雷博士就是我們一生中最大的大恩人!」

超人立刻搭訕着問：「難道事情有了轉機?」

「是的，你不知道麼?博士正在將鄺祥那傢伙的面譜複製，至於其他數名主力議員，只要挑選出合適人選，亦會在一兩天內複製他們的面譜。當這班冒牌人回到會議桌上去，一切難題自可迎刃而解。」

超人和泰萊警司他們亦早已想像到雷氏兄弟等人的做法。他們把鄺祥議長抓來，目的十分明顯，正如剛才那大漢所講的一樣，目的要找人去冒充他，在會議桌上控制其他議員，通過修改移民法例。

因此，剛才那大漢的說話，對超人來說，並不會感到意外。超人立刻又乘機問道：「鄺祥和市長二人，是否囚在一起?那實在是十分危險的事啊!」

那大漢立刻反問：「爲什麼?」

「我和你都知道，市長一家三口是眞的，鄺祥也是眞的，如果讓他們囚在一起，他們商商量量，一定會知道了我們的陰謀和企圖，對我們十分不利!」超人道。

這時候，通道那邊突然又閃出了一個人，超人看見那人無論身裁、面型等等完全與他一樣，不禁渾身爲之一凜，唯一不同的，只是衣着而已!

正與超人交談的二名大漢正感愕然之際，超人靈機一觸，却先發制人，指住那名假超人，對二名大漢道：「那傢伙一定是眞的超人，大家小心啊!」

豈料那假的超人在這時候也發現了他，指住他說：「你不要走!立即說出你的編號!」

「編號?」超人又怔住了!

超人身邊那二名大漢也提高了警覺：「對了，你是什麼編號?講啊!」

超人也明知雷納爲了擾人耳目，達到目的，曾利用一名非法移民複製了他的面譜，但却從來不知道還有什麼編號的。不過，超人是個十分機靈的人，他面對二名大漢和那假超人，一點兒也不慌張：「你分明是眞的，却反而指我是眞的。」超人又問道：「告訴我，你的編號!」

假超人冷然一笑：「我說了，你也會照說!」他又對二名大漢道：「你們快些制服他，然後通知博士!」

但是二名大漢也給他們弄得頭昏眼花，他們互相交換着眼色，不知如何才可以分出眞假!

終於二名大漢耳語幾句之後，便決定由他們每人帶開一個「超人」，核對博士給予假超人的編號。那大漢又禁止他們再說什麼，他說：「我有辦法分出眞假。」

超人也明知他不會知道那編號是什麼，例如他們曾將積犯招泉的面譜編作「A」字，以後有這面譜的就用「A」字第幾號代替，但是輪到僞造超人的面譜時，又不知排到第幾個英文字母了。所以超人也知道，被人識破眞相，只是遲早的事。但表面上，他仍然跟隨那大漢到通道上的另一邊去。

那二名大漢顯然有了默契，他們也肯定完全知道假超人的編號，所以才會將兩個超人分開問話，目的自然是核對一下他們能說出的編號，誰有漏洞的，誰就是眞超人了。

這方法果然聰明，而且超人也知道了，只是他依舊不動聲色，跟隨着那大漢到了那邊之後，就說道：「喂!你們剛才說：超人會飛，可是眞的?」

那大漢一怔：「對啊!」他又反問：「難道你一點也不知道?他不但會飛，而且，氣力十分驚人!」

「眞的?」超人笑了笑!

那大漢終於在通道上停止了脚步，回頭問超人：「好了，現在就請你告訴我，關於博士給你的編號吧!」

「什麼編號?」超人又笑道：「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呢，我當然也不會回答你。」

「什麼問題?」那大漢怔了一怔。

超人一手搭住那大漢的肩膊：「你只知道超人會飛，以及力大無窮，却不知道他刀槍不入，而且，他那手指的氣力會把你肩膊的骨骼捏碎，令你殘廢。」

那大漢即使更愚蠢，也知道超人的意思，何況他的眼神中正含有敵意之外，手也正在用力，令到那大漢隱隱作痛　那大漢越想掙脫，越被他捏得更痛楚。

超人一邊沉聲警告道：「乖乖的，帶我去到囚禁市長和議長的地方，否則你可能立即死去，亦可能終身殘廢。」超人一邊則以手搭住那大漢的肩膊，作親切狀，轉往通道的另一邊走過去。

那大漢自知不敵，惟有言聽計從，頭也不敢回，帶住超人由另一邊通道繞到下面船艙去!

另一名大漢核對過假超人的編號之後，才知道他是自己人，立刻沿住通道找尋眞超人和他們那名同伴的下落。可惜已是踪影全無。

那大漢和假超人心感不妙，立刻跑去通知雷氏兄弟和其他同黨，各人於是立即展開搜索。

這時候超人已押着那大漢落到了底層艙房去。

那大漢告訴超人：「那間有人把守的船艙艙房，就是囚禁市長和議長的地方，你自己過去吧!」

豈料超人却不放手，笑道：「我一個人有什麼好玩?」他依舊用手搭住那大漢的肩膊：「你跟我一齊去!」

那大漢靈機一觸：「這樣好容易引起他們的懷疑!」

「這也是道理。」超人略作沉思，又說：「那你自己過去，佯稱博士要你把艙內的人帶上去見他吧!」

那大漢雖感爲難，但終於也答允了。

那大漢答應超人去把市長押解出來，固然迫於形勢，另一方面也由於他認爲這是擺脫超人的最好機會。於是他開始步向那間艙房的門口，但是他並沒有依照超人的說話去做。

他悄悄告訴把守住那間艙房的二名大漢：「留意正由通道那邊走過來的傢伙，他是眞的超人，大家小心!」

那大漢又利用他的身體遮擋住超人的視綫，一邊叫其中一名守衞把艙門打開，一邊從他的手上接過了一支手槍。原來市長一家人和議長鄺祥，果然就囚禁在這裏。那大漢明知敵不過超人，惟有希望利用市長來要脅他!

二名守衞一邊暗中戒備，一邊把艙房的門打開，讓那大漢入內。這時那大漢已悄悄接過了一支手槍藏在懷中，等到他進入艙房裏面之後，就先把燈光開亮，再將手槍拔了出來!

這時候，艙內的市長一家三口以及議長鄺祥等人，由於久處於黑暗之中，燈光在刹那間亮起來，就有如電影院中的觀衆一樣，眼睛感到十分難受，於是紛紛以手掩眼。

那大漢持着手槍，只走到市長前面去。市長當時連他是什麼人也未曾看得淸楚，自然更加無力去反抗。因此那大漢可以順利把市長的手臂扭向背後，然後以手槍指嚇着他，冷冷地說：「你想活命的，就要乖乖的依我說話去做，否則我惟有一槍殺死你!」

市長有如肉在砧板上，惟有跟他走出了艙房去!

但是，那二名守衞却對那大漢說道：「超人並沒有過來，他好像退回通道的另一端去了!」

那大漢感到十分意外地怔了一怔!他循勢望向通道彎角那邊，果然見不到超人的影子，他有些心慌意亂，亦爲之進退失據。

忽然之間，通道上又撲出了一個人影，他的面譜正是超人的，但衣着却不同，那大漢較早時也分不出眞假，後來才與他同伴分別把二個超人分隔，結果證明白恤衫一個是眞的，那麼，另一個穿T恤的就應該是他們自己人假扮的了。現在由通道那邊衝過來的正是穿T恤的。因此他應該是假超人才對，那大漢當時也這樣想。

穿T恤的超人揚聲喝問：「那穿白恤衫的傢伙呢?他是眞的超人，你們大家必須小心啊。」

那用手槍要脅住市長的大漢道：「那傢伙剛才仍要脅住我，但是現在却不知躲到什麼地方去了!」

穿T恤的超人望望市長，又瞪住那持槍的大漢：「你爲什麼把市長帶出來?快些押回艙房裏去吧!如果讓眞的超人見到怎麼辦?我和你都敵不過他的。」

那持槍大漢對穿T恤的超人說道：「我正是因爲明知敵不過他，所以才希望用市長作爲要脅……」

豈料話猶未完，穿T恤的超人已伸手過去，將那大漢的手槍一撥，首先令到手槍的槍管離開市長的身體，隨即反身一脚，把那名站得最接近他的守衞踢得向後退跌開去!「隆」然一聲，頭部在船舷上一撞，隨即暈倒!

這時那名持槍大漢才醒覺，原來這名穿上了T恤的才是眞的超人，可惜他知得太遲了!

只見超人將那支手槍撥開之後，拳頭已朝準了他的下頷毆擊過去!

那大漢身不由己，彷彿被鐵槌重重地轟擊了一下，當堂倒在甲板之上，好像整個頭部也裂開了似的，另一名守衞目睹超人來勢兇兇，惟有沿住通道的另一邊逃去了。

超人手急眼快!一手檢起在地上的一支手槍，對準那傢伙的後腦擲過去!

那大漢立即在奔走中暈倒。超人一邊

對市長說：「快些進去把其他人帶出來，我們的人立刻就會前來接應！」說完，超人又衝向通道那邊，將那支手槍拾回來，超人的目的只是不想太快有人將這裏的事傳了出去，以免造成威脅！

現在目睹其事的幾個人均已紛紛暈倒過去，市長這時亦帶着他的妻子、兒子和議長鄺祥等人出來，但是超人並未帶着各人離去，只迅速閃進了另一間艙房裏面。

原來剛才超人也洞悉了對方的詭計，所以沒有立即跟隨過去，只在通道那邊靜觀其變。

想不到那個穿上T恤的假超人已會同另一名大漢出現在他背後。可惜他們不知厲害，竟與超人對抗，他們當然不是超人的對手，先後被超人打暈。超人一邊把二人拖進一間空房，但却脫下了假超人的一件T恤，讓他自己穿上了，這才回到囚禁市長的艙房這邊來。

市長始終不明白超人何故不帶他們逃走。

超人向他們解釋：「泰萊警司就快帶人乘直升機趕來接應我們，現在出去還不是時候。」

廢船的甲板之上，果然出現了大批軍警的直升機，海面之上也出現大批軍警的船隻，泰萊警司正與一班助手先後降落廢船甲板之上，他們正押着一些人——那些人正是冒充市長一家人的，當放哨的人企圖向下面通風報訊時，警探已及時將他們制服，於是其他人紛紛衝下去！

雷氏兄弟等人發覺被大批軍警攻進來時，為時已晚，但他們仍然頑抗！

海軍軍艦與水警輪配合着直升機，紛紛靠近那艘廢船，大批武裝軍警搶登甲板之上，衝落艙下去！

泰萊警司因為身負重任，與助手們押着三男一女，根據電子儀器的指示，直落艙底！

原來泰萊警司與超人早有默契，那電子追踪儀，正是可以發現超人所在的，因為超人的身上也帶了一些可以發射電波的小儀器。

那三男一女正是冒充市長一家三口和議長鄺祥的人，他們被泰萊警司命令走在前頭。

那一邊，超人也知道時機成熟，把真的市長一家三口和鄺祥帶出艙房以外去，他們正待登上甲板之上，與雷氏兄弟等人就在其中一層船艙裏相遇。

雷納急忙拔出手槍指住他們：「不要動，舉高雙手！」

超人却態度冷靜地說：「博士，他們全是假冒的，真的在你後面啊！」

雷納等人回頭一望，果然又見到三男一女正在他們背後出現——「市長一家三口」其實正是雷納複製面譜的傑作，至於「鄺祥」則是一名警探化裝成的，正因為有這名警探在場監視，所以那三名冒充者才不敢作聲。

雷納等人正感到進退維谷之際，超人迅速衝過去採取行動。「砰」的一聲！雷納情急之下回頭開了一槍！

但是，超人的胸膛彷彿鑲了鋼板，子彈對他全無威脅，雷納的手腕反而被超人捏得淚水直冒，跪地求饒！

泰萊警司等人紛紛一湧而上，雷納等人眼看大勢已去。

雷轟企圖拔槍自殺，但被那名化裝成鄺祥的警探制服。大批全副武裝的軍警，紛紛出現在廢船之內，轉眼間已控制了大局。

軍警幾乎不費一枚子彈，就大獲全勝，而雷氏兄弟等人，也根本沒有機會反抗，這完全是超人和泰萊警司他們的功勞。因為他們一方面佈局周密，另一方面則把冒充市長的人帶來，在危急關頭裏，讓雷氏兄弟等人也分不出誰真誰假，就在猶疑中被超人制服。若非事前設想周到，相信極有可能須要經過一番血戰和搏鬥，然後才可以分出勝負。

然而現在，雷氏兄弟終於雙雙落網了，他們也被證實是真真正正的雷納博士等人，他們將會被檢控多項罪名，而他們的夢想始終無法實現，非法移民依舊是非法的！

這是一個法治社會，但非法移民冒着生命危險而闖到這兒來，為的又是什麼？為什麼法律不可以讓他們獲得合法的地位？這問題恐怕永遠亦難找出一個正確的答案來。

——全文完——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蕭逸．文
黃耀基．圖

長劍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麥小喬請教關雪羽文學方面有關「四書」裏孟子見梁惠王的論述，結合目前飢荒情況，盜賊如毛，互相嗟嘆一番，關雪羽送她回家，施展輕功走路，麥小喬覺得此人身手不凡，必有來歷，向他打聽，他只有含糊應對，顧左右而言他？不得要領，只好道謝而別……這邊鮑無常和謝山回到下塌的廟裏，「銀冠叟」呂奇和「鐵指開山」喬一龍追問被打情況，兩個拜把兄弟訴說被一幪面姓關的人教訓一頓，呂奇省起三年前川北往事，也被姓關的教訓過，他們正想撤走，在廟裏遇上一尖臉漢子把他們的手下點了穴道，叫呂奇喬一龍跟他出外邊談話……

巧織天星掌　懾服兩劇盜

呂奇、喬一龍互看一眼，顯然大有用心，當下雙雙快步跟出。

尖臉漢子似乎認定了對方非跟着自己不可，頭也不回的一逕向前走，呂喬二人不得不加快腳步。

他們是老搭檔了，像配合出手這一類的事，根本用不着事先商量，方才對看一眼，已取得了默契。

尖臉人放步在前，他們兩個人却是左右各一尾隨在後，為恐遭到對方的暗算，雖說是跟着，却不敢靠得太近了，雙方間隔着丈許左右的距離，一旦動起手來，大可有緩和之機！

步出了大殿，踏過了一條長長的水磨磚甬道——眼前來到了一片院落。

遠遠地，看見了那裏懸掛着的一盞六角風燈——這個燈的式樣十分別緻，不像是廟裏原有的。

——這是一處偏院雅舍，向為本廟方丈所居住，自從廟裏失去了香火，地方上鬧旱災，廟裏的和尚受不了沒有佈施的日子，紛紛走散一空，到別的廟裏掛單去了，只剩下老方丈獨自一個人還呆在這裏。

老和尚法號「一鳴子」，今年七十多了，因為一個耳朵聾了，所以才取了這麼個法號，除了他以外，還有一個火房裏燒火的頭陀，人家都管他叫「瞎頭陀」，其實他只不過是瞎了一隻眼而已。

這一聾一瞎，倒也能含苦茹辛的居住在這裏，却是十分難得了。

呂奇，喬一龍一路跟着前行的那個尖臉怪人來到邊裏，心裏頗感奇怪，不知道對方把自己二人引來老方丈處，又是作何打算？

漸漸地，越來越近，看得更清楚了。月光由乾枯了的絲瓜籐架上穿射下來，照見了兩個人——聾方丈和瞎頭陀。

呂奇心裏一動，更是大惑不解，可是當他再走近一些的時候，一番疑惑便不由頓時為之瓦解冰消。

敢情那兩個和尚，同自己手下兄弟並

無二致，竟然也都雙雙叫人給點了穴了。

尖臉漢子一逕前行，來到了精舍當前，回身向二人看了一眼道：「候着！」——遂即大聲向舍內報道：「回鳳姑娘，姓呂的跟姓喬的都帶來了。」

「叫他們進來吧！」

聲音夠亮，夠脆，顯然發自少女！

尖臉漢子答應了一聲，回過身來向着二人齜牙冷笑道：「你們可聽見了？我家姑娘傳你們進去呢，可小心着點……」

呂喬二人這就更糊塗了。

糊里糊塗的被帶到了這裏，對方尖臉漢子這麼一吆喝回報，自己二人簡直成了「人犯」了，兩個人心裏那份不自在可就別提了。

已經是一頭霧水，夠解不開的了，忽然又加進來一個「鳳」姑娘，這就更不着邊際了。

「哼哼！」呂奇不甘受辱的連聲冷笑着，一時却又不知用什麼話來反駁對方，既然已經來了，少不得要見見這個「鳳」姑娘是何方人物。

尖臉漢子上前一步，伸手把竹簾打起，斜過眼道：「二位請吧！」

呂喬二人交換了一下目光，乃自邁步向禪房步入。

呂奇在前，喬一龍在後——

就在呂奇的一隻右脚，方自一跨進門坎兒時，迎面驀地傳過來了一陣子壓迫之感。

緊接着邁入進來的喬一龍立刻也感覺到了。

那是一種很奇特的感覺，像是衝體而來的一陣強風，偏偏却沒有風的形勢，只是一種靜勢之中的壓力——強大的壓力。

呂喬二人半生在黑道裏打滾，有關打殺的什麼陣仗沒有見過？偏偏眼前的這番感受，却是有生以來破題兒第一遭，前所未見，不禁大是驚懼！

當然，隨着這陣子無形力道的強大壓迫感覺之後，緊接着他們也就看見了眼前的那位鳳姑娘了。

在他們兩個想像裏，這位鳳姑娘說不定是如何一副凶悍模樣，事實上却是大謬不然。

對方敢情定是一個極具姿色的美貌少女。

這間禪房裏雖然燃點着一盞紗罩青燈，但是光度很黯，這位姑娘却偏偏又坐在背光的角落裏。

身上穿着一襲淡色長衣，這位姑娘留有一頭長長的秀髮，黑亮如漆，却用一條金色絲帶緊緊紮着，甩向前肩，眉長目清，鼻直唇紅，端的是一副美人胚子，只是却給人以「冷艷逼人」的感覺。

面對美人的一霎，很多人都會想入非非，然而這位姑娘却別具有一種不容你邪思的氣質，尤其在她注視着你的時候，除了「恐懼」之外，不容你有所遐思。

那陣子凌人的無形力道仍然繼續着，顯然發自對方這個姑娘坐處。

呂奇，喬一龍雖然不識這是一種什麼功力，但是憑他們在江湖黑道上多年打滾的經驗，却可以斷定出這是一門厲害的內氣功力，至於是不是他們方才還討論過的「無形罡氣」可就有待證實了。

呂喬二人一上來就震於對方的氣勢，失去了主動，此刻在面對着對方這位鳳姑娘時，已是銳氣盡失，自問無能為力了。

「鳳……鳳姑娘麼？……」

期期艾艾的說出了這幾個字，呂奇和喬一龍情不自禁的拱了一下手，便只有彼此對看着，靜待對方發落之一途了。

「你們的情形我大致都知道！」鳳姑娘說：「擺在你們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條是死路，一條是活路，就看你們決定走那一條了！」

一面說，她那雙閃爍着精光的眼睛，靜靜地由二人臉上轉過，冷艷的面頰上竟是不着絲毫表情。

距離她所坐的那張紅木座椅前不遠，有一張方几，几上擱着一口修長的劍，劍鋒雖未離鞘，却已含有凌厲的殺機。

被對方一上來莫名其妙的問話，簡直弄糊塗了。

呂奇乾咳一聲，抱拳道：「姑娘這話是什麼意思？還請說清楚一些……」

「已經夠清楚的了，你是聾子嗎？我問你們是想死還是想活，這還不明白？」

呂奇碰了個釘子，心裏大不是滋味。

喬一龍忍不住哼了一聲，寒聲回答道：「想死是什麼，想活又是什麼？還請說明。」

長髮姑娘說：「想活就乖乖的聽話，要你們幹什麼就幹什麼，想死就簡單的多了，只要說一句，我担保你們走不出這間禪房！」

相處片刻，無所異動，呂喬二人的胆子可就大多了，聆聽之下，喬一龍忍不住「嘿嘿！」的冷笑起來。

他這裏才笑了兩聲，即見對面冷艷姑娘娥眉乍挑，一聲清叱道：「該死！」

隨着這聲清叱，纖手猝揚，不過是虛幌了那麼一下，却傳出了「叭」的一聲脆響，喬一龍臉上已着了重重的一掌！

雖說是「隔空」而發，這一掌的力道可是不小，喬一龍身形一蹌，差一點坐在地上，黃臉上立刻腫起老高，清晰的現出了五道指痕印子。

喬一龍生就的火爆性情，平素最是自負，當着拜兄面前，這個臉他可是丟不起，由於方才來時，已存了仔細，暗自在掌心裏已扣下了一枚金錢，見面之後震於對方的威勢，始終不敢輕舉妄動，這時當面受辱之下，便自顧不了許多。

借着蹌踉的身勢，只見他身子倏地向外側一翻，右手揚處，借助拇食兩指搓動之力，「嘶！」的捻出了一枚金錢！

正如同他這枚金錢上所鑄的「鐵指老喬」四字一樣，喬一龍這一手捻指金錢上確實功力不弱。

在那一聲尖銳的破空聲裏，眼看着這枚金光閃爍的錢鏢，已飛到了長髮少女臉前。

危機一瞬間，即見對方姑娘素手倏揚，「錚」然作響聲中，那枚亮光閃閃大號金錢，已拿在了她的一雙纖細玉指之間！

喬一龍一驚之下，這才警覺到自己的「巫運當頭」，說不得把心一橫，橫豎是一死，乾脆與對方拚了。

當下怒吼一聲，右脚力點之下，施了一個虎撲之勢，霍地直向着長髮少女身前

撲來——他身子乍衝前進之時，才感覺到並不是那麼一回事，由於對方少女一上來所發出的無形氣招，仍然並沒有撤離，不動還不能十分覺出，這一前襲，才發覺出阻力極大，把他前撲的勢子，大大為之緩和。

這麼一來，便給與對方從容出手的機會。

——隨着這位「鳳姑娘」纖指指處，傳出了尖細的一絲異音，空中似有極為細微，有如一縷銀絲那般光華閃了一閃。

「鐵指開山」喬一龍來的猛，停的也快。

他原是一個虎撲的勢子，雙手十指箕開，待以自己所擅長的「鐵指」功力，向對方少女雙肩上抓來，不想一雙手才探出了一半，卽為對方絕世手法所制。

隨着長髮少女纖指指處，喬一龍身子霍地定在了當場，狀如前見各人一般無二的被點了穴道。

那一絲銀光，敢情發自長髮少女晶瑩透剔的指甲之內，不偏不倚正中在喬一龍前額眉心之間，就和先前所見各人並無二致！

長髮少女一動也不動的坐在椅子上，對於喬一龍那般凌厲的撲殺之勢，顯然無動於衷。

一旁目睹的「銀冠叟」呂奇却嚇得不輕，呆住了。

事實證明了一切，那滿院滿屋的「活死人」，一個個木塑石雕的造型，敢情俱是出自此人的傑作。

一個年紀輕輕的婦道人家，竟然能有這般不可思議的功力，簡直令人「震驚」了。

長髮少女冷峻的目光，這才由喬一龍的臉上緩緩移向呂奇，後者在與他目光接觸之下，才似陡地由夢中驚醒過來。

「啊——」呂奇為之後退一步，驚惶的道：「姑娘，這又為……何……」

長髮少女道：「你應該知道，你的這位朋友連同你方才所看見的那些人，都已被我的『巧織天星』手法點了穴道，這種手法，當今天下，除了我父女之外，還沒有聽說過有誰能夠解救得開！」

「巧織天……星手法……」

即使連這個奇怪的名字，呂奇也是第一次聽說過，神色上更見希罕。

「你不知道？」長髮少女起先覺得有些奇怪，可是隨後也就明白過來，她點點頭道：「怪不得……」却也沒有說出「怪不得」這三個字的原因。

「那麼我告訴你……」

——說到這裏，長髮少女的語氣畧見緩和，但神色依然冷若冰霜。

「這是一種至今仍不為中原武林所知的手法，長髮少女吐字清晰的道：「你不要小看了那一粒小小的銀丸，上面却注滿了我所加諸的內家眞力，銀丸只要一離開身體，也就是這個人喪命之時。」

呂奇在一陣驚嚇之後，總算明白過來了。

「哦……我明白了……」呂奇沉着臉色道：「姑娘是說這些人所以還能夠保持着站立的姿式，全因為姑娘所發出的銀丸之上的眞力所維繫，一旦銀丸一失，也就是眞力渙散之時，自當喪命黃泉，是也不是？」

長髮少女淡淡的道：「對了，就是這個意思。」

接着她冷冷一笑，接下去道：「你既然明白這個道理，我就再告訴你，這些銀丸至多在這些人身上維持十二個時辰，時間一過，銀丸自落，這些人也就非死不可，如果有人妄圖解救，一經着力，他們也必七孔流血而死，這一點你當然也會明白的。」

呂奇沒有吭聲，也當然明白，剛才手下張元化七孔流血而死，便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長髮少女冷峻的目光，再次逼視了過來。

「怎麼樣，我就等着你的回話了，」她冰冷冷的說道：「是死是活，全在你的了。」

「銀冠叟」呂奇當然不是傻子，對方少女這般身手已經說明了一切，除非自己眞的想死，否則還有什麼好說的。

呂奇當然不想死，雖然活着也是很窩囊。

「哼哼……」他冷笑着，臉色如土，上面浮滿了一層虛汗：「還有什麼好說的，姑娘就吩咐吧。」

長髮少女那張美麗的臉上，微微有了一些笑容，掀起的唇角，顯示着白潔的牙齒。

呂奇雖非好色之人，却也由衷的感覺出對方的「美」——驚人的美。

他一生睹人多矣，女人也見過不少，如就記憶所及，却沒有一個能與眼前這位「鳳姑娘」相提並論。

然而，這也只是一霎那間的感覺而已，當他轉念到對方那般冷酷的身手，舉手間制人於死命的傑出手法時，便再也引不起遐思之興了。

「我早就知道你不會老死的！」鳳姑娘抬起的一隻纖纖細手，撩捋着她甩向前肩的髮束：「只是你的眼神却告訴了我你別有所思。」

「是麼？」

呂奇聲音壓得特別低，似乎生怕一出聲，就能讓對方看破了行藏似的！

他又存着什麼心？

「我知道！」長髮少女銳利的目光，針也似的釘着他：「你的武功遠比你手下這些兄弟高明的多，對於我你還不大服氣，想要找機會出手報復，可是？」

呂奇不由為之一驚，搖搖頭道：「老夫不敢！」

「不要口是心非，這樣吧……」長髮少女微微收攏了目光，注視着當前的他：「你可以試試，我保證不傷你就是了！」

呂奇後退了一步，道：「這——老夫不敢！」

「不要緊，我讓你三招，三招之內，我不但不還手，而且我不會離開這張椅子的！」

「這……姑娘說的可是眞的？」

呂奇禁不住心動了。

他有一套厲害的手法——「閃電手」，厲害就在上來三招，偏偏對方姑娘正好

就讓三招，倒是機會難得，聆聽之下，不禁爲之心動！

「當然是眞的，」長髮少女聲音異常的平靜：「可是只三招，你記着！」微微一笑，她接着說：「你也不會再有第四招出手的機會！」

「哼！」呂奇抱了一下拳：「這麽說，恭敬不如從命，老夫冒犯了！」

話聲一落，他陡地騰身而起，雙掌箕開着，鷹爪也似的十根手指頭，直向着對方長髮少女頭頂上力抓了下來。

旣名「閃電手」，當然是以快速而著名！

「銀冠叟」呂奇一出手便見不同，這一手「大力金剛爪」，一旦爲他抓上了，那怕是石頭的，也能立爲粉末。

長髮少女冷冷地哼了一聲。

呂奇的雙手看看已觸及了對方的髮梢，就在這一霎間，長髮少女忽然身子偏了一偏，下身不動，僅僅是骨盤以上，整個上軀的移動！

呂奇招式已經用老，再想收手已是不及！

「呼！」疾勁的掌風裏，他的兩隻手擦着對方的髮際落了下去！

呂奇鼻子裏怒哼一聲，接下去雙足下落。

對方旣已說明了明讓三招，便無後顧之憂，是以這第二招「十字擺蓮」施展得便更爲緊湊！

足下向前用力一挺，呂奇的兩隻手交叉着向當中一攬，這一手較前一式更爲厲害，雙方相隔的距離是如此之近，長髮少女旣是有言在先，不離開身下坐椅，倒要看看她如何躲過這一式貼身殺手！

事情竟是如此的微妙！

對於眼前這位「鳳姑娘」來說，似乎沒有辦不到的，隨着呂奇猛然兌擠過來的雙手，長髮少女身子霍地向後一仰，硬硬地將脊樑折了過來！

呂奇的這一手「十字擺蓮」，可就又走了個空！

這一次呂奇不待招式用老，一發現有變，霍地改橫爲直，接下去的「野馬分鬃」一式，更是力道十足！

呂奇數十年所練內功精湛，這一式「野馬分鬃」裏揉合着「碎馬功」，指掌相接之下，長髮少女全身皆在其力道控制之下！

然而，他立刻就覺出發自對方少女身上的勁道，不容他期功過甚，兩股力道交接之下，發出了「砰！」地一聲脆響，呂奇的一雙手，禁不住高高地彈了起來，勁道之猛，與呂奇下擊之力顯成正比。

如此一來，呂奇顯然可就有些吃受不住了，等於自己向自己全力一擊！說來確是匪夷所思！

終算呂奇身手不弱，借着穿身而起的一個快速勢子，他的兩隻手已搭向當空橫樑，力道之猛，使得手上樑柱子發出了「咯吱吱！」一陣子響聲。

却在這時，一口冷森森的寶劍，已經逼在了他的咽喉上，他的眼睛，同時之間也接觸到了對方長髮少女的那雙充滿了冷酷殺機的一雙眼睛！

呂奇倏地怔住了。

事實上對方少女那口劍距離自己甚遠，只是冷森森的劍氣，却顯然發自對方劍尖之上，在彼此距離七尺之外，直直的射向呂奇咽喉部位！

當然，此時此刻，長髮少女如想殺害呂奇，易如反掌，只消順勢向上一送寶劍即可，然而她顯然還不想這麽做，她並不想就此殺了他！

就在呂奇一驚之下，耳聽得清脆的一聲金鐵交鳴，長髮少女那口長劍已自插落鞘中，顯然只是給於對手一個警告，警告呂奇三招已過，不可妄動。

寶劍入鞘，呂奇也就自半空中飄身落下。

四隻眸子再次交接之下，呂奇端的銳氣盡失，再也無能也無胆輕舉妄動了。

長髮少女冰冷的口音說道：「你可服了？」

呂奇一張臉，漲得通紅，他生平雖然也曾經過幾次敗仗，只是比較起來，這一次却令他最感羞愧丟人，若非有所顧慮，眞恨不能一頭撞死眼前算了！

然而，即使沒有那些顧慮，「死」也不是容易決定之事，所謂「自古艱難惟一死」，「好死不如賴活着」非不到萬不得已，又有那一個甘願尋死！

一鼓作氣之後，而沒有死成，「銀冠叟」呂奇便已不禁爲之「惜」起「命」來了！

長長的發出了一聲喟嘆，他什麽話也沒說，臉上無限氣餒！——

「說吧！」他已完全屈服了：「妳爲什麽還要我留着這條命？」

長髮少女冷冷說道：「當然有理由，因爲我要你活着！這道理很簡單，就好像我如果要你死，你一樣也活不了，你明白不？」

問了等於不問，呂奇心裏的懊喪，可就不用提了。

「這麽說，姑娘對老夫這一干人，是有所差遣了？」

「那也不一定！」

一面說，長髮少女已緩緩由椅子上站了起來。

呂奇一時呆若木鷄，心裏「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簡直弄不清對方是在鬧什麽玄虛。

旣然留着自己這一干人的活命，當然是有作用，却又不直說，這算是怎麽回事呢？

長髮少女由椅子上抓起了那口長劍，顯然意欲離開。

呂奇見狀可就忍不住道：「姑娘請留步——」

長髮少女站住了身子，微微嗔道：「你和你的手下各人，今後不許離開這北帝廟一步，有什麽事時我自會叫人來通知你們！」

「這……」呂奇苦着臉道：「解……藥呢？」

長髮少女一笑道：「我還以爲你忘了呢，接着——」

話聲出口，陡地一物由她手上飛起，直向呂奇面上飛來，這一次呂奇存了仔細，雙手一拍，已把來物夾在掌間——敢情是一個雀卵大小的粉紅色紙包。

「這……」呂奇吶吶道：「只有這麽一點？」

「已經足够了！」長髮少女冷聲道：「泡在茶裏，一人只能用一滴……」

「一滴……？」

「不錯！」她的口氣益見冷峻：「多一點可就要了命，你要記着，不是吃——是點在眼睛裏。」

呂奇由不住打了一個寒顫，天下至大，無奇不有，可是像這樣的解毒法兒，却是他自出娘胎以來第一回聽過，也算是奇聞異事了。

「承情之至！」呂奇忽然想起，上前一步，抱拳道：「還沒請教姑娘大名號……？剛才姑娘似曾提到了尊大人，令尊又是……？」

長髮少女輕輕哼了一聲，搖搖頭道：「你不必知道這麽多……」說到這裏，忽然頓住，却又展顏一笑，露出了潔白整齊的牙齒。

「我的名字是很不吉利的！」她挑動着那雙細細的長眉道：「誰要是知道，誰就得死！」

呂奇爲之一怔——

長髮少女道：「這個天底下知道我眞正名字的人，大概不出三個。」

「他們都還活着？」

「不錯！」她接下去道：「可是他們大概也都快死了！」

「可是，妳，鳳姑娘——？」

「對了，」長髮少女點了一下頭：「這就是你僅能知道的，只管叫我一聲鳳姑娘就是了，別的你就別管了！」

呂奇算是一方之霸了，除了當年在川北吃過那一次虧，終身難忘之外，眼前是僅有的一次。

奇怪的是，對方這個姑娘年紀輕輕，除了武功高不可測，耐人尋味之外，最奇特的是，她似乎蘊含着一種內在的發洩，令人望之生畏，這種感覺透過她的一言一笑，於無形之中自然令你生出警惕，在她殺招頻動之時，你也能猝然間領略盡致，因爲這種以無形威儀服人的情況，却是他前此以往所不曾領略過的。

隨着鳳姑娘前進的身子，那扇禪房的門霍地自行敞開了來——先時帶同呂、喬二人前來的那個尖臉漢子就站在門前！

乍迎着鳳姑娘步出的身子，尖臉漢子執禮頻恭的彎下了身子。

鳳姑娘的眼睛却沒有注視着門前的一老一少兩個和尚——老方丈「一鳴子」和那個瞎頭陀。

一個彎着腰，一個擰着脊樑，雙雙都叫人給點了穴了！

「唉！罪過，罪過！」鳳姑娘看見了他們，才像是忽然想起來：「居然把他們倆個忘了。」

尖臉漢子齜牙笑道：「不勞姑娘費神，這兩個禿和尚就交給小的吧，碍手碍脚的，送他們回姥姥家去算了。」

「胡說，」鳳姑娘嗔道：「人家是出家人，咱們殺的人已經够多了，就爲我積點德吧。」

「那——？」

尖臉漢子躬下身子口中忙應了一聲「是」！

「怎麽處理他們呢？」鳳姑娘眼珠子轉了一轉：「這個地方留不下他們了，你招呼着，等他們醒了以後，每人給五十兩銀子，叫他們走路吧。」

「是——」尖臉漢子應了一聲，正待轉身！

鳳姑娘又皺了一下眉說：「這樣也不好。」

「是呀，」尖臉漢子上前一步：「萬一他們嘴上不穩，說出了咱們……」

鳳姑娘輕嘆一聲揚了一下眉毛，想到了她此行所負的使命，不容她心存慈悲，也就狠下心來。

「你……你就看着去辦吧！」

「是，姑娘，」尖臉漢子苦笑着：「你就放心吧，老爺子旣然叫小的一路侍候着姑娘，那就錯不了。」

鳳姑娘終於硬下心來，點了點頭說：「那你就張羅着佈置一下，告訴姓呂的，叫他們好好聽話，咱們錯待不了他們，要是……」

「你放心吧，天可是够晚了，姑娘……你……」

「不關你的事，我出去走一走，就回來。」

尖臉漢子還要再多說，看見了姑娘那種凌銳的眼神兒，遂即不敢多說！

× × ×

四名幹捕之一的「排雲翅」王子亮，終於不辱使命的回來了，跟隨他一齊回來的，另有一小隊子神機營的槍手，一共是十二人，却只有六桿子火藥枱槍。

「金刀震九州」阮大元的意思，本來希望能有二十枝槍，却只請來了六枝，距離他所要求的差了老大的一截，心裏不禁有所失望，話雖如此，可總比沒有好，尤其是在此要緊關頭，不啻是添了一支生力軍，想想也就樂開了！

天上的月亮越來越圓，也就是說距離八月十五的日子越來越近。

阮大元最最担心的還是麥家，是以槍一到，他立刻調派了其中八人，也就是刀桿火槍，同着王子亮、侯遷，押着槍來到了麥家。

麥玉階聽到了消息，自然高興極了，特別備了一桌酒席，在後園八角亭接待他們。

客人方面，四大名捕，阮大元，王子亮，杜明，侯遷全都到齊了，另外八名槍手遠來是客，雖然身份不高，麥大爺還是賜了他們每人一個座，由東府的六名護院陪同，在亭子裏另開一席。

這些日子以來，麥家上上下下，都像是罩着了一團烏雲，一心惦記着八月十五這一天的來到，日子越來越近，每個人都像是等候死期宣判的犯人，再加上天乾地旱，年頭不對，叫他們怎麽樂得起來。

此時此刻，主人擺下了這兩桌酒，雖說是「黃蓮樹下彈琴」——苦中作樂，到底却也有「振奮人心」的意思，何況家裏多了刀桿火槍，總是值得高興的事，得樂且樂，人生幾何！

麥大爺今天的心情特別好，一連喝了六七盅酒，還沒有醉意，麥豐麥七爺的酒量不能跟他主子比，只喝了三盅可就有些

語無倫次了。

只見他歪斜着身子，一路走下座來，手執酒壺，親自爲四大名捕一一添上了一杯。

「這一杯……我麥豐代我家大爺，敬各位一杯，我是先乾爲敬。」

一面說時，頸子一仰，已把手上酒喝得精光。

四人當然不是無種，哄笑聲中，一一把手上酒都乾了。

「七爺你是海量呀！」侯一還面奉承着，又自爲他滿上了一杯：「難得今天麥大人高興，咱們就放肆了，哈哈！」

麥玉階停下了酒杯，含着笑道：「各位今天就盡興吧！」一面却皺下眉頭，看着麥豐道：「你不行了，今天就到此爲止吧！」

「大……爺……你太……小看我麥老七了……」

彷彿是舌頭都變短了。

大凡是喝酒的人，幾乎都有一個通病，醉了死不認醉，當然「借酒裝瘋」的人也不在少數，麥豐算是屬於前者，雖不至於「借酒裝瘋」却多少有點「以酒壯勢」的味道。

這多半年以來，人人心情愁苦，難以開懷，難得今天晚上有這麼一個「苦中作樂」的機會，麥豐可不願輕易錯過，酒入愁腸，話可是不打一處來。

「我麥七跟隨大……爺您少說也近三……三十年了……你大……爺又幾曾看我麥七……醉過……」

一面說，麥豐咕嚕一聲，把滿滿的一大杯酒又自喝了個精光。

一時間，大家夥俱都連聲爲他叫起了好來。

麥大爺面色一沉，認爲他有失傳統，原想叱斥他幾句，可是他總覺得眼前這個情況，不便掃興，長嘆一聲，也就由他去了。

「金刀震九州」阮大元總算夠仔細，瞧出了麥玉階心裏的隱憂，當下雙手捧杯，由位子上站起來，向着麥玉階道：「大人你放心吧，後天就是十五了，那個老公鷄不來也就罷了，要是他眞敢到大人你的府上行刦，嘿嘿，說一句放肆的話，管敎他來得去不得……」

各人見阮頭兒都這麼說，一時相繼喝起彩來。

阮大元遂即暢飲一口道：「爲釋大人的憂心，卑職先乾爲敬。」

接下去一仰頸子，把酒飲盡。

各人俱知他今天晚上酒喝得最多，却是絲毫沒有醉態，確是好樣的，於是乎又自爆雷般地喝起彩來。

阮大元舉掌擦了一下口角的殘酒，抱拳向麥玉階道：「卑職今天所以在大人面前胆敢誇下海口，可不是信口雌黃，那是有恃無恐……這就請大人你過幾招子，瞧瞧看火槍的威力，添點餘興，就當是給大人與在座各位師父母一個下酒的菜吧。」

說到這裏，阮大元轉向另一桌喚道：

「張頭兒，可都準備好了！」

張頭兒姓張名照，是「神機營」的一名「把總」，談不上什麼官職，却由於那個年頭火槍這玩藝兒夠新鮮，弟兄們每人一件鮮紅的號衣，後心上斗大的一個「火」字，使人望之生羡，於是乎，能在「神機營」補名當差，確是夠氣派，每月十、十五、二十五三天照例往校場出操打靶，不知道吸引了多少百姓，那裏情調，照例額外有賞，稱得上是肥差事，莫怪於乎手下弟兄，一個個肥頭胖耳，吃的都長了「膘」了，再下去只怕連操都出不動了。

這一趟王子亮能把他們請了來，當然私底下有暗盤交易，麥大爺這邊，先就有一份賞賜，財迷心竅，那裏還會把什麼「老金鷄」這號人物看在眼裏？

爲了安麥大爺的心，他們早就準備好了一切，要在酒筵中露上一手，一來顯顯能耐，要麥大爺放心，再一方面也便於日後討價還價，要姓麥的往外多掏銀子！

這時候阮大元一招呼，張照隔座兒高聲的唱了個喏，一面走下位來，向着對桌上的麥玉階躬身行了個禮，大聲地說道：

「大人賞光，卑職們斗胆在大人筵前獻醜了。」

麥玉階倒是沒有想到有這麼一手，他心裏原是對火槍的威力存有疑惑，只是不好當面說出來，敗人興頭罷了，難得對方主動的要在筵前表演，可是再好也不過的事情，當下由不住連聲道起好來！

各人一聽「神機營」的來人要在現塲表演火槍，自是皆大歡喜，一時紛紛道起好來。

即見張照吩咐一聲，座上的兄弟立時站出四人，把早已備好的兩桿火槍抬了出來。

張頭兒又與在座的麥府管家商量了一陣，麥府管家立時離座，傳下話去，空出了西邊花園的一面，不許各人走近。

四名火槍手興致勃勃的退下了火槍的槍衣，露出了白木頭桿兒的槍身，接下放上火藥槍子兒，只等着火繩子一亮着了，便將發出。

阮大元趨向主人身邊笑嘻嘻的說道：「大人請看，這第一槍是表演——槍斃活人。」

當然所謂的「活人」並非是眞的「人」，只是活動的人而已。

號令一出，即見一人快速的自一根光禿禿的旗桿上昇起了一具草人。

那草人仿照常人，穿着衣裳，號令一出，即向桿上快速昇起，隨着張照的號令一出，即見這邊火光乍現之下，發出了轟然一聲大响，砒硝烟屑裏，已將那具稻草人轟擊得肢體破碎不全。

即由一名護院，將那個支離破碎的稻草人推向主人座前，麥豐一手接過來，東倒西歪的向麥玉階展示道：「大爺請看：……哈哈……嘻嘻……腦袋瓜子……都搬了家啦。」

麥玉階看那草人，雖然頭顱已失；少了一臂還不待說，身上竟然有如馬蜂窩般地滿是彈孔！

看到這裏，麥大爺情不自禁的現出了笑臉。

麥豐更是哈哈大笑道：「大爺……您老大可放心了，那隻老公鷄……他不來算他命大……來了……他……是一百個也活不了。」

笑着笑着，身子一歪可就躺下了。

有人趕忙把他扶起來，麥七爺咀裏嚷着沒醉，還要再乾三杯，麥玉階吩咐給他灌醒酒湯。

阮大元却趨前問道：「大人再看這個，我們算是那隻老金鷄打天上來吧……嘿嘿！」

隨着張照的手勢一揮，即見一名弟兄忽然打開了一具木籠向外一揚，一陣劈拍振翅之聲，即由籠子裏，飛出了十數隻斑鳩。

這些野斑鳩乍一出籠，遂即衝天而起，待向四面散開之際，四名火槍手已發動了火槍，只聽得「轟，轟；」兩聲大响：出籠的斑鳩，還不容在空中散開，即爲散槍子擊中，紛紛跌落在地。

麥玉階看到這裏，由不住連連點頭稱讚，一時寬心大放，在座各人自也無不喝起彩來。

阮大元撫掌笑道：「在人請看……哈哈，就滿打算那個老金鷄眞是一隻又會飛的金鷄，他也是難逃一死……這些斑鳩就是證明！」

「排雲翅」王子亮也附合着道：「這些槍手都是百中選一的好手，眼快手準，彈不虛發——」

才說到這裏，只聽得有人高嚷着道：

「有刺客！」

麥大爺一驚之下，隨聲望去，即見一條人影子，彷彿正由西邊花架子那邊拔空而起——

眼前時分，黃昏已過，正交初夜，慘然的暮色裏，滲進了一些夜的朦朧——是以，這個人的陡然來臨，活似一隻大禽。

顯然的，人聲方起時，他正躍身入院，此刻，在各人目睹之下，已臨身眼前，身法之巧快，確屬輕功一流身手！

在各人驚呼拿賊聲中，這條人影子，已然第二次拔空身起，疾若流星般的，向着各人飲筵的凉亭面前飛身而來！

阮大元一驚之下，喝叱了一聲：「大胆！」——

緊跟着「嗆啷」一聲，撤出了他的那口「金背砍山刀」，然而眼前，顯然還用不着他出手——

那位神機營的「把總」張照比他反應更快。

可不是嗎，人在槍在，這個刺客早不來晚不來，單單挑上這個時候，不是自己找死是什麼？

隨着張頭兒的一聲斷喝之下，眼前火光乍亮，轟然一聲大响，唰啦啦——大片的火槍槍子兒，已瞄着當空那隻「大鳥」，射擊了過去！

由於方才才表演過那一手「槍擊活鳥」的絕活兒，誰也不會懷疑眼前這一槍的威力。

想像中，毫無疑問的——「槍出人落」！那個人準定的會就空跌落，自然是「伏屍當場」，連死的模樣兒大家也是再清楚不過——全身都是血，一身都是血窟窿，就像馬蜂窩那般模樣。

然而，事實的情況却又如何？——

隨着這聲嘹亮的槍聲之後，空中那個影子，陡地一個翻騰向後反折了丈許，直向着先時他起身的那個籐蘿花架子上墜落下去。

（未完）

千乘萬騎一劍香

喬裝狄鏢頭紅家九姊妹

秦紅・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同心盟捉了艾東村和司空英同桑苧茶莊交換俘虜，蓬萊仙翁親自出馬只帶兪立忠同去，在路上遇見武翁房玄齡，武翁代替兪立忠押運俘虜，叫他去打聽「老山主」總壇地點，兪立忠應命而去，行不到百步，見艾菁在路旁，武翁意思想利用艾菁找出敵人的總部，但兪立忠對她已有情意，不想在她身上打主意，只有將她嚇走，自己扮成販夫，來到湖北漢陽縣仙鶴樓，這酒樓是「老山主」的分舵，只有從這裏入手打聽，碰上敵人武狐左丘龍從總壇來此檢查賬目，將總管牟占春教訓一頓，被兪立忠看見，想將他殺死滅口，反被兪立忠用飛刀刺傷……

護鏢上皖中

兪立忠道：「若說不是，你也不肯相信，只好讓你去疑神疑鬼了！」

武狐左丘龍又說道：「小子，你很驕傲！」

兪立忠一笑道：「你年紀那麼大，我本該尊敬你爲長者，只可惜你是一隻老狐狸！」

武狐左丘龍獰笑道：「既知老夫是老狐狸，你今天是死定了！」

兪立忠笑道：「我在等着你動手！」

武狐左丘龍仰天發出一聲尖銳刺耳的怪嗥，身形疾縱而起，雙掌箕張如爪，往兪立忠猛撲過來。

來勢兇狠，像個吃人的魔鬼！

兪立忠見他屁股上插着一把飛刀還是這麼兇，心下頗爲懍懼，一見他探掌撲來，不敢怠慢，急忙身形左斜，右掌以「猴子偸桃」之式，隔空迎抓上去。

「猴子偸桃」雖是一招非常平凡的招式，但能隔空施爲，其威力就非常不平凡了！

武狐左丘龍十分托大，雖已看出兪立忠是個罕見的武林高手，這時對他隔空抓到的一掌竟然視若無覩，仍是直撲而前，略不廻避！

兪立忠一看就知他全身佈滿罡氣，非自己的眞力所能傷害，忖度避之則吉，當即飄身閃避，掠出三丈開外！

武狐左丘龍一聲冷嘿，轉身再撲，身形快得像一道閃電，沉喝道：「小子，你逃甚麼呀？」

兪立忠再度掠開，大笑道：「你放心，我絕對不逃！」

武狐左丘龍厲笑道：「那麼停下來拆幾招！」

兪立忠縱聲大笑道：「追得上我，我就指點你兩下！」

武狐左丘龍大怒，連連猛撲，兪立忠連連閃避，兩人就在墳場上展開一場追逐戰。

一逃一追，幾十個起落後，武狐左丘龍仍未追近兪立忠一步！

原來，以武狐左丘龍的身法造詣，要追上兪立忠本非難事，但他屁股上插着的那把飛刀深達四寸，使他的行動受到很大的阻碍，不僅如此，由於行動過於劇烈，傷口開始流出血來了。

武狐左丘龍眼看無法追上兪立忠，氣得面色鐵青，停住追撲怒聲道：「小子，你有種就別跑！」

兪立忠跟着停止，哈哈笑道：「這是我的取勝之策，我怎可不跑呀！」

武狐左丘龍厲聲道：「勝你個屁！」

兪立忠笑道：「不錯，你的屁股怎樣了？」

武狐左丘龍倏地大吼一聲，再度猛撲而上！

兪立忠斜身右掠，大笑道：「哈哈，好極了，再玩幾圈也就差不多啦！」

武狐左丘龍聞言臉色遽變，刹住撲勢暴喝道：「好小子，你在飛刀浸了毒？」

兪立忠搖頭笑道：「沒有！你放心追好了！」

武狐左丘龍以「狐」爲號，可知他天性陰險而多疑，其一生爲害武林，每喜用計害人，如今中了兪立忠一把飛刀，很自然就想到人家會在飛刀上浸毒，一聽兪立忠說沒有，反而更加相信刀上有毒，覺得性命要緊，遂不敢再發橫，一聲厲嘯，仰身倒縱，如飛而去。

只一轉眼，便消失遠處荒野上！

兪立忠目送他遠去不見，心上有如拿掉一顆石頭，大大透了一口氣，當下走回檢起地上的六把飛刀，插回懷中腰上，目注倒斃墳場上的三十九個叫化子，搖頭嘆息幾聲，然後上前把那個領隊的老叫化的一身鶉衣脫下，捲起往腰上一攬，頓足飛縱而起……

× × ×

這天晚上，在漢陽縣城仙鶴樓後院的一間書房內，武狐左丘龍站在一張書桌前，正在一面翻賬簿一面撥算盤。

總管牟占春神色不安的恭立一旁，那清脆的「的答」聲，好像針在刺着他的心房，終於他實在忍不住，便面露阿諛笑靨輕聲說道：「左丘老前輩，您老何不坐下來？」

武狐左丘龍冷冷道：「不，老夫喜歡站着！」

總管牟占春卑恭屈膝地說道：「那一碗燕窩快要冷了，左丘老前輩先喝下再算吧。」

武狐左丘龍一瞥放在桌上的一碗燕窩，再轉望牟占春冷笑道：「你這是第三次要老夫喝燕窩，莫非這碗燕窩你放了毒藥麼？」

總管牟占春嚇得渾身哆嗦，急聲道：「不！不！占春只是想孝敬您老，沒有別意呀。」

武狐左丘龍忽然換上一副和氣笑容道：「你想孝敬老夫，等老夫算好帳目再來吧！」

總管牟占春連連躬身道：「是是，是是……」

算盤又開始「的答」起來，敢情武狐左丘龍的算術非常高明，他翻得快撥得也快，絲毫不假思索。約莫頓飯工夫之後，一本厚厚的賬簿已被他翻完了，他目望算盤上的數目，發出幾聲乾笑，然後轉望總管牟占春笑道：「你這本賬簿的盈餘是五十七萬八千三百六十一兩四錢，可是瞧老夫的算法，却有一百二十萬兩以上，另外的六十多萬銀子跑到那裏去了？」

總管牟占春「咚！」的跪下，磕頭不已。

武狐丘左龍冷笑一聲，道：「你知罪了麼？」

總管牟占春顫慄道：「占春知罪，只求左丘老前輩法外施恩。」

武狐左丘龍道：「起來，老夫不吃這一套！」

總管牟占春一看央求無效，只得由懷中取出一張錢莊銀票，雙手遞上道：「這是占春對左丘老前輩的一點小敬意，務請老前輩笑納！」

武狐左丘龍接過一看，只見銀票上印

兪立忠突然在仙鶴樓頭出現。

着三十萬兩白銀，不由又冷笑道：「嘿，你的一條命原來只値得三十萬兩銀子！」

總管牟占春聞言又驚又喜，連忙再由懷中摸出另一張銀票遞上，恭聲道：「除此而外，占春已經一無所有了！」

武狐左丘龍伸手接過，一看又是三十萬兩，臉色稍霽道：「除此之外，你當眞一無所有了麼？」

總管牟占春道：「其餘的小數目，占春都已花光了！」

武狐左丘龍把兩張銀票收入懷中，輕笑道：「不見得吧，老夫且問你，六十多萬兩，存入錢莊兩年，應該生出多少利息呢？」

總管牟占春面如土色，半晌說不出話來。

武狐左丘龍仰臉笑道：「算了，老夫也不是歡喜趕盡殺絕的人，那些你留着使用便了。」

總管牟占春大喜，連磕三個响頭，說道：「多謝左丘老前輩，那麼在老山主面前……」

武狐左丘龍點頭道：「老夫當然會替你說話，你放心！」

總管牟占春又道：「那麼……明天早上……」

武狐左丘龍道：「明天早上，你還得隨老夫回總壇去！」

總管牟占春渾身一震，抬臉駭然道：「這——」

武狐左丘龍微微一笑道：「別怕，老夫不是帶你回總壇領罪，你將來還是仙鶴樓的總管，只是最近你必須暫時離開職位

，返回總壇効命！」

總管牟占春透了口氣，問道：「這是老山主的命令？」

武狐左丘龍頷首道：「正是，也就是老夫此番出來的目的，最近我們和同心盟發展到即將短兵相接之勢，所以老夫奉命出來召回各地分舵返回總壇効命，並將各店經商盈餘帶回總壇準備應用！」

總管牟占春驚訝不已，起身問道：「同心盟盟主蓬萊仙翁葛懷俠和十二金衣特使都已被我們除掉了麼？」

武狐左丘龍搖頭道：「沒有，只有第六號金衣特使木劍仙闞士揚和第九號金衣特使鐵燈和尚被我們除去，其餘的都還在同心盟。」

總管牟占春詫異道：「以前老山主不是說要等到除去蓬萊仙翁和十二金衣特使後，才向同心盟發動攻勢麼？」

武狐左丘龍道：「不錯，但我們在行刺蓬萊仙翁葛懷俠時，不幸失敗了！」

總管牟占春驚問道：「哦？怎麼失敗的？」

武狐左丘龍沉容道：「我們敗在那個『一劍震武林衞濤』之手！」

總管牟占春失聲說道：「啊，一劍震武林衞濤原是兪立忠化身的，他不是死了麼？」

武狐左丘龍道：「沒有，他師父鐵面閻羅靳正倫用了個『移花接木』的計策將他救走，接着他又以『一劍震武林衞濤』的面目出現，我們一時弄不清他是誰，結果司空英為其所擒，桑苧茶莊為其所破，更糟糕的是，老山主發給艾南村艾北村的一封令書為其截獲，那封令書的內容是說艾東村和艾西村將於八月中秋夜下手刺殺葛懷俠，要他們趕去接應，沒想到令書竟落入兪立忠手中，於是艾東村艾西村的行動就落空了！」

總管牟占春駭然道：「結果呢？」

武狐左丘龍道：「艾東村失手被擒，不過艾西村也把第七號金衣特使千手劍客上官威捉了過來，老夫離開總壇時，雙方已經同意交換俘虜，此刻大概已交換完畢了。」

總管牟占春扼腕憤然道：「兪立忠那小子眞有三頭六臂之能，若不是他，蓬萊仙翁和那幾個金衣特使，此刻怕不已經完蛋了！」

武狐左丘龍道：「只怕沒有這麼簡單，據艾南村說，他在追趕兪立忠時，會遭遇一個『灰衣蒙面老人』的攔擊，其人武功亦極高強，這且不說，由於我們『十二武煞星』的復出，那『十二武曲星』亦可能聞風而出，所以老山主決定把力量集中起來——對了，本城有無鏢局？」

總管牟占春答道：「有一家『順風鏢局』，左丘老前輩問此何意？」

武狐左丘龍道：「今晚你把總管一職暫交那位帳房，再去錢莊將那五十多萬兩盈餘提出，交由鏢局運送，明天一早便得出發！」

總管牟占春遲疑道：「城中那家錢莊規模雖大，但一下子要他們拿出一百多萬兩銀子，恐怕也辦不到……」

武狐左丘龍微笑道：「老夫只說五十多萬兩，並沒有說一百多萬兩！」

總管牟占春「哦」了一聲道：「左丘老前輩的六十萬兩不提出來麼？」

武狐左丘龍道：「不，老夫要存着生利息！」

總管牟占春笑道：「是的，那麼待會跟鏢局接頭時，地點要怎麼說？」

武狐左丘龍道：「當然不能把總壇的地點說出來，你就說要他們運送到皖中的舒城就可以了。」

總管牟占春說道：「何不我們自己來運送？」

武狐左丘龍道：「你有那麼多的人手嗎？」

總管牟占春道：「仙鶴樓現有十名伙計，都是我們自己的人。」

武狐左丘龍道：「老山主又沒吩咐你關掉仙鶴樓，你敢自作主張？」

總管牟占春不敢再說，便拱手道：「那麼，占春這就去錢莊吩咐他們準備銀兩，然後再去順風鏢局，左丘老前輩今晚請在這書房安息——」

武狐左丘龍未容他說完，接口道：「好，你這仙鶴樓夜裏有沒有設暗卡？」

總管牟占春道：「沒有，因為迄今為止，並沒有人窺破占春的身份。」

武狐左丘龍道：「今晚可能有敵人會來，你必須設下暗卡！」

總管牟占春聽得一呆道：「哪來的敵人？」

武狐左丘龍不願把日間在墳場上的事情說出，揮揮手道：「別多問，你照老夫吩咐做就是了。」

總管牟占春唯唯應是，遂即施禮辭出書房。

當他由書房走出之際，有一條黑影先他一步由書房的屋脊上悄然掠起，越牆而去！

他，是個鶉衣百結的老叫化！這個老叫化翻出牆後，立即朝大街上行來。

夜未深，街上的店舖尚未關門，街上行人也還不少，老叫化邊走邊張望，終於找到了那家順風鏢局。

鏢局大門內，一個青年鏢師和一個伙計正在一條長板櫈上下象棋，他們看見一個老叫化走進來，那青年鏢師立刻起立問道：「幹甚麼的？」

老叫化道：「貴局總鏢頭『趕山鞭凌長風』在不在？」

青年鏢師一聽來人直呼總鏢頭的名號，立知不簡單，抱拳答道：「在，您老找朱局總鏢頭有何貴幹？」

老叫化道：「我要見他！」

青年鏢師碰了一鼻子灰，不由窘笑道：「請問您貴姓大名？」

老叫化道：「一劍震武林衞濤！」

青年鏢師嚇了一大跳，失聲道：「甚麼！您老就是長安萬象鏢局那位總鏢頭一劍震武林衞濤？」

老叫化微笑道：「你不相信麼？」

青年鏢師的確有點不相信，但他不敢胡來，當下客氣地道：「那裏，您老請稍等，在下這就進去通報！」

說罷，急步入內而去。

須臾，一位年約五旬身材雄偉的老鏢師走出大廳來了。

那位老鏢師有一張黑臉膛，模樣頗為

威武，他敢情就是總鏢頭「趕山鞭凌長風」，他走到老叫化面前，一對精眸凝盯老叫化片刻，抱拳一拱道：「在下凌長風，尊駕如何稱呼？」

老叫化也不還禮，含笑答道：「一劍震武林衞濤！」

趕山鞭凌長風一笑道：「果是一劍震武林衞濤，在下無任歡迎，但尊駕能否先為在下釋疑？」

老叫化笑道：「好的，你凌鏢頭是黃山派的弟子，令師是黃山派護法『滿天星藍天圖』，你有一位同門師兄名叫『追魂手莫若賓』，你藝滿下山後，娶妻沈氏，越年生一子，滿月後携妻回黃山玩了一趟，請求兪掌門人為你兒子命名，兪掌門人便替你兒子命名為『世芳』，之後你便在這漢陽開設鏢局，過去生意不錯，但自黃山派被排出同心盟後，生意便一落千丈——這樣夠了沒有？」

趕山鞭凌長風越聽越驚，瞪大眼睛道：「你——你到底是誰？怎對我的情形了解得這樣清楚？」

老叫化聳肩一笑道：「眞糟糕，我說了半天，原來還不能證明我是一劍震武林衞濤！」

趕山鞭凌長風訝道：「尊駕即使是一劍震武林衞濤，也不能對在下的情形了解得這樣清楚啊！」

老叫化想了想，只得擧手抓下頭上一蓬假髮，再扯下假鬍鬚，抹掉臉上的易容膏，笑道：「凌鏢師還認得我麼？」

趕山鞭凌長風看清老叫化的面貌，不禁面色大變，駭然退後一步，顫呼道：「天啊！你不是死了麼？」

兪立忠微微一笑道：「沒有，在同心盟砍掉頭顱的那個人不是我！」

趕山鞭凌長風又驚又喜，上前一把抱住兪立忠，喜極而泣道：「蒼天有眼！蒼天有眼！原來兪公子你沒有死……」

兪立忠正容一嘆道：「是的，凌長風，我們到裏面去談吧！」

趕山鞭凌長風遽然見到掌門人的兒子，猶如遇見舊主人，內心興奮至極，聞言忙向站在旁邊的那個伙計道：「史福，把大門關起來，不管是誰來訪，都說我在不家！」

兪立忠接口道：「不，等下本城仙鶴樓的總管牟占春會來接洽保鏢的事，你要接下這趟鏢！」

趕山鞭凌長風神色一怔，說道：「兪公子因何得知？」

兪立忠不答，轉對那伙計笑道：「等下那位總管牟占春來時，你就進來通報，最要緊的是：不能讓他知道有我這個人來了！」

那伙計已知他是黃山派掌門人兪雲陽的兒子兪立忠，論輩份，自然比總鏢頭高得多，所以聞言連連應是，恭敬異常。

兪立忠這才回對趕山鞭凌長風道：「好，我們到裏面去談吧！」

於是，趕山鞭凌長風領着兪立忠進入內廳，落坐之後，兪立忠立刻將自己離開黃山後的一切際遇簡略說出，最後笑道：「等下牟占春來時，你接不接他的鏢？」

趕山鞭凌長風點頭道：「當然接，兪公子可是要化裝鏢師跟隨？」

兪立忠道：「正是，不過話說在前面，這樣一來，你這家『順風鏢局』就非得歇業不可，你捨得麼？」

趕山鞭凌長風苦笑道：「有甚麼捨不得，自從我們黃山派被排出同心盟後，不到三個月的時間，我保的一趟鏢就在大洪山出事，之後就很少有生意上門，我早就想不幹了！」

兪立忠笑問道：「你最近情況很不好吧？」

趕山鞭凌長風道：「已有三個月未接到生意，弄得入不敷出，因此原來的八位鏢師已經走掉了六位，說句不怕人笑的實話，最近連吃飯都發生問題了！」

兪立忠道：「既然如此，更該改行弄一筆！」

趕山鞭凌長風一愕道：「兪公子您說甚麼？」

兪立忠微笑道：「由保鏢的鏢師一變而為刦鏢的强盜，雖然令人吃驚，但只要做得漂亮，也未嘗不可一試！」

趕山鞭凌長風駭然道：「兪公子要我刦鏢？」

兪立忠點頭笑道：「不錯，把今晚要接的這一鏢刦下來！」

趕山鞭凌長風有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惶聲道：「這如何使得？」

兪立忠含笑反問道：「有何不可？」

趕山鞭凌長風道：「兪公子您現在是同心盟的金衣特使，而我是堂堂正正的黃山派弟子，以我們兩人這等身份，怎可做刦鏢的勾當？」

兪立忠笑道：「有一點你大概沒有想到，物主是一個為禍天下武林的大魔頭，他要把一批銀兩運回總壇使用，以完成他為非作歹的目的，所以我們現在刦他一筆，說得不好聽是搶刦，其實對整個武林却是功德無量！」

他含笑緩緩而言，令人聽來却有義正詞嚴之感！

趕山鞭凌長風如聞暮鼓晨鐘，肅然道：「兪公子說得是，我們幹吧！」

兪立忠道：「不過，刦獲的銀兩，必須取出一半濟助貧困！」

趕山鞭凌長風道：「很好，兪公子可知鏢銀有多少？」

兪立忠道：「五十多萬兩，可能在途中還會增加，這個待會牟占春來時，自然會知道。」

趕山鞭凌長風道：「如何行事？」

兪立忠道：「對方的目的地是皖中的舒城，所以我們必須在途中下手，你看那地方較適當？」

趕山鞭凌長風說道：「皖山是個好地方！」

兪立忠道：「好，就決定在那地方動手！」

趕山鞭凌長風皺眉沉吟道：「但對方有一個『武狐左丘龍』，以我們幾個人的力量能行麼？」

兪立忠笑道：「當然不行，所以等下我會修書去求援兵！」

正說着，只見那伙計急步入廳，躬身禀道：「報告總鏢頭，那位牟總管已經來了！」

兪立忠立即起立道：「你去請他進來

，我到裏面去寫一封信！」

趕山鞭凌長風應聲跟着站起，向那伙計道：「史福，你帶兪公子到我書房去，替兪公子準備文房四寶！」

於是，史福便帶着兪立忠進入內院去了。

趕山鞭凌長風大步來到前廳，見總管牟占春正在和自己鏢師攀談，他和牟占春同住漢陽，彼此相識，當下抱拳朗笑說道：「稀客！稀客！是甚麼風把總管吹來的呀？」

總管牟占春拱手笑道：「無事不登三寶殿，有件事情要來麻煩凌鏢頭！」

趕山鞭凌長風側身肅容道：「請，咱們到裏面去談！」

兩人進入內廳，分賓主坐下，總管牟占春笑問道：「凌鏢頭好久不去仙鶴樓走動，可是嫌我們的酒菜不好麼？」

趕山鞭凌長風忙道：「牟總管說那裏話，在下不是不想去，而是吃不起！」

總管牟占春笑道：「偌大一家鏢局，凌鏢頭還說這種話，叫誰相信？」

趕山鞭凌長風正容道：「實不相瞞，最近生意不好，再不接一趟鏢，眞要挨餓了呢！」

總管牟占春哈哈笑道：「果眞如此，在下就成了你凌鏢頭的救命菩薩了。」

趕山鞭凌長風色喜道：「凌總管有生意要照顧敝局？」

總管牟占春頷首道：「不錯，在下有一筆銀子要運到皖中舒城去，不知凌鏢頭接不接？」

趕山鞭凌長風道：「接！有好多接好多！」

總管牟占春道：「數目不小，凌鏢頭最好愼重一點！」

趕山鞭凌長風注目道：「有多少？」

總管牟占春道：「五十七萬兩，到武昌可能還會增加一倍！」

趕山鞭凌長風點點頭道：「這沒關係，由此到皖中舒城的道路很好走，不會出事」

總管牟占春道：「明天一大早就要出發，凌鏢頭來得及籌備麼？」

趕山鞭凌長風又點頭了點道：「沒問題！」

總管牟占春問道：「酬金怎麼算？」

趕山鞭凌長風取過一面算盤撥了好一陣，抬頭笑道：「一共要一萬兩千五百兩，咱們是好朋友，就算一萬二好了！」

總管牟占春笑道：「那些銀子不是我的，凌鏢頭不必客氣！」

趕山鞭凌長風笑笑道：「這是甚麼話啊！」

總管牟占春道：「眞的，銀子是我們一位老東家的，他爲人吝嗇得緊，在下眞想找機會敲他一傢伙！」

趕山鞭凌長風已知他話中之意，心中暗笑，仰頭打了一個哈哈道：「笑話！笑話！」

總管牟占春壓低嗓門道：「說眞的，凌鏢頭在憑據上寫一萬八如何？」

趕山鞭凌長風笑着道：「凌某敢不從命！」

總管牟占春起立道：「好，明早天未亮時，凌鏢頭請把鏢車開到『金斗山錢莊』裝載，現在我們來立個憑據吧。」

交了兩千兩銀票的訂金，雙方立下憑據，總管牟占春隨即告辭而去。

第二天，天尚未亮，趕山鞭凌長風就率領兩位鏢師，三十名伙計，十五輛鏢車浩浩蕩蕩來到金斗山錢莊門口。

這時，武狐左丘龍和總管牟占春已在錢莊等候，總管牟占春替趕山鞭凌長風介紹道：「凌鏢頭，這位是我們老東家的總管家，姓鄔名有——鄔總管家！」

趕山鞭凌長風抱拳忙道：「久仰！久仰！」

武狐左丘龍含笑點點頭，轉望凌長風身邊的兩位青年鏢師問道：「這兩位鏢師如何稱呼？」

趕山鞭凌長風一指身左的青年鏢師道：「這位是游鏢師『鐵沙掌』游承祖！」

再指身右的青年鏢師說道：「這位是狄鏢師『摘星劍』狄化龍！」

游、狄二鏢師也向化名爲「鄔有」的武狐左丘龍抱拳道久仰，武狐左丘龍不改冷傲之態，仍只點了點頭，轉向總管牟占春問道：「牟總管在漢陽居住多年，大概認識這位鏢師吧？」

總管牟占春目望「鐵沙掌」游承祖笑道：「這位游鏢師是熟識——」

說着，轉望「摘星劍」狄化龍道：「至於這位狄鏢師，倒是頭一次見面！」

趕山鞭凌長風接口笑道：「是的，狄鏢師是凌某的表弟，原來在濟南『神風鏢局』工作，最近才來帮忙的！」

武狐左丘龍移目轉望那三十名伙計，逐一打量他們一番，然後開口道：「好，開始裝車吧！」

一聲令下，那三十名伙計登時開始忙碌起來。金斗山錢莊已連夜將五十七萬兩白銀秤就並包紮妥當，故裝載起來並不費事，不消頓飯工夫，五十七萬兩銀子已全部裝入十五輛鏢車裏。

途遇女强盗

於是，在一名趟子手的開道下，趕山鞭凌長風一馬當先，帶着十五輛鏢車浩浩蕩蕩出城而來。

游、狄二鏢師各騎一匹駿馬，隨在鏢車左右衞護；武狐左丘龍和總管牟占春則乘坐另一輛馬車，跟隨在鏢車之後，頭尾長達二十丈，魚貫前進！

行未三里，東方已經現出了魚肚白。

這時，跟在最後面的牟占春忽然探頭出車廂，高聲道：「喂，狄鏢頭，你請你們鏢頭來一下！」

摘星劍狄化龍答應一聲，接着大聲道：「表哥，牟總管有請！」

趕山鞭凌長風聞聲撥轉馬頭，馳至馬車邊再轉過頭，靠近馬車邊緩緩跟着，問道：「牟總管有何指示？」

牟占春道：「鄔總管要跟你說話！」

趕山鞭凌長風便轉對狄武狐左丘龍問道：「鄔總管有何貴事？」

武狐左丘龍道：「甚麼時候可以到達武昌？」

趕山鞭凌長風道：「馬上就要過江，渡過長江就到了。」

武狐左丘龍道：「到了武昌，可能還有幾十萬銀子要裝載，你沒有多餘的鏢車，怎麼辦？」

趕山鞭凌長風道：「在下可向城中的『天馬鏢局』租借，如果他們沒有，還可僱用馬車。」

武狐左丘龍道：「好，只要一切順利，到了皖中的舒城，老夫請你們喝酒！」

趕山鞭凌長風一笑道：「渡頭到了，鄔總管家還有沒有指示？」

武狐左丘龍道：「沒有，你去張羅好了。」

趕山鞭凌長風縱騎馳到前面時，頭一輛鏢車已在渡頭邊上停下來，順風鏢局押鏢渡江已非頭一次，與江上每一艘貨船都熟，所以雙方都不必多談，立刻就開始把鏢車裝上船。

十五輛鏢車外加一輛馬車，分裝四艘貨船上，在趕山鞭凌長風的指揮下，起錨緩緩駛向對岸。

風平浪靜，半個時辰後，鏢車人馬在長江東岸下船，武狐左丘龍囑趕山鞭凌長風入城在「鴻發錢莊」等候，即獨自匆匆而去。

不久，鏢車再度上路，朝武昌府城行來。

趕山鞭凌長風隨後與總管牟占春乘坐的馬車並肩而行，搭訕道：「牟總管，你們老東家生意做得好大，他在武昌也有商行麼？」

總管牟占春笑道：「城中那家『黃鶴樓』酒樓就是我們老東家的產業之一！」

趕山鞭凌長風驚嘆道：「那家『黃鶴樓』在下曾去吃過，的是武昌府首屈一指的！」

總管牟占春又說道：「一年中有五六十萬利潤，是我們老東家收入最好的一家商行！」

趕山鞭凌長風問道：「你們老東家究竟有多少行號？」

牟占春道：「多着呢，在下也不大清楚。」

凌長風又問道：「他居住在皖中的舒城？」

總管牟占春道：「那邊也有家，我們老東家的家多得很，算起來不怕有十幾處之多！」

趕山鞭凌長風吃驚道：「哦，要那麼多家幹甚麼？」

總管牟占春笑道：「一個家一位夫人，這個難道你也不懂？」

趕山鞭凌長風失笑道：「哦，你們老東家年紀還很輕麼？」

總管牟占春道：「今年剛過六十大慶，不過他老人家攝生有道，所以在那方面還是很行的！」

趕山鞭凌長風問道：「他老人家貴姓大名？」

總管牟占春道：「嚴谷雨，曾幹過一任知府！」

趕山鞭凌長風搖頭嘆道：「唉，這年頭，還是做官的能賺大錢！」

總管牟占春道：「可不是，我們老東家是做官發跡起來的！」

趕山鞭凌長風道：「武昌府城已到，在下到前面去看看，不陪了。」

總管牟占春說道：「好的，凌鏢頭請便！」

趕山鞭凌長風策騎前馳，經過「摘星劍」狄化龍的身邊時，後者低聲問道：「他怎麼說？」

趕山鞭凌長風低聲答道：「嚴谷雨，今年六十歲，曾幹過一任知府，有十多個家十多位夫人！」

摘星劍狄化龍輕笑道：「他是胡說八道！」

趕山鞭凌長風默然一笑，繼續向前頭趕去。

進入武昌府城，鏢車順着大街緩緩前進，那家黃鶴樓酒樓恰在大街中間，趕山鞭凌長風領頭來到黃鶴樓的門口時，一位老帳房迎上來拱手說道：「久違了，凌鏢頭！」

趕山鞭凌長風認得他姓簡名蒼生，是黃鶴樓的帳房，當下停馬抱拳道：「您好！簡先生！」

簡帳房道：「適才鄔總管吩咐老朽轉告凌鏢頭，這邊有四十三萬兩銀子要帶走，請凌鏢頭即刻準備鏢車，並請將鏢車推去『鴻發錢莊』等候！」

趕山鞭凌長風道了謝，把「鐵沙掌」游承祖喊到前面說道：「游鏢師請帶隊去『鴻發錢莊』，我去『天馬鏢局』租借鏢車！」

鐵沙掌游承祖道：「天馬鏢局可肯把鏢車借給我們麼？」

趕山鞭凌長風道：「天馬鏢局的總鏢頭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假如他的鏢車沒有出門，大概不會不答應！」

說罷，縱騎拐過右邊一條大街，疾馳而去！

這邊，鐵沙掌游承祖帶領鏢車來到「鴻發錢莊」門口停下來，忙得不可開交。

武狐左丘龍和一個濃眉大目的紅臉老人站在一旁點收，前者見順風鏢局的車隊已到，便開聲問道：「喂，那位游鏢師，鏢車有沒有啊？」

鐵沙掌游承祖答道：「敝局總鏢頭已去天馬鏢局租借，大概馬上就來了！」

但是足足等了半個時辰，方見趕山鞭凌長風帶着六輛馬車急急趕來。

摘星劍狄化龍問道：「天馬鏢局不借麼？」

趕山鞭凌長風低聲道：「不，我後來想想不能連累天馬鏢局，所以臨時去僱了六輛馬車來。」

摘星劍狄化龍嘴唇一呶那個跟武狐左丘龍在一起的紅臉老人，低聲問道：「那傢伙是誰？」

趕山鞭凌長風道：「他就是黃鶴樓的總管雲天流！」

摘星劍狄化龍道：「他大概也要跟武狐回總壇，要是我們的援兵不來，那可相當棘手！」

他帶着六輛馬車在錢莊門口停下，跟武狐左丘龍打了招呼，立刻吩咐裝車。

那個紅臉老人雲天流跟趕山鞭也認識，走過來含笑招呼道：「凌鏢頭，好久不見！」

凌長風下馬抱拳說道：「你好，雲總管！」

雲天流笑道：「凌鏢頭從未保過一百萬兩銀子的鏢吧？」

趕山鞭凌長風點頭道：「是啊，若非道路好走，凌某可眞不敢接呢！」

雲天流一指摘星劍狄化龍問道：「這位鏢師面生得很，貴姓大名？」

趕山鞭凌長風道：「他是凌某的表弟狄化龍，最近才過來湊陣的。」

雲天流便向摘星劍狄化龍點頭笑了笑，道：「狄鏢師以後有空請到我們黃鶴樓坐坐，這裏的酒菜不比仙鶴樓壞！」

摘星劍狄化龍忙抱拳爲禮道：「當然，以後一定來！」

趕山鞭凌長風乘機問道：「雲總管是不是也要去舒城見你們老東家？」

雲天流道：「正是，這次我們老東家要在舒城附近大興土木，要我們去提供一些意見……」

說話間，四十三萬两銀子業巳全部裝上馬車，武狐左丘龍走過來問道：「凌鏢頭，今晚我們在何處過夜？」

趕山鞭凌長風道：「打算在鄂城過夜，鄔總管認爲怎樣？」

武狐左丘龍道：「可以，那要趕快出發才能入夜之前到達。」

趕山鞭凌長風說了聲「是」，立即下令起程，領路朝東城門行來。

一路無事，入夜時分，果然趕到了鄂城。

第二天一早，繼續起程上路。

第四天午後，鏢車進入皖境，來到九姑嶺附近時，驀然後面傳來一陣急遽的馬蹄聲！

俄頃，一匹黑騎由車隊旁邊疾馳而過，馬鞍上坐的是一個黑衣勁裝大漢！

趕山鞭凌長風面色一變，轉對正在身邊的摘星劍狄化龍笑道：「稀奇，莫非那話兒來了？」

摘星劍狄化龍目注遠遠而去的黑衣大漢，道：「這條路以前發生過沒有？」

趕山鞭凌長風說道：「三四年前，天馬鏢局曾在附近失了一趟鏢，後來雙方和解了。」

摘星劍狄化龍問道：「是哪條綫上的朋友？」

趕山鞭凌長風說道：「那是紅家九姊妹！」

摘星劍狄化龍吃驚道：「啊哎！原來是那九個美麗的女强盜！」

趕山鞭凌長風沉容道：「但願她們不要來，跟女人打架眞不是味道！」

摘星劍狄化龍說道：「正是，要下殺手又不忍心，不下殺手又是吃大虧，哈哈哈！」

凌長風說道：「我去後面告訴他們一下！」

撥轉馬頭，飛馳到最後一輛馬車前，大聲道：「三位，待會可能會出事故，你們若聽到响動，千萬不要驚慌！」

武狐左丘龍裝出驚駭的模樣，惶聲道：「嗄，有强盜麼？」

趕山鞭凌長風道：「可能是的，這附近是以前『紅家九姊妹』出沒的地方！」

牟占春佯驚道：「糟糕，你不是說這條路不會出事麼？」

趕山鞭凌長風道：「紅家九姊妹巳很久沒出來做案，大概這次的鏢銀太多，她們眼紅了！」

雲天流叫道：「我的媽呀，這可怎麼辦？」

趕山鞭凌長風心中暗笑，勸慰道：「不打緊，我們應付得了，三位但請放心好了！」

一言甫畢，一陣「得得」馬蹄聲，又由後面道上傳來！

趕山鞭凌長風舉目一望，見又是一名黑衣大漢馳騎奔來，心知所料不差，當下若無其事的縱馬馳至前頭，容得那黑衣大漢即將由旁邊馳過之際，突地抽出趕山鞭，橫掃出去！

那黑衣大漢倒也眼明手快，急忙將坐騎一勒，那馬遽受驚嚇，希聿聿的叫了起來。

趕山鞭凌長風即時撤回趕山鞭，笑道：「朋友，替凌某勸勸紅家九姊妹，這一鏢萬萬刦不得！」

那黑衣大漢瞪目怒吼，道：「呸，老子不懂你在說甚麼！」

凌長風說道：「言盡於此，不懂就算了！」

那黑衣大漢含怒一哼，雙腿一夾馬腹，縱馬絕塵而去。

摘星劍狄化龍望着凌長風笑道：「聽說紅家九姊妹武功很好，人又長得漂亮，今天能够跟她們見面，倒也不虛此行！」

趕山鞭凌長風道：「以一般人眼光來看，她們武功確實不壞，但若跟後面那三人比起來，却有雲泥之別，我眞担心他們若被迫動手，紅家九姊妹只怕要『折翼』了！」

摘星劍狄化龍聽若未聞，又笑問道：「是不是？她們紅家九姊妹是不是都很漂亮？」

趕山鞭凌長風啼笑皆非，道：「是的，個個都有沉魚落雁之容，可惜都是帶刺的玫瑰花，招惹不得！」

摘星劍狄化龍又問道：「她們不出嫁麼？」

趕山鞭凌長風道：「不知道，無論如何總要嫁人吧。」

摘星劍狄化龍再問道：「大姊今年幾歲了？」

趕山鞭凌長風道：「大姊艷梅今年二十九，依次下去，有的差一歲有的差一歲半，老么紅小萍才十六歲，聽說長得很可愛天眞，也最精靈刁鑽！」

摘星劍狄化龍不禁手舞足蹈道：「我最喜歡精靈刁鑽的姑娘！」

趕山鞭凌長風低聲笑道：「兪公子這些年來還未找到一個中意的麼？」

摘星劍狄化龍一怔，接着窘笑道：「老實說，有是有一個，但只怕攪到後來是個悲劇！」

趕山鞭凌長風訝問道：「怎麼說？」

摘星劍狄化龍道：「她姓艾名菁，父親就是那『老山主』的第三徒艾北村！」

趕山鞭凌長風輕輕一啊道：「這的確不好相與，兪公子要是不嫌棄紅家九姊妹出身低賤，不妨選一個追追看！」

摘星劍狄化龍見他說得正經，倒有些不好意思起來，聳聳肩道：「如今我是『順風鏢局』的鏢師『摘星劍狄化龍』，你要我怎麼追呢？」

趕山鞭凌長風笑道：「當然今天不行

，但以後有的是機會呀！」

「啊喲！救命呀！」

驀地，一聲女子的驚叫，由前面的道上傳了過來！

趕山鞭凌長風和摘星劍狄化龍聞聲心頭一震，一齊放馬前馳，五丈外是一片竹林，兩人馳近一看，正見兩個黑衣大漢要把一個村婦拖入竹林內，瞧那情形，分明是有非禮的企圖！

而那兩個黑衣大漢，正是剛才先後乘騎越過車隊的那兩人！

摘星劍狄化龍一見之下，大喝一聲，縱身下馬，飛步疾撲過去。

趕山鞭凌長風熟悉江湖上的鬼蜮伎倆，正要提醒他小心時，摘星劍狄化龍業巳撲到那三人面前！

那兩個黑衣大漢一見有人來了，連忙放開那村婦，分左右竄入竹林中，急逃而去。

而那村婦，似因驚恐過度，巳昏厥過過去了。

摘星劍狄化龍俯身將那村婦抱起，見她年約二十五六，頗具姿色，便向她附耳語道：「姑娘，妳是『紅家九姊妹』的老幾？」

那昏迷不省的村婦聞言嬌軀一震，正要出手暗擊，忽覺腰上一麻，全身頓時動彈不得，情知詭計巳被窺破，不禁「啊喲！」驚叫道：「不好！大姊快來！」

一語甫落，驀聞四下竹林「颼颼」作响，霎時由竹林內飛出四個美女來！

這四個美女，衣着好怪！

顏色是紅、黃、藍、紫，式樣却古怪得緊，是一種衣連褲的緊身衣裳，因此乳峯、纖腰、豐臀、玉腿，全身曲綫暴露無遺！

她們人手一副弓箭，個個搭箭上弦，拉得滿滿的一齊瞄準摘星劍狄化龍嬌叱道：「狂徒放手！」

摘星劍狄化龍何曾見過女人穿這種緊身衣褲，一瞥之下，不由得心頭狂跳，渾身皆酥，咧嘴嘻嘻憨笑起來。

那穿紅色緊身衣褲的美女年紀最大，似是紅家九姊妹的大姊紅艷梅，她看見對方一副不知死活的樣子，氣得蛾眉倒豎，一振手中弓箭，怒叱道：「大胆狂徒，你放不放人？」

摘星劍狄化龍回頭一看鏢車巳停住，並未遭受攻擊，心下稍安，當下回望紅衣美女笑問道：「妳是『紅家九姊妹』的大姊紅艷梅？」

那紅衣美女果然是紅艷梅，聞言一點螓首，說道：「不錯，你要命的話就趕快放人！」

摘星劍狄化龍笑道：「久聞『紅家九姊妹』的大名，今日得見芳容，何幸如之，紅大姊能否先爲在下引見引見妳這幾位姊妹？」

紅艷梅被他從容不迫的神態攪昏了頭，眨了眨眼，一指黃衣美女道：「這是我二姊紅素蘭……」

藍衣美女是三妹紅秋菊。

紫衣美女是四妹紅雪竹。

被摘星劍狄化龍抱在懷中的是五妹紅香蓮。

摘星劍狄化龍向她們一一點頭爲禮，接着擺頭左右張望。問道：「還有六七八九四位姑娘呢？」

紅艷梅冷聲道：「她們沒有來！」

狄化龍又笑道：「她們的芳名如何稱呼？」

紅艷梅顰眉道：「六妹香蝶、七妹玉蕊、八妹玉薇、九妹小萍——你到底放不放人？」

摘星劍狄化龍道：「紅大姊答應不刦鏢，在下就放人！」

紅艷梅怒喝道：「誰要刦你們的鏢來着！」

摘星劍狄化龍道：「不要抵賴，剛才若非在下出手快，此刻巳成爲妳們的俘虜了！」

紅艷梅美眸一轉道：「你放人，我們不刦鏢就是了。」

摘星劍狄化龍注目道：「紅家九姊妹名揚武林，說話可得算數！」

紅艷梅道：「大丈夫一言旣出，駟馬難追！」

摘星劍狄化龍點頭一嗯，便將紅香蓮的麻穴解開，紅香蓮大概從未嗅過男人的氣息，所以雖然穴道巳解，仍渾淘淘的躺在狄化龍懷中忘了爬起來。

紅艷梅詫異地叫道：「五妹，妳怎麼啦？」

紅香蓮豁然甦醒，一時羞得滿臉飛紅，慌忙由狄化龍懷中猛躍下，飛奔入林而去。

摘星劍狄化龍便朝紅艷梅抱拳一拱道：「多謝紅大姊通融，冒犯之處，改日登山道歉！」

紅艷梅大聲道：「大家動手，射死這小子！」

一聲令下，二妹素蘭、三妹秋菊、四妹雪竹齊聲嬌叱，同時放手發射，只聽一陣弓弦聲响，四支羽箭脫弓而出，好像蝗蟲一般往摘星劍狄化龍身上射來！

那位站在後面觀望的趕山鞭凌長風一見大驚，急喝道：「表弟小心，那是神鰍弩！」

摘星劍狄化龍一聽「神鰍弩」三字，心中亦是一驚，他曾聽人說過，知道「神鰍弩」與一般箭大不相同，射出的箭能自動迴旋飛舞，力道又可維持甚久，令人甚不易閃避，當下不敢怠慢，急忙反腕拔出背上的長劍，凌空一挽，往其中一支神弩磕去，但神鰍弩好不溜滑，好像活泥鰍一般，一個迴旋避過他的劍鋒，改向他腰上射到，其餘三支也是一樣，射到近身突然改變方向，摘星劍狄化龍心頭發毛，怪叫一聲，身形倏翻，來個懶驢打滾，但才滾出兩三尺遠，耳聽脚邊「颼！」的一聲，褲管被一支射中，連褲釘在地上！

「颼！」另一支射在他腰邊，距離腰部不及半寸！

摘星劍狄化龍嚇出一身冷汗，猛然翻身一掙，又滾出數尺，這才一躍而起，大叫道：「紅大姊，妳講不講信義？」

這時，紅艷梅四姊妹又巳將第二支神鰍弩架上弦，準備發射，紅艷梅聞言「格格」脆笑道：「有什麼不對麼？」

摘星劍狄化龍發怒道：「你巳答應不刦鏢，怎麼又動手呢？」

紅艷梅笑着道：「我剛才是怎麼說的

呀？」

摘星劍狄化龍道：「妳說大丈夫一言既出——啊啊，妳不是大丈夫……」

一想上了當，不由又氣又好笑。

紅艷梅笑得花枝亂顫，道：「告訴你，你現在想到已經太遲啦！」

「颼！颼！颼！颼！」又是四支神鰍弩接連發出！

我們這位「摘星劍狄化龍」，他正是兪立忠化裝的，以他的一身藝業，這時要避開神鰍弩或擒下她們四姊妹，都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可是他現在是「摘星劍狄化龍」，他不能表現出「太出色」的功夫，否則必會引起左丘龍等三人的懷疑，但若以一般鏢師的身手來應付，要想避開四支神鰍弩却非易事，所以他一見神鰍弩又呼嘯而至，不禁大爲狠狽，思忖電轉之下，急忙仰身縱起！

一個普通鏢師，要跳個兩丈高並非不可能，而兩丈高度已可避過神鰍弩，因此他縱起兩丈高，往後面掠退。

那知那四支神鰍弩好像有眼睛，竟跟着他往上竄起，緊「追」不捨！

這一着，可是大大的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眼看再不施展絕技，就將難逃濺血之危之際，忽聽趕山鞭凌長風大叫道：「表弟快拋劍！」

拋劍？

這個時候把劍拋掉，豈非「豈有此理」之至？

不過，兪立忠深知趕山鞭凌長風爲人正派，他在自己危岌中如此指示，必有其道理，故聞言之下，毫不猶豫，急將手中長劍往下拋落！

「叮！叮！叮！叮！」

說來令人難信，四支神鰍弩追踪而下，全數射中劍身！

這種怪事，又大出兪立忠意料之外，他身子在空中打了一轉，飄飛落地，望着地上的四支神鰍弩發楞起來。

一陣衣袂飄振之聲，由他身邊掠過，趕山鞭凌長風，他一個箭步搶到紅艷梅四姊妹面前，不容她們再把神鰍弩架上弓，發掌便打，直取紅艷梅面門！

敢情紅家九姊妹的箭弓也可當作兵器使用，其餘的二妹素蘭、三妹秋菊、四妹雪竹一見趕山鞭凌長風攻上大姊，她們是女流之輩，根本不管什麼江湖規矩，立即一揮箭弓，圍攻上去。

大凡女人敢在江湖上闖蕩，其武功必有獨到之處，紅家九姊妹的神鰍弩是一絕，箭弓上的招術也是異常神妙，趕山鞭凌長風赤手空拳以一敵四豈是她們之敵，因此動手未及十招，業已左支右拙，險象橫生！

兪立忠急忙拾起地上長劍，大喝一聲，撲入參戰。

他撲入參戰之前，已看清楚武狐左丘龍三人仍在二十丈後的馬車中，因此放胆攻出一手絕招，頓時將其中的紅素蘭和紅雪竹迫退。

她們一退之下，就迅速取出神鰍弩準備發射，趕山鞭凌長風急叫道：「表弟快上，不能讓她們射出神鰍弩！」

兪立忠應聲疾撲而上，左掌右劍，分向紅素蘭和紅雪竹攻去。

但是，紅素蘭動作極快，但聽「颼！」的一聲，終於被她發出了一支神鰍弩！

趕山鞭凌長風大驚，又急叫道：「表弟拋劍，勿使用兵器！」

兪立忠忙將長劍拋下，那支神鰍弩頓成「無的之矢」，不會再轉彎追人，射到兪立忠身前時，兪立忠探掌一把將它抓住，抖手回敬過去，同時左掌連翻，一口氣向紅雪竹攻出五招掌法！

他沒有出全力，但紅雪竹已有些抵擋不住，紅素蘭怕四妹有失，未再發射神鰍弩揮弓攻了過來。

於是，兪立忠和凌長風各以一敵二，暫時與紅家四姊妹打了個難分難解。

這一邊，鏢師鐵沙掌游承祖和三十名伙計早已撤出兵器嚴陣以待，鐵沙掌游承祖斷定五妹紅香蓮以下的香蝶、玉蕊、玉薇、小萍必然會來，因此他向伙計大聲說道：「兄弟們，待會女賊出現時，注意聽我命令行事！」

一句話剛說完，兩邊道旁的竹林中人影幢幢出現，走出了五個身穿緊身衣褲的美女和數約百名的男嘍囉！

那五個美女，正是紅家九姊妹的五妹香蓮、六妹香蝶、七妹玉蕊、八妹玉薇、九妹小萍！

她們五人，手上也各拿着一副弓箭，全都把神鰍弩架在弓上，其中的九妹紅小萍冷着面孔，啓唇脆喝道：「快放下兵器，退後百步，否則別怪紅家九姊妹下手無情！」

鐵沙掌游承祖冷笑一聲說道：「紅姑娘妳說笑話了，我們是『順風鏢局』的人哩！」

紅小萍滿臉不屑的斜睨他，道：「這一次要叫你們『失風』，你到底投降不投降？」

鐵沙掌游承祖道：「讓我們過去，改日登山拜謝，否則，嘿嘿……」

紅小萍微笑道：「嘿嘿什麼？」

鐵沙掌游承祖道：「別逼我說出難聽的話！」

紅小萍笑着道：「沒關係，你但說不妨！」

鐵沙掌游承祖道：「在下還沒成家，正需要一個老婆呢！」

紅小萍聽了大怒，立即放手射出神鰍弩，並嬌叱道：「狂徒找死，給本姑娘躺下！」

鐵沙掌游承祖早就防備着，一見她射出神鰍弩，急忙身形一幌，竄到一輛鏢車後。

「篤！」的一响，那支神鰍弩射在鏢車上！

站在左邊道旁的紅香蓮看着游承祖竄到自己這一邊來，立即放手發射神鰍弩，射他屁股。

鐵沙掌游承祖也有聽風辨位之能，當即一個橫飄越過鏢車，竄到右邊去。又是「篤！」的一响，那支神鰍弩也射在鏢車上！接着，紅香蝶、紅玉蕊、紅玉薇也各將弓上神鰍弩射出，鐵沙掌游承祖就在鏢車邊左竄右鑽，情形很是狠狽。

「啊唷！」

（未完）